

The Bible in the Capital Circle
dream, road, and apocalypse

资本圈启示录

一个私募经理人的道路与梦想



郭现杰·著

长篇资本博弈小说

于不动声色中，聚集巨额资本。

于默默无闻中，创造亿万财富。

我并不神秘，我只是遵守财富的规律。

在疯狂的资本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我能做的就是，遵从资本的意志。



花山文艺出版社

*The Bible in the Capital Circle
dream, road, and apocalypse*

资本圈启示录

一个私募经理人的道路与梦想

私募

郭现杰·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募 / 郭现杰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55-692-3

I. 私…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9941 号

作 者: 郭现杰

责任编辑: 李 爽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37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92-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坐而论道	001
第二章 初入私募	010
第三章 横起波澜	016
第四章 再会江湖第一私募	022
第五章 烦愁寂寂随风去 笑语盈盈暗香来	027
第六章 砸盘开战	034
第七章 狭路相逢	037
第八章 爱情琥珀	044
第九章 浪漫海南 神秘东山	046
第十章 谈判	053
第十一章 粉色阴谋	060
第十二章 崩盘	065
第十三章 郑州期货之战	070
第十四章 声色之淫	076
第十五章 欲收李荣	079
第十六章 跳楼	082
第十七章 雪中求婚	090
第十八章 相遇何必总相欺	093

第十九章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095
第二十章 初到纽约	101
第二十一章 林蕴涵	105
第二十二章 初试身手	111
第二十三章 百合的盛开	115
第二十四章 再试身手	119
第二十五章 夜会王丽	126
第二十六章 爱情 911	129
第二十七章 “9·11 事件”中的商机	132
第二十八章 困苦如斯	137
第二十九章 梁小婉的哭声	142
第三十章 初进国际投行	147
第三十一章 沉香迷醉的爱情	151
第三十二章 建立私募	156
第三十三章 纵使相逢亦不识	161
第三十四章 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	166
第三十五章 心酸的无奈	170
第三十六章 汽车牌号拍卖会	173
第三十七章 王雨农初识林蕴涵	177

第三十八章 人骨手链	181
第三十九章 爱情蛊惑	185
第四十章 纳木错之夜	193
第四十一章 2.27 做空 A 股风暴	195
第四十二章 绽放的烟花	200
第四十三章 仇敌相逢	204
第四十四章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211
第四十五章 纷落的爱情碎片	219
第四十六章 相见	222
第四十七章 报之涌泉	229
第四十八章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233
第四十九章 雨打芭蕉	241
第五十章 刘海军醉酒买权证	245
第五十一章 一掷千金为红颜	248
第五十二章 生日快乐	254
第五十三章 冲突	260
第五十四章 医院偶遇	265
第五十五章 营救	268
第五十六章 石油期货合约	274

第五十七章 意外怀孕	278
第五十八章 求婚	284
第五十九章 暴力机场路	288
第六十章 婚礼	292
第六十一章 私募界最温柔浪漫的男人	297
第六十二章 高位清仓	300
第六十三章 抢进中石油	304
第六十四章 窃听	308
第六十五章 空手贷款	315
第六十六章 美人计	320
第六十七章 烟雨江南	324
第六十八章 艳色艾滋阴谋	328
第六十九章 国殇日	336
第七十章 车祸	346
结尾 道之道,非常道	357

第一章 坐而论道

北京宛平西八十里，有一山，气势雄伟，山上有三峰，傍山峰有两处深潭，因潭边多柘树，因此而得名——潭柘山。山里有一寺庙，因庙后有龙潭，庙前多柘树，寺名也就名之为潭柘寺。其寺最为古老，相传比北京建城还要早，古人有谚语：“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寺内殿宇崇闳，亭榭精致，院内遍植青竹，竹下是流泉，泉声清凌，与山中飞鸟和鸣相谐，如琴竹之响，细而不沉。因潭柘寺灵气袭人，又加之风景绝佳，多少年来，香火一直很盛。

潭柘山半山腰处，有人开辟出一大块地，倚山植梅数千株，中无杂树，故人称“梅园”。梅园旁边有一小酒馆，因靠近“梅园”，而取名为“赏梅酒馆”。

1999年，早春的一天，来潭柘寺上香许愿的人极多，原本艳阳高照，突然之间，朔风四起，彤云密布起来，就在人们惊诧万分之际，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飘落下来。那些来上香的客人，原认为这早春的雪下不了多久，也不会太大，谁知这鹅毛大雪愈下愈大，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见这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无休无止，下个没完，不耐烦起来，踏着没脚深的雪，迎着北风迤逦下山而去。那时，雪下得正紧。

走到半山腰梅园处，酒馆门口站着老板，见他独自一人下山，便招呼他：“年轻人，下这么大的雪，为什么还要下山？”“我要赶车，回去还有事情。”“这么大的雪，山下的公交车就停了，哪能回得去？还不如进来喝点酒暖和一下身子，再说，梅园里的梅花开了，您不看看？”

年轻人一听，暗忖道：“梅花开了？这早春的梅花可不得不赏。”这人极爱梅花，能在潭柘山看到早春怒放的梅花，真是难得幸运的事，他心里想着，便走进了酒馆。酒馆后门同梅园相通，一进酒馆便闻到一阵似有似无，淡淡的梅香，他顺着通道进去，见梅园里花海连天，迎着大雪冲寒怒放，心神不由得为之一荡，便高声叫道：“老板，给我烫壶酒，再来两个菜，我要在这儿喝酒赏梅。”老板应了一声，便吩咐服务员去厨房为他烫酒。

这时，从门外又走来一位衣衫破烂，手拿竹筒的老道士，他对老板行了个道礼，笑道：“老板，行个善，给我来一壶酒，暖暖身子。”那老板，脸色一沉，说道：“我这儿也不是道观，凭什么让你白吃白喝？上几次的账你还没结，等账结完了，你再来吧。”那道士见老板如此，又行了个道礼，说：“我下次一定将您的账结清。”老板不耐烦起来，挥着手说：“你每次都这么说，下次结清账，可哪次结清了？快走，快走。”

年轻人见老板如此，便从梅园里走了过来，对那道士微笑道：“道长，恰好我一人喝酒无趣，能不能过来一起边喝边聊？”那老道士细细打量了他一会儿，笑着说：“好，好，我也正想找人喝酒哩。”

老板见年轻人要请那道士喝酒，很是诧异，对他说道：“这老道是个白吃白喝的主儿，你还请他喝酒？”年轻人笑道：“这大雪天，遇见了，便是有缘人，你不要说了，快上酒。”老板见说不动他，便悻悻然进里屋催促服务员烫酒去了。

片刻，酒烫好，菜也好了，年轻人又要了一个燃着酒精块的锅仔，让服务员端到梅园的曲廊里一间带有暖气的屋子里，与道士边喝边聊。

道士问他：“有缘人，请问尊姓大名？哪里人？”年轻人忙回答：“林康，黑龙江大兴安岭人。请问道长的法号？仙观何处？”那道士笑道：“法号无尘，云游四方，居无定所，现暂居在潭柘寺。”

两人面对着怒放的梅花，闻着似有似无，丝缕不绝的梅香，边吃边聊，很是快活。

无尘道长问道：“你到潭柘山来做什么？”林康一笑，说道：“此事说来好笑，前几天做了一梦，梦见有人指引到潭柘寺来上香许愿，说是极是灵验。第二天晚上又做了同样的梦，我很惊诧，于是今天就来了。这种事很是奇怪的——呵呵，道长，不要笑我。”“我哪能笑你？世上本来很多事都是因果相辅，道玄相成的，我哪能笑你？”他略一沉吟又问林康，“你许的是什么愿？”林康摇头笑道：“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出来就不灵了。”道长也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同时举杯，一干而尽。林康又为道长斟满了酒，自己也倒上了一杯。

“小兄弟，你信佛还是信道？”无尘道长问林康。“我既信佛也信道，都信。”无尘道长“哦”了一声，问道：“可看过《道德经》？”

林康清了清嗓子，朗声诵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尘道长拍手笑道：“小兄弟，了不起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竟然能如此顺畅地背诵《道德经》，真是难得。”他望着林康，拈须微笑，说道，“既然小兄弟与

我道家有缘，我就为你占上一卦，算一算你的前世今生。”

林康向来不信那些算命占卦看相之类，见他如此说，就笑道：“看来道长也要学《红楼梦》里的疯癫和尚和跛足道人，不知你有没有窥测天机、预测未来的通灵本事？”

无尘道长正色道：“人有诸相，世人昏睡在红尘，彼此迷惑，忘记前世而不知今生。我在红尘之外，逍遥虚幻之间，自然明白些一二。再者，福至心灵，机缘巧合才会有所感悟。你信还是不信？”

林康见他说得严肃，便也收拾起来嬉笑：“我信，你算吧。”无尘道长问他：“你可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知道，父母告诉过我。”林康将生辰八字告诉了无尘道长。

无尘道长用手蘸了些酒水在桌子上画来画去，口中念念有词又掐指细算，然后微笑着轻声吟唱道：“此格推来气象真，爱情事业在其中；一生福禄天注定，磨得十年彰真情。”他轻拍双手，呵呵笑道，“小兄弟，你命里富贵无比，只是最近十年，爱情事业颇不顺利，要经过一番磨难方可寻觅到自己的爱情。”

林康愣了一愣，问道：“十年，我有十年的磨难？那事业和爱情都要在这十年中遭受磨难？”“事业起步是颇多周折艰难，不过愈磨愈坚。”林康停了一下，又问：“那爱情呢？”“在这十年中，会有数位女子倾心于你，不过大都有缘无分，但其中有一个女人你一定要珍惜啊。”林康怔了一下，摇头笑道：“道长，你诓我吧。”

无尘道长仰头大笑道：“学道之人，不打诳语。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哈哈。”他举起酒杯向林康示意，“不谈这些了，喝酒，喝酒。”

“有好酒为什么不请我来喝一杯？”话音刚落，门外走进一位头戴貂皮帽，身穿黑色皮衣的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这人身材魁梧，方脸大耳，鼻端唇厚，剑眉浓黑，气度威严却不冷酷，面目柔慈而无媚态。威严和柔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竟然能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想象。林康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望着那人暗自赞叹道：“真男人！”

那人微笑着同林康握了一下手，自我介绍道：“鄙人姓谭，名援朝。”他的手大，厚而温暖，“刚才这位道长为你算的卦如何？”不待林康回答，谭援朝转过头向无尘道长笑道，“道长，您再为我算上一卦，好吗？”

无尘道长站起来，行了个道礼，说道：“贫道喜欢胡说八道，你信我？”“信！”谭援朝正色道，“求道长为我算上一卦，算算我的事业，再算算——感情。”

林康从旁边搬来一个木椅，对谭援朝笑道：“我们坐下来，边喝边聊。”谭援朝对他笑笑，说道：“我正有此意。刘海军，将车里的东北小烧给我拿来，我要同这两位朋友一醉方休。”走廊尽头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们神情肃穆，垂手

侍立，见谭援朝喊，其中一人答应一声去车里取了两瓶自装的白酒过来。

“去店里瞧瞧，看有什么好吃的，全端上来，要快！”那位叫刘海军的人答应一声，去找店老板点菜去了。不一会儿，见老板亲自端着几盘菜恭敬地走过来，叫了一声：“谭经理，这是熊掌、燕窝、驼峰、鹿筋——”“哈哈，做这么快，这么一会儿就做好了？”酒馆老板媚笑道：“听说您要来，我们早就预备好了，您一来就做了——”他絮絮叨叨还要说，谭援朝一挥手，说：“你下去吧。”店老板才讪笑着离去。

三人在那里边喝边聊。包括刚才那位叫刘海军的人在内的几个人都在门外，不苟言笑，垂手而立，一句话也不说。林康心里纳闷，这位老板不知做什么买卖的，将下属约束得这么严。他正在疑惑间，只听谭援朝对那些人说：“你们几个到其他屋子里暖和暖和，我叫你们时，你们再过来。”那几人听他如此说，答应一声，掩上走廊的木门，出去了。整个梅园只剩下他们三人，吃酒赏梅，聊天。

几杯酒过后，谭援朝笑着对无尘道长说：“他们几个都走了，道长能不能为我算上一卦？占一下我的事业，再看看我的感情？”道长笑道：“从面相上看，您已经富贵非凡，还需要再看什么呢？我看算了罢。”谭援朝听他这么说，立刻正色道：“道长，我已经托很多人央求您为我算一卦了，去您居住的道观已经去了十多次，您总托词不见。今天我跟着您跟到这儿来了，求您不要再托词了，好不好？今天您如果不为我算卦，今后您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您就别想清静了。”

林康见他如此恳求无尘道长，很是诧异，心想，这么一个金贵的人，为何对这个破烂不堪的道士言谈恳切？想必这道长是个极厉害的人物，否则，他不会如此对他。后来一想，不对，如果这道长是个厉害人物，刚才那店老板决不会因为几个酒钱就对他恶语相加。

他正在思索间，无尘道长哈哈大笑道：“你真的这么信我这个疯癫的老道？”“真信，十年前，我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您为我算了一卦，极准。现在已过了十年，求道长再为我算上一卦。”

无尘见他如此说，斟了一口酒，沉吟道：“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你从无到有，以至到现在的富贵，与当年两手赤贫相比，已属天壤之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还要请你多做一些慈善，这样你就会更富贵。”谭援朝点点头说：“道长说得极是，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善事，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和孤寡老人捐款捐物已两个亿——”“好，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道长，你看看我的生辰八字，为我占上一卦吧。”无尘哈哈大笑：“贵人的生辰八字，世人少有，我岂能忘记？”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你的生辰八字已在我这

里，不用再告诉我了。”谭援朝笑了：“谢谢道长，十年前你只为我算了事业，并没有看感情，嗯，今天能不能为我看看感情，比如爱情什么的。”

无尘站起身来，望着飘飞的大雪，叹息一声：“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伦谐和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统智，则人昏庸而事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情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情总被无情恼。你命里合该多犯桃花，正有此劫数，非人力可转，还是顺其自然吧。再者，自然万物都是平衡统一，人也是这样，你事业上飞黄腾达，爱情或其他方面必会受些挫折，不会时时事事顺心，全合你意的。我就说这么多，你自己参悟吧。喝完这杯酒，咱们就此告别，有缘时，我们还会相见。”说完，他仰头将杯中白酒一饮而尽，冲他们两人拱拱手，笑着就往外走。

谭援朝和林康慌忙相送，央求他再待一会儿，无尘笑道：“是时候了，我应该走了。”谭援朝高声喊：“刘海军，将钱拿来。”刘海军唉了一声拿着一包鼓鼓的袋子跑了过来。道长站定，笑道：“出家人不需要这些阿堵物。”谭援朝恳求道：“道长还是拿着买些道袍吧。”“哈哈，我哪能用这么多？”

店老板看着谭援朝将那么一大袋钱硬要送给道长，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无尘道长看到了，就笑道：“如果你真有此意，就将店里的酒钱为我结了吧。他生意人，做买卖不容易，容我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天。”谭援朝点点头，吩咐刘海军将包里的钱悉数给了店老板。店老板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容这位四处游荡的破道士吃过几天饭就可以得到这么多钱。他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才知道不是做梦，慌忙接过来，对着谭援朝和无尘道长不停地鞠躬道谢。无尘道长呵呵笑着看了他一眼，飘然而去，一会儿便消失在茫茫白雪之中。

二人将无尘道长送去，回来让店老板将酒菜重新温了，又接着喝酒。此时雪停了，而梅花开得正烂漫。那些花如碧玉萼如翡翠的绿萼梅，有红颜淡妆的宫粉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枝干盘曲矫若游龙的龙游梅——个个冲寒怒放，绚烂无比。两人隔着窗子喝酒赏梅，十分畅快，一瓶酒不知不觉中已然见底。谭援朝喝得兴起，见酒底干了，喊刘海军再拿一斤小烧来。林康见他只喝小烧，非常纳闷，问道：“你不爱喝茅台等其他高级酒吗？怎么只喝这小烧，而且还是东北的。”

谭援朝哈哈大笑：“我十六岁被我父亲送到东北当兵时，就喝老乡酿制的这种粮食小烧，习惯了它辣喉咙的味道，再喝那些醇香的瓶装酒，又不习惯了。”林康惊喜道：“你在东北当兵？是东北的吗？我也是东北的。”谭援朝笑道：“我老家湖南的。老父亲以前在东北当兵，我长大后，又把我送到了东北，就这样，我也在那儿当兵了。现在转业了。”

“那你现在做什么?”

谭援朝哈哈笑道:“你看像做什么的?”

林康摇摇头,说:“猜不出来。”

“不要紧,猜一猜。”

“老板。”

“哦,老板,多得是,做哪行的?”

“做企业贸易的吧。”

谭援朝哈哈大笑,说道:“不错,我以前做过边货贸易,但现在不做了。”

林康摇头道:“我真猜不出来。你就说吧。”

“那好,你先罚酒一杯,我就告诉你。”

林康仰头将杯里的酒又一次干了。

谭援朝压低声,神秘地说:“告诉你吧,我是抢钱的,专门抢那些有钱人。前几天还在郑州抢了五千万呢。”

林康吓得目瞪口呆,直勾勾地望着他,自言自语道:“不能吧,你不像坏人哪。”

“哦,你说我不像坏人?哈哈,”谭援朝听他这么说,心花怒放,哈哈大笑,将手中的酒也一饮而尽,“告诉你,我是怎么抢劫的啊。”他边讲边给林康倒酒,一晃见那瓶酒已然见底,便高声叫刘海军再拿一瓶酒来。

此时天已经渐渐黑了,外面雪还未停,谭援朝对来送酒的刘海军说:“今天晚上咱们不走了,你们几个到其他屋里睡觉吧。我在这儿和这个小兄弟要喝个通宵。”刘海军答应一声走了出去,告诉了店老板。店老板见这几位财神爷不走了,喜不自胜,将屋里暖气烧得旺旺的。

“在中原大地,有一个地方,名叫南阳,那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特别适宜绿豆生长,是全国绿豆主产区。背靠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郑州期货市场上,很快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绿豆期货交易的‘南阳帮’。

“这些南阳帮来自当地的粮食部门,手中拥有大量的绿豆,因此以卖空为主。尤其是在绿豆的期货价格明显高于市场现货价格的时候,更是尽全力地做空。如果卖空赚钱了,他们平仓获利,其乐融融。一旦做错了方向,这些粮食部门便在当地大量买进实物绿豆进行套期保值,等到交割期之后,便在夜晚开着拖拉机轰隆隆地驶进城里的交易所。在郑州粮食期货交易所开设后,南阳帮发现这个包赚不赔的办法后,甚是得意。其他的主力机构对这帮土包子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南阳帮的胆量越来越大,开仓的合约数量也越来越大。

“前几个月,夏天的时候,有几个朋友来找我,说郑州期货市场非常热闹,一群国有企业的土包子在做绿豆期货,根本没有风险意识,大家可以结伙,出其

不意地劫一票‘生辰纲’。

“为了慎重起见，我先派了个探子去摸摸水。探子回来说：‘钱多、人傻、速来。’于是，我就领着朋友带上钱去了郑州，在11月的一天突然发动闪电战，对他们‘逼空’。

“11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南阳帮即使挖地三尺也无法找到大量的现货来交割。这样一来，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高位斩仓（再高价买入）；要么违约挨罚。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不管走哪条路，都只有把钱交出来。从10月份准备，到11月闪电战结束，不到一个月时间，净赚了五千万。”

林康见他运筹帷幄，胜得酣畅淋漓，顿时心驰神往起来，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笑道：“谭大哥，真是厉害。我也知道你做什么生意了——期货。”谭援朝也哈哈大笑，将手中的酒也干了。

“谭大哥，你做股票吗？如果做股票的话，我可以将我的导师介绍给你。”林康酒喝多了，舌头有些直。

“谁呀，说来听听。”

“他就是人称‘南张飞，北赵云’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赵云狄。”

“谁？”

林康以为他没有听清，又说了一遍：“赵云狄，赵教授啊。”

谭援朝听罢，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我以为是誰呢，原来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啊。”

林康见他嘲讽自己的导师，心里不忿：“他是国内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既在大学里当教授，也做操盘手，还是×基金公司的总监，在国内很有名的。”

谭援朝不屑道：“发表几篇论文就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更遑论那论文是不是抄袭的。”他见林康的面子有些挂不住，就笑道，“赵云狄只是纯技术派，对各式各样的K线图研究得很透彻，也做过只好股。如果从这点上称呼他为‘北赵云’，我是同意的。只可惜他这人有一个性格弱点，没有狼性，太过仁慈，没有将对手置于死地而痛击的勇气。他的那套，对付君子还可以，如果对付小人，必然会吃大亏。”

林康无语，谭援朝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赵云狄确实有那么一些仁慈胸怀，经常说，“对他们不要赶尽杀绝，谁都要吃口饭的”。

“散户害怕技术派，技术派害怕庄家，庄家害怕恶庄，恶庄害怕上市公司高管。这是一资本界的生物链，讲究的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在股市里要讲究三个字‘快、准、狠’。

“快，市场机会稍纵即逝，所以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对政策理解快，对消息反应快，思维快，买与卖决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

“准，没有把握的时候决不轻易出手。做股票讲究成功率，谁的命中率高谁就可能成为高手。真正的股市高手并不是每日频频短炒的炒手，频频短炒的炒手绝成不了股市高手。股市高手绝不留恋于平日的小打小闹，高手讲究的是蓄而不发，一旦出手疾如闪电，抓住几次大行情则足矣。”

“狠，就是当大行情爆发时，敢于全力以赴，重仓出击，当行情到顶，即使你被套造成损失，也要敢于壮士断臂，要有‘狠’劲及时割肉。”

“除此之外，你还要有广泛的关系，与食物链中金字塔顶上的上市公司高管达成统一阵线，共同进退，你才能生存，否则，就只有一条路，灭亡。”

林康不住地点头，谭援朝笑了，问他：“你是学金融的？”“是，以前是学数学的，赵云狄老师特意将我从数学系要过来的，要我学金融。”

“那看来你在金融方面确实有点造诣了。”

“造诣谈不上，只是对数字敏感一点——”

“既然你对数字敏感，为什么不学数学，要学金融呢？”“赵教授认为我在金融方面的感觉还可以。”

谭援朝惊奇道：“感觉？你是说靠你的直觉？”

“嗯，可能是这样吧，我也没有试过，赵教授说的。”

谭援朝突然喊刘海军，告诉他，把笔记本电脑拿来。他打开笔记本，在纸上写上两只股票，对林康说：“你给我感觉一下这一个股票，说说三个月之后，会到什么价位。”

林康见他说得如孩子一样天真，呵呵笑道：“现场调研，财务报表，我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能说出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谭援朝呼出一口气，将笔记本重重地扣上，说道：“我还以为是股市奇才呢，原来和赵云狄一个路子，走技术路线。得了，你还是别看了。”他顿了一下说，“我从不看那些什么破财务报表，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告诉你，我想让哪一只股票涨停，哪只股票涨停，想让哪只股票跌停，哪只股票跌停。”

林康笑道：“那您不是庄家吗？庄家是控制着股票的涨停板和跌停板的。”

谭援朝笑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在股市里无股不庄，知道为什么吗？”林康摇摇头，说不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想赚钱，每个人都想赚得比别人多，既然如此这样必须要有庄来控制，不然就得乱了。”

天色已晚，雪也停了。谭援朝推开房门见外面白茫茫一片，心情高兴，从怀里拿出一张名片，交给林康说道：“自我转业后，能这样尽情地喝酒，除了战友外，你是第一个。咱们脾气相投，今后你就是我兄弟，有人欺负你，找大哥我。喏，这是我名片。”林康双手接过名片，笑道：“你不嫌我是个穷学生？”谭援朝撇撇嘴道：“如果我嫌你，还能和你喝酒？”说罢两人都哈哈大笑，拥抱了一下，谭援

朝走了。

外面寒冷，夜风一吹，林康感到天旋地转，哇的一声吐在地上，然后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中午，林康醒来，感觉口渴异常，便起来找水喝。谁知喝完水更难受，隔了没几分钟，喝进去的那些水，哇的一声又全吐了出来。这次吐的可并不全是水，还有星星点点的血，林康知道，自己的胃黏膜烧坏了。他吐完，好长时间才站起来，手上衣服上全是吐出的脏物。

“喏，擦擦手。”旁边站的一个穿着紫色羽绒服的漂亮女孩子，正笑吟吟地拿着面巾纸递给他。“谢谢。”林康虚弱地道了声谢。那女孩子没说话，只是很好看地笑了笑：“再漱漱口。”她又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他。

林康喝完水，又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一阵难受。他赶快弯下腰，呕吐了起来。那女孩子不但没走，反而在他背上轻轻敲了起来：“你喝多少呀，吐这么多。”“没喝多少。”林康笑笑，这时他才想起，昨天他和谭援朝两人可能喝了三斤东北小烧。

吐了出来，林康感觉胃里舒服了一些，问那女孩子：“你是这个饭店里的吗？”“不是，我是来看梅花的。嗯，好些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谢谢你。”林康连忙道谢。

“不客气，你能不能给我照些相呀。”

“当然能，数码相机？哦，松下的？”

在为她照相过程中，林康知道了她是中戏大四学生，叫莫娴娴。他也告诉莫娴娴：“林康，北理工，大学已毕业，在外面租了间房，准备考研。”莫娴娴问林康：“一会儿你回去吗？”“回去，不知道有没有公交车。”“坐什么公交车？和我一起回去吧，顺道儿。”“你？”“嗯，”莫娴娴点点头，说，“我开着车来的。”

林康问老板：“谭援朝呢？”老板说：“谭老板已经下山去了。”林康说：“把昨天的账，还有宿费算一下。”店老板笑道：“您是谭老板的朋友，再说，他昨天给我那么多钱，不收了。”“咦，那不是无尘道长的吗，怎么又变成谭老板的呢？”“是，是，无尘道长，无尘道长的。”

说话这工夫，果然看到莫娴娴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跑车停在门外。林康很是羡慕，坐在车里问莫娴娴：“好气派，这是你买的？”“不是，我哥的。”“他是做什么的，这么有钱。”莫娴娴似乎不愿提他，平静地说：“私募。”“哦，私募，做私募真有钱。”

第二章 初入私募

几个月后，赵云狄给林康打电话：“林康，到金融街天宝大厦来。我在 3805 房间。”“我马上过去。”林康换了一套衣服后，打车去了金融街。

金融街，位于西二环，离林康住的地方比较近，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到。是一条集中银行、证券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及相应配套的酒店、商场等设施的大街，类似于美国的华尔街。

“林康，来看一下办公室，怎么样？”赵云狄穿着黑色西装，打着一个红色的领带，显得很精神。

“这么大的办公室，好气派。”林康不停地赞叹。他在宽大的鱼缸前站定：“嗨，这么大，从哪儿弄的啊。”鱼缸里的水草柔柔地顺流摇摆，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水草中成群结队游来游去。

“他们在市场买的，怎么样，够派吧。来，林康，到另一个房间看看。”赵云狄招呼林康来到隔壁房间。这房间比赵云狄那间办公室略小一些，布置也很气派豪华。

赵云狄笑眯眯地问林康：“漂亮吗？”林康笑道：“当然漂亮了。”“喜欢吗？”“喜欢！”“好！那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了。”林康吃了一惊，疑惑地望着赵云狄，说道：“怎么可能，我还要考研呢。”

赵云狄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别考研了，来这儿帮我吧，正好你也可以在实战中学习。这比坐在学校课堂上当研究生，强多了。”他顿了一下，笑道，“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投资咨询中心。”

“你不当基金公司的总监了？”

“不干了。有朋友找我，让我为他们操盘。怎么样，愿意不愿意过来帮我？”林康他知道赵云狄所说的工作室是什么样的机构，就是江湖上传说的私募。

林康笑道：“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怎么能帮赵教授？”“你的盘感很好，嗯，应该说是直觉很好，前几次和你讨论过的股票都大涨了，让我赚了不少，是

一个福将。哈哈，你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一旦经过历练，将会光芒四射，让人不可目视。怎么样，跟着我干吧，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操盘手。”

“真能这样？”

“怎么，不相信自己？我可诚心收你这个徒弟，看你愿意不愿意了。”赵云狄微笑着望着林康。他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年轻人，在他面前，自己不必伪装成高尚的教授和严肃的基金经理，就像一个多年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倾心交流。所以赵云狄有什么事儿，都要找这个学生兼朋友的人，说一说。

离开天宝大厦时，已到傍晚。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林康望着西边夕阳很红很大，彩霞漫天，心想，今后也许要忙起来了。

周一上午上班时，赵云狄在会议室里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工作室就算正式成立了。他将大家相互介绍认识了一下，并明确了每个人的分工。没有鲜花，没有鞭炮，没有嘉宾，没有仪式，就这样工作室静悄悄地成立了，对外名称是：“金鼎投资咨询中心”。赵云狄，总经理；林康是总经理助理。

表面上看，公司可供运作的资金并不是很多，但已有大量的资金实际上已经以其他公司或者个人的身份，悄然分布在各个营业厅的网点上。只待时机一到，这些潜伏的资金就会或前或后步调一致地向某只股票发起冲击。这些都要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完成。作为最高机密，这些情况只掌握在赵云狄手里，林康也仅仅知道一点点。

这一段时间，林康跟着赵云狄仅仅是在看盘，或用很小很小的一笔钱快速地进行买进卖出，进行短线操作，保持盘感。

周五下班时，林康拿出房门钥匙开门时，看到门前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正歪着头笑笑地望着他。“莫娴娴？！”林康有些惊喜，问她，“你怎么有空儿来了？”

“我再不来，你就会把我给忘了。楼下有一个模特培训班，在那儿报完名，闲着无事就过来看看你告诉我的地址是不是真的。”莫娴娴红着脸，很好看地笑着。

“哪能呢？这不我正在想着你嘛。”

“贫嘴，找打。”莫娴娴将手中的坤包扬起，作势要打。林康笑着跳开。

“哇，你自己一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莫娴娴在屋里四处走着，惊奇道，“你还是一个没来得及考研，刚参加工作的小小毕业生呢。”

“这房子不是我的，我们赵总的，他暂借给我住的。再说了，我住这样的房子也未尝不可啊，我做的也是私募，老板给的钱多。”

莫娴娴撇撇嘴，不屑道：“你那点钱——”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林康道，“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什么事?”

“我就在你楼下模特班培训，每星期五、六、日晚上上课，7点钟开始，9点下课。9点后再回中戏，天太晚了，所以，所以我想下课后，在你这儿住。反正你这儿有两个房间，闲着也是闲着。”

林康自己一人，住在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里，寂寞难耐，巴不得找一个人来住，况且来住的这位还是一位大美女，他实在是喜欢还来不及。可是莫娴娴她这么一说，自己就急赤白脸地高呼“万岁”，那自己的司马昭之心，岂不是彰显无遗？于是他故作为难地沉吟一下：“这个嘛，我还是要问一下赵经理，毕竟是人家的房子。肯不肯让你住，还得他说了算。”

莫娴娴将包一摔，瞪眼望着林康：“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房子就你说了算！”

林康手一摊，故意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无奈地说：“我说得真不算。”

莫娴娴语气软了下来：“那，你帮我问问他，看行不行。我并不是天天住在这儿，只有来上课时才来住的。嗯，我给他交房租，并不是白住的。”

“那好吧，我帮你问问。”

一会儿，莫娴娴说：“肚子饿了。”林康笑道：“我早知道，你过来是来蹭饭的。”“是呀，是呀，学校的食堂，难吃死了。”林康点头同意：“学校里的饭确实难吃，以前我在北理工的时候，就是那样。嗯，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当然得你请了。到你家来，我是客人嘛。有让客人请吃饭的吗？”

“呵呵，我说不过你。说吧，想吃什么。”

“全聚德烤鸭！”

“好，走。”

全聚德烤鸭店很是火爆，里面座无虚席，甚至连门外拿“号”排队的还长长一排。望着外焦里嫩齿颊留香的烤鸭，莫娴娴的口水就要流了出来。她拉着林康的胳膊不停地摇晃，跺着脚说：“哎呀，林康，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嘛。我都要饿死了。”

莫娴娴秀美的长发被她简单地打了个辮儿，盘在脑后，她一动，发梢就颤颤抖动。不经意间，发丝拂到林康的鼻子和嘴唇，一阵好闻的发香顺着鼻孔沁入脾腑里去了。林康心神一荡，身心俱醉。

林康见莫娴娴确实饿了，便柔声说道：“要不，咱们先去王府井吃些小吃，有空儿时再陪你来，好不好？”

“好啊，好啊，我们去王府井喽。”莫娴娴高兴得像小孩子蹦跳着，拉住林康的手，笑靥如花。林康被她的小手盈盈一握，感觉滑腻异常，娇柔无比，不由自主地握得更紧。

王府井灯光通明，霓虹闪烁，一排排五彩明灯从楼顶拉下，一串串明灭闪

烁。看到小吃街上垂涎欲滴的小吃，莫娴娴大喜过望，拉着林康挨着品尝。到一家卖麻辣烫的小店时，老板在鸡架上撒满辣椒再在汤里煮熟，然后再撒上芝麻，孜然，再加一勺秘制的豆瓣酱，连汤带菜放在一个小盆里端上来，林康尝了一下味道果然鲜香异常。

莫娴娴拿起一个撒满辣椒的鸡架，两手撕开，狼吞虎咽地坐在那儿大吃起来。林康没有见过，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孩子有如此可爱的吃相，看看她，又看看自己手中拿着的鸡架，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别动，”莫娴娴叫住林康，伸出白如凝脂的纤纤玉手将他嘴角边一个小小的芝麻揩下，然后笑道，“你的吃相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

两人吃完后，莫娴娴又去买了两串糖葫芦，给林康一串，自己吃一串。

“你的好吃吗？我尝尝。”莫娴娴不由分说，扳过林康的手中的糖葫芦咬了一口，“嗯，不错。你也尝尝我的。”说完，将糖葫芦放在林康嘴边，让他也尝尝。

莫娴娴没有回中戏，在林康那儿住了，一人一屋。那晚，林康失眠了。

赵云狄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他的团队成员，全都是业界精英，是他利用自己的关系，用高于他们在原来基金公司或其他私募时几倍的年薪挖过来的。他让团队对市场上一千多只股票按行业进行了筛选，然后和林康对其中的几只股票再次甄选，最后确定了一只名叫罗邦股票的作为目标。

事前赵云狄还让他的团队将罗邦股票进行了详细调查，包括他们公司的原料供应、销售网点、业绩、债务甚至每月电费多少都一一掌握了。这家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管理还算规范，业绩也在业界数一数二。唯一不足的是罗邦股票，银行贷款较多，资产负债比例较大，不过现金流还算稳定，而且还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

“为什么要选这家股票？仅仅因为这家股票符合我们的建仓和拉升条件？”林康问。

“不仅仅是，他们的高管，同我们老板是至交。嗯，同我去见见老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应该认识认识，他是个很有魄力的人。”

“我去好吗？”

赵云狄生气了，瞪眼说道：“你是总经理助理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车出了城区，不一会儿就到了密云水库。在青山绿水间绕来绕去，转过一个山坳，忽然眼前一亮，在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幢红色的小楼依稀闪现。来到别墅前，赵云狄下车，到门房处说了几句，又打了个电话。趁此机会，林康细细地观看一番，看到别墅院前墙壁处镶嵌一块灰色石板，上面用隶书写着“桐院”二字。院里四周栽有着高高大大的梧桐树。这些梧桐依墙而植，挺直而高大，枝叶繁茂，阔阔大大的圆叶将这个小院都遮掩得阴凉一片。

赵云狄将车停在院里，偕林康穿过一大片树林，沿着小径，径直去了水库。大坝实在是高，沿着坝上的台阶，拾级而上，良久才到坝顶。登临坝顶，豁然开朗，烟波浩渺，天水茫茫，湖面之上渔船点点，库旁的各式建筑，隐现在青山绿水之中，恰似仙宫琼阁一般。“好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林康暗暗赞道。

从坝顶另一侧又拾级而下，走了一会儿，才在湖边看到有两位四十多岁气度不凡的人，坐在那儿寂然垂钓。赵云狄走到近前，悄然侍立，谦恭地站在那儿。林康也屏气凝神，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哦，云狄来啦。”倒是刚刚钓到鱼的一位戴眼镜的人发现了他俩，招呼他们过去。赵云狄笑道：“欧阳董事长，今天收获不小啊。”便走上前去帮那人将钓上的鱼儿放进水中的丝袋里。“不行啊，今天还没有杨董钓得多。”赵云狄笑着同杨董打了个招呼。

欧阳，是一家大型娱乐集团的总裁兼董事长，旗下有数家大型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广告公司等。在国内娱乐界数一数二，是位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几人说笑一番，欧阳和赵云狄将渔竿放下，走到后面的树荫之中。那儿有一个圆桌，桌上有一精致的陶瓷茶壶和几个小巧的茶杯，旁边还摆有一副围棋。

几人闲聊了几句后，欧阳问：“报告带来了？”赵云狄将报告拿出，递给他。谁知他看也不看，对赵云狄说：“这报告我看也没有什么意思，你是个老操盘手，是个经济学家，还当过基金经理，应该比我懂。罗邦公司高管那边已经说好了，你放心去做吧。”

赵云狄很是激动：“放心吧，欧阳董事长，我一定做好。”“呵呵，你现在不要说这些，我要的是成绩，是收益。明白吗？”

“明白，我一定做好。”

“好吧，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罗邦公司是一家很有名的药业公司，其公司的股票一直在底部盘整，看不出有大资金介入的迹象。况且公司的内部人物有合作的愿望，而且以前曾经合作过。这一点对操盘计划至关重要。

那一年夏天，中国资本市场暗流涌动，欧阳和几位朋友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细致斟酌后，决定聘请有“北赵云”之称的赵云狄做操盘手，成立这家投资公司。

在人们已经将股市遗忘的时候，殊不知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资金悄然无声地进入股市，潜伏在心仪的股票之中。而赵云狄们就是其中之一。

方案通过后，赵云狄正式开仓了。他在发出第一个买入指令时，嗓子紧紧的，手略微有些哆嗦。他知道这是大战前紧张兴奋。

在人员安排、资金调拨、媒体公关、市场策划、公司分析和时机推演等各个方面，赵云狄都已作了细致安排和部署。买股犹如打仗，战役开始之前，一定要

侦察，猎取情报，安排内线，察看地形，部署力量，建立预备队，等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么多年来，本次狙击罗邦股票的计划，是他做得最好，考虑最为周详的一次。但这么多的资金和统筹烦琐的安排布置，对于他来说确实是第一次。之前在基金公司，有投资总监、顾问，有基金经理，而他要做的只是下达分段任务而已。投资不佳，有基金公司顶着，损失的是基民的钱，他的工资一分钱都不会少，不同的只是年底的奖金多寡而已。

此次与以往却是大为不同，他不仅仅是三军统帅，而且还是具体战斗的将领。失败，失去信任和数额巨大的报酬，还有自己的声誉。因此，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

在“试盘”阶段，他需要先通过市场的反应来试探是否有大资金潜伏在罗邦股票当中，而后才能一步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

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殊不知早已经暗流涌动，波涛汹涌了。

第三章 横起波澜

这一段林康的任务是跑报社和银行，联络关系。报社是各种信息汇集之地，有些细小信息看起来丝毫不起眼，但如果捅到市场上，将会掀起万丈波涛，数十亿、百亿资金瞬息之间就可得到或者失去。因此大的庄家，对于各大报社丝毫不会放弃，一定会安插自己的心腹和亲信于其间，以防万一。

林康和赵云狄与各大报社的主编和记者聚餐和搞联谊会，举办一些歌咏、登山或者球赛之类，一点一滴地培养和巩固感情。赵云狄在基金公司当总监时就已经与各大报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现在只不过是保持这种感情而已。

周五下午，赵云狄让林康邀请了几位资深财经记者吃饭，自己在公司看盘。奇怪的是，聚餐时，赵云狄竟没来。这让林康很诧异。他给赵云狄打电话，赵云狄好像很烦的样子，说：“我现在有急事儿，去不了，你陪他们吃吧。”

由于都是相熟的记者，喝酒时，林康不由得多喝了几杯，回到家，躺在厅里的沙发上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莫娴娴回来，见林康睡在厅里，脸红红的，感觉很奇怪，问道：“咦，你病了吗，脸怎么这么红？”她将手贴在林康额头上，皱眉道，“也不发烧啊”。

林康早已醒来，见莫娴娴将温润的小手放在自己额头，心里一荡，恨不得自己立刻感冒发烧。可是此时此刻并不发烧，他急中生智，故意呻吟道：“我肚子疼。”

“肚子疼？是不是吃坏东西了？”莫娴娴有些慌了，将手放在他肚子上，问，“是这儿吗？”她的小手温柔滑腻，林康心神激荡，口中呻吟不绝，假装很疼的样子：“对，对，就那儿，哎哟，哎哟，疼死我了。”

莫娴娴是个美貌异常的漂亮女孩儿，林康又是个未经人事的精壮小伙，她将小手放在林康的腹部慢慢揉搓，岂不是为干柴加了把烈火？林康如何自持？不知不觉间，林康已想入非非，心想，我这肚子真疼就好了，而且永远也不要好，一直让她揉下去。



莫娴娴慢慢揉着，见他不呻吟了，以为自己的揉搓起了作用，想自夸几句，突然之间见林康短裤下面微微有些突兀，脸上一红，起身道：“你，给我起来！”

林康正在神游太虚，恍惚中携着美女正欲共赴巫山，不料砰的一声闷雷，又将他打回人间。他睁开眼，见莫娴娴粉脸绯红，欲羞欲嗔地站在那儿，就问道：“怎么不揉了你？”

“你——坏人！欺负我！”莫娴娴一跺脚，转身回到屋里，将门砰的一声关上。片刻间又走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提包。

“你，你要去哪儿，上课去吗？”

“我回学校，不在这儿住了。”

“为什么啊？”

“这儿有流氓。”

林康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万分。

莫娴娴提包要走，只是想观察一下林康的举动，此时见他神情大为紧张，心里暗喜不已，就故意板着脸说：“你欺负我，该当何罪？”

林康嗫嚅道：“我，我——我错了还不行吗？”

“只认错，就想这么了结？”

“那，怎么办？”

“你得请我吃饭，向我赔罪。”

“好，好，我请，我请。”

莫娴娴见他一副呆模样，围着自己团团转，大乐，心里一软，说道：“上次你请了我吃饭——这次不用你请了，我请你。”说完，她笑靥如花，望着林康。

林康见她一会儿冰冷如霜，一会儿笑靥如花。实在搞不懂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叹息道：“真不愧是学表演的——”

莫娴娴带林康去了朝阳区一家名叫“滩万日”的餐厅。据说这儿是北京城里最有名的四家日本料理之一。林康只听说过，但从没有来过。

这儿果然高档华贵，特别是侍者的服务水平不同凡响。莫娴娴好像与她们特别熟，一进门，穿着和服的女侍者便笑脸相迎：“空倪七哇，一拉西一吗塞。”（“你好，欢迎光临。”）那位日本经理快步走过来，一鞠躬说道：“一拉西一吗塞，莫小姐，还在原来的私人用餐室吗？”哦，小日本的中国话还很标准，而且带有京腔。

“不用那间私人餐室，要另外一间。”莫娴娴挥手道。

“哈依！”日本经理弯腰退下，示意侍者带领莫娴娴和林康去餐室。

到了一间“榻榻米”式私人用餐室，莫娴娴点了几样菜，示意侍者下去。两人先要了点开胃酒。等菜时，林康问：“前段日子你突然消失了，去了哪里？我找

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电话也不通。”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妈病了。”

“哦。”林康哦了一声，也没再问，他想，你走时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日本料理量很小，莫娴娴多点了几道，只见一道道日本料理依次上来。莫娴娴给林康倒了一杯清酒，两人边吃边谈起来。这些生鱼片足够新鲜，味道最突出的是那个金枪鱼。喝着清酒，吃着生鱼片，与莫娴娴轻轻交谈着，看她巧笑嫣然，林康感觉很享受。

快吃完饭时，赵云狄来电话了，声音很焦急：“林康，你在哪儿？”“陪一个朋友在外边吃饭。”“快回公司一趟，我有急事儿。”赵云狄的声音苍老而沉重，肯定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要去公司一趟，赵总有急事儿。”

“那你还不陪我回去了？”莫娴娴正在前台算账。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金卡让侍者划了一下，然后签了单。林康见状，心里叹道：“真是有钱人家，连吃饭都用VIP金卡。”

下班了，公司其他人都走了，只有赵云狄一人在办公室。林康推开门进去，里面烟雾弥漫，赵云狄正躺在沙发里一根接一根地狂吸手中的香烟，烟灰缸里已经满满的一缸烟头。他见林康来了，对他笑笑，坐了起来，递给他一根烟。林康点燃，然后静静地坐在他对面。

“有人在我们介入之前已经埋伏在了罗邦。他们好像知道了我们的操盘计划，在我们前段时间火力侦察和到第一目标位时居然一动不动。直到前天，到达第二目标位时，才突然发现抛压大了许多。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我很担心。”赵云狄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忧心忡忡地说。

林康大吃一惊，他知道，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仓位多少？”

“60%，剩下的部分要在最后阶段用，流通盘已控制了22.39%。”

“谁泄露了计划？老板，你和我，只有我们三人知道该计划，其他人不知道。可是又是谁泄露了计划呢？”赵云狄自言自语，又陷入深思之中。

“潜伏的资金是谁的？有线索了吗？他们控制了多少筹码？”林康问道。他知道，这批较他们早进入罗邦的资金，足可以让他们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投入的千万资金也将万劫不复葬身股海。“目前还不清楚，我已经让人去打探了。妈的，干这个这么长时间，竟然被人给耍了。”赵云狄愤愤地骂道。

赵云狄和林康心里都清楚，如果对手掌握了相当的筹码，意味着他们已经沦为别人的炮灰。如果是那样，他们眼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从这个楼上跳下去。一想到这个结果，赵云狄都会不寒而栗，冷汗直流。

他们两人坐在那里抽着烟，分析着种种情况，从反馈回来的信息一个营业部

一个营业部地排查，突然一个营业部闪现在林康脑海里：“国信证券北京东路营业部”。

林康指着该营业部近半年前那几个月的交易额对赵云狄说：“你看，东部营业部疑点是不是很多？他们那几个月里交易额与去年同期交易额相比，巨大而稳定。作为一个短线操作风格的营业部来讲，这不太正常。”

赵云狄知道北京东路营业部一般都是短线操作。那儿的主力操作特点极为凶悍。如果抢筹，集中火力、以数百万元资金大规模介入，进而在个股走势上连续形成向上突破，来吸引部分技术派投资者的跟风，进行超短线投机套利。如果想要出货，就会连续大单抛出，丝毫不考虑交易成本。不过他们一般都是短线或极短线操作，不太可能潜伏进去长达多半年或一年之久。

“嗯，东路营业部新调去的王经理，对你不是很有好感吗。明天你去探探她的口风。”赵云狄若有所思地望着林康说。

东路营业部新任的经理，名叫王丽。据说有很深的背景，年纪轻轻，便居于营业部经理之职，加之美貌异常，尚且未婚，这一切都成为好事者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

王丽刚到任时，林康和赵云狄曾经去拜访过，知道她是一个干练而精明的女人。女人如果太过精明，男人在敬佩之余，一般也都会退避三舍，除非他有特别的其他用心。

认识后，王丽私下里请过林康吃饭，还到公司来看望过他。

赵云狄的意思很明确，是想让林康利用王丽对他的好感，来查这件事儿。林康有些难为情，犹豫一下，答应道：“行，周一我去找她。”

事情理出些头绪后，赵云狄情绪有了些好转，说道：“先这样吧，咱们出去吃点夜宵。明天你去东路营业部，我去中登公司。咱们一起行动。”

金融街天宝大厦外有一个很偏僻的胡同，那儿有一家很小的快餐店。已近深夜十一点多钟了，一个女孩子正在上門板，看来要打烊，见赵云狄来了，那女孩子高兴地跑过来，笑道：“赵叔，这么晚了还来吃饭？我们都要睡觉了。”

“小婉儿啊，我一天没吃饭，现在饿得都走不动道了。”赵云狄夸张地比画着自己的肚子。那个叫小婉儿的女孩子笑呵呵地笑着，亲昵地将他搀到屋里坐下。林康跟在身后，也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赵叔，你们吃点面条吧，现在店里就剩下面条了。”小婉儿看了一眼林康，点点头。“行，吃什么都行。”赵云狄笑吟吟地望着这女孩儿。

林康四周打量着这间小小的快餐店，店面很小，只有区区的六张小桌。不过，小店虽小，却很干净。

在林康四处打量之时，女孩儿已经端着两碗面走了进来。“小婉儿啊，最近

生意怎么样？”赵云狄接过饭碗，问那女孩儿。

“不好。费税太多，工商、税务、城管、环境、防疫什么的天天来要费要税，除去给他们的钱外，只能顾个肚子。唉。”提起费税，小婉儿愁容满面。

“这件事儿让我处理好了，你不用管了。林康，你看咱们公司中午的盒饭是不是从这个店里订？另外你再到楼下其他公司去说说，帮小婉儿多拉些单位。”赵云狄对林康说。“那当然好啊，我早就想换原来给咱们送饭盒的那家快餐了。”林康笑着说。

“谢谢康哥。”小婉儿不仅模样甜美，嘴巴也很甜。

二人吃完饭，林康付钱时，小婉儿坚决不收。最后趁她不注意，林康偷偷地把钱放在桌子上。谁知她发现后，追上刚发动的车子，将那钱还给了林康。

王丽坐在办公桌前，眉头紧锁，正面对这两个月的报表发呆。前几天她让秘书将去年全年所有的交易报表都拿来，与这几个月的交易报表进行了一下比较，发现自她调来当这个营业部主任多半年的时间里，营业部的交易量突然上升。在熊市的环境里，她实在想不出交易量上升的理由。

她索性将所有的交易报表都拿了过来一一研究，发现新进来的几个大户都在分批地大量买进罗邦股票，手法极其隐蔽，在K线图上几乎是让其不放量地买入。罗邦股票一定被资金盯上了。

前台来电话说：“一位姓林的人找您王经理。”哦，会是谁？王丽迅速将脑海里所有姓林的筛选了一遍，确定是林康后，不由得害羞地笑了。她从坤包里取出小镜子照了照，又补了些妆，然后很严肃地坐在桌前。在等待林康到来的这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她心里就像有一头小鹿怦怦乱跳，想象了许多种见面时的情景。

“哦，林康，稀客啊。快请坐，请坐。”待林康笑吟吟地走进办公室里时，王丽手心里一把汗水。她本来想站起来，和他握握手，突然间就改变了主意，故意假装出很忙的样子，一边同他寒暄一边浏览文件，拿出笔在文件上写着什么。

秘书进来给林康倒了杯茶水后，出去了。王丽闷着头在那儿看文件，理也不理林康，这让林康很郁闷，想说，王经理，你忙，我走了。可一想今天任务艰巨，就忍了下来。

良久，王丽才批完文件，打电话让秘书进来，叮嘱她几句赶快办之类的话，待秘书拿着文件出去后，她才娇笑着从办公桌后面走出：“哎呀，林康，怎么有空儿过来看我啊？好几次打电话约你出来吃饭，你都很忙。今天哪阵儿风儿把你给吹来了？”王丽坐在林康对面的沙发上，喝了一口茶，笑呵呵地望着他。

“哦，从这儿路过，顺便过来看看王经理，谁知你王经理这么忙，来得真不是时候。”林康到底没经验，两句话就表现出自己的不满。王丽微微笑着，心想，呵呵，我就要气气你，谁让你前几次不理我来着？

“林康啊，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现在这世道，基金公司和大多数的券商都亏损，我刚过来当这个劳什子主任，不努力行吗？下面有几百名员工等着饭吃啊。”王丽摊摊手，为难地说道。

“怎么样，你们营业部的生活还过得去？”林康问。

“凑合呗，盈亏基本平衡。”王丽话里有一股得意之色。

“现在能盈亏平衡就不错了，这世道能活下去就好啊。你这营业部交易量大吗？如果不大的话，这么多人，可够你钱。”林康继续自己的话题，深入说。

“还行吧，现在交易量在稳步地回升。最近几个大客户很活跃，给我们带来不少的资金。”王丽的话，让林康心中一惊，更加坚定了心里的判断。那些潜伏在罗邦股票的资金就在王丽的营业部里。

两人又嘻嘻哈哈地聊了许多，将近中午11点时，林康看看表站起来起身要走，同她告别：“快到中午了，就不打扰王经理了。再见。”

心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自己办公室里，临近中午岂能再让他走？王丽笑道：“林助理，怎么嫌我们东路营业部请不起您一顿便饭？看不起我们还是有意？今后我们还合作不合作了？”

林康笑说道：“我找机会请王经理吃饭，还找不到呢，得，今天我请。”

王丽开车带林康去了崇文区一家名叫“马克西姆”的法国餐厅。这家餐厅风格很好地保持了法国原味，给人的感觉很浪漫，很安静。餐厅靠近窗子那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儿弹钢琴，琴声优雅，可惜里面的人很少，没几个人在吃。

王丽请林康点菜，林康点了一个 baguette，然后将菜单交给了王丽。王丽看看菜单点了：鹅肝酱、牛排、黑森林蛋糕、勃艮第沙司焗蜗牛和奶油蘑菇汤。

两人边吃边谈，时光竟然过得如此之快。林康发现，精明强干的王丽其实也有女人的温柔。这让他大为惊异，想，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所有的女人都温柔，只不过要看这温柔在什么人面前表现。在心爱的人面前，女人们总是温柔的。这是爱情中不变的定律。

两人谈来谈去，论到了各自的年龄。林康今年二十三岁。王丽笑道，你应该叫我姐，我比你大五岁。席间，王丽谈起了自己小时候，谈到了以前出国留学的时光，谈到回国后来证券交易所里上班的种种艰难。林康听得入了神。

和王丽分手后，林康径直回了公司。赵云狄也已经从中登公司里回来，正坐在那儿发呆出神。见林康回来，问如何了。林康点点头，坚定地说：“那批资金就潜伏在东路营业部。”“哦，我们一定要找出资金所有人。”赵云狄狠狠地说。

第四章 再会江湖第一私募

经过近一个月的排查，那批神秘资金背后的所有人还杳无所获。这让赵云狄很恼火。

一天，赵云狄盯着林康看了很长时间，突然说：“我有找出那批神秘资金的办法了。”

“什么办法？”

“查东路营业部的账户？”

“怎么可能？用电脑黑客？”

“不，找他们主任王丽，让她调出营业部客户的名单，然后对可疑资金进行查看。这样，既能摸清资金背后的主使人，又能查清他们的资金量。”

“王丽肯这么做吗？我们得给她多少钱？要知道，她不缺。”

“每个人都不缺钱，那要看参照物是什么。人称天下第一私募的谭援朝有钱吗？有！但如果和李嘉诚比，他是没钱人。如果和你相比，他很有钱，而且大大的有钱。每个人都有贪欲，有了钱，还会想更多的钱，没有满足，没有尽头。所以，尽管她有钱，我们仍然要给她送，而且还要多送。”

赵云狄一提谭援朝，让林康立刻想起，有好长时间没见到谭援朝了，他去了哪儿？连个电话也没有。也是，他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大把赚钱，大把花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怎么能拘泥于一隅？

“赵总认识谭援朝？”林康问道。

“认识，只不过我们彼此不怎么欣赏。”

谭援朝从事私募是半路出家，与赵云狄相比，属于“泥腿子”，甚至不会看K线图。这让赵云狄颇为不屑。可是谭援朝却大大咧咧地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邦不及张良；镇国家，抚百姓，论给馈赏，不绝粮道，刘邦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刘邦不如韩信。可是他们三人为什么都为刘邦所用？那是因为这三个人善于将兵，而刘邦却善于将将。我，谭援朝就是私募中的

刘邦。

后来他听人说，赵云狄看不起他，说他不是正规学金融的科班出身，就撇嘴道：“张良是失魂落魄的流浪者，韩信是个讨饭的叫花子，周勃是一个编席打簍子兼做吹鼓手的人，樊哙是剥狗的屠夫，娄敬为车夫，灌婴是小商贩——平安老总——马明哲，以前还是个开车的呢。”

谭援朝也很看不起赵云狄，认为他只会纸上谈兵，打不了硬仗。这些话在私募圈子里传来传去，又到了赵云狄耳朵里，也让赵云狄大为不满，所以这也是赵云狄刚才说“认识，只不过彼此不怎么欣赏”的话的原因。

“你怎么问到谭援朝了？你认识他？”赵云狄皱着眉问林康。

林康想起他们的交恶，笑道：“不认识，听人说起过他炒期货和炒股的事儿，很感兴趣，就多问了几句。”

“谭援朝这人呀，坐庄炒股极为凶悍。每次坐庄，不论洗盘还是拉升都像打仗一样不顾一切。圈内流行的‘跌停洗盘法’就是他发明的。他就像一头饿狼，嗜血成性，出击凶猛，善于用闪电战，一击击垮对手。唉，这次咱们的对手最好不是他，否则就麻烦了。”赵云狄叹口气，“所以必须找到这批资金的幕后人，否则，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明天我去找王丽，让她去帮我们查那些资金的账户。我们送她多少钱？”

“一百万吧，你去开个账户，办个卡，后交给她。”

“嗯。”林康点头答应。

林康回到住处，愣愣地发呆，想，找王丽查那批资金，她肯帮忙吗？那个神秘资金的幕后人到底是谁？想到王丽，林康突然又想到了莫娴娴，一个多星期没见到她了。她在学校吗？这个星期怎么没来上模特课？

林康给莫娴娴打电话。电话响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接。林康再打，过了好长时间，莫娴娴终于接了。

“娴娴，你在哪儿？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

“干吗呀，几点了？还不睡？”莫娴娴那边显得有些烦躁。

“才几点就睡觉？现在还不到8点钟啊。怎么有个男人的声音？是谁？”林康警觉起来，忙问。

“是我哥。”莫娴娴恼怒了，电话戛然而止，再无动静。

林康再打，电话已经关机了。他将电话扔到角落里，头脑里依然理不出头绪，最后安慰自己：那人可能真的是他哥，也许她有事儿了，或许她正在拍广告，在片场不方便接电话。林康想了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越想心里越难受。于是用被子蒙住头，不去想。

这时，扔到角落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莫娴娴，一定是莫娴娴。林康一跃

而起，拿起电话，喊道，“嫋嫋，是你吗？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电话那端呵呵笑道：“怎么了，林兄弟？”林康一愣，是谭援朝！他笑道：“谭大哥，是你，我还以为是——”

“你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对吧。”谭援朝打趣道。

林康既不否认也不承认，笑道：“这么多天没看到谭大哥，你去了哪儿？连电话也不打一个。”

谭援朝笑道：“去俄罗斯了，谈了几笔生意，才回来。老弟，有时间吗，出来聚一聚，喝点儿酒。”林康想起那笔潜藏在罗邦股票里的神秘资金，心里一动，说道：“我正想和谭大哥一起喝酒呢。”“那好，我去接你。”

二十分钟后，谭援朝给林康打电话，说：“你下楼吧，我在楼下。”“啊，这么快？”林康接着电话下了楼。

谭援朝坐在车里，见林康四下张望，鸣了一下笛，探出头喊他，骂道：“我在这儿，你丫朝哪儿看？”林康笑着跑过来，说道：“你怎么开这车？你的宝马呢？”“告诉你，我不喜欢宝马，那车在交际、商务时开着提面儿。我喜欢这四驱的越野，倍儿劲！”

两人聊着，一会儿就到了一个高档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很特别，不像其他别墅位于城郊，而是位于城区，在一片树林掩映中间。林康很惊讶，在北京这个高楼鳞栉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居然还有这么一块安静的乐土。小区内，亭台水榭，小桥流水，甬路两边，绿草茵茵，树影婆娑，与外面相比，少了一分浮躁，多了一分沉静与温婉。

“到了。”谭援朝将车停在一幢别墅前面。

这个别墅三层楼，所有的灯都开着，里面灯火通明。林康诧异道：“你请多少人喝酒啊？”谭援朝一怔，说：“就你一人，怎么了？”“喏，”林康指着别墅里的灯光说，“里面好像有很多人。”

谭援朝一笑，将车门重重关上，搂着林康进了屋，说道：“不瞒你说，兄弟，哥哥一人特寂寞。到晚上，就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这样就感觉着像有很多人一样。”“哦，真的吗？”“真的，住这么大的一个房子，感觉空荡荡，一点生气都没有。反正我也不经常住，即使来住，也找人喝酒，将自己灌醉，然后睡去。这样就不会感觉寂寞了。”

他拉着林康在饭厅里坐下，将街上买来的各种各样的菜一一打开，放在盘子里，给林康倒了一杯酒，自己也满了一杯酒，笑道：“兄弟，自从谭柘山梅园一别，半年多了吧。”

“现在10月份了，已七八个月了。”

“这七八个月里，我们只简单地吃过几次饭，并没有喝多少酒，今天不同，

我们要一醉方休。”

林康笑道：“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要一醉方休呢？你生日吗？”

谭援朝摇头道：“不是，来喝酒。”

他举起杯，与林康轻轻一碰，喝了大大的一口。林康也大大地喝了一口，这酒很辣，林康感觉就像一缕火线一样，从喉咙倏地烧到了胃里。“这是什么酒？不像东北的粮食小烧呀。”

“俄罗斯的伏特加，怎么样，是烈酒吧。”“是烈酒，有劲儿。”“好，我就知道兄弟喜欢喝烈酒，咱哥儿俩今天喝个痛快。”

“谭大哥，这几个月你去俄罗斯了？怎么连个电话也不打？”

“别怪哥哥，哥哥是个粗人，平时不愿打电话，卿卿我我，弄得像个娘儿们似的。这不，我一回来，就找你了。兄弟相见，不多说，就是喝酒。哈哈。”谭援朝哈哈大笑，举起酒杯，和林康碰了一下，又喝了一大口。

“谭大哥，你在俄罗斯做着买卖，怎么突然回来了？”

谭援朝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道：“兄弟，又有大仗可以打了！”林康想到罗邦股票潜入的资金，背后一凛，暗忖道：“难道他真的是先期潜入罗邦股票的庄？如果是他，我们有麻烦了。”想到此，林康盯着他，笑道：“什么大仗？可否带我也玩一玩？”谭援朝仰首哈哈大笑，指着他说：“我想带兄弟你玩啊，可惜你跟错了人。”林康哦了一声，问：“此话怎讲？”

谭援朝盯着林康问道：“你是不是和赵云狄在做私募？”“是。”“你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林康一皱眉，心里叫苦道，“这么机密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莫非他就是那先期潜入罗邦的庄家？”他见事情谭援朝已经知道，于是索性问道：“谭大哥就是那个先潜入的庄家？”

“不是。”

“这么机密的事情，谭大哥又如何知道的？”

“你的对手现在也迷惑了，不知道是谁跟了他们的庄。他们以为是我，就托人传话，要与我联合坐庄罗邦，共享利益。那人走后，我通过关系了解到赵云狄组建了一个私募，而你又正好在他那儿。从时间上看，他有这个可能跟罗邦，于是我就诈了你一下，没想到就诈出来了。”

林康倒吸了一口凉气，责怪自己没经验，被他一诈，竟然全说了出来。谭援朝又说道：“兄弟，你不要怪我。如果今天你不对我说实话，我就向对方施援手了。现在，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你们任何一方。”他顿了一下，见林康呆愣愣地不相信地望着他，就严肃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兄弟，我以我的名义向你保证，不会偏袒你们任何一方。胜不胜，看你们各自的本事和造化了。”林康点点头，缓缓地说：“谭大哥的为人，我是极相信的。只是对方实在是高深莫测，我们

费了那么大的力试水，竟然不知道他们已经潜伏在其中了。”

谭援朝叹了一口气，说：“兄弟，你从赵云狄那里撤出来吧。你们斗不过他们。”“为什么？我们资金很雄厚。”“资金雄厚是一方面。做股票的庄家，仅仅资金雄厚还不足以取胜。还要看谁更狠，更嗜血，更卑鄙！赵云狄是个君子，他的对手是个小人，赵云狄斗不过他。所以你赶快出来吧。”

林康喝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未必，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会和他一拼到底。赵云狄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我如果离开他，不要说你谭大哥看不起我，就连天下人都会唾骂我的。”

谭援朝想不到林康会说出这样的话，心里暗暗称赞，动容说道：“兄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大哥我没有看错。”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对林康说，“如果你们操作得当，也并非没有机会取胜，前提就是你们心要够狠。”谭援朝再三叮嘱林康，“一旦得势，一定要将对方赶尽杀绝，千万不能因对方可怜，而动妇人之心，否则将会后患无穷。”

两人又将酒斟满。林康说道：“谭大哥，你刚才说的要打大仗，那是什么？”谭援朝笑道：“去年我在郑州期货市场劫了一票‘生辰纲’。听说这些土包子又养肥了，我们哥儿几个，又琢磨着再劫他一票。”

林康大笑：“你这人吃准一家了？为什么不换个地方？”

谭援朝笑道：“他们那儿的土包子记吃不记打，没事儿的。”“如此说来，那我祝大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好，好，喝酒。”

两人醉眼朦胧，方才尽兴。谭援朝要留林康住下，林康心里有事儿，就想回去。谭援朝说，我开车送你。林康笑道，你都喝这样儿了，怎么能开车？他说什么也不让谭援朝送，一定要打车走。

谭援朝无法，送林康到门口，在他耳边低语道：“兄弟，你放心，我会在暗中保护你的。”林康笑道：“如果谭大哥想要保护我的话，那就请保护我们俩吧。”“你们俩？谁？”“我和赵云狄。”谭援朝一听，冲林康拍了一掌，骂道：“你丫得寸进尺了？赵云狄我肯定不管。再说我管多了，反而不好。我已经中立了。”说完，将林康推了出去，将门砰地关上。林康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愣了好大一会儿，才晃悠悠走了出来。

林康坐上出租车，走到天宝大厦楼下，朦朦胧胧地看到赵云狄窗口亮着灯，就下了车。他向上走了两步，思忖道：“赵总心里正烦，我去好吗？想不出办法，去了岂不是为他添乱？”林康犹豫了一会儿，索性坐在台阶上摸出一根烟来抽。

第五章 烦愁寂寂随风去 笑语盈盈暗香来

第二天是周六，林康起床后，按赵云狄的指示，用别人的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往里面存了一百万。看看快到中午，给王丽打电话，问：“王经理，在哪儿？忙什么呢？”

“在家里，刚起床。”

林康迟疑了一下，问道：“吃饭了吗，中午请你吃饭。”

“好呀，”王丽话语里掩饰不住的兴奋，刚想问“去哪儿吃”，突然想起电视里爱情专家的话：“要想抓住男人的心，一定要先抓住他的胃。”于是，改口道：“你来我家吧，我刚煲的汤，很好喝的，你来尝一尝。”

林康沉吟一下，犹豫道：“今天是周六，伯父伯母都在家吧，我去方便吗？”王丽嘻嘻笑道：“我爸妈都在香港，我哥在外面住，家里只有我自己。你来吧。”

王丽家住在建国门附近一栋高档小区里。林康到时，王丽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煲汤，见林康来了，笑道：“你来得真是时候，我煲的汤好了。”她跑到厨房，盛了一勺汤，对林康招手笑道，“你来尝尝，看鲜不鲜。”

林康走过去，笑道：“你自己煲的？我尝尝。”他想将汤匙接过来，自己拿着喝，没承想王丽在他手背轻轻一打，嗔怪道：“放手！”林康脸一红，低下头，乖乖地张开了口。王丽将汤匙放在自己嘴边细细地吹了吹，然后笑着放在他嘴里，看他一点点地喝下去，问道：“鲜吗？”林康点头赞叹道：“非常鲜！”

王丽见林康夸奖她，心里高兴，含羞说道：“以后你喜欢喝什么汤，我煲给喝，好吗？”她这一番话，已经将心迹表露无遗。林康见王丽脸儿红红，眼眸含情，心里也微微一荡，微笑着凝视着她。此时的王丽哪里还有半点儿女强人的架子？完全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儿，在心上人的面前，含羞露怯，低头无语。

林康见状，柔声说道：“小丽，我有件事儿，你能不能帮帮我？”“小丽”这一称呼的转变，已经将他们的关系大大推进了一步，王丽心花怒放，不住点头：

“说吧，只要你要，只要我有！”林康刚想说罗邦股票的事儿，见王丽还沉醉在幸福的眩晕里，心想如果此时提起神秘资金的事情，肯定会大杀风景，于是改口道：“饭好了吧，我们先吃饭，饭后再说这件事儿。”王丽神迷心醉，哪还有半点主见，见林康说饭后再说，便也柔声答应。

饭后，林康让王丽坐在厅里，自己端着盘子、碗去了厨房，这让王丽大为满意。作为一个“海归派”女白领，王丽哪儿会做饭？只不过，今天不同，林康来了，她要按电视里爱情专家的教诲，故意在他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做家务的样子，以便给他留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形象。此时，见林康俨然男主人一样，去厨房刷碗，王丽心里大为高兴，不停地夸奖自己让他来家里吃饭的正确性。

王丽见林康将厨房收拾干净，便将手中削好的苹果递给他，微笑道：“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要说嘛，什么事儿？”

林康在沙发上坐定，望着王丽，缓缓说道，“我们公司在半年前介入了罗邦股票。当时经过试盘和其他方面的动作，没有发现其他可疑资金。前一阶段当我们达到第二目标位时，才发现有一笔神秘资金已经先于我们潜入了罗邦。我们现在的处境凶险，进退两难。因此，我们要查清这笔资金幕后的所有人。经分析，这笔资金出没在你们营业部里。所以，还请你帮下忙。”

王丽听着，心慢慢地沉了下去，脸也慢慢冰冷，待林康说完，她秀眉一挑，问道：“你怀疑我主使的这笔资金？”

“不是，我想请你帮个忙。我们不会让你吃亏的。”林康望着她说。

王丽冷冷一笑，道：“你们出什么条件？”

林康犹豫了一下，从袋里拿出一张卡来，放在她面前，说道：“这里面有一百万。是以别人的名字新开的银行卡，密码是888888。”

王丽静静地望着林康，冷冷地笑着，笑得林康心里发毛。其实林康不理解现在王丽内心的想法。王丽接受了这笔钱，那今后他们最多只能是生意上的伙伴，也许伙伴也不是，再也不可能发展为更亲密的关系了。林康处在商业角度考虑这件事，完全忽略了王丽作为一个女孩子内心的感受。

“一百万来收买我，让我出卖客户？林助理，你也忒小看我了。”王丽拿起那张银行卡，轻轻地放到林康手上，冷笑道，“林助理，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如果没有事情，请走吧。我也要出去拜访一位客户。”

林康很尴尬，走到门口，转身说道：“这关系着我们咨询公司的生死存亡，请多帮忙。”王丽站在那儿，冷冷望着他，等他走出门，从后边追上来，说道：“林助理，你忘了一件东西。”说完，她将那张银行卡放在他手里，转身回屋里去了。

林康很沮丧地告诉赵云狄，说王丽不肯帮忙。赵云狄叹息一声，无奈地说：“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吧。”

第二天，上班后，王丽坐在办公桌后面发了一阵呆，咬咬牙，拿起桌子上的电话，说道：“技术部的刘主任吗？我是王丽，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

技术部的刘主任，名叫刘海锡，是个老知识分子。

现在是熊市，其他公司不断在裁员，今天见王经理亲自找他，以为要将他裁掉，心里发憷，见到王丽先自怯了。

谁知王丽笑吟吟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像拉家常似的问了一下近来营业部的情况，说快到年底了，你今年还没休假吧。唉，我来之后情况一时之间摸不清，多亏像你这样的骨干协助，才有现在的业绩。这不，总部有个去美国夏威夷休假的名额，我琢磨着咱们营业部里的员工，无论从能力、业绩还是资历上，都无人能与你相比——今年这个去夏威夷度假的名额，我看也别开会讨论了，就给你吧。

刘海锡主任在这个营业部干了十多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不请自来的好事儿。现在王丽一说，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发干，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王丽明白他的心情，就故意问道：“怎么，你不想去？”

“不是，不是——我，我——”刘主任嘴里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哦，别说了，就这么定了。”王丽转回到办公桌内，在椅子上坐下，望着刘海锡，说道，“刚才市证监会来了一个电话，说最近我们营业部几个大户的资金很神秘，有内部交易嫌疑。他们打电话来，让我们协助调查一下。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思来想去，还是交给你办，我才放心。”刘主任正无法向王丽表达自己的心情，此时见任务下来，立刻站了起来，一拍胸脯道：“王经理，我保证将这些资金查出来！”王丽点点头，严肃地说：“你既要查清楚这些神秘资金的所有人，又不能打草惊蛇。这件事儿你只向我负责，不能向任何人提及。”

“是，王经理。”刘海锡心情激动，恨不得立刻就把这些资金查个水落石出。就在他要走时，王丽突然叫住了他：“去年，你到海南的住宿和机票还没报吧，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报？赶快拿来。”

刘主任和老婆儿子去海南，纯粹是旅游。按财务部规定不该报销，可是有的同事却暗地里拿到财务报了。这事儿让刘海锡知道了，心里愤愤不平，也拿着自己的机票去找原来的经理。经理说，没报啊。刘海锡耿直，直接将那人的名字，甚至那天报销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为此，原经理很生气，不仅将财务换了人，还将刘海锡打到了冷宫。王丽此时将此事提及，让刘主任始料未及，心头一热，眼里竟然湿润起来。

林康和赵云狄正对着电脑里的罗邦股票发愁，不曾想，王丽竟然打电话来，约林康喝咖啡。

林康苦笑道：“现在我可什么也喝不下去了。不要说喝咖啡，就是喝云南白

药，也弥补不了我心头的创伤。”

王丽见他生自己的气，就笑了笑，悠悠说道：“你爱来不来，不来别后悔啊。”

林康知她话中有所暗指，精神一振，问道：“去哪儿？”

“金融街，星巴克。”

赵云狄拍手笑道：“王丽肯定帮我们查清那批资金了，不然，她不会这样神清气爽地来约你！”

林康对他眨眨眼，笑道：“但愿如此！”

王丽没有穿着职业装，而是像其他女孩子一样一身体闲打扮。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工作时的精干和严肃，取而代之的是温柔和呵护。她从盒子里拿出咖啡豆，亲自研磨，然后点燃虹吸壶下蓝色的火焰，一会儿壶中那深棕色的咖啡就慢慢沸腾起来，芬芳立刻四溢。

她呷了一口咖啡，盯着林康说道：“罗邦股票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笔资金我没有查出真正的幕后人。他们用了好几个人的身份证开的户，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芳。根据刘芳的身份证，我们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名叫刘芳的女人，其实是一个下岗女工，家庭生活很艰难，甚至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所以，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是用别人身份证来开的户。”

林康急了，说：“那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不会，我将他们在我们营业部开设账户的资金、股票的具体数额及交易明细情况都拿到了。我认为知道这些东西比知道幕后人的名字更重要。”

她拿出一个U盘，放到林康面前，说：“这里面有具体的数据，看完后立刻销毁。你们也要提高警惕，有信息表明，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也在查你们。总部的钱副总好像让人打探营业部资金异动情况，被我敷衍过去了。他既然不是你们的人，肯定就是对方的人或者与对方有关系的人。”“哦。”林康听后很惊讶。

“你们不用着急，他们忍不住的时候，就会主动去找你们。你尽可放心，你们在我营业部的数据别人不会拿走。这些资料只有我一个控制着。现在你们与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比的是两方面：一是资金，谁的资金多，谁就会胜；二是耐心，谁能忍耐，谁就会占据主动。”王丽的分析入情入理，让林康大为佩服。

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11月，外面就飘起了雪。雪花很小，只清扬地飘零着雪花，在橘黄色的路灯下煞是好看。

林康想走时，见王丽眼睛里有几许落寞，忍不住转回身，将她轻轻抱在怀里，揉了一下她的耳朵，说道：“下雪了，天冷，出来时多穿些衣服。”

王丽双颊绯红，深情地望了林康一眼，柔声说道：“我记住了。你也多穿点儿。每天晚上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嗯。”林康应道。

林康走了，站在雪中的王丽仍然在望着，笑着。星巴克对面LV店巨大广告

牌上的女模也和她一样，妩媚地笑着，只不过那模特看着所有的人都笑。

赵云狄已在公司等候多时，见林康拿着U盘回来，精神一振，朝他狠狠地擂了一拳：“我们有救了！”

两人在电脑前一笔笔地研究了对手买卖的交割单和资金、股票情况。看完后，不禁吸口凉气，对手的资金数额、筹码收集和自己旗鼓相当，不相上下。可是对方进驻罗邦较早，价格当然也比他们便宜些。如果两家真刀真枪地交锋，输者无疑是赵云狄他们。不过，他们掌握了对手的部分底牌，而对方对他们的情况却一无所知。无疑，赵云狄占了很大便宜。现在双方比的是心理，谁坚持不下去，谁就是输者。

“林康，他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底牌吗？那好，我们就和他们来一场大战，看谁坚持不下去。我要让他们把吞进去的筹码全都给我吐出来。”赵云狄眼睛里放着光，将西装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向林康道。

“干！跟他们玩玩心理战，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林康从没有经历过股市中的大战，今天是第一次。他要和赵云狄运用手中的资金和筹码与对方拼个鱼死网破、血流成河。

唉，中国的股市历来就是这样，是一场庄家与庄家的战争，而散户只能在战争中苟延残喘灰飞烟灭。

那年冬天，细心的老股民都会发现，一向逆势飞扬的股市第一牛股——罗邦股票，出现了长时间的大幅震荡。股价从前期的不到三元钱，涨到七块多，现在又跌回到四元多，走出了一波过山车式的行情。

罗邦公司也在舆论的压力下，连续发布公告称，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于是报纸、电视台各种各样的股评家和经济学者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试图解释罗邦股票这一段莫名其妙的下跌。

这几天林康的任务主要是查对方的幕后人，赵云狄主要是操盘。林康通过私人侦探社查了总部的钱副总，发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走卒，而幕后人还是一无所知。这让他很苦闷。

林康很郁闷地回了家，见莫娴娴正在厅里静静地坐着翻看杂志。“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林康气不打一处来，盯着莫娴娴问。

莫娴娴一点也不急，甜甜地笑着替林康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挂在门后的衣架上，柔声说道：“我去外地拍戏了。那地方很远，没有手机信号，所以没有告诉你。怎么，想我了？嗯？”她用手圈住林康的脖子，小腹顶着林康的敏感部位，吐气如兰。

林康感觉一阵幽香，淡淡地钻进了心里，肚里，顿时心猿意马起来，一腔怒气也顷刻间化为乌有。他有些无奈，先前那些对莫娴娴的恨和怨，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他知道，自己喜欢她。

林康硬了硬心肠，奋力摆脱自己的心魔，推开莫娴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理她。

“还生我气啊，对不起了。”莫娴娴跟过来，像小猫般地偎在他身边。

林康生气道：“那天给你打电话，怎么刚说两句话就把电话挂了，后来还关机。两个多月了，你一个电话也不打，我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

“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嘛，我去外地拍戏去了。”莫娴娴说完，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条领带。她对林康笑道：“给你买了件礼物。来，试一试。”

林康看了一眼，将头扭到一边，不理她。莫娴娴笑笑，扑到他身上撒娇道：“好啦，好啦，算我错了，成吗？”她将林康拉起，将领带打在他脖子上。

“多少钱？待会儿，我给你。”林康看了一眼莫娴娴，说道。

莫娴娴瞪他一眼，说道：“讨厌，你就知道钱钱的，怎么不想想我的感情？”她将林康推到镜子前左看右看，拍手赞道，“真像周润发！”

林康叹息一声，说道：“可惜赵雅芝跟了苗乔伟了，没跟周润发。”莫娴娴见他如此说，立刻阴了脸，皱眉道：“你还生我的气，有完没完了？”林康不吱声，将脸扭到一边。莫娴娴用手将他的脸正过来，望着他的眼睛，撅嘴道：“对不起了，都是我错了，别生我气好吗？”说着，她的眼泪顺着脂玉一般的脸庞慢慢流了下来。

林康最看不得女孩子流泪。现在莫娴娴一哭，他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说道：“得，得，我不生气了。”莫娴娴哭道：“现在晚了，我生气了！”她一边哭，一边说，“这两个月里我一直都在想着你，可是那地方没电话，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你一点儿也不理解人——”林康连忙哄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生你气。”

“没生我气？”莫娴娴又哭起来，“现在你不生气，我生气了。”林康又是陪着笑脸哄她开心，又是不停地道歉，好不容易才让莫娴娴止住哭声。

电视正开着，突然之间，林康看到一则化妆品广告，那个代言的女孩子，正是莫娴娴。林康扑过去，喊道：“哎，怎么是你？莫娴娴！”莫娴娴假装事先不知道的样子，惊喜地扑过来，搂着林康的脖子，一起看。

广告短短的十多秒，足以令林康心花怒放，抱起莫娴娴快乐地大叫：“来，我看看你的皮肤是不是用那个化妆品用的。”他将莫娴娴的脸捧起，放在灯下细细地看莫娴娴光洁滑腻，臻美无瑕，羊脂玉一般的脸。

莫娴娴羞红了脸，从他怀中一下挣脱了出来，撅嘴道：“告诉你，我还生气呢。”林康笑道：“我请你出去吃饭，算是赔罪了。”后来一想，觉得这事儿，应该生气的是他自己，现在怎么又换了莫娴娴？他觉得不妥，可是又感觉不出到底哪儿不妥，于是说道：“赔罪，这一词应该改成祝贺你的广告播出——”

“不管赔罪，还是祝贺，都得你请客。”莫娴娴扬扬得意道。林康无奈道：“和

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理！”

临到门口，莫娴娴突然迟疑地说：“林康，我还是戴个墨镜吧。”林康很诧异，问道：“冬天也戴墨镜？”“我怕外边的人认出了我，让我给他们签名，怎么办？”林康一下气乐了，瞪眼道：“你还是一个刚拍广告的模特呀，他们会找你签名？找我签名还可以。”

饭后，回到家，莫娴娴去洗澡。林康在那儿看电视。洗完澡，莫娴娴拿起一本杂志，躺在沙发上，边吃着苹果边看书。

林康抬起头刚想说，莫娴娴，你给我拿一个苹果吃。他一眼望去，连忙低下了头。莫娴娴躺在那儿，整个身体呈现一个完美的S形，粉红色的浴袍微微开露出来，下面两条光洁的双腿可爱地一下一下地摆动。

林康身上一阵燥热，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饮水机恰恰在莫娴娴躺着的沙发的尽头，通过浴袍张开的下摆，偷眼望去，白皙圆润的大腿还有粉红的内裤——林康很费劲儿地吞咽了一口唾沫，说：“我要睡觉了，晚安。”

就在他转身回房间时，莫娴娴“哎呀”一声大叫，吓了林康一大跳，忙问：“怎么了，你？”

“有虫子咬我，林康，快点儿。”莫娴娴惊叫起来，捂着脸坐在那儿。“哪儿有虫子咬你？”林康走过去，将她的手拨开。

莫娴娴脸色绯红，指着自己的脸说：“你看，虫子咬了一个包。”

“哪儿有虫子啊。”林康很疑惑。

“有，就是有虫子咬我。你再找找。”莫娴娴闭着眼睛，低声说道。

林康在她脸上又细细地看了一遍，丝毫看不出有虫子咬过的痕迹。

“没有啊。”

“没有？那，你帮虫子咬我一下吧。”莫娴娴的声音犹如蚊子一样细。可是这样细弱的话在林康听来却如天外琼音，让他心神激荡，不可自持，于是在她粉脸上轻轻一啄。

“还没虫子咬得狠呢。”莫娴娴咕哝道，“再咬我一下。”

林康再吻她时，莫娴娴已然将他圈入怀中——林康一只手托起她的脖子亲吻，一只手顺着光洁圆润的大腿慢慢地向上，浴袍已然打开，露出里面象牙一般光洁的胴体。莫娴娴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呻吟，双腿倏然闭上，又分开。

“抱我上床。”莫娴娴梦呓般地呻吟。

第二天一早林康醒来时，莫娴娴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静静地躺在那儿，嘴角很好看地微微翘着，睡得正香。在他凝望间，莫娴娴醒了，用玉藕般的双臂将林康圈过来，舌头灵巧地钻进他嘴里，再也分不开。

第六章 砸盘开战

上午一开市，对方就肆无忌惮地开始进攻。赵云狄指着绿绿的 K 线图大笑道：“敌人开始砸盘了，想以此威胁我们放手。”

“哈哈，让他们先砸，他们不砸时我们再砸，看谁不心疼钱，看谁的老板能支持这种烧钱的方式，看谁能挺到最后。”林康见那一条直直向下的绿线，放声大笑。

赵云也笑道：“既然如此，就跟他们玩一下谭援朝的‘跌停洗盘法’。”他让林康在相连的三个价位分别挂 444 手的卖单，以此告诉自己掌握的其他账户，统一行动，直接砸停。

在股市里一般都有这样的盘口语言，分别在三个价位挂“888”，意思是买；分别挂“444”，意思是直接跌停。

庄家们一般都在各个城市设立大大小小几百个不同的账户，分别由其代理人操作。这样不容易被监察部门发现，还可以不露痕迹地吸筹、洗盘和拉升。由于账户众多，大家还要统一行动，所以一般都事先约定好，在某某时间段拉升或在某某时间段出货。但也有应急时的特殊联系方式——盘面语言。盘面语言类似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的黑话暗号，内行人知道，外行人很难看懂。由于盘面语言是非常时期用的非常手段，很容易被对手和监管部门发现，庄家们一般都很少用。今天赵云狄如此明显地用人人都知道的盘面语言，无非是向对方传递一个信息：恐吓我们，没那么容易。

如果你是资深细心的股民，相信你对 1999 年某只科技类股票或者 2008 年的某只牛股在某一天出现的奇怪盘面语言，一定不会陌生。说到此，如果大家还不清楚，那么你听说过有关权证“义庄”的故事吧。

呵呵，此“义庄”就是“江湖第一私募”谭援朝所为。那时他正在追一位很漂亮的名模。这位名模根本不懂股票，误将权证当做股票来炒，然后出国参加法国时装发布会了。回来时，还有一天时间这只权证即将归零注销。如果归零注

销，那就意味着她的几十万资金化为乌有。当时，她绝望地说，这只权证不归零就好了——至少我还能剩几万。权证不归零，几乎是不可能。那意味着庄家要用几百万的资金来掩护散户撤退，而自己蒙受损失。天底下有这样的庄家吗？可是在这样光怪陆离的股市里，确实有！

谭援朝听说后，打电话给刘海军说，用五百万将那只权证拉起，不使它归零。刘海军大惊失色，说，谭总，她那几十万的钱，我们给她好了，为什么还要花费几百万来托市，让她仅得几万的零头？

谭援朝笑道，你不懂女人心思啊，有时候愿望比金钱更重要。女人喜爱钱吗？喜爱！但她们更喜欢用金钱勾勒出的绚丽游戏！喜欢男人们不动声色满足她们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有的人认为她们是疯狂，但在她们眼里，那叫浪漫！

刘海军在部队里就是谭援朝的部下，转业后，又追随着他做私募，对他极其忠诚。于是刘海军调集几百万的资金又将这只权证拉起。后来，圈内人说起此事，极不理解。唯有谭援朝大笑道：尔等俗人，不知情为何物。江山易得，美人易逝！

此故事经演义后，将在拙作后半部出现，敬请各位关注。

这一上午，罗邦股票大单汹涌而出，几乎没有接单者，不一会儿，就到了跌停。看着那一条绿绿的直线，赵云狄问林康：“咱们的底线还有多少？能坚持住吗？”

林康算了一下，说道：“能坚持住。”

“好，敌人不砸盘时，我们砸盘，要将盘子砸碎、砸烂，要让对方知道，我们要与他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对方以为赵云狄们只是一个小角色，只要稍稍恫吓一下就会交出筹码望风而逃，谁知赵云狄比他们还不要命，不顾一切地向下砸盘。向下砸盘的同时，还要有资金买回来这些筹码。如果筹码都砸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弹药？还用什么向下砸？因此，向下砸盘而不想退出这个股票的唯一办法就是再买回来，那就是高买低卖。用这种烧钱的方式，将对方打倒，将筹码抢回，然后再拉高，引不明真相的资金进入，然后逢高获利了结。这一般是两庄交战的方式。这就如2007~2008年那轮下跌市的中国石油和中国神华一般，始终有一些神秘资金在高买低卖，通过操纵权重股的涨跌，从而间接操纵市场。

他们砸了几天，自己的资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却发现赵云狄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这让他们吓了一跳，立刻停止砸盘。于是报纸和电视上的那些股评家又开始对观众讲了，罗邦股票经过前一阵的大幅调整，目前已经企稳。

虽然赵云狄和林康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持有十足的把握，但经过这一轮的做空，自己手中的剩余资金也不多了。如果再继续做空下去，自己也会弹尽粮绝，身无分文了。

当初注资这间投资公司时各位老板都按比例投入了不菲数额的资金，显然不

能接受不到一年时间就有如此大的损失。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往里注资，就那么多钱，没钱了，由赵云狄出去融资。因为成立这家公司时，不用赵云狄拿一分钱，凭空就给他 20% 的股份，赵云狄不上心能行吗？无限制地跟老板要钱能行吗？所以，他要出去融资，而不能再跟老板要钱了。

话又说回来，即使老板们想给你赵云狄继续注资，那也要有一个理由啊，总不能厚颜无耻地对老板们说：“融资比不融资好。”如果那样，老板早一个大耳刮子打得他金光直冒，两眼发黑了。妈的，什么强盗逻辑？

在这点上，赵云狄应该非常羡慕某位董事长。他没钱了，能想起来到股市融资。而赵云狄却不敢想，也不会想，因为他的公司没有上市，也不会上市。

罗邦股票的异常波动让以欧阳为首的几位大股东很生气，也很着急。他们要赵云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赵云狄介绍了一下情况，不能隐瞒的事情只好实说了，但资金问题他并没有和盘托出。如果说资金几乎消耗殆尽的话，那意味着他们当初制订的计划完全失败。那么他赵云狄将会失去信任，同时也将面临可怕的后果。

道上的人曾经说过，有个操盘手因为区区几百万资金就失身大海，葬身鱼腹了。欧阳岂能忍受着赵云狄让他们损失上亿资金只是笑了笑了事？记得坊间传说，有一次欧阳为给一个女星出气，让枪手将调戏女星的一家集团董事长枪杀在酒吧的门外。警方介入这件事后，最后也不了了之了。赵云狄一想到这件事，脊背就发凉。

当初他和林康发动这场股票争夺战，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对手一部分的底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再往上拉罗邦的价格，别人获利，自己只能有少少的一部分。老板们投入金钱，投入时间，要有大量的收益，而不是为了一点点毛毛雨。

赵云狄和林康坐在办公室里正在为融资发愁时，梁小婉给大家送盒饭来了。她将盒饭放好，又从袋里拿出两个包子，对林康说：“你要的包子。”“我没要包子啊。”林康不解。“你昨天吃饭的时候，说想吃包子了。回去后我就包了些包子，三鲜馅的。”呵呵，原来如此，这女孩子很细心呀。

林康吃了一口，馅大皮薄，果然好吃，就忍不住对梁小婉打趣道：“小婉儿，谁要娶了你就有福了，可以天天吃上这么好吃的包子了。”林康一席话，让梁小婉羞红了脸，嗔骂了一句“讨厌”，扭头走了，脸上充满了甜蜜的笑意。

赵云狄去卫生间，回来时见梁小婉满面春风地下了楼，想这孩子这一段有什么好事儿，心情这么好？他回到办公室里看到林康正在吃包子，便问道：“哎，从哪儿来的？”“小婉儿送来的。”林康笑道。“怎么就你有，我们都没有？”赵云狄问。林康不说话，只是香甜地吃着包子望着他笑。突然间赵云狄明白了，小婉儿，也是一个大姑娘了。

第七章 狭路相逢

赵云狄通过将股票抵押，又融到了一千万。这些钱只能说杯水车薪，不过，对手突然间沉寂了下来，没有力量发动更大的做空，也让赵云狄喘了一口气。罗邦股票这一段盘面寥寥，无太大的买单和卖单。那些零星买单、卖单只是一些在炮火中就地趴下的散户在惊恐地逃窜或者是一些习惯于浑水摸鱼，打一枪捡些便宜就走的资金。

不管大盘风云如何激荡，罗邦股票的盘面就是死一般地空寂，只有那些零星的资金在画着不太规则的波浪线。这种空寂就如大战前的平静，平静过后肯定还会有更猛烈的进攻。林康不喜欢这种空寂如死一般的平静，可是又无能为力。

在中国的股市中，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庄联合做某只股票，其底下有无数的小庄，那些小庄只能唯大庄的马首是瞻，配合大庄行动，然后才能分些残羹。而大庄与大庄之间都会有默契，相互拉升、统一行动。很少有像罗邦股票这样，两只大庄家互不买账，都想借砸盘这种恐吓的方式，吓退对方。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就相当于两个手持利刃的人，彼此往对方身上刺杀，最后的结果只能有一个——血尽而亡。

他们要想都获取利益，那就坐下来谈判，共同拉升罗邦股票，吸引资金跟风，到目标位时相互掩护，有序撤退。可是，他们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手是谁，如何谈判？

赵云狄锁紧了眉头，说道：“如果对方真有诚意的话，我们就与他们谈判，共同拉升、同享利益——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

林康点头，道：“最好是谈判，如果这样一直打下去，大家都得死。”

下午3点了，罗邦股票的盘面就如桌上的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赵云狄猛然将笔记本电脑合上，叹息一声：“又一天过去了。”

林康的电话响了，看电话号码是梁小婉的电话，感觉很奇怪，心想，她是不是又要问我，明天想吃什么？林康接通电话，不耐烦地说道：“梁小婉，现在才3

点，你就打算做明天的盒饭了？”电话那端没说话，林康“喂、喂”地问着，大叫道，“说话呀你，不说，我挂了。”

“喂，林康，是我，莫娴娴，你急什么呀？”电话那端嬉笑道。

“怎么是你？你认识梁小婉？”

“认识啊，上次中午来你们公司时，她给送的盒饭，我还吃了呢。我的手机没电了，恰好碰到了梁小婉，就借她的电话用了一下。嗯，你忙不忙？晚上去打壁球？”

林康不经意地一转身，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见外面朔风凛冽，彤云密布，似乎要下雪，猛然想起昨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有暴风雪。于是就对莫娴娴笑道：“今晚有暴风雪，我们别去了，好吗？”

“不，人家要去嘛，好长时间不去玩壁球了——”

“我问问赵总今天晚上有事儿没有，你先等一下。”林康转过身轻声问赵云狄，“晚上有事儿没有？莫娴娴要找我打壁球。”

赵云狄说道：“罗邦天天那样半死不活，能有什么事儿？你去吧。”

林康对莫娴娴说道：“你先回去把手机充完电，5点钟我给你打电话，然后一起去打壁球。”

壁球，起源于19世纪初期英国伦敦的“舰队监狱”，当时的犯人为了锻炼身体、打发枯燥乏味的囚禁时光，玩一种对着墙面击打小球的运动，据说这就是壁球的起源。由于很好打，规则相对来说也很简单，于是很快在全世界流行起来。

这几年，北京白领中间也很流行打壁球。

下班后，林康找到莫娴娴，简单吃了一些面，就去俱乐部打壁球了。莫娴娴到底是女孩子，在林康球路的调动下，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她打开后面的玻璃钢门，说道：“休息一会儿吧，太累了。”

莫娴娴的汗水沁在额头，白皙的脸上红润一片，头发扎了个马尾翘起来，露出光滑细长的颈部。脸颊和颈部的皮肤在灯光的照耀下几近透明，显现出一层淡淡的茸毛。有几缕散乱的长发披散在脸前，她随意晃了晃头，便将柔顺的头发分在脸两旁。林康坐在旁边，抬眼看她，不由得怦然心动，就问道：“小娴，什么时候带我见见你父母？”

“见我父母干什么？”莫娴娴有些警惕。

林康笑道：“我见你父母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们俩在一起也已经很长时间了，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吧——”

“我以为啥事儿呢，今后有时间再说吧。”她说完自顾自地去打球了。

林康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些累，就去换衣间换衣服。

那儿坐着一个穿着裘皮大衣，头发油光锃亮，抽着雪茄的中年人。他见林康

过来换衣服，就招呼他道：“怎么不玩了？”

“打了很长时间，有点儿累。”

“球打得不错，陪我玩几局？”那人站起来邀请林康。

林康笑道：“太累了，不玩了。”

“好吧，”那人见林康不想玩，就指着在场地上正打壁球的莫娴娴，问林康道，“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你女朋友吗？球打得也不错。”

林康点头笑道：“我女朋友。”

那人哈哈笑着，又问：“很漂亮，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在一起了吧。”

“认识一年多了，能不在一起吗？”林康边穿衣服边和那人吹侃。

那人狠狠抽了几口雪茄，吐出浓浓的烟雾，咧开嘴笑了笑，不再说话。

这时有个人匆匆走进来，看了一眼林康，附在那人耳边说了几句话。那人点点头，便挥手示意他出去。

林康穿好衣服进去找莫娴娴，谁知莫娴娴已经穿好衣服，正在等着他。她看起来有些不安，紧张地左顾右盼。林康问，出什么事儿了。莫娴娴一句话也不说，拉起他就匆忙往外走。

“小娴，出什么事儿，这么紧张？”林康一边往停车场走，一边问。

“别问了，烦死了。”莫娴娴急道。

他们发动起车子，准备走时，刚才那个抽雪茄烟的人却慢慢踱到车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莫娴娴脸色苍白，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那人，不知所措。

林康望望莫娴娴，又望望那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他下车走到那人面前，说道：“请你让开，我们要走了。”

“哦，你们要去哪儿？”那人抽着雪茄，又吐出一阵白色的烟雾。

“回家，我们的家。”林康傲视着他。

“你们的家？你们的家在哪儿啊，告诉我好吗？”那人突然语气温和起来，轻声说道。

莫娴娴下了车，走到那人跟前，低声对林康说：“林康，他就是我哥哥。”

林康大为不解，莫娴娴见她哥哥为什么如此恐惧？难道他哥哥反对他们交往？想到此，林康大为轻松，松了一口气说：“对不起，刚才冒犯了，我不知道您是小娴的哥哥。”

“哦，没什么的，”那人吐了一口烟雾，笑眯眯地对林康说，“你爱我妹妹吗？”

莫娴娴对林康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示意他不要说话。

“爱！”林康不管莫娴娴的示意，坚定异常地说，“我爱莫娴娴，非常爱。”

“哦，告诉我，你爱他吗？”那人将莫娴娴温柔地圈到怀里，柔声问道。

莫娴娴呆在那儿不停地哭泣。

林康急了，对莫娴娴大声说：“娴娴，告诉你哥哥，你爱我，很爱我！”

“不，我不爱你。”莫娴娴对他怒吼一声。这让林康大吃一惊。

“看看，我妹妹不爱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那人对林康笑道。

林康气极，恨恨地瞪了一眼哭泣的莫娴娴，转身就走。谁知一转身，后面已经站了两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会是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助理。这一段你们很开心嘛，将我的罗邦股票打得数次跌停。”

林康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心想，他就是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

“嗯，动了我的钱，无所谓。钱毕竟是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赚回来。可是你不该动我的女人啊。怎么样，她味道如何？”那人笑地将脸贴到林康的面前。

林康愤怒了，挥拳朝他狠狠地打去，拳头没有落下，就被后面的那两人牢牢地抓住，腹部重重地挨了几拳。那两人还欲再打时，被抽雪茄的人制止住了。

“不要冲动嘛，冲动要受惩罚的。娴娴不是告诉你，我是她哥哥吗？她说得没错，我确实是她哥哥，是她的情——哥——哥！我说得对吗，妹妹？”那人狠狠地抓起莫娴娴的头发，将她拉到林康面前，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一下她的脸。莫娴娴哭泣着想躲开，又被他狠狠地抓了过来。

“无耻！卑鄙——！”林康大骂，后面那两人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架起。

那人缓缓地走到林康面前，指了一下他嘴边淌出的血，皱眉道：“你骂我什么？无耻？卑鄙？难道我真的无耻吗？卑鄙吗？我送她跑车，让她住别墅，让她拍广告，给她找影片，供她吃喝玩乐，让她随便签单，随便刷卡——另外，我每年还要给她五十万。这个价钱，不便宜吧。即使是影星、模特儿，也不过如此吧。钱，无所谓，吃就吃吧，玩就玩吧，毕竟这么漂亮年轻的女孩儿跟你一回，也不容易。可是她不该在合约之内还要养你这个小脸儿。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套用商业上的话说，这叫欺诈，不诚信。”他顿了顿，又点燃了一根雪茄，说道，“如果合约到期了，第二天她找你，我也不管。但现在，不行。”

“你想怎样？”林康冷冷地望着他。

“很简单。她这几年连吃带玩，还有我送她跑车、别墅的钱，有一千万吧。”那人轻笑一声，推推眼镜，继续说道，“我养她了，如果没有你的介入，这钱我认了，我乐意。可是现在你也用她了，是不是也要出些钱？五千万，如何？这五千万包括了这几年的费用——当然了，最多的是违约金。五千万对金鼎公司来说，小事一桩嘛。实在不行，用罗邦股票抵顶也可以啊。是不是娴娴？我这样算账对吗？”他转身抓住莫娴娴的头发将她拉过来，像变态一般柔声说道，“劝劝你的小情人儿，让他放弃罗邦。”

莫娴娴不说话，蹲在那儿哀伤地恸哭。林康看着莫娴娴不知是厌恶还是怜

恼，于是扭转头不再看她。

“哎哟，还挺有个性。”那人笑道。

“咱们做笔生意如何？你们放弃罗邦，这个女人归你，今后咱们的账一笔勾销。”那人定定地望着林康。

林康笑了，示意他走近一些。那人连忙靠近林康嘴边，想听他如何说。

“你妄想！”林康咬牙切齿地骂道。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左右开弓，恶狠狠地打了林康两记耳光。鲜血瞬间顺着林康的嘴角和鼻孔如注般流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滴到了地上。

林康笑笑，猛然间抬起右脚朝他裆部狠狠地踹去，那人立刻吸着凉气满脸痛苦地捂着裆部蹲在了地上。两个彪形大汉顷刻间将林康打在地上，昏了过去。

“老板，这小子怎么办？”一个壮汉问道。

“扔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死活看他自己的造化。”那人说道。

半夜里，下起了大雪，梁小婉早早就睡了，刚进入梦乡，就被手机震醒，她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咕哝道：“哪家公司大半夜还要盒饭？”电话里一阵急促的求救声：“梁小婉，快去救林康，他被打了，在郊区的垃圾场——”话未说完，那人就将电话挂断了。小婉儿再去拨时，已然关机。

小婉儿感觉事态严重，连忙给赵云狄打电话。赵云狄已然睡下，听到梁小婉这么说，大吃一惊，问道：“林康被人打了？在郊外的垃圾场？谁说的？”

“莫嫋嫋，她没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现在又关机了。”

“小婉儿，你现在立刻打110报警，我现在开车去接你，我们去郊外垃圾场找他。”

梁小婉拨通了110。

接警的人问她：“那人被扔在哪儿？”

“郊区的垃圾场。”

“郊区的垃圾场多啦，到底是哪一个？”

“我不知道，求求你们救救林康。”梁小婉哀求道。

“那你说出确切的地址啊，不然我们去哪儿找去？你电话多少？在哪儿住？我通知你们那儿的派出所，让他们与你联系。”

没多长时间，派出所就来了几个民警，一进门就问，怎么回事？梁小婉把事情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派出所的民警感到事情严重，就向上级作了汇报，然后对她说，我们已经派人找了，你在这儿等消息吧。说完，他们开车急急走了。

这时，赵云狄也开车到了。梁小婉一上车，赵云狄就狠狠地踩着油门，往城外的垃圾场跑。

天空的雪愈下愈大，不一会儿，地上就厚厚的一层。赵云狄开着车跑了好几

个垃圾场，都没有发现林康。

“这是最后一个垃圾场了，我们好好找找，如果真找不到，就得回去重找。”赵云狄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

梁小婉哭道：“下这么大的雪，林康还不得冻死啊。”她一面哭，一面喊，“林康，林康，你在哪儿？”北风呼啸，雪花乱飞，将她的凄惨的哭喊漫卷在风里，传得很远。梁小婉拿着手电，一边哭，一边喊，冷不防被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她用手电一照，见地上有一个人蜷伏在那儿，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只露出一只黑色的皮鞋来。

“林康？”梁小婉惊呼一声，扑了过去，“林康！林康！你醒醒！”林康已经冻僵，紧咬牙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赵云狄跑了过来，见他鼻中尚有一丝呼吸，忙道：“快去医院。”说完，抱起他就跑。

车上，梁小婉抱着林康的头，贴在脸上，哭着祈祷：“林康，你一定要挺住，你不是说喜欢我做的三鲜馅的包子吗，回去我就给你做。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好吗？林康，你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赵云狄已经疯狂，在雪地里拼命加速开着车，很快，将林康送到最近的医院。

林康几乎已经冻僵了，两只手已经红肿，手背上黏连着大小不一的水泡。医生一看，急道，快到外面把地上的雪给我拿进来，用盆子端，越多越好。医生用剪刀将林康的衣服全部剪开，和护士一起，将雪在林康头上、脸上、手上、脚上不停地揉搓。过了一会儿，他又拿来几个姜块儿，榨成汁，然后在林康的手上反复地擦拭。

半个小时后，林康的头上冒出缕缕的蒸气，喉咙里咯咯作响。医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他缓回来了。如果再冻一会儿，没准儿会冻死。唉，手冻坏了。

林康伤势恢复后，民警来了解情况时，他坚持说自己喝多了，走到垃圾场就醉倒在那儿了。警察问，那头上的血是怎么回事儿？林康说，醉酒后在石头上摔的。这让警察也无可奈何，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儿牵涉到罗邦股票，如果说出来，引起证监部门的注意，对双方都不好。于是林康坚持说没人打他，自己喝酒喝多了，醉倒在垃圾场的。

在没有人的时候，林康才对赵云狄说，是神秘资金那帮人干的。当然没说莫娴娴的事儿。赵云狄抽着烟闷闷地说，依他们的能力，那帮人也应该将我们找出来了。快了，和他们摊牌的时候快到了。

林康受的伤比较重，躺在医院里足足有一个月之久。而更让他纳闷的是，神秘资金在这一个月里竟然没有发动针对罗邦股票的袭击战，也没有来找他们谈判。

其实林康不知道，那帮人在这段时间里正在细致地调查他们的底细。尽管他

们已经知道罗邦股票是由金鼎公司坐的庄，也知道操盘手是有“北赵云”之称的赵云狄，但在没有真正调查出金鼎公司背后老板之前，他们也不会贸然发动战争的。

庄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的。每个庄家背后都会有一个利益集团。大的庄家有大的利益集团（譬如后来发生的××股票上市之事），小的庄家有小的利益集团（譬如萧杭钢构的庄家）。像罗邦股票这样两家旗鼓相当的庄家在同一家股票里不期而遇的事儿很少，神秘资金与他们的相斗，其实是他们背后利益集团的相斗。因此，对方没有真正摸清赵云狄背后的利益集团和老板时，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

因此这一个月里，罗邦股票的盘面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每天的成交量不是很小，不多的买盘，不多的卖盘。这些不甘寂寞的资金是那些想从鳄鱼嘴里夺食的小散户们。罗邦股票真的进入了那些股评家所说的企稳期。

第八章 爱情琥珀

出院那天，莫娴娴来电话了，刚开始，林康没有接，他实在不敢相信那么纯真的莫娴娴会与王雨农在一起。

曾经想象的爱情是那么美好，而如今都轰然崩塌了。那些崩塌下来的石块瓦砾堆砌在那里，让整个心田都荒芜一片。

林康真的不愿意接她的电话，不愿意听到她的声音，尽管她的声音曾经让他如此痴迷，而如今这声音就如一把刀，刀刀都割在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冷笑着按下电话接通键，沉默不语，在爱情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都会让自己的心更痛。

“林康，对不起——”电话那端，莫娴娴泣不成声，“林康，我不想得到你的原谅——只是想和你说话，请你不要挂断，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记得去年在潭柘山梅园与你第一次相遇，那时你还用羡慕的口气，问我怎么开那么好的车？我说，是我哥。你现在知道了，我没有哥哥，是王雨农买的，也就是打你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私募，很有钱，认识很多电影公司和广告公司里的人。他说他能帮我拍电影，拍广告，条件就是——陪他两年。

“刚开始时，我拒绝了——可是看到那么多同学找老板找导演或者找一流的明星，接了那么多的电影，拍了那么多的戏——我也动摇了——我们是吃青春饭的人，就那么几年，如果没有机会拍戏，整个人生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就找了他。上次你打电话时，我就和他在一起——

“林康，我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个给我快乐也让我失去爱情的地方。今后无论到哪儿，我都会想着你。因为，我曾经爱过你，相信在你知道真相之前，也真挚地爱过我。”

林康呆呆地望着话筒，心里如针扎般疼痛。他看到一把利刃，闪着寒光，一刀一刀在心里割着——他不想抵抗，不想闪避，只是静静地看着刀锋闪过，鲜血从空中飞散开来，溅落一地。

他挣扎着将那散落一地、血肉模糊，被称做“心”的东西，用手一点一点地合拢，放在躯壳里，不再让人去碰它。做完这一切，林康无力地倚在床边，抱着头蜷缩成一团，眼泪从一点一点流下到最后的汹涌而出，只是在瞬间完成。啊，男人啊，原来想让你抱头痛哭是这么容易！

在医院里这一段时间，林康只是机械地吃饭、打针、换药、睡觉，不说、不笑，也不思想——因为一思想，就会用到心，就会想到那个给他美好爱情，名叫莫娴娴的女人，他怕被爱伤害过，已经碎裂成无数碎片的心，再一次碎裂，再一次流血。

爱情可以给男人信心和勇气，也可以摧毁男人的信心和勇气，让貌似坚强的他们在瞬间崩溃。

随着时光的风干，林康看到那颗受伤的心渐渐凝固，外面加上了一层薄薄的晶莹的碎片。透过这些晶莹的碎片，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里面杂乱的或细或粗透着暗红色血痕的伤口。

这颗已碎了的心啊，几千或几万年后，不知会不会成为琥珀。唉，变成琥珀也好啊，这样就可以让这颗曾经深情爱过一个女人的心，存在于这世界千年万年。只是这琥珀，里面全是伤痕，全是暗红色的刀口，会不会将人们惊吓着？人们啊，请不要害怕，请给它最温暖的呵护吧。因为这是一颗爱情琥珀，它里面存放着一颗深情的心！这颗心，曾如此深情地爱过一个女人！

有人说，这世的深情会延续到来生；这世深爱的女人，也会变成来生的女儿。如果真有这样神奇的传说，那么亲爱的孩子，请你千万不要问这爱情琥珀从何而来，为什么里面伤痕累累，又为什么会变成琥珀。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爱情琥珀，触摸它的时候，心都会痛——

第九章 浪漫海南 神秘东山

王丽来了，买了一大束白色百合，插在林康的卧室床前，清香阵阵，扑鼻而来。

“林康，他们对罗邦没什么动作？”王丽问。

“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在缄默。我们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两家坐下来谈判，共同进退，只有这样才能双赢。如果斗到底，肯定有一方会万劫不复的。”林康说。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们谈判。如果不谈或者谈判破裂，那么只能决战到底了。放心，林康，我支持你。另外，有几家基金公司和券商朋友也会支持你。”王丽握住林康的手说。

林康将她揽入怀中，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说：“谢谢你。”

“罗邦那边没有什么事儿，你的病也好了。我想请假陪你去外地玩几天，好吗？”王丽伏在他胸前，用手指温柔地抚弄着林康的衣扣。

林康将王丽的脸用双手捧起，笑着说道：“看来你已经有目的地了。说吧，我们去哪儿？我也想出去，散散心。”

“海南怎么样？我喜欢那儿的海滩和蓝天。”

“行，那我们就去海南。”

“好，我现在就订机票，明天走。”王丽兴奋地说。

林康跟赵云狄说，要和王丽去海南旅游时。赵云狄笑道，去吧，好好休息休息。林康想告诉梁小婉一声，拿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了下来：“唉，还是不告诉她了吧。”

如第一次去海南，肯定就会走马观花般地看完所有的景点。那样虽然一下子看全了海南的美景，但没有细细体味没有真正领会景点的美丽。林康和王丽都是去过海南多次的人，自然知道海南真正美丽之去处。

他们一下飞机，立刻去了三亚的亚龙湾。在北京时已经通过一家旅行网，预

订下了喜来登酒店的海景洋房，住在那儿，拉开窗帘就能看到风平浪静的海湾。

亚龙湾，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沙滩平缓，沙质洁白细软，湾内波平浪静，绿山怀抱着清澈海水，海水清澈澄莹。不仅有绝美的银白海滩，还有蓝蓝的天空、明媚温暖的阳光。

服务员带他们在选择房间时，王丽颇为踌躇，对服务员说：“我们俩一人一间，都要商务套间。”林康看了她一眼，恰好王丽也在看他，在目光相遇的刹那，林康发现她的眸子里有一种渴求。

林康揽住王丽的肩，对服务员说：“我们要情侣间——”王丽心里犹如有一头小鹿在撞，羞赧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这家酒店不愧为五星级酒店，商务套房，装修得典雅豪华，浅红色的梨木地板光可鉴人，四面墙壁则是浅红色的花梨木镶嵌装饰。外间，靠近窗户处有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后面是可旋转的高背椅。办公桌前有两排红色的真皮沙发，中间有一茶几，上面茶具一应俱全。

卧室很大，靠窗处，有一张大大的双人床，上面的床单，床罩等看起来都是新的，一尘不染。林康走过去，将厚厚的窗帘拉开，明媚的阳光一下子便泻了进来。

“怎么样，你满意吗？”林康微笑着看着王丽。

王丽很紧张，低着头，收拾自己和林康的行李，不看林康，经他这么一问，不由得“啊”了一声。

“你满意吗？”林康微笑着继续问。

王丽环视了一下四周，点头说道：“还行。”她见林康过来帮她收拾行李，下意识地往后一躲，紧张得不知所措了。

林康见了，笑笑说：“你紧张什么啊？我能吃了你？”

王丽也笑了，故作轻松地说：“我紧张吗？”

林康抓住了她的手，笑道：“还说不紧张，手心里全是汗。”“天热的。”王丽想把手抽出来，谁知却被林康抓得更紧。

房间里静静的，两人谁也不出声，一个拼命地往后挣脱，一个抓住不放，突然一起倒在床上。王丽还没有想出为什么倒下时，林康的嘴唇已经封在她的嘴上，舌头灵活地伸进了她的嘴里。过了一会儿，王丽用手圈住林康的脖子，将他拉得更靠近一些，舌头也如灵蛇般迫不及待地探进了他的嘴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停下来，相视一笑，坐了起来。王丽羞赧道：“你都弄痛我了。”她一看钟表，吓，已经晚上7点多了，就问林康，“我们在房间里待了多久？”

“不知道啊，只知道贪吃，时间都忘记了。”林康一说完，王丽羞红着脸，跑

过来拍他。

喜来登酒店有海鲜烧烤 PARTY，虽然价格较贵，但是品种丰富，原料新鲜，服务优良，还是物有所值。

王丽很喜欢海南当地人吃的“打边炉”，就是将虾、蟹等海鲜放到清水里煮，然后蘸点酱油和芥末吃，非常的鲜！林康吃了几口，也感觉非常的不错，但他不喜欢芥末的那种辣味，就让大厨把手里鱼虾等烤成金黄色，加上许多调料，吃起来也非常的鲜美。其实无论吃什么，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食欲就会大增起来。他们大快朵颐，一会儿就酒足饭饱。

夜里明月升上了天空，皎洁的月光漫洒在海面，银光闪闪，潮水一浪浪拍来，凉风阵阵，清风徐徐，林康拉着王丽的手，漫步在白色的海滩上，任清凉的海水温柔抚慰着脚丫。

林康突然间想到了莫娴娴，心里一紧，停下脚步，问王丽：“王丽，怎么没听你说你家人？给我讲讲他们吧。”

王丽笑道：“你怎么对我家庭感兴趣呢？我父母在香港，在北京我只有一个哥哥。哈，他和你一样，也是做私募的。不过，他做得比你好，比你有权——”王丽拉着林康的手，一边走，一边给他讲。

“听说你哥哥社会关系很深，很多人说你到营业部当经理，是靠你哥哥的关系——”林康的这个问题有些突兀，使王丽一阵沉默。

“我哥哥确实很有能力，与政府、银行之间关系很密切，所以就有人说，我当这个营业部经理，是我哥哥活动的结果，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人认为这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呢？”

“你刚才说，你哥哥也在做私募？”

“嗯，”王丽感觉有些不对，皱眉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哥哥就是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

“我说不准，隐隐约约有些那样的感觉，最好不是他。如果那人真的是你哥哥，你在中间会很难的。”林康笑道。

“还好我哥哥不是那些神秘资金的幕后人。否则，我真不知帮你们谁好。哈哈，到那个时候，我就退出，谁也不帮。”

“不行，你必须帮我。”林康站住，拉住她的胳膊说。

“为什么？”王丽问。

“因为你今后是我的人。”林康双手捧着她的脸，深情地注视着她的双眸。王丽一句话也没有说，踮起脚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

月光如水，静静地漫洒下来，给白色沙滩上披了一层银白色的轻纱，海水也温柔地慢慢拍打海滩，生怕惊醒沉醉的人们。



第三天，他们去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又叫情人岛，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以安静而闻名。小岛上椰影婆娑，绿树成荫，小径蜿蜒，玉带般的银色沙滩，沙子均匀细腻，踩上去柔软可人，色泽洁白如雪。蓝蓝的海水由浅入深，颜色由透明而碧绿继而浅蓝，后而深蓝，明丽动人层次分明。

王丽换上了比基尼，袅袅走来。瓷玉般的细腻白嫩的皮肤，天使的面孔，凹凸有致的身材，修长圆润的大腿，光洁的背部，平坦的小腹，所有的一切都吸引着沙滩上众多男人的目光。林康也是第一次这么细致这么凝神地欣赏王丽。先前，他没有发现套在职业装里严肃至极的王丽，也这么妩媚性感。

林康即将要离开海南，回北京的时候，谭援朝来电话，问他在哪儿。林康说，在海南。谭援朝大喜道：“我马上去海南，你在那儿等我。”林康惊奇道：“你不是去郑州做绿豆期货吗，怎么要来海南？”

谭援朝说道：“我去三亚有事儿，你在那儿等我，见面再同你细说。”

总部的钱副总给王丽来电话，说，公司有急事儿，停止休假，马上回来。王丽没有办法，先走了。林康就继续在三亚等谭援朝。

当天晚上，谭援朝就到了三亚。他一到三亚，就戒酒戒肉戒色，一连三天，焚香沐浴，吃素祷告。林康笑道：“你这是要做什么？出家吗？”

谭援朝说：“东山潮音寺隐居着一位得道的高僧，我很想结识他，于是就托朋友替我联系，请求见高僧一面。前几天，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高僧已经同意，让我去东山。你陪我一起去吧。”于是，林康也和谭援朝一样，焚香沐浴，每斋必素。

东山名为“海南第一山”，其实并不高，海拔只有183米，不及五指山的十分之一，但因从海上来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东山，所以东山就被尊称为“海南第一山”了。

林康与谭援朝坐索道上山，低头俯瞰，见茫茫绿色树林中净是大大小小的坟头，很是惊诧，问：“这儿可是风景名胜，怎么有这么多坟？”

谭援朝笑道：“东山是风水宝地，人们在去世后都希望将自己埋葬在这里，以希望保佑子孙后代红运高照。”他见林康听得入神，继续说道，“影响人一生命运的有四种：一是生辰八字；二是祖上阴宅；三是阳宅；四是姓名。风水学中，最讲究的是生辰八字，这是命中注定的，谁也更改不了，但其他一切均可更改。”

“风水宝地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他用手向左一指，说道，“东山的左边像不像一条蜿蜒的青龙？”林康细看，点头道：“确实像。”谭援朝又往右指，林康随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右边确实像一只驯服的老虎。前面后面也确实像翔舞的朱雀和垂头的玄武。

“现在你就明白，东山为什么有那么多坟地了吧。”

林康笑道：“明白了，按风水学上来说，这东山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很多富豪家的祖坟都在此地——宋氏三姐妹家的祖坟也在这里。”谭援朝说道，“刚才跟你说了阴宅地。现在跟你说一说，生辰八字。”他顿了一下，问林康，“你读过清史吗？”

林康答：“读过。”

“你可知道，康熙给四阿哥弘历（乾隆）批的命是什么？‘此命富贵天然’！”

林康笑道：“知道，知道，清史上有文字记载，有史料可查。”

康熙五十年春，四阿哥弘历（后来的乾隆）首次谒见康熙。康熙见他面目清秀，骨骼清奇，便向胤禩（后来的雍正皇帝）要来弘历的生辰八字，找批八字的星相术士为其算命。星相术士批其语云：“此命富贵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难，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方成格祯祥——”

清朝灭亡后，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首批向社会公开的珍贵档案之一便是“乾隆八字”。“乾隆八字”现存于故宫。如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查阅清史。

“在古代，人们认为，凡大富大贵之人必然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这说明诸葛亮，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古代的事情，你认为那是迷信，那好，就说说现代的事情。1976年在东北，有三颗星星坠地，当年就有三个伟人逝世。你难道说这仅仅只是巧合？”

林康知道，史料上确实记载着，1976年4月，在中国吉林地区有三块巨大的陨石坠落，其中一块，是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谭援朝继续说道：“如果这也仅仅是巧合的话，那毛主席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号‘8341’又如何解释？”

林康默然无语，他听说过有关这方面的传说：毛泽东一生算过三次命，其中一次，毛泽东问那算命先生，我能活多少年？那算命先生只说了一句“8341”，然后飘然而去。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就命名其警卫部队为“8341部队”。现在其番号依然存在。

谭援朝见林康不说话了，就笑道：“刚才说了生辰八字、阴宅，现在就说说姓名吧。你看过《戴笠传》吗？”林康点点头，说：“看过。”

“既然你看过《戴笠传》，你应该明白戴笠为什么会改名字。戴笠原名叫戴春凤，命里缺水。一次他在逃命途中，遇到一位算命的先生，这人给他算了生辰八

字，说他命中富贵无比。戴笠苦笑道，我都这样了，还富贵无比？那算命先生说，那是你命里缺水的缘故。如果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定能青云直上。那时正在下雨，他看到路边有一戴着斗笠的农民，灵机一动，就给自己改名戴笠，字雨衣。从此后，他真的青云直上了。”

林康听到戴笠，字雨衣，立刻想到了王雨衣。他想，这个王雨衣，是不是也命里缺水，所以也叫王雨衣？

一路讲着，他们已到潮音寺。潮音寺位于东山半山腰，四周古树郁郁葱葱，庙宇气势轩昂，古朴别致，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后经明、清、民国修葺扩建，到现在已成海南香火鼎盛的名寺。

寺内人如潮涌，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谭援朝找到主事的和尚，说和无嗔法师已经约好，今天特意前来拜访。那主事和尚，打量了一下，说请施主先等一会儿，我进去禀报。片刻之后，那和尚回来，说，无嗔大师有请。

无嗔法师独自居住在后面一个清幽的小院内，里面遍植青竹，与外面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相比，这里寂静得很，除有一服侍的小和尚外，只有无嗔法师一人在此修行。谭援朝和林康一进院门，就见一位慈眉善目、气相法严的老和尚立在门口，他见谭援朝和林康来了，深施一礼，道：“贫僧何德何能让谭施主千里迢迢前来看望？”

谭援朝双手合十，也深施一礼，道：“久慕法师大名，无缘拜会，今日得瞻风采，真是三生有幸。”林康见谭援朝和老和尚似古人那般文绉绉地互问安好，心里发笑，但由于是佛门圣地，要戒口、戒心、戒身，所以只好强自忍着。

两人见礼完毕，谭援朝向无嗔法师介绍林康。那法师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林康，双手施礼。林康也双手合十，急忙还礼。

三人进屋，小和尚进来为三人斟满茶，出去了。无嗔法师说道：“久闻谭施主乐善好施，救助贫弱，老僧替天下人先行谢过了。”谭援朝也还了一礼，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行善积德乃人之本分，大师虚夸在下了。”无嗔法师点头，微笑道：“谭施主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海南找老僧，究竟是为了何事？”谭援朝笑道：“最近心慌神乱、右眼频跳，颇感心烦，听说大师善于相术，能解机缘，所以还要麻烦大师一下。”

无嗔法师说道：“尘世间，人皆有欲，有欲故有求，求不得故生诸多烦恼。谭施主，您的面相富贵无比，依老僧看来，您还是在佛前求一签吧。”谭援朝沉吟一声，说道：“好吧。”他在佛像前虔诚地跪下，双手合十，拿起竹筒，摇了几摇，取下一个竹签，递给无嗔法师。

“鹊遇天晚宿林中，不知林内先有鹰，虽然去财心生恶，只喜又得一伏龙。”无嗔法师缓缓念完，然后拈须微笑。

“大师，此卦怎讲？”谭援朝问道。

“谭施主，中上卦，虽然你会破费些钱财，但又可以得一‘伏龙’良才。”谭援朝“哦”了一声，还拟再问，见无嗔法师点头微笑，也就不再多言。

下山后，两人去一家私人会所泡温泉。林康见谭援朝也和他一样赤裸裸地泡在池内，想起他三天前还焚香沐浴虔诚向佛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谭援朝见他发笑，问道：“你笑什么？”

林康笑道：“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既喜爱女色，又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人还虔诚向佛，难道佛会原谅你？”

谭援朝一摆手，不以为然地说道：“只要佛在心中，铭记普度众生、心怀慈善，与喝酒吃肉没有关系。再说芸芸众生，皆为俗人，有情有欲又有何不可？以前的济公，不也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吗？”

林康笑道：“济公可没有你这样的生活，天天锦衣玉食，美女成群。”

谭援朝大笑：“只要心怀慈爱，多行善事，锦衣玉食、美女成群怕什么？”

林康突然想起无嗔法师给谭援朝解的签，就问道：“你与那帮土包子的期货战，怎么样了？”

谭援朝叹息一声，说道：“我们到郑州，刚开仓单，市场上就有不利于我们的传言，看来他们是有准备了。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打这一仗。如果打，他们有了准备，奇袭的效果就失去了；如果不打，我们已经开了仓；唉，我犹豫不决啊。数亿的资金呀，说不定，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他将湿湿的毛巾盖住了脸，双手搭在池边上仰躺着。

“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林康说道。

“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可以讲的？说！”

“当断不断，其必自乱。”

谭援朝将毛巾拿下，擦了擦脸，若有所思道：“郑州那边只有刘海军一人顶着，我明天就回去。妈的，干！”

第十章 谈判

林康到首都机场已晚上 10 点，王丽去机场接他，一上车，她就笑着问林康：“你知道钱副总让我那么早回来干什么？”

“干什么？”

“他让我查你们账户的。当时我就冷着脸问他，你让我犯错误？他特别尴尬。我也没有理他，转身就走了。我估计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们要小心点儿——”

林康叹息一声，说：“我知道他们不会罢休——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再和他们斗下去了，最好谈判，大家共享利益，共同拉升。”

“你说得对，再这样斗下去，对谁也没有好处。可是现在谁先提出谈判，谁就会在谈判时被动。”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僵持下去的原因。”

车到了市区，王丽将车停下，眼波流转，似笑非笑地问林康：“今晚，在哪儿住？”林康笑着反问她的：“你说呢？”王丽抿嘴一笑，打转方向，车向建国门开去。

林康虽然来过王丽的家，却从没有去过她的卧室。他一进卧室，立刻呆住了。啊，女孩子的卧室竟然是这么漂亮！就像童话的梦境一样！落地窗前，粉色垂地窗帘婉约垂下，上面缀满了粉色和红色花朵的图案饰品。墙面四周是纯白与淡粉色相调和的柔嫩色调，粉红色的床上铺着粉色的被罩和靠枕。粉色床头柜、纤细优雅的台灯、饰有小花的书桌和拉椅。

林康躺在床上，嬉笑道：“今后我就搬到这儿住吧，比我住的房子强多了。嘿，这枕头还香哩。”

王丽看着林康的陶醉样儿，心里微笑，嘴里却禁不住凶道：“想在我这儿住？痴心妄想！快去洗澡去，浴缸里放好热水了。”

林康假装极困极累的样子，倒在床上不起来，摆手道：“不行了我，困死了，

我要睡觉——”王丽急道：“不行啊，睡觉前一定要洗澡的。”她去床上拉假装睡着的林康，谁知一碰他的手，就被林康拉在了怀里。她笑着要反抗时，林康已经用嘴唇封住了她的嘴。

过了好久，喘息未定的王丽才抚摸着林康的脸柔声说道：“乖，快去洗澡，一会儿水就凉了。”

“你给我洗。”林康笑道。王丽刮刮脸羞他，拉他起来。

宽大的澡盆里，温水滑腻，两人一边洗澡，一边呢喃地说着悄悄话，洗到最后王丽被林康吻得不可自持，喘息着说：“快抱我上床。”

第二天早晨，林康醒来时，见王丽已然不在身边，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客厅里有王丽的声音，好像在与人在争吵。他穿上睡衣，走了出去。一开房门，只听一个男人“呀”的一声惊叫，林康一抬头，怔怔地站在那里：“王雨农？”

“哦，林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哥。哥哥，这是林康，金鼎投资公司经理助理。”林康刚出来的刹那，王丽有些尴尬，后来见两人都怔住了，连忙给他们介绍。

林康皱眉问道：“他就是你的哥哥？是亲哥哥？！”

王丽疑惑地点了点头，说：“他是我亲哥哥呀，怎么了？”她感觉林康的问话有些奇怪，心想，他不是我亲哥哥，又是谁？

王雨农见林康穿着睡衣从自己妹妹卧室里出来，又惊又怒，拿出一支雪茄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咬牙道：“小子，真他妈厉害，现在开始泡我妹妹了？”

林康见他如此说，摇摇头，笑道：“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谁也摆脱不了。唉，我们谈谈罗邦吧，怎么样？”

王丽见林康这么说，立刻明白，哥哥王雨农就是那个神秘资金的幕后人。于是也接着林康的话，说：“哥，你和他们和谈吧，共同拉升罗邦，如果再这样无休止地斗下去，你们就会两败俱伤。”

“你闭嘴！”王雨农突然转过身来，指着王丽，怒斥道，“钱总查他们账户，你不同意，原来这小子是你男朋友！王丽，你这个营业部经理是怎么当上的，你不知道？！如果没有我，没有总部的钱总，你一回国就能当上营业部的经理？！”

王丽见哥哥这么说话，愕然站在那儿呆立半晌，冷笑道：“我说钱总为什么逼我查林康公司的账户呢，原来是你暗中指使。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得这样明白，那好，这个破营业部的经理，我还不干了！”说完，她转身进了房间，将门狠狠地甩上。

王雨农盯着林康，冷笑了两声，说道：“昨天上午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赵云狄，想和你们坐下来谈一谈。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谈了——”

林康愕然，问道：“怎么不谈了，为什么？”

王雨农冷笑道：“我他妈讨厌你！因为你，我的罗邦股票一跌万丈；因为你，莫娴娴离开了我；现在，你居然又来打我妹妹的主意了。你说，我还能和你们谈？小子，你和赵云狄，等着跳楼吧。”说完，他也甩门而去，留下一脸愕然的林康。

第二天，果然王雨农疯狂地进攻了。在集合竞价时，罗邦股票就有大单涌出，9：30一到，瞬间之内，一条直线就直直跌了好几个价位。赵云狄和林康盯着盘，脸色阴沉，一动不动。看起来王雨农真的杀红了眼，不管不顾了。

罗邦股票在四元的整数关口，盘整了好长时间，赵云狄仍然没有动手，他还在等待。这轮下跌，赵云狄是有准备的。

前几天王雨农托中间人找赵云狄要谈和，两人谈判的结果是，共同锁仓，同享利益，共同拉升，到目标位后，相互掩护，共同撤退。可仅仅过了一天，王雨农竟然进行自杀式的进攻。

罗邦已经跌到3.8元了，跌势趋缓，出现了小幅反弹。赵云狄知道，王雨农不清楚自己的底牌，不敢再往下砸。要知道，虽然王雨农很恼怒林康，一定要将金鼎公司灭了，可是他公司的钱并不是他自己的，是由好几个股东组成的。即使王雨农愿意赔得一无所有，也要将赵云狄打倒在地，可是其他股东和他背后的老板未必肯这么干。

今天罗邦股票的成交量如此之小，跌幅如此之大，己方又没有任何行动，那就说明王雨农一边卖一边买，自己娱乐自己。赵云狄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资金临界点，那时再出手，肯定会一举击垮王雨农。

王雨农望着绿油油的盘面，有种很强烈的挫败感，他没有想到赵云狄竟然不接招，不下大单吃下他的货，只是冷静地看着他表演的跳水。他暗暗地悔恨自己的动怒，竟然因为那个毛头小子，自己一怒之下不管不顾地和对方拼起了刺刀。

王雨农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配比融资的，那些同盟者，都因为罗邦股票的下跌，与自己已经离心离德了，更重要的是自己手里的资金即将枯竭。他不敢再砸下去了，再砸下死的一定是自己。两三天了，罗邦股票都莫名其妙地下跌，而且下跌的幅度都在5%以上，目前已经几乎接近3.5元了。王雨农已经亏本了，他不敢再砸了，老板和股东们也不允许他这样砸了。

这时赵云狄已经严重亏损了，可是他极力说服老板再坚持几天，一定会取得胜利。欧阳老板，最后一咬牙，说道：“行，再给你几天时间，如果不能扭转颓势，你自己看着办。”他说完这句话，赵云狄感觉后背发麻。他被王雨农逼迫到这个地步，已经到了退不可退的地步，只有硬挺着。

可王雨农已经挺不住了，他坐在空调房里，将空调调到最低温度，还是感觉到一阵阵的燥热，额头上已经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了。他打电话告诉王丽，想让

她用营业部的钱买入罗邦股票。王丽冷冷说道，这职位不是你给我安排的吗，我已经辞职了。这时钱副总也打电话过来，告诉他，王丽向总部递交了辞职信。

王雨农铁青着脸挂断了电话。他当初花钱找人将王丽安排进东路营业部，一是那儿短线资金凶悍，爱打短线，有利于自己潜伏；二是在关键时刻，自己的妹妹总能帮自己一把。可现在，为了林康，她不但不帮自己在底部买入罗邦股票，而且还辞了职。

王丽给林康打了电话，说：“林康，我辞职了。”

林康很惊讶，问：“为什么？”

“我哥和总部钱副总让我在底部买罗邦股票，我没有买。既然我不帮他，也不会再帮你，夹在你们两人中间受苦，还不如离开。”

“你要去哪儿？”林康急道。

“我要去美国，纽约有一个投资银行一直邀请我去他们公司，以前在国内工作很开心，就没答应他们。现在我想去他们公司去试一试。林康，忘记我吧。从你和我哥在罗邦股票开战的时候，就注定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我哥是一个不会轻易服输的人，而你和赵云狄也不是，你们之间肯定会有一方倒下。无论谁倒下，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决定离开——林康，我比你大五岁——我们之间不可能的。忘记过去吧，就当一阵风——再见，保重。”

林康怅然若失，坐在那儿心疼了好久。

“怎么了？”赵云狄问。

“王丽辞职了，去了美国。”林康缓缓地说。

“为什么？”

“因为王雨农，王雨农是她哥哥。”

林康盯着绿绿的大盘，见罗邦股票好久不动，又见王雨农要王丽在底部买罗邦股票，就知道他已经没有太多资金了。否则，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死撑的。

于是他对赵云狄说：“王雨农已经要求王丽在底部买入罗邦股票了。这说明他的资金已经枯竭了，我们再制造一轮下跌，他肯定会来找我们谈和。那时我们提什么条件，他就得答应什么条件。”

在王雨农没有找赵云狄谈判时，赵云狄就跟几个相熟悉的基金公司老总通了电话，约定好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拉罗邦股票。在基金公司与基金公司，私募与私募，甚至基金公司与私募之间都有江湖上传说的帮派和同盟。在年终排名或者有什么重大问题时，大家相互作战，打击异己。前一阶段发生的众基金围剿南方某一著名基金公司，就是一生动案例。

赵云狄点头答应，然后打电话给几个基金经理，让他们将罗邦股票直接砸停。

“赵总，怎么不用我们自己的股票往下砸？而让基金公司砸呢？”林康很疑惑。

“基金公司往下砸罗邦股票，一是基金公司师出有名。罗邦现在跌得这么厉害，已经走入了下跌通道，再往下跌一些，基金公司出些货，捎带砸下盘，对基金公司对基民都能交代过去。二是要让王雨农知道，我们有强大的同盟军，他与我们斗，是斗不过我们的。这样更能打击他的信心。”

震荡中的罗邦股票几乎瞬间再度直线向下，虽不时被大单拉起，但最后还是被几万手的大单，封死在跌停板上。王雨农已经通过布置在各个营业部的耳目，了解到罗邦股票的下跌是几家基金公司联合砸盘所致，而并非赵云狄。这让他大吃一惊，“北赵云”果然名不虚传，连基金公司都是他的同盟军。

赵云狄和林康神色凝重地盯着盘，看着双方激烈地交战。一到跌停板，王雨农将电话打了进来，整个抵抗戛然而止。

“赵总，忙什么呢？哦，没听出我是谁？我是王雨农。”赵云狄听见王雨农故作轻松的声音里有几丝颤抖，看起来他是惊魂未定。

“我能忙什么？在看大盘。呵呵，王总，罗邦股票很精彩呀，几乎天天跌停。这种情况我从没有见过。”

王雨农颇为尴尬地说：“赵总，让你的人不要再砸罗邦了，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王总，天地良心，我可没砸罗邦啊。”

“我知道，我知道，赵总，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可以吧。”王雨农苦笑道。

“可以，你来我办公室吧。我在办公室等你。”

挂掉电话，赵云狄打电话告诉几个基金公司的经理，收起跌停板上的价位，再略往上拉一些罗邦。给王雨农一个脸色，要让他知道，赵云狄不仅仅能将罗邦砸停，而且能将罗邦拉升。

当前台告诉赵云狄，有个叫王雨农的人来找。林康站起来笑着对赵云狄说：“赵总，我回避一下好，省得刺激王雨农。”赵云狄略微沉思了一下，笑道：“也行，先回你办公室休息一下。”

王雨农来了，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与前几天不同，今天他连与对手平等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了，最后一点点剩余的资金都被他输得一干二净。他后悔了，后悔因为与林康斗气，而让自己一败涂地。

两人寒暄完毕，落座后，谁也不先说话，一时短短的沉寂。王雨农不知从何说起，赵云狄是胸有成竹，居高临下地等王雨农说话。

“我们谈谈罗邦吧，说说你的条件。”王雨农到底忍不住了，主动开口说道。

“哦，还是王总先说说条件吧。”赵云狄在高背椅上调整了一下坐姿。

“还是前几天我们谈的条件。”王雨农沉思了一下说。

“王总，真会开玩笑，前几天的股价和现在的股价能比吗，现在下跌了多少？

再说了，时过境迁，您懂吗？”赵云狄嘲讽道。

“那你什么条件？”王雨农痛楚地发现自己像个待宰的羔羊，无力挣扎，却又逃不走。

“2.5元位置我接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锁仓。”

“赵总，你真的不怕我来个鱼死网破？”王雨农咬着牙说道。

“嘿嘿，鱼死有可能，但网不一定会破。”赵云狄悠悠地点上烟，抽了一口，慢慢地说道，“如果王总不信，你可以继续砸盘，也可以直接将罗邦砸到跌停，我奉陪到底。那时，我可要将你的筹码全部买回哦。明天上午9点前我希望听到你的电话，否则，此约定即时失效，明白吗？王总！”赵云狄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道。

王雨农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恨恨地离开。

林康回来，就问：“赵总，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将王雨农一举击溃呢？”

“我何尝不愿将王雨农击溃？即使击溃了又如何？如果他真的发狠，无论怎么跌停，他就不卖罗邦股票，我们怎么办？拉升还是不拉升？不拉升，我们的罗邦怎么办？如果拉升，岂不便宜了王雨农？所以我们只有与他们和谈，达成锁仓协议，共同拉升，到目标位后，相互掩护，共同出货。”

“如果到达目标位后，王雨农先跑了怎么办？那时他已经获取数十倍的利润，然后再散布不利于我们的消息，我们怎么办？”

“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层。让王雨农的罗邦股票置于第三方营业部的监管之下，账户密码由营业部掌握，这样他就不能私自出货了。”

赵云狄这么一说，林康也默然无语，他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所以只能这样。

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他们就签订了协议：由赵云狄负责的金鼎投资公司2.5元收王雨农三分之一的罗邦，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仓位签订锁仓协议，所有仓位账户和密码由赵云狄和第三方营业部共同监管。出仓时，由赵云狄统一布置。

罗邦股票经过这番波折后，借大盘上涨之机，趁机发动了攻势凌厉的上攻行情，很快收复了前期七元的高点，现在又到了八元整数关的关口。

罗邦股票的上涨，除自家资金疯狂上拉外，几家大基金公司也全力地配合，同时还借了部分报社和股评家们的力量。股评家们没有利益，不会在电视和报纸上唾沫横飞地夸奖或贬低某只股票。前期他们贬损罗邦，而如今又疯狂地夸奖罗邦，不断地上调罗邦股票的投资评级，那都是因为赵云狄巧妙安排的结果。

股价拉到这个位置，赵云狄自有资金已然告罄，好在有许多营业部和地下钱

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让他们通过抵押股票来融资。所以，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断通过抵押股票来融资，将会使资金链形成倒金字塔，命系罗邦股票股价于一线。一旦，哪个环节出现纰漏，罗邦股价就会陷入雪崩，赵云狄和他的金鼎投资公司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林康将自己的担心给赵云狄说了，赵云狄也点点头说：“我知道。现在还没有到目标位，到目标位后，我们再出货。”同时他也叮嘱林康要多注意王雨农那边，不要让他耍什么阴谋诡计。林康点点头，说道：“我会看好王雨农。”

在林康刚走出门时，赵云狄又将他叫回，忧心忡忡地说：“我感觉怪怪的，你查一查王雨农那部分锁仓的罗邦股票，看看是否还在？万一他们偷偷出了货，再捅我们一刀，那就麻烦了。”

“嗯。”林康答应一声，立刻去了相关的营业部，查看完账户后，打电话告诉赵云狄，一切正常。赵云狄听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才安定下来。

罗邦股票接连发布利好，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接连展开收购行动，坊间里甚至流传着罗邦公司准备将集团内的几家业绩优良，赢利突出的公司注入罗邦。

在半年报出来时，各种利好叠积在一起，罗邦股票终于大爆发了，各路资金纷纷抢筹，整个市场都在谈论罗邦股票，以前人们见面时都问：“你吃了吗？”现在见面时则问：“你买罗邦了吗？”没买的人垂头丧气，买的人兴高采烈。更有大胆的股评家和庄托们在电视和报纸上大胆预测：“罗邦股票能到五十元！”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罗邦股份竟然摸高到四十元，也到达了赵云狄当初设计的目标位。这段时间，各路资金狂热地跟进罗邦，看着罗邦不断推高的股价，赵云狄心里升腾出无言的快感。他打电话告诉与他们共同监管罗邦股票的第三方营业部，不允许王雨农他们卖出一手罗邦，只有自己的仓位与他们持平时，才允许卖。这也是赵云狄与王雨农签订协议的最关键的一项内容。

正当赵云狄按照计划严密推进时，殊不知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正悄无声息地笼罩下来。

第十一章 粉色阴谋

在去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旁边，有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树林中有一条曲折的小小的柏油路，顺着这条柏油路，开车约十分钟，在柏油路的尽头，就会看见一座庄园。

这座庄园很大，很幽静，一条静静的小河穿园而过，树木青翠，小桥流水，几幢精致的别墅散落在绿树掩映之中，整个庄园有着南方山水泼墨画般的简约雅致。

王雨农坐在河边，手持渔竿，望着泛有涟漪的水面，若有所思。在他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位身穿黑色西服，耳朵里挂着对讲器的青年男子。

突然那位青年男子轻步走到王雨农身边，轻声说道：“王总，裴副行长快要到了。”

“嗯，你们准备得怎么样？”王雨农摆弄着手中的渔竿，问道。

“监控视频已经安装完毕，只等鱼儿上钩了。”

“嗯，你们准备去吧，我要去接这位裴副行长了。他可是我们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啊。”王雨农站起身来，掸掸衣服，说道。

裴副行长名叫裴天路，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副行长，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秃顶，有些微胖，白净的面皮。他的车一停下，王雨农就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说道：“我们请裴行长，真不容易啊。若非张娇倩小姐亲自出面，裴行长还是不给面子啊。”他回头向身后的美女笑着打趣道，“是不是这样呀，张小姐。”

“看王总说的，裴行长是大人物，哪能看得起我呀，人家是冲着王总才来的——是不是呀裴行长？”张娇倩是一位刚出道儿的三流明星，拍过几部电影，这些年一直半红不红，半紫不紫。她见王雨农这样说她，就扭着细细的腰肢，娇笑着向裴天路贴了过来。

电影中的那么香艳的人物，此时此刻竟然笑吟吟地站在身边，双手挽着自己的胳膊，裴天路感到一阵眩晕，“呵哈——哈，哪里哪里，这一段工作繁忙——嗯，工作繁忙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张娇倩的粉手上轻轻摩挲了片刻，喉咙艰难地嚅动了几下。

王雨农看在眼里，微微一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裴行长，饭菜已经做好，就等贵宾入席了，请吧。”

“请，请——”张娇倩搀着裴天路一同走了进去。

别墅门口处摆放着两尊精美的大型铜雕，大厅很宽敞，富丽堂皇、尊贵豪华，地上铺有豪华的意大利大理石。餐厅入口处有两位身材一流的绝色美女，笑容甜蜜地弯腰鞠躬。

三人在餐厅坐下，漂亮的女领班笑容可掬地走进来，问王雨农：“王总，可以上菜吗？”王雨农点点头，说：“上菜吧。”

不一会儿，各色菜肴摆了满满一大餐桌。裴天路看着这一桌菜，指着王雨农笑道：“王总啊，我可要批评你了，每次来这儿，你都要这么多菜，哪能吃得嘛，这岂不是很浪费?!”

“是，是，下次我一定注意。来，裴行长尝尝这个菜，这是我特意从外面请的厨子做的。”

裴天路盯着盘里的小肉段，问道：“这是什么?”

王雨农瞅了瞅张娇倩，附在裴天路的耳边，笑着低语了几句。裴天路哈哈大笑，色迷迷地巡睃了张娇倩几眼，说道：“好，好，我尝尝。”他夹起一块肉段放在嘴里，细细地咀嚼，点头称赞道，“好味道，一点儿也不膻!”

“王总呀，你给裴行长吃的什么呀，让他这么高兴。我也尝一尝。”说着，她也夹了一块肉段放在嘴里。

裴天路和王雨农见张娇倩也吃了，两人相视片刻，哈哈大笑，问张娇倩道：“味道如何?”“嗯，不错，很好吃。”她刚说完，裴天路和王雨农又哈哈大笑起来。

张娇倩很疑惑，问：“你们笑什么?”

王雨农笑着问张娇倩：“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张娇倩摇摇头，说：“不知道。”

“鹿鞭。”王雨农说完又和裴天路哈哈大笑了起来。

张娇倩杏眼圆睁，故作恼怒道：“哎呀，你俩坏死了，怎么上这样的菜？还瞒着人家！来，罚酒。”王雨农和裴天路举起酒杯，连声说：“该罚，该罚，干！”说完，两人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食过五味，三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间，裴天路喝得面红耳赤起来，于是借着酒劲儿拉着张娇倩的手不放，不停地摩挲。张娇倩脸儿红红，不停地给他夹菜，裴天路笑着摇摇头，说：“那些菜我都不喜欢吃——”

“那你喜欢吃什么菜啊，我夹给你。”

“喏，那个菜。”裴天路用下巴一指桌上的鹿鞭说道，“我就爱吃那个。”张娇倩粉脸羞红，在裴天路胸前轻揉了一下，娇嗔道：“坏死了你。”说完夹了一段鹿鞭放

在他嘴里。裴天路哈哈大笑，短胖的肥手已然搭放在她丰腴雪白的大腿中间，来回抚摸，张娇倩将他的手拿开，然后在他胖胖的脑门上轻点一下，笑骂道：“色鬼。”

饭后，王雨农和裴天路踏着厚实的地毯，沿着楼梯盘旋而上，去了二楼，要去洗澡。裴天路指指张娇倩的背影，说道：“她去哪儿了？”王雨农笑道：“她去洗澡了。”裴天路“哦”了一声，怅然若失。

到了二楼，王雨农拿出一个精美的镂空金卡递给女领班，随着“吱吱”的声响，厚实的门打开。王雨农笑道：“裴行长喝多了，先在这儿洗个澡，休息一下。”说完，他让领班叫两个女孩子上来，领班通过挂在耳朵上的对讲器说了一下，即刻，两位皮肤白皙身材一流的女孩子走了进来。

王雨农一手搂一个美女，笑嘻嘻地对裴天路说：“裴行长，你进去休息吧，这两个女孩子就不孝敬你了，我自己享受了。”说完，他搂着两个美女去了隔壁的一个房间，领班也躬身退出。

裴天路踱着步，走了进去，后面厚重的木门也悄然关上。这套房间装修得富丽堂皇，不仅仅有宽敞的客厅、卫生间、健身房、桑拿房、日光浴室，更绝的是宽大的露天阳台是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可调水温的游泳池。特别是温泉区，很大，足足有二百多平方米，装饰得富丽堂皇，十分奢靡，房间四周分布着几个弧线形的水温不一或大或小的温泉和浴池，房间正中摆放着一个大大的木质浴盆。

裴天路去过很多高级的会所，但见一个套房里拥有如此多的功能，而且露天阳台是游泳池，他确实是第一次见。正当他四周细细察看时，一个轻柔的声音叫道：“裴副行长——”裴天路转过身，看到张娇倩穿着透明真丝睡衣站在另一套间的门口，含羞妩媚地望着他笑。

“哦，张小姐——”裴天路惊喜万分，连忙走过去，拉住她的手，问，“你不是去洗澡了吗？”

“是啊，我这不是来洗澡吗，裴副行长，怎么不欢迎？”张娇倩伸出雪藕似的手臂为裴天路除去脖子上的领带。

“欢迎，欢迎，哦，我也累了，也想洗个澡。”裴天路笑道。

“洗洗吧，听说这儿的温泉不错，还有特别熬制的中草药泡澡水。”说话间，张娇倩已将裴天路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她拉着他的手来到房中间那个木质的浴盆前，说道：“这是中草药熬制的洗澡水，有滋阴壮阳的功效。”

裴天路躺在热热的浴盆里，任张娇倩的滑腻的小手在身上游走搓洗，十分享受。于是随口问道：“张小姐，最近在拍什么电影啊？”张娇倩撅起了红嘟嘟的小嘴，娇嗔道：“讨厌，还叫人家张小姐，叫我小倩嘛。”

“呵呵，小倩，你最近在拍什么电影？”裴天路笑呵呵地问道。

“唉，也没什么电影可拍。”张娇倩叹息一声说道。

裴天路惊讶道：“为什么？不是很多人找你拍电影吗？”

“唉，那是以前，现在我老了，就没有人找我拍了。唉，愁啊。”

“没事儿，我认识几位制片人，在我们商行贷了不少款，今后我给他们说说，让他们给你留一个好角色。”

“真的？”张娇倩惊喜万分。

“我还能骗你？”张娇倩欣喜地望着裴天路，猛地搂住他，亲了几下，飞快地脱下身上的睡衣，滑进了浴盆。不知张娇倩的白嫩的身体的缘故，还是刚才吃的鹿鞭起了作用，裴天路感到全身上下一阵燥热，下面渐渐起了反应。

张娇倩伏在裴天路怀里，亲吻着他的脖子和胸部，修长性感的大腿贴着裴天路的腹部蹭来蹭去，裴天路“啊”呻吟一声，闭上眼睛，伸直了双腿。

第二天，张娇倩早早走了，裴天路穿好衣服来到外面，见王雨农正坐在别墅外的凉亭里喝茶，就笑着走过来，说道：“王总，起得好早啊。”王雨农见他来了，连忙起身，笑道：“我也是刚起来——”他见裴天路眼窝发黑，显得很疲乏，但嘴角荡着笑意，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就问，“裴行长，这么高兴，有什么好事儿啊，听说快提行长了，是吗？”

裴天路呵呵笑道：“上级领导见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工作，就找我谈了话，问我能不能将商行这副担子挑起来。我说，只要领导信任我，我肯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呵呵，目前这个事儿还处在考察阶段，不一定能成啊。”

王雨农给他斟了一杯茶，接着说道：“任命没下来之前，一刻也不能放松啊。我听说有人要老杜翻案。”老杜名叫杜启铎，是商行的一把行长，裴天路是副行长。前几个月，老杜因为收受贿赂被“双规”了，目前由裴天路暂时主持商行全面工作。他见王雨农说有人要老杜翻案，心里一惊，忙问：“可能吗，他受的贿赂数额巨大，影响极坏，有可能翻案吗？”

“老杜能量巨大，关系复杂，无论公检法还是国地税甚至政府各部门都有朋友。这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听人说，老杜受贿的事情是有人恶意诬告陷害——也许过几天放出来，还可能官复原职，到时候你这代理行长——”

裴天路脸变得煞白，不停地用手帕擦脑门上的汗，嘴里喃喃地说：“不能，不能，他受贿是千真万确的。”

王雨农微笑道：“不管他受贿没受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如果有记者能在报纸上揭露他有违法贷款等其他失职之处，我看他这个行长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对——可是，我不认识记者——这如何是好？”裴天路急道。

“这方面你不需要担心，我在报界有很多朋友——这些我能帮你。现在问题是如何拿到他违规贷款的证据。我听说，罗邦公司利用重复抵押，在你们商行贷

了两个亿，是经他签字批准的。”

“他是行长，每笔大额贷款都需他签字。”

“嗯，这就是了。下面的人无论怎么做，我们不去管他，可是作为一个商行的行长，出现了违规贷款，这个责任谁来负？不是行长是谁？！”

“对，对，这个责任应该由他来负责。”

王雨农微笑着：“现在你主持工作，只要你把老杜批准罗邦公司违规贷款的关键证据拿到手，下面的事情，由我来操作——”

“好，我现在就回去给你弄，明天就交给你。”裴天路重重地拍了一下石桌，大声说道。

裴天路开着车走了，王雨农呷着茶微笑着，盘算着心里的计划。那个穿黑西装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低声说：“王总，那个录像带怎么办，还用得着吗？”

“你把它刻成光盘放起来，今后也许能用得着。”

第二天下午，王雨农果真拿到了罗邦股票在银行贷款的关键证据。他打电话找来一个报社的记者，说道：“罗邦公司违规贷款的证据，我已替你找到。你开始着手写吧。嗯，主要写罗邦公司资金短缺，用贿赂银行高管，重担抵押的方式，从银行贷款两个亿。同时罗邦公司上市高管还勾结一位叫赵云狄的人，联合坐庄，粉饰年报，虚增利润，操纵罗邦股价——”

“我这样写好吗？”那记者有些害怕。

“有什么不好？这些都是他们公司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就忍心看着罗邦公司弄虚作假，同庄家沆瀣一气，愚弄广大散户，愚弄股市吗？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哪里去了？”王雨农声色俱厉，点着那记者的胸部大声斥责。

“是，是，王总批评得对。”

王雨农稍稍平缓了一下火气，安慰那记者道：“放心吧，我已经同其他报社打好招呼了，你们首发后，其他报纸都会在第一时间内转载——这个时候，你们只需在报纸上为读者们开设一个专栏，让他们把怒火发泄出来就可以了。”

“嗯，我现在就去写。”那记者说完就要告辞。

“回来，”王雨农将他叫住，从桌子下面拿出一捆钞票，说道，“这是十万块钱，回去把剩下的住房贷款还上，这么长时间了，还贷着款——”

“总是拿王总的钱，哪好意思？”

“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吧。”王雨农为那记者平整了一下衣领，又说道，“你父亲的高血压又犯了吧，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带了些治高血压的药，很好用，明天我让人给他老人家送几盒。”

那位记者有些感动，眼角有些湿润，嗫嚅道：“谢谢王总，谢谢王总。”

“嗯，好了，走吧。”

第十二章 崩盘

这天早晨起床，赵云狄像往常一样，边吃早点边看财经报纸，突然一则新闻调查“罗邦股票调查——”映入眼帘，他惊讶地叫了一声，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看到最后头皮发麻、冷汗直流。

他打电话给林康：“××报，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名叫木子的记者是谁？你马上将这件事儿给我摆平。”

林康惊讶地问：“怎么了？”

赵云狄咬牙切齿地骂道：“罗邦出事儿了！你去看××报，有人给我们背后捅刀子！”

林康急忙找到新送来的××报，还未看完，冷汗就下来了。这篇报道写得很详尽，将罗邦公司高管伙同一位姓赵的庄家共同坐庄罗邦股票的事情都详尽地写了上去，甚至将××商行违规贷款两个亿的批件也都印在了报纸上。在罗邦股票如此巨高的股价下，在国内甚至海外都有重要影响的财经报纸上刊出这样一则重磅消息，林康明白，这对罗邦股票意味着——死亡！

他愤怒地拿起电话，拨通了他们报社主编的电话：“老罗，你们的报纸怎么回事儿？刊发这样的消息也不同我们打个招呼？”主编老罗为难地说：“林老弟呀，实在对不起啊，这份稿子是最后时刻加进去的，是上面的人要求的，对，上面的人。是谁？这个——我真不知道。”

“老罗，我要见你！”

“林老弟呀，你见我有什么用呢？你也知道，我这个破主编有个屁权力。”

“那我要见你们社长！”

“社长去美国考察了，走十多天了，还没回来。我说林老弟，你就别为难我们了。那个叫木子的记者，说实话，他署的笔名，我们也不认识。唉，给你说实话吧，这稿子真的不是我们要发的，是上面强压下来的。好，好，就这样啊，我还有事儿。再见。”主编老罗还没等林康说完话，就挂了电话。林康再打，他已经

关机了。

赵云狄又打来电话，大声怒吼道：“问清楚了没有，怎么回事儿？那个叫木子的记者是谁？我要杀了这狗娘养的。”

“这个新闻调查是最后加进去的，上面的人定的。那个叫木子的记者，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我估计他们不肯说。”

“好吧，早晚有一天会查出他的。妈的，我要剥了他的皮！林康，你马上回公司，我正往公司赶！”

“好，我马上去。”林康说着，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

在去公司的路上，赵云狄打了十多个电话，下了十多条命令，简单地安排了应急方案。

“各种应急方案都安排完了，行不行就看今天开盘了。你现在马上去查王雨农锁仓的那些罗邦股票，看他们是否有异动，马上报我。”

林康急匆匆走后，赵云狄咬了咬牙，又拨通了一个电话，说道：“柴老板，我需要钱。”“哟，赵总一向看不起我们地下钱庄，今天怎么想起我们来啦？”赵云狄问候了那人的祖宗千万遍，却又不得不赔起笑脸，说道：“我有事儿，急用。”

“赵总，您可要想清楚喽，我这些可是高利贷，到时还不上，按道上的规矩可要出人命的。”柴老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地下钱庄的柴老板，名叫柴晋升，长得极黑极瘦，爱淫玩女孩子，所以道上的人都叫他外号“柴火棒”。由于他心狠手辣，胆子又大，很快在京津一带混起了名声，成了地下钱庄的“一哥”。

赵云狄怔忡了半晌，咬牙黯然说道：“我知道，如果还不上，我认了。”

“那好吧，用多少？”

“一千万。”

“好，今天就到账。”

地下钱庄的柴老板与赵云狄通完电话，就给王雨农汇报了：“王总，您真是料事如神，赵云狄果然向我借钱来了。哈哈，这个傻×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王雨农哈哈笑着，说道：“他不向您借，向谁借呢？以前他不是向您借过钱吗？你们熟络。他借了多少？”

“嘿，这小子真他妈厉害，张口就借了一千万，一千万哪。如果没有王总您这话儿先搁在这块儿，孙子敢借他！”

“放心，柴老板，赵云狄肯定能还上，他仓里的罗邦股票可值十多个一千万呢。”

“哟，王总，您千万可别这么说，罗邦今后有多少个跌停还不知道呢。咱们可先把丑话说前头，到时他还不上这一千万，那得您还！”

“放心，赵云狄还不上，我还，但是您得按我的要求去做，把赵云狄和林康给我做了！这两个小子我一个也不愿意看到！”

“得嘞！你想让他们怎么死法？”

“嗯，我们私募界有一规矩，就是——呵呵，柴老板应该明白。”

地下钱庄的柴老板手摸着光秃秃的光头，恍然大悟，笑道：“哦，你们形容股价下跌，叫跳水——呵呵，我知道他们俩的死法儿了。”

王雨农也哈哈大笑起来，对柴老板说道：“柴老板，好久没有同您打麻将了，哪天您有时间，陪您摸几圈儿？”说完，他又神秘地笑道，“柴老板，我听说‘农场’要新来几个美眉，盘儿靓得很，啧啧——到时请您去尝尝？”王雨农所说的“农场”其实是一家封锁严密的赌场，只由内部认识的朋友介绍的才能进入。从外观上看，那儿貌似一个废弃的农场，所以他们就称那儿“农场”。

“哎哟，还是王老弟了解哥哥的喜好，她们什么时候来？您一说，让我的心哪麻酥酥的——”说完，他淫笑起来。

在“柴火棒”与王雨农大笑之时，赵云狄正坐在那间办公室里对着绿绿的盘面，发呆，他何尝不知道借地下钱庄的钱蕴涵着巨大风险，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除去地下钱庄又有谁敢把这么多钱借给他呢？

这一千万资金是赵云狄用作不时之需的后备资金，到了最危急关头，这些钱或许能稳定一下罗邦股票下跌的股价，到时配合上市公司再出些利好，说不定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所有炒股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涨无顶，跌无底。”如果不信，请大家看一下2007年股价是300多元的中国船舶跌到最低点时的股价是多少？还有83元的宏达股份连续几个跌停？到最低点时的股价又是多少？仅仅3.81元！可是那时的赵云狄却偏偏把这句话给忘记了，他天真地以为一阵风刮过，罗邦还会涨回来。

每个赌徒都有这样的心理，赢了钱还想再多赢一些；输了钱还希望能赢回来。只要还在赌场，他们就会如此反复，永不停歇。而当时的赵云狄大概就是这样的心理，幻想着罗邦还能涨回来。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他才向地下钱庄借的高利贷。

各位读者，不要说赵云狄作为一个庄家向地下钱庄借钱，想想我们身边的朋友在2007年又有多少借钱炒股的人？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责怪这些朋友的意思，只是在那样的浓烈的氛围下，都存在某些幻想。毕竟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这是人的天性使然，在那种情况做出那样的举动，也是情有可原。

集合竞价开始了，赵云狄颤抖地打开罗邦股票一看，心顿时冷了起来，几百万手的罗邦股票在跌停板堆积！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但真正面对时，他的心还是在颤抖。还好，大部分筹码还在自己手中，市场消化一下消息的不良影

响后，会稳住局势的。赵云狄自我安慰道。

林康打完电话走了过来，说：“第三方营业部告诉我们，王雨农锁仓的那部分罗邦股票还在。可是我查看最近一个月罗邦股票成交分析报告了，感觉有些不正常。”他将罗邦股票资金流量分析报告放在赵云狄面前，说道，“这个月罗邦的资金量突然大了起来，以前我们认为是各路资金进场抢筹所导致，按照这样的资金量，理论上每天应该能涨7%，可是，每天上涨的只有6%。因此，我判断王雨农的资金已在高位偷偷减持了。”

“这份报告我早看过来，问营业部，他们说基金在调仓。妈的，我们真的被那帮王八蛋给骗了。”赵云狄怒不可遏，一拳将眼前的电脑屏幕打得粉碎，手上哗的一下涌了鲜血。

林康要给他包扎，被赵云狄拒绝了，他将手上的玻璃碴儿一一拨下，然后用水洗洗，脸盆里的水立刻被染得通红。

赵云狄找营业部的经理，那经理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或许是王雨农利用电脑黑客侵入公司的网站，解得密码，偷偷出货了吧。”最后，他甚至建议赵云狄，“实在不行，赵总，你报案吧，让证监部门介入，也好洗刷我们的罪名。”

妈的，让证监部门介入，岂不是引火烧身、自讨苦吃？赵云狄悻悻地骂道。

“林康，我们被王雨农暗算了。这一次，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会把我们往死里逼——也正因为 he 太歹毒，我们才不能输给他。我已经向地下钱庄借钱了，在下跌趋缓时买进罗邦，稳定股价。”赵云狄盯着林康，一字一顿慢慢地说道。

“跟地下钱庄借钱？他们可都是黑社会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再买进罗邦，岂不是白白送死？我认为我们也赶快从罗邦撤退，毕竟现在还赢利。”林康大惊道。

“跑？我也想跑，可是跑得出去吗？如果我们是小散，一手、两手，或者几十手几百手，狠狠心割了肉，或许能跑出去。可是我们占有那么多筹码，怎么能跑得了？谁能接我们的货？我们现在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稳定住罗邦的股价，然后再想办法。”

第一天，罗邦跌停。第二天，跌停。第三天，跌停。第四天，依旧跌停。第五天，罗邦股票跌势趋缓，赵云狄命令从地下钱庄借来的一千万元陆续买进罗邦股票，以稳定股价，然后又打电话给基金公司老总，求他们也买罗邦。他们不是关机就是不接，接的几个，也是左右推诿。赵云狄无法，只好说不买也可以，只求哥儿几个先不要卖罗邦股票，基金公司那边犹豫着同意了。

罗邦股票的股份稍微稳定了几天，报纸上又登出一则新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等被捕。坊间立刻流传说，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之所以被

捕是因为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替罗邦集团做假账。于是罗邦股价又一次似雪崩一般塌陷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抛售罗邦，小道消息也在传，罗邦股票所有的业绩都是做的假账，是亏损的。尽管罗邦股票一再拔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消息”，但抛售罗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可遏止。

赵云狄去了罗邦集团，见了一位临时负责的副总，表明了来意说：“贵公司能否发表一下声音回购罗邦股票，数额多少都行，做一个姿态，这样可能给市场一个信心，减缓股价的下跌。”那人很为难，说：“现在正是多事之秋，上面不希望我们公司再多事儿了。”赵云狄苦口婆心地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方只是为难地苦笑。在他失望之至，临走之际，副总将他送到门外，找一个无人的地方，说道：“你赶快将罗邦出手吧，对方势力很大，你斗不过他们的。”

赵云狄警觉地问：“他们是谁？”副总笑笑，再不说话，赵云狄已经明白大半。

转眼间，赵云狄借来的用来购买罗邦的一千万资金已消耗殆尽，而罗邦的股价依然下跌不止。

“肯定是在有人高买低卖罗邦，以此引起市场恐慌，一起来打压我们。”赵云狄忧心忡忡地说。

赵云狄和林康坐在那儿电话打了无数，所有的人都是不接电话或者干脆关机。于是罗邦股票的股价又一次雪崩下来。

第十三章 郑州期货之战

罗邦股票处于雪崩之时，远在郑州的谭援朝也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

几个月前，他来到郑州，潜伏在期货市场上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买进。其实在他开仓下单之初，吃过大亏的南阳帮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嗅到了某种危险。

他们中间有个叫冀德谋的人，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根本不是谭援朝的对手，要想战胜他，就得另请高人。”其他人早已领教过谭援朝的厉害，知道他计谋多端，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儿，都赞同冀德谋的话。于是就把浙江的李荣请了过来。

李荣，四十多岁，浙江人，“327”国债期货事件前，曾随中国“证券之父”管金生做期货，颇得管金生真传。“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后，管金生身陷囹圄，李荣也萌生退意，回到浙江找一风景秀丽之地隐居起来。

冀德谋通过朋友找到李荣，说明来意。李荣摇头笑道：“我已退隐江湖，不想再惹是生非，冀先生还是另请高明吧。”无论他怎样苦苦相求，李荣就是不答应。冀德谋横下心来，率领南阳帮里几个重要人物，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日日站立在李家门外，殷勤备至。李荣无法，就答应出山相助，但与他们约法三章：“一是出山相助，仅此一役；二是各色人等须听从指挥；三是所有资金俱要服从调度。”冀德谋等人全都点头答应。

李荣出山之后，命令南阳帮假装不知谭援朝潜入，每日里放单收单，暗地里却集中大量资金，应备作战。同时，他还联络当地有号召力的期货公司、大机构及一些大户参与进来，由于资本的嗜利性，到后来甚至江浙、山东、河北一带一些知名主力也加入了他们的战团，与他们共同进退。而此时，谭援朝还蒙在鼓里，幻想着南阳帮还像上次那样变成一队队举枪投降的资金运输队。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时的南阳帮在李荣的相助下，已非吴下阿蒙，早变成了能吃人的吊睛猛虎。

谭援朝采取了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攻击策略，刚开始缓慢震荡推高，走势颤颤似乎很软弱，诱使南阳帮加仓摊低成本，然后突然逼空。可是这一次南阳帮没有上当，毫无反应。谭援朝此时才发现，南阳帮已经有了防备。在这种情况下，他心情烦躁，跑到海南找无嗔法师占了一卦。

回来后，谭援朝对刘海军说：“南阳帮已经有了防备，我们撤退吧。”刘海军急道：“我们已经开仓了，怎么能撤退？这也不是你的性格啊？你以前教导我要有与敌人拼刺刀的勇气和精神，现在怎么害怕了？”

谭援朝笑道：“一味地硬拼，只能浪费子弹和金钱。我们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取得胜利，而不是无谓的牺牲。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也符合毛主席的游击战策略啊。”

刘海军闷着头，生气道：“从北京来这里两三个月了，一点一点耐心地吸进，就是为了与他们打一个大仗，可是决战来了，你却要逃跑了。我想不通。”

谭援朝仰头哈哈大笑，说：“你只知道一味地胡干，什么时候能动动脑筋，思考一下战争的策略？”他顿了一下，问刘海军，“读过《孙子兵法》吗？”刘海军不知道他是何意，摇头说道：“没读过。”

“《孙子兵法》里有一计，名叫‘增兵减灶’。故事里面说孙臆与庞涓打仗，孙臆退兵，庞涓追到齐军扎过营的地方，让人点了点灶的数目，吃惊地说，齐军有十万人吃饭，人数真多。第二天，庞涓又追到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又叫人清点齐军煮饭用的灶，见减少了一半。他高兴地说，看来齐军逃跑了。第三天，庞涓发现齐军煮饭用的灶又大大减少了，他更加高兴，说道，齐军已有一大半跑光了。于是庞涓只带少量精锐追击齐军，最后被孙臆射死在马陵。这就是孙臆的‘增兵减灶’之计。”

刘海军站起来，张大眼睛说：“你是想用《孙子兵法》里的‘增兵减灶’之计，故意麻痹那帮土包子，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谭援朝点头微笑，说：“这帮人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谨慎多了，不再跟风，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北京了，不玩了，待他们放松警惕后，再秘密潜回，杀他个片甲不留。”

“好计策，如果他们看出来，怎么办？”刘海军问道。

“那帮没打过大仗的土包子能看出来？除非另请高人帮他们。”谭援朝不屑一顾。

第二天，谭援朝和刘海军在郑州期货市场交易所高调显身，对外宣称：“我们认输，打道回府！”次日的财经报纸上，还登载了一则消息，说过江龙斗不过本地虎！

南阳帮的人弹冠相庆，说终于打败谭援朝了一次，虽然资金少了点儿，但象

征意义颇大。所有人都相信谭援朝认输了，只有李荣不相信，他对众人说道：“谭援朝足智多谋，性格刚毅，决不会轻易言输，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认输，实在不似他性格所为。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会不会是他用的‘增兵减灶’之计呢？”于是他还像以往那样谨慎小心地注视着期货市场上的变化。

果真没过一个月，谭援朝又和刘海军秘密杀回，又像以前那样秘密吸货，缓慢推高。不过这次他们伪装得更严密，起用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交易市场上吸单，而他和刘海军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盘面上死气沉沉，看不出一点要起波澜的意思，所有的人都像以往那样的放单收单，丝毫没有感觉出大战前的窒息。

一向平稳的走势，突然之间就大单频推，凶悍地向上狂推价格。李荣冷笑着对南阳帮的人说：“此种手法，与327国债的手法相似，天底下除了谭援朝能有这样的魄力，哪里还寻第二人？”南阳帮的人吓得冷汗直流，庆幸道：“这次多亏请了李荣，否则我们又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自此他们对李荣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了。

双方集结了大量的资金，由于实力相当，都杀红了眼，市场上顿时血雨腥风，激战一片，最后甚至达到了肉搏的程度。他们都将能调动的资金全部投入了战场，都到了弹尽粮绝之时，多空双方依然难分胜负，陷入了僵局。

李荣说，如果这样僵持，双方都要两败俱伤，我们必须马上启动舆论，散布消息，让那些投机资金和散户也加入到我们做空阵营里，才有可能赢得战役胜利。他问冀德谋：“我们还有多少现金？”

冀德谋说：“所有账户的资金加起来，才刚刚五十万。”

“全部给我提出来，现在就要！”

冀德谋大惊，说道：“我们所有的饭钱、住宿费都在这儿，除了这点儿钱，再也没有其他一分钱钱了！”

李荣冷笑道：“你想不想赢这场战争？”

“想！”

“那好，你马上将所有的钱都提出来，我要现金！”

冀德谋咬了咬牙，将全部现金提出，放在一个旅行包里，交给了李荣。李荣带一个名叫豹子的人，去了交易所外面，打电话让交易所电工班的班长出来。

电工班的班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见一个老板相约，不敢不出来。他们到了交易所后面一个空房子里，李荣对电工班班长说：“我要你在下午1:35~1:40之间停电五分钟，早一分钟不行，晚一分钟也不行。”电工班班长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为难，摇头说：“不行，那样我会下岗的。”豹子从腰里噌地拔出一把剔骨尖刀，架在他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你不停电，现在我就让你的脑袋下

岗。”电工班班长吓得面如土色，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帮人都是亡命之徒，要他一条小命，轻松至极。

李荣示意豹子将刀放下，然后打开旅行包的拉链，说：“停电五分钟，这五十万全是你的。如果不停电，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电工班班长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钱，听李荣这么说，眼睛里都放出了光！再说那个恶狠狠的豹子还手拿尖刀不停地比画。此事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电工班班长狠了狠心，答应了他们。

十分钟之后，交易所电路果然出现了故障，在1:35分停止了交易。大量的交易者惊慌失措，四处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心里最为脆弱的时刻，市场上不约而同传出政府为了控制通胀，严控哄抬商品交易价格的流言。一时之间，流言在市场内传开，并通过电话扩散到全国各个期货交易所以及经纪公司。

五分钟后，交易恢复，在中小散户交易盘集中做空下，期货多空相持的局面终于打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情况下，大量投机的短线客参与了进来，出现了止损平仓盘。到最后，迅速出现了单向扎空，以至连续跌停。

谭援朝全线爆仓，亏了七八千万，他坐在那里，看着跌停盘，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刘海军从没有见过谭援朝这样，吓坏了，小声说道：“谭总？谭总？交易结束了。”谭援朝听到交易结束了，突然放声大哭道：“自出道以来，从没有这样亏过，我把众兄弟的钱都亏没了！”围在四周的都是各大机构的主力，跟随谭援朝参加过无数战役，总是见他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哪里见过他这样失声痛哭过？一时间都面面相觑起来。

“妈的，这帮土包子肯定请人了，他们没有这样的本事。刘海军，你去查一查，他们请的是谁？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哭了一会儿，谭援朝止住悲声，对刘海军说。

过了一天，刘海军回来，告诉谭援朝说：“请的是浙江的李荣。”“李荣？他出山了？”谭援朝愣了一下，放声大笑道，“李荣重出江湖了！”四周的人见谭援朝昨天放声大哭，今天又纵声大笑，都很诧异，问道：“谭总，为什么昨天大哭而今天大笑呢？”

“昨天哭是因为我生平从没有吃过这样的败仗，将兄弟们的钱都亏空了，心里痛，所以大哭；今天笑是因为我又可以和李荣作战了。纵观天下大鳄，只有李荣可以与我一决高下，可惜327国债事件之后，他就隐退江湖，让我也失意不少。而今他又重新出山，我又可以找到对手了。”

早在十年前，谭援朝就和李荣相识，当时谭援朝还没有成为私募，两人各为其主，互不服气，双方交战数十次，胜负相当，不分上下。327国债事件发生之后，管金生入狱，李荣争强好胜之心渐淡，在韶华正盛之时就退隐江湖，甘享田

园之乐。他这一退隐，也让谭援朝心里无限遗憾，屡次念叨与李荣交战时的情景。英雄识英雄，时间一久，双方顿生惺惺相惜之意。说实话，此次李荣出山一是为冀德谋的诚意所打动，二是也心痒难禁，想重新体味一下与谭援朝交战的快感。

由于失败了，联合作战的各大机构主力都散了，只剩下谭援朝和刘海军。谭援朝待得苦闷，就领着刘海军上街散心。他这人有一毛病，心烦时就爱在人多的地方跑，看各色人的生活百态。这一次他又和刘海军花一元钱坐上公共汽车，围着郑州市区一圈又一圈地转。刘海军跟随谭援朝多年，知道他这一习性，跟在他身后，坐上公交车也不说话，就陪着他四处转。

下午5点左右，正值人们下班，坐公交车的人潮汹涌，拥挤不堪。谭援朝和刘海军悄悄站起，将座位让给一个怀孕的女人和一个上年纪的大娘。此时，从站台上又颤颤巍巍地上来一位七十多岁的瘸腿的老人。公交车早已满座，老人拼命往前挤，才有了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地方。他面前就是老弱病残专座，一个漂亮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看了一眼老人，两眼望着窗外，听着歌继续坐着。

旁边的一名女乘客看不下去了，提醒那女孩儿说：“您给老人让个座儿？”起初女孩子没理，女乘客第二次提醒她时，女孩儿回身道：“那么多座位，凭什么叫我让座？我就不让，爱咋咋地！”

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说道：“你坐的是老弱病残专座，老人年纪又大了，而且他还在你身边，你就应该让座。”谭援朝从后面挤过来，从袋里掏出二百元钱，对那女孩儿说道：“你给老人让座，这二百块钱就是你的。”

“我有的是钱，谁稀罕你的臭钱？我就不让！”

谭援朝大怒，骂道：“我他妈长这么大，还从没打过女人，今天就破一次例。”说着，用手里的钞票抽打起女孩子的脸。女孩子生气地跳起来，与谭援朝争吵起来，被谭援朝一把拽出了座位，周围乘客一片叫好。

出了口恶气，下了车，谭援朝心情略微好了一些，下车后见公交站旁有一拳击馆，就对刘海军说：“走，活动活动筋骨，看你的拳术丢掉了没有。”

到拳击馆里，付完费后，刘海军戴上护具和手套后，问谭援朝：“我们怎么打？是光拳击还是加散打？”“随便，不管你是拳击、散打还是柔道，只要你把我打倒，你就牛B！”

“那我出招了。”

“来吧，今天你有多大力量，就用多大力量！只要把我打倒就行。”

“好，我来了，接招。”刘海军架起双拳，虚晃一下，猛然一个直拳。谭援朝一闪，叫道：“脚步快一点儿！”刘海军冲上来，随即又一记摆拳，谭援朝用手臂挡住，大叫道：“你他妈不用力！”说音未落，他的下巴就重重地中了一记下勾拳。

“对，就这样打，用力些。”谭援朝也挥动右拳，迅猛地给了刘海军一记直拳，重重地击打在他的头部。刘海军晃晃脑袋，瞪眼道：“你来狠的了，是吗？”说完，咬着牙扑了过来。

“对，来狠的，你就当我是那帮土包子，我就当你是那个该死的李荣。对，用力打，往死里打。”他说话的同时，眼角重重地中了一拳，眼眶被打裂，血一下子流了出来。“就这么打，给我打。”谭援朝吼叫着冲上去，朝刘海军面门来了一记直拳。刘海军的鼻子顿时鲜血直流。

两人都不下场治疗，发疯似的对打起来。场边练习拳击和散打还有那些健身的人都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疯狂。

过了好久，两人都被打得面目全非，鲜血直流，喘着粗气坐在地上，谭援朝笑着问刘海军：“打得爽吗？不行还来！”刘海军突然捂住脸哭了，刚开始轻声啜泣，后来号啕大哭。谭援朝解下手套，抚摸着他的头，难过地说：“哭吧，哭出来就痛快了。”

“谭总，我他妈的还夸下海口，说我们会再赚五千万回去。可是，现在却赔了七千万，七千万啊——回去，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谭援朝一时语塞，良久才缓缓说道：“这次我们赔了七千万，海军，我向你保证，今后我们会有七个亿——七十个亿！”

第十四章 声色之淫

王雨农给地下钱庄的“柴火棒”打电话，说：“柴老板，听人说，那几位盘子很靓的女孩子来了，清纯得很。”

“柴火棒”大喜，眼睛里发出了光，淫荡地笑道：“那我们晚上老地方见，先摸几把，然后再尝尝鲜儿。”王雨农哈哈大笑道：“晚上我去接柴老板，我们一起去。”其实王雨农极看不起“柴火棒”的为人，特别反感他那种猥琐的样子，王雨农一看就呕。不过，现阶段还要用到“柴火棒”，所以他忍着反感，极力拉拢讨好“柴火棒”。

王雨农接了“柴火棒”，开着车到了京郊一个很偏僻好似农场的地方，在一个不显眼的灰色楼房前停下。尽管他俩是这儿的常客，也要接受近似苛刻的检查。几个身穿黑色西服，耳上戴有耳机的彪形大汉用几个铁夹子样的东西，在他俩身上扫来扫去，同时让他们站在类似于X光机样的机器前，又细细地检查了一番，才让进入。

灰色楼房的里面和外面简直天壤之别。宽敞的大厅，豪华的装饰，厚厚的红色地毯，神情肃穆戴着耳机的精壮男人，都昭示着此处的神秘和不同之处。上到二楼，王雨农拿出一张金色的镂空卡，交给站在门口身穿黑西服的年轻人。

那人将卡接过，插到门上，“吱吱”声过后，门自动打开。王雨农和“柴火棒”走了进去的同时，后面的门又无声无息地关了起来，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扇大大的厚重白金钢门。王雨农伸出右手手掌，按在一个类似于电脑屏的东西上，很快上面就提示，手纹符合，厚厚的白金钢门向两侧缓缓打开，两人这才走了进去。

里面很宽敞，大大的房间中摆放着一个自动麻将桌，靠墙边的位置放着一个大大的书柜，四周虽然摆放很简单，不过装修却很豪华。

麻将桌边已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满脸肥肉胖得像个土财主的人，另一个是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的人。那土财主一见“柴火棒”和王雨农来了，高声喊道：

“操，丫的才来，我已经等半小时了。”王雨农拱手道：“对不起，对不起，路上堵车。”说话间，已与“眼镜男”点头打过了招呼。

四人已经坐下，玩了起来。他们玩得很大，打的是一、二、三的，自摸一万、搂夹二万，打炮三万。

“柴火棒”手气不好，把把点炮、点杠不说，还被人搂夹儿，眼前那一堆红蓝的筹码渐渐少了下去，他黑着脸，将牌摔得山响。这一圈，“柴火棒”竟然一炮点了三家，其中两个还是夹儿，一下子十一万没了。他气急败坏地骂道：“真他妈的，操。”

“眼镜男”手气极好，见“柴火棒”气急败坏，哈哈笑道，“老柴啊，我说你怎么不赢呢，原来是火气太大了。哈哈，给你败败火。”说完，他按了一下麻将桌下边的一个蓝色按钮，墙角的书柜旋转开来，露出了一扇门，从门里娉娉婷婷走出五六个身穿轻纱的曼妙女郎。她们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秀丽，个个都是十足的美女。领班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那儿微笑着问“眼镜男”：“徐董，这几位可以吗？”

“眼镜男”没回答，转过头问“柴火棒”：“老柴，这几个女孩子合你口味吗？”“柴火棒”看了几眼，淫笑道：“老弟啊，你还不知道老哥的爱好？我喜欢皮肤白白的，屁股大大、奶子圆圆、丰腴的女孩子。”“哦，再来几位身材丰满一些的。”“眼镜男”对领班说道。领班对着耳机说了几句，从墙角的小门处马上又走进来五六个丰腴白皙的女孩子。“眼镜男”对领班点点头，随着领班的一声“脱”，那十多个女孩子瞬间将披在身上的轻纱褪去，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

“柴火棒”淫笑着，指着其中一个长发的丰腴女孩子，说道：“过来。”那女孩子走了过去，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眼镜男”将手中的筹码按人数给了领班几个后，领班领着剩下的那几个女孩子从墙角的小门处走了，书柜又自然地合上。

“柴火棒”一边打着牌，一边用爬满蚯蚓一样的黑筋枯手慢慢抚摸着身边的女孩子雪白的身体，突然他用力摁住女孩子的头往下摁，“柴火棒”脸上的神色陶醉起来，舒服地闭上眼，无力地躺在椅子上。

土财主催促他道：“老柴，该你点炮了，快点儿。”

“柴火棒”缓缓睁开眼，瞄了他一眼，满足地说道：“真他妈的舒服！给你们点炮？操！等着挨揍吧！”说着，他摸起一张牌，在空中愣了一下，猛然在桌子上一拍，激动地大叫道，“自摸，杠和七小对！”

众人不信，“柴火棒”将牌推倒，得意扬扬地说：“你们自己看。”三人仔细检查后，都羡慕不已，将一大堆筹码放到他面前。

“柴火棒”收筹码的时候，见那女孩子跑到墙边的纸篓里准备将口中的污秽吐掉，就尖声叫道：“不准吐。”那女孩子一惊，回过头惊愕地望着他。“柴火棒”

淫笑道：“吞下去，我给你双倍。”女孩子望了望他，又望了望其他三个人，将口中的污秽咽了下去。“柴火棒”将两个红色的筹码扔在地毯上，不再去理她。那女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捡起筹码，拿起地上的衣衫从墙角的书柜处悄无声息地走了。

几个打到半夜，王雨农已将眼前的筹码输得精光，他笑道：“输没了，不玩了，咱们玩其他的去。”“柴火棒”笑道：“应该玩其他的了，我他妈又想那女孩子了。”说完，哈哈大笑。

四人散去。王雨农跟着“柴火棒”在一起，他问“柴火棒”：“后天赵云狄借的钱，应该到日子了吧？”

“嗯，到日子了。”

“柴老板，我估计后天赵云狄极有可能无法凑够你那一千万——”“柴火棒”一愣，立即说道：“那你得给我这一千万，还有佣金，一分钱也不能少。这是当初我们约定好的。”

“当然，我这人说话算数。可是柴老板，我不希望看到赵云狄和林康再待在这世界上，我很烦他们。”王雨农点燃了一根古巴雪茄，喷出一阵雪白的烟雾。

“可以，我按你们私募界的方式安排他们上路，让他俩跳——楼——”

“嗯，我喜欢他们俩用这样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

“没问题，王总，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去找小妹妹？”“柴火棒”淫笑着说道。

第十五章 欲收李荣

回到北京后，谭援朝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来劲儿，天天一个人儿闷在别墅里喝酒，喝多就醉，醉了就睡，睡醒再喝，喝多又醉。如此这般醉生梦死地过了十多天，直到刘海军来找他。

刘海军见他别墅里堆满了酒瓶子，吃了一惊，问道：“你天天喝酒？”

谭援朝点点头，说道：“嗯，现在除了喝酒，我还没想好要干什么。”

刘海军说道：“你想干的事儿，我已经替你干了。”

谭援朝惊奇道：“什么事儿啊，你替我干了？”

“你不是恨李荣吗，我让人去解决他了。”

谭援朝猛地站起，抬手给了他一耳光，骂道：“你他妈的什么时候学会杀人了？我们是做资本的，不是玩刀的。你输了就要去杀人家，这天下人你能杀得过来吗？”

刘海军被他打蒙了，捂着脸委屈地说：“你不是说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吗？”

“那是我的骂人的气话，你也相信？我也骂过你，让你去死，你他妈的为什么还站在我面前，不去死呢？你赶快让那个傻B给我住手，否则我饶不了你！”

刘海军急忙给那个人打电话，问：得手了没有？那人说，正等你电话，你一下命令，我就动手。刘海军说，放掉李荣，回北京。那人不解，问，为什么？刘海军气极，骂道，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回来，你如果敢动李荣一个手指头，我让你死无全尸！他打完电话，对谭援朝说：“李荣没事儿了。”

谭援朝这才松一口气，缓缓说道：“海军，记住我说的话，玩资本，决不能动刀。输给人家，说明我们能力不行，下次再赢回来。如果一输就动刀要杀人，那得杀多少人？不要说别人，单单说我们两个儿，那些输给我们的人有多少？我们死几个来回了？”

刘海军低着头，面有惭色，沉默不语。突然谭援朝大手一挥，像下定了决心似的：“告诉你，海军，我已决定了，把李荣给请过来，加入我们的私募！”

刘海军大吃一惊，说：“李荣在家赋闲那么长时间了，他来操盘能行吗？”

谭援朝瞪眼道：“你他妈还牛 B，看不起人家，你想想，咱们亏得最惨的一次亏给谁了？不是李荣吗？俗话说，换手如换刀，咱们也换换人，而且换狠人，请李荣过来。”

刘海军沉默了半晌，咕哝了一句：“我谁也不听，就听谭总你的。”

谭援朝大怒，骂道：“你不是为我服务的，你是为这个私募组织服务的！那些企业家、文体明星、煤矿老板、包工头把钱交给我们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帮他们赚钱！不给他们赚钱，我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们还会主动地把大把大把的金钱交给我们打理？不会！他们主动的，甚至托人把他们的资金送过来，不是冲着我谭援朝来的，也不是冲着你刘海军来的，是冲着我们这个私募是天下最能赚钱的私募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私募做得最好，最出色，最赚钱！”

“可是怎样才能做得最好，最出色，最赚钱呢？那就是忘记前嫌，把那些比我们能力强的人请过来，让他们为我们这个私募组织服务，去打败别人。这才是男人的胸怀和度量！你在部队学得只有打杀了？怎么把胸怀给忘记了！”

刘海军面红耳赤，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你，明天和我一起去浙江，把人家李荣给请过来，让他来当操盘手。”谭援朝平息了一下火气，说道。

“谭总，让李荣来当操盘手，那你做什么？”刘海军问。

“我？”谭援朝笑了，说道，“我给你们跑资金，让更多有实力的资本加入到我们的私募，制订更大的战略。具体的战役由李荣指挥，我就不参与了。”

“李荣让我们亏了那么多，成了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我们主动去请他，他不会跟我们来北京？”刘海军不无担心地说。

谭援朝哈哈大笑道：“李荣可不小家子气。再说他也心痒难挠，想重出江湖，可惜遇不到明主，一直在等待啊。”

“南阳那帮土包子不也很欣赏李荣？这次可是李荣帮他们打败我们的。”

“大丈夫志存高远，遇良枝而栖。那群土包子胸无大志，只图安乐，李荣跟他们合作不会太久。”

“谭总，这么肯定？”

“当然，李荣的心思，只有我了解！”

他们聊一会儿，谭援朝去卫生间了，刘海军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一份报纸来看，没看几眼，就大喊谭援朝：“谭总，你看这几天的报纸了吗？”

“没看，”谭援朝在卫生间大声说，“怎么了？”

“罗邦股票从高位四十多元瀑布式下跌，已经十多个跌停了，报纸上说是有两个庄家相斗。”

“是吗，我看看。”谭援朝从卫生间里出来，从刘海军手里接过报纸。

“坏了，肯定赵云狄输了，林康也有麻烦了。我们赶快去金鼎公司，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谭援朝看完后，大惊失色，换了件衣服就和刘海军开车去了金鼎投资公司。

第十六章 跳楼

借地下钱庄柴老板的钱即将到期，赵云狄也掉转枪头，加入到做空罗邦股票的行列之中。因为他不抛售罗邦，再也找不到可以借钱的人和借钱的地方。在罗邦股票的跌停板上，天天绿绿地阴压着几万手的大单，等待着买方。可惜除了偶尔有几手几十手零星的买单外，其他都是惊慌失措夺路奔逃的资金方。于是罗邦股票在跌停板上天天跌停着。

还好因为抛售了罗邦股票，赵云狄勉强凑到了八百万资金，这些钱已于两天前转到了柴老板的账上，其余二百万和一百万的利息商定好今天一并还清。可惜这两天，赵云狄只凑够了一百万，还差二百万，再也筹措不到了。

赵云狄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罗邦那条绿绿的跌停一筹莫展，“柴火棒”带着一群穿黑色西服的人走了进来，对赵云狄冷冷说道：“赵总，到还钱的日子了吧？”赵云狄站起来，哑声说道：“到了。”

“柴火棒”冷笑道：“那还钱吧。”

“柴老板，再宽限我几天，好吗，我只凑了一百万——”

“柴火棒”冷笑道：“再宽限几天，你也凑不齐剩下的二百万了——你的罗邦天天跌停，哪里还有人买？别再做青天白日梦了，赶快还钱吧！”

林康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说道：“柴老板，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钱——再宽限我们几天，给你筹措一下。”

“柴火棒”上上下下打量了林康一阵儿，问道：“你是谁？”

“金鼎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康。”

“哦，林康，既然你是总经理助理，那这个账也有你一份。好了，二位，现在还钱吧。”

“柴老板，我们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借遍了所有人，才凑了这一百万，剩下那二百万，再宽限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再给你加五十万的利息，如何？”林康恳求道。

“再加五十万？好是好，只是再往后延长日期，我回去不好向兄弟们交代。你想想，借我们公司钱的单位和个人那么多，你往后延误三五日，他也往后延误三五日，我们还能做生意吗？唉，各有各的难处啊。不要再多说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还钱的，缺一分钱都不行！”“柴火棒”从腰里拿出一把寒光闪闪锋利的尖刀，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刀锋将扶手上的皮子割得支离破碎，露出里面的海绵来。

赵云狄费力吞咽了几下唾沫，很艰难地对“柴火棒”说：“再宽限两天，就两天——我一定将剩下的二百万，给你筹措到！”

“柴火棒”盯着他，冷笑道：“借钱时我已经再三提醒你，让你慎重考虑。当时你说，还不上，你认命！对不对？！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不上你什么忙。即使我答应，后面这几位兄弟也不答应啊。”他身后那几位彪形大汉面色冷峻冷冷盯着赵云狄。

赵云狄坐在那儿，闷着头抽烟，冷汗涔涔地从脸上淌了下来。

“好吧，开始吧，送赵老板上路。”“柴火棒”一挥手，后面上来两名彪形大汉，架起坐着的赵云狄就走。

“慢！你们要干什么？”林康拦住他们。

“你说干什么？送赵老板上路！”“柴火棒”在林康身边站定，阴冷地说。

“柴老板，贵公司一向和气生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今天为什么为了区区二百万就要人性命，太不仗义了吧。”林康怒视着“柴火棒”说道。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还不上钱，就得要命。这是老辈儿传下来的规矩，我们也不敢擅自违反。对了，林老弟，你不是金鼎公司总经理助理吗，这还债的事儿，也有你一份，你可别躲哦。我先送赵云狄上路，接下来就是你。来人，给我架起来！”

“柴火棒”一声怒喝，又从后面上来两个人，将林康牢牢地按在地上。

“赵总，赵老板，真是对不住了。按你们私募界的规矩，还不上钱，应该跳楼，对吧。唉，别怪哥哥心狠，我也不忍心这样啊，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敢坏道上的规矩不是？”他转了一个圈儿，对赵云狄又说道，“你还有什么事儿，我可以满足你。”

赵云狄面如死灰，冷汗涔涔，知道今天难逃一劫，于是说道：“柴老板，我想和欧阳老板说几句话。”

“好的，你打电话吧。”

“欧阳董事长，我是赵云狄。”

电话接通了，赵云狄只说了两句，就听欧阳骂道：“你他妈还有脸来找我——把我一个亿的钱全赔没有了，你还有脸来找我，告诉你，你是自个儿了

断，还是让人送送你？”

“董事长，我知道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自己了断。在这儿，我只求你放过我的家人，放过我的妻子和孩子——”

“冤有头，债有主，我从来不会为难其他人，你自己了断了吧，省得我还找人动手。”说完，欧阳挂断了电话。

赵云狄站在那儿愣愣呆了一会儿，摇着头呵呵地发笑，继而疯狂大笑，其他人都愣愣地看着他，以为他疯了。过了片刻，赵云狄猛然止住笑声，眼里噙满了泪水，他颤抖地按了几个号码。

“喂，云狄啊，在公司吗？”电话里传来赵云狄的老婆月月的声音。

“在公司——”赵云狄含着眼泪，放缓声音，平静地说道，“月月，去医院了吗？哦，回家了。今天公司忙，没能陪你去医院看病。女儿陪你去看的病？嗯，孩子长大了。医生怎么说？只是一些妇科病？嗯，吃点儿药就能好。”

“月月，早晨给你做的粥你吃了吗？好吃不好吃？嗯，好吃吧。昨天晚上我等半夜，在沙发都睡着了，着凉了吧。让你早睡觉，不要等我，你总不听——”赵云狄的眼泪开始流了下来，他扭身向外，隔着窗子向外看，外面白云幽幽，阳光一片灿烂。

“月月，咱家的书柜里还有两个存折，是以你的名字开的户，密码是你的生日——这些钱，你今后要省些花，到女儿上大学、结婚——够用的了。”

“还有，上次出门，我身上没带钱，就借了邻居老王二百块钱，你替我还了吧。嗯，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女儿呢？让她接一下电话，我想和她说说话。”

“孩子——”赵云狄一听女儿的声音，再也忍不住了，顷刻之间泪如雨下，他捂着嘴无声地恸哭。

“孩子，想爸爸了没有？”

“想了。”

“爸爸也想你——”赵云狄捂住嘴再也说不下去了。

“爸爸，爸爸——你在听我说话吗？”电话里女儿好像听到了什么不祥，焦急地叫着。

“爸爸在听着——孩子，爸爸前几天批评你了——你还生爸爸气吗？哦，不生了，那就好，那就好。天气热，晚上你总蹬被子，说你多少次了，你也不听。今后爸爸不再给你盖被子了，你要记着别着凉啊。”

“你妈妈工作忙，又有病——你要听妈妈的话，别惹她生气——有空时，去看看奶奶，她年纪大了——”赵云狄想到年老的母亲，泪水又一次流了出来。

“好了，孩子，不和你说话了。记住，听妈妈的话，啊！来，让爸爸亲一下，

孩子，爸爸永远爱你——”

赵云狄又给年老的母亲打了电话：“妈！”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倾流而下，跪倒在地，号啕大哭，“妈，儿子不孝，没有服侍好您，您怪儿子吗？”

“不怪，不怪，你这是怎么了？”年老的母亲在那头儿也哭了起来。

“妈，儿子不孝，我走了——”赵云狄痛哭失声，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他抹了一把泪水，对林康笑笑，转身对“柴火棒”说道：“柴老板，好汉做事好汉当，借钱这件事儿与林康无关，你放了他。我一人承担。”

“姓赵的，这事与他有没有关，可不是你说了算。来人，送赵老板上路！”

“姓柴的，我操你妈，你放开，我他妈的会自己跳下去！”

赵云狄奋力挣开那两人的捆绑，站在窗台，留恋地望了一眼四周，又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贪婪地嗅了嗅阳光的味道，唉，生活真的很美好，可惜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他打开窗子，风呼啸着吹了进来，卷起白色的窗纱缠绕在他身上，好像要留住他片刻。赵云狄转过身，凄然一笑，向后倒去，像羽毛一样轻飘飘地消失在空气中。

“不——！”林康摆脱那两人，大叫着扑了过来，抓住的只是轻轻白色窗纱。

“小子，该你了。”后面的“柴火棒”阴冷地叫道。

风呼呼地吹进，吹得屋里的纸张乱飞。白云清清淡淡，阳光明媚地照着，窗外有鸽子飞过，拉着悠长的呼哨。林康站在窗前，眼泪滑过眼帘，在泪眼朦胧中，他仿佛又看到莫娴娴娇笑着向他走来。

娴娴，以前我很恨你，非常的恨你。到现在我才明白，恨你有多深，也会爱你有多深。娴娴，无论你以前做过多少错事，我都会原谅你。你回来吧，我们离开北京，离开这个让人迷醉贪婪的城市，找一个没有人的美丽地方，一起快乐地生活，一生一世都不分离。唉，可惜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如果还有来生，娴娴，我们再相爱吧。

人往往很奇怪，无论多恨一个人，在即将失去生命时，总会想起她的爱和她的美好，而往日的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康留恋地看了一眼，淡淡一笑转过身去，闭上双眼，也准备像赵云狄那样轻轻飘到外面的空气中。

“不！”就在林康转身想往外跳时，门外猛然冲进来一个人，死死地抱住了他。“林康，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那人抱着林康，痛哭失声。林康低头一看，原来是梁小婉。

几天前梁小婉来金鼎公司给他们送盒饭，见公司里的职员神情沮丧，人员稀

少，便问怎么回事。员工告诉她，公司快倒闭了，也不准备订她的盒饭了。她又问，赵云狄和林康的下落。那人告诉她，高利贷催债，躲债了。刚开始她打电话问赵云狄，起初赵云狄轻松地说是，没事。后来再问他时，赵云狄就暴躁地说，不用你管，然后关机了。她找到林康，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林康笑着说道，哪有的事儿？你多心了。

今天梁小婉给楼下一家公司送盒饭，过来看看，恰巧看到林康站在窗前，要往下跳。她吓得魂飞魄散，猛地冲过来，死死地抱住了他。

“你怎么来了？”林康挤出一丝笑容问。

梁小婉哭道：“我担心你啊，打了你多少电话，你也不接电话，你这是怎么了？”

“小子，到这个时候还和女孩子搂搂抱抱的——快一点儿跳——”“柴火棒”在后面大叫。

“干什么？”梁小婉回转身瞪视着“柴火棒”。

“他欠我们的钱还不上，要跳楼。”

“真的吗，林康？”

林康笑笑，点头说：“是。”

“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梁小婉哭道。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反正都是死，无所谓哭和笑了。”

“柴火棒”见梁小婉跟林康说个没完，怕警察一会儿上来，自己走不脱，便焦躁起来，恐吓梁小婉：“你再缠这小子，我让你也跳下去！”

梁小婉瞪他道：“我不跳，他也不跳，我们都不跳，过一段时间，我们借的钱自然还你。”

“柴火棒”不想和她啰唆，朝那几个人一挥手，说道：“你们帮帮他！”那几个人答应一声，冲上前来，抬起林康就要往窗外推。梁小婉死死抱住林康的腰，无论如何也不松手。

旁边的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走过来，想把她的手掰开，可是无论他怎么用力，就是掰不开。那大汉叫道：“这女孩子真有点儿劲儿，我掰不开。”

人在求生时的欲望，发挥出的力量比往常不知会强几千几万倍。此时的梁小婉就是一个心思，不让林康死，其他所有的都忘记了。又上来一个男子，两人一起掰，梁小婉张口咬住了那人的手腕。那人一声惨叫，梁小婉嘴里血肉模糊，生生地从那男人手上咬下一块肉来。所有的人都被梁小婉的疯狂震慑了，下意识地放开了林康和梁小婉。

梁小婉看见靠近窗子的沙发上有一把锋利的尖刀，疯一般地冲过去，将那把刀子拿在手里，指着“柴火棒”那些人，哭骂道：“你们谁敢上来，我和你们同归

于尽!”屋里所有的人都见识到了她的疯狂,而今又见她手里拿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都禁不住面面相觑起来。

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阶段,谁也不会怕,尤其是像梁小婉这样的女人,平时温言温语,刚强却流淌在骨子和血液里。

起初,梁小婉见林康要跳楼,惊恐之余,冲进来将他救下,是出于一种救人的本能。向“柴火棒”说“林康不能跳楼,我也不能跳楼,今后我们借钱还你”时,是由于一种侥幸,想让“柴火棒”高抬贵手,放林康一条生路。而后来,在他们要将林康和她一起推到楼下时,梁小婉疯狂地反抗,是由于一种求生的欲望和绝望的疯狂。

现在她拿着刀子指着那些男人,哭着说:“你们谁敢上来,我就和他拼命。”所有的人都吓傻了。这些人平日里拿着刀,打打杀杀,只是对一些胆小的混混和一些有钱人,很少遇到抵抗,而今却遇到了一个疯狂的人,并且还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他们实在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惊恐之间,竟然不知所措了。

“柴火棒”愣了片刻,对那些人骂道:“你们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她一个女孩子,你们怕她?!操,都给我上,一起推下去。”

众人一声吆喝,要向前冲。梁小婉用刀往四周一划,喝道:“慢着!”她头发散乱,嘴里还流着那人的血,模样极其骇人。众人一愣之间,禁不住慢下了脚步。梁小婉流着泪,慢慢跪下了,哭着说:“求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谁也不想死——”

“柴火棒”怕警察上来,见梁小婉又在这儿跟他胡搅蛮缠,便恐吓她道:“你俩肯定要跳下去一个,如果你跳下去,我就放了这小子。”

梁小婉没想到“柴火棒”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怔了一下,眼泪又流了出来,哭着问:“你说的话当真?”

“当真!你跳吧。”其实他在恐吓梁小婉,心想,如果你害怕就离开这儿,或者你跳下去后,我再逼林康跳下去。

林康一把拉住梁小婉,大吼道:“梁小婉,我和你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替我跳下去?我不用!不稀罕!”然后回转头对“柴火棒”吼道,“你放梁小婉走,我跳!”

“柴火棒”见自己计策收效了,便不去理林康,对梁小婉叫道:“刚才你他妈不是很英勇吗,现在怎么不敢了?快跳啊!”

梁小婉横了一眼“柴火棒”,哑声说道:“我跳。”然后缓缓向前走去。林康死死拉住她,不让她前进一步,问道:“梁小婉,你傻啊,为什么要替我跳?”梁小婉看了他一眼,拿出手帕,擦了擦脸,缓缓说道:“你真的想知道原因?”林康点

点头，说道：“我想知道。”梁小婉笑笑，对他附耳道：“因为我喜欢你——心甘情愿地为你去死——”林康望着她，不知此时此刻她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一时语塞，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梁小婉擦了一下眼泪，笑道：“如果我不死的话，你会不会娶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在这个世界上，当真有一种感情让一个女人为了暗恋着的男人去死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想想先前诸多为爱情付出的女人——张爱玲、翁美玲——哪个不是为爱甘心地去付出？所以说，女人在爱情面前真是一个伟大的疯子！而此时的梁小婉也许就是伟大疯子中的一个！

林康心下感动，颤声说道：“我会娶你！”梁小婉全身一颤，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她笑着点点头，轻声说道：“这辈子没有机会了——下辈子娶我吧——林康，请记住，有一个女孩子曾经真心地喜欢过你，可以为你去做一切——”

各位读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今天这个事情，如果“柴火棒”不逼迫、恐吓梁小婉，相信梁小婉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心里话。在我们生活中不是这样吗，面对我们喜欢的女人或者男人，都会将这种感情深藏在心里，至死也不让对方知道。如果某一天，两人都被逼到绝路，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把心里话说出来。

“好，我下辈子娶你。今天，我们一起死！我陪着你！”林康将她紧紧搂住，慢慢地一起和她走向窗口。

“慢，谁都不能死！”随着一声大喊，谭援朝和刘海军冲了进来。“柴火棒”认识谭援朝，见他突然出现在这里，怔了一下，讪笑着问：“谭总，您怎么来了？”“听说，有人欺负我兄弟了，我来看看。”谭援朝一指林康，问“柴火棒”，“他怎么回事儿？”

“赵云狄欠我们钱，还不上，按道上的规矩，得跳下去。”“柴火棒”小心翼翼地说。

“那赵云狄呢？”

“跳下去了——”

“他跳下去了，还有林康什么事儿？”

“他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没了，他得还钱。”

谭援朝突然暴怒起来，指着“柴火棒”骂道：“那你的意思是，林康死了，他们整个公司的员工是不是一个一个也得跳下去？你他妈的没脑子啊？！告诉你‘柴火棒’，我弄死你像弄死一只蚂蚁，你信不信？！”

“柴火棒”知道谭援朝是高干子弟，与各个重要部门关系纯熟，为人仗义，能量极广，黑道白道统统吃得开，各色人等都买他的账。这样的人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哪里还想得罪？刚才的回话，也是壮着胆子说出的，现在见谭援朝突然暴

怒，哪里还有胆量还嘴？于是忙不迭地讨饶，给手下使个眼色，就要溜走。

“回来！”谭援朝一声喝叫，又吓了他一大跳，连忙陪着笑问：“谭总，您还有什么事儿？”

“金鼎公司剩下的账怎么办？”

“不要了，不要了，都由赵云狄抵顶了。”

“嗯，林康是我兄弟，今后谁敢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可别怪我没把话说清楚。”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第十七章 雪中求婚

2000年冬天，北京特别的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冷的寒流中，灰蒙蒙的天空除去下雪，就是下雪，迟迟见不到阳光。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常常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林康待在街道拐角的报亭里等梁小婉回家。路人稀少，偶尔只有开得太快的出租车经过，梁小婉吃力地推着手推车，在雪地上艰难地走着。快到报亭时，她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林康跑过来，搀起她，问：“摔疼了没有？”

“没有，噢，你不在家里待着，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见你这么晚还没有回来，就出来接接你。”

“今天卖得不好，就多跑了两个市场，回来晚了。”梁小婉见林康衣着单薄，急忙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

“我不冷，你快穿上。”林康急忙脱下，又重新给她穿上。

梁小婉笑了，对林康笑道：“你猜我买的什么？”“买的什么？”“虾仁、猪肉和韭菜，回去给你包饺子。呵呵，还有酒呢。”“干吗啊，买这些东西，不浪费钱啊。”林康帮梁小婉推着小推车，边走边说。

“傻瓜，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梁小婉幸福地笑着。

“不知道，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傻瓜。”

林康心里一热，淡淡说道：“我都忘了。”

吃饭时，梁小婉问林康：“见到赵总的妻子了？”

林康点点头说：“见到了。”“她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只是哭。”林康喝了一大口酒，叹息地说道。

梁小婉也沉默了，许久才问：“警察认定是自杀？”

“嗯，认定是自杀了。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们说是炒股失败无力还钱，就自杀了。”林康又灌了自己一大口酒说道。

当最后一滴酒倒在嘴里时，林康伏在桌上无声地恸哭起来。“林康，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的。”梁小婉说着，自己心里也难受起来，眼泪不停往下掉。林康由先前压抑的无声哭泣慢慢变为小声地饮泣，继而捶胸顿足放声大哭：“赵总啊，赵云狄，你死得好冤啊。”

梁小婉将林康搂到怀里，任他眼泪滂沱肆虐泪流成河，也不知过了多久，等她手臂发麻时，才发现林康蜷缩在她怀里，沉沉地睡去，脸上泪痕犹且未干。

第二天，林康醒来时，感觉自己心里好多了。梁小婉见他醒了，柔声问道：“半年了，你终于缓过来了。如果昨天不大哭一场，我真的怕你憋出病来。”林康握住她的手，凝望着她，轻声说道：“谢谢你，小婉儿，这一段你为我受了很多苦。”

“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我愿意。”梁小婉用手将他的嘴捂上。

林康见梁小婉穿好衣服要出门，就问道：“你去卖盒饭？”

梁小婉笑道：“是啊，不去卖盒饭，我们吃什么啊。”

林康说道：“等等我，我也和你一起去。”

梁小婉疑惑地问道：“你去干什么？”

“我要跟你一起去卖盒饭。”

“你？哈哈，你在家待着吧，我可不用你。一个名牌大学生，跟着我去大街上去卖盒饭，让人笑掉牙了。”梁小婉笑道。

“别人笑不怕，只要你不笑就行。”林康说着推起小推车就往外走。

“你真的要和我一起去卖盒饭去？”

“那还有假？快点儿，我去快餐店等你。”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林康已经习惯了和梁小婉推着小推车给各大公司送盒饭或者到菜市场卖盒饭的生活。

那些大公司里的白领有认识林康的，见他提着成箱的盒饭穿梭在写字楼里，忍不住相互间窃窃私语：“听说他在一家私募里当总经理助理，怎么卖起盒饭来了？炒股赔了？”“他们总经理跳楼自杀了——听人说是高利贷逼的。”“都说中国的股票不能炒的，怎么样，现在总经理自杀，助理卖盒饭了吧。”

一天，下着大雪，两人送完盒饭往回走，走到一家婚姻登记处门前，一对青年男女拿着结婚证幸福地从那里走出来，梁小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羡慕地静静看着。

林康走过去，从后面圈住梁小婉的腰轻声问：“想结婚吗？”梁小婉浑身一震，呆立在那儿。

林康又一次轻声问：“小婉儿，想结婚吗？”

梁小婉回转身，望着林康的眼睛，柔声说道：“想啊。”

“那我们结婚吧。”说完，林康单腿跪地，拉着她的手，说道，“嫁给我吧，这辈子我娶你！”路过的行人、车辆都停了下来，站在雪地里大声欢呼着，拼命鼓起掌来。

雪下得很大，大朵大朵洁白的雪花华美地静静落下，一个王子跪在地上，向灰姑娘求婚，这是梁小婉梦里才出现的画面，而今竟出现在自己身上。梁小婉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相信这是事实，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林康的脸，问：“这是真的吗？”

林康握住她的手放在嘴边轻吻道：“是真的，你可以为我去死，我为什么不可以陪你过一生？”

领结婚证的那天晚上，林康见梁小婉在身边沉沉地睡去，像孩子般那样安详，睡梦里犹然有幸福的笑容。他叹息一声，闭上双眼，莫娴娴纯纯的笑又不可遏制地浮现在眼前。

为什么要和梁小婉结婚？不知道。因为她许多次救过自己的性命，用生命不顾一切狂热地爱着自己？可能是吧。经历过爱情的坎坷、事业的挫折，很多东西已经看得很淡。自从莫娴娴将他的爱情毁灭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唉，这就是生活。自己爱的女人抽身离去，自己不爱的女人却不离不弃用生命来保护自己。而这，究竟是叫做爱情还是恩情？林康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是想平平淡淡地生活，仅此而已。

在寂寞的深夜里，林康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爱梁小婉吗？不知道。既然不知道爱不爱她，为什么还要和她在一起？仅仅因为梁小婉深爱着自己？

爱莫娴娴吗？爱。既然爱她，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是厌恶她的过去？如果厌恶她的过去，为什么又对她念念不忘？那还是爱着她啊。

第十八章 相遇何必总相欺

生活就是这样，从来都不以人们的意念行事，它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就在林康跟着梁小婉卖快餐送盒饭，像所有人那样想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时，生活却偏偏不给他这种机会。命运在逼迫着他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运行，这种运行的结果必定使人间有更多的爱恨情仇。

梁小婉跟林康商量：“咱们的小店的工商管理费又涨了，和街口那个二层楼的大饭店一般多。主管这个工商管理费的工商局的那个杨科长，赵总在的时候，他给杨科长打过招呼，少收了不少钱，现在赵总不在了，杨科长又多收了不少。咱们是不是请他吃个饭，晚上再请他洗个澡什么的，争取让他把管理费给降下来。”

林康想想也是，才这么几张桌子的小店，工商管理费和那些大饭店一样多，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不应该又有什么用，去哪儿说理去？唉，认了吧，请杨科长吃个饭，看能不能免了这多出来的费用。

晚上，林康和梁小婉请杨科长找了一个好一点的饭店，要了几个菜刚吃上，就被也在这儿吃饭的王雨农看见了。这时，王雨农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他回到屋里对手下说：“妈的，你们猜猜我看到谁了？”众人大笑着说：“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模特吧。”

王雨农撇嘴道：“不是，你们再猜猜，是抢我小情人儿那小子！”

“林康？原来金鼎公司的经理助理？”

“嗯，就那小子。”

“王总，姓林的那小子够惨了，已经沦落到在大街上卖上盒饭了，咱就放他一马吧。”

王雨农瞪眼道：“操，他泡我马子，给我戴绿帽子，我能放他？赵云狄那么厉害的人物，都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何况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不打他，他就不知道我王某人的厉害。走，跟我收拾他去。”

王雨农领着一大群人也不说话走到林康他们的桌子边，围成一圈儿，冷冷地站着看他们吃饭。

林康一愣，站了起来，说道：“王雨农？你想怎么样？”

王雨农冷笑道：“不想怎么样，就是来看看你。”

梁小婉见是王雨农，忙陪着笑，说道，“王总，今天我们有客人，有什么事儿明天说。”

王雨农一扭头，骂梁小婉：“滚一边儿去。”他冷笑着对林康说道，“上次柴老板没把你送走，那是因为谭援朝罩着你。他怕谭援朝，我却不怕他。我寻思着赵云狄一人在地下炒股，挺寂寞的，我想送你下去陪陪他！”说完，一拳打在林康的脑袋上。手下的人见王雨农动手了，拿起瓶子、椅子一股脑儿地将林康打倒在地。

梁小婉扑过来，被王雨农一脚踢开。林康见王雨农踢倒了梁小婉，也不顾劈头盖脸的桌椅和拳脚，从地上爬起来，疯也似的将王雨农打倒在地。那一群人一拥而上，又一次将林康打倒在地。

王雨农站起来，擦了下嘴角上的血，吐了口唾沫，喝令手下：“将他架起来。”林康被打得满头满脸是血，仍然恶狠狠地瞪着王雨农。

“哎呀，不服，是吧。”王雨农扬手打了一耳光，一溜血顺着林康的嘴角慢慢地流了下来。“哎呀，还瞪我？”说完，又重重的一耳光。

“王雨农，你这个畜生，你放手。”那边的梁小婉冲过来，却被三四个男子架住，动弹不得，只有不停地破口大骂。

“林康，告诉你，她骂我一句，我就打你一耳光，咱们看谁疼。”说完，他左右开弓打，打得林康鲜血直流。直到有人喊：“警察来了——”他才住手，带着一群人扬长而去。

梁小婉架着林康回到了快餐店，用温水将他嘴角擦拭干净，然后抱着林康昏昏沉沉睡去。这一睡，林康睡了三天。醒来时，就像变了一个人，天天望着天空发呆。梁小婉吓坏了，说：“林康，你不会傻了吧？怎么不说话？说话啊你？！”林康不说话，依然失神地望着天空，一动不动。

“谭大哥，你在哪儿？快回来吧，林康出事儿了。”最后，梁小婉给谭援朝打电话，哭着说。

第十九章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此时谭援朝从浙江请李荣入主其私募，刚返回北京。他听梁小婉说，林康出事儿了，大吃一惊，问：“怎么了？”梁小婉细细地把王雨农一班人如何毒打林康的事说了，最后她哭着说，林康傻了，天天不吃不喝，望着天空发呆。

谭援朝问：“林康在哪儿？”

“我家里。”

“我马上过去，把他接到我这儿，先住一段日子。”

谭援朝对刘海军和李荣说：“我有个小兄弟被人打了，我得过去。海军，你带着李总四处转转，看看办公室和住的地方。”

李荣说：“援朝，有海军陪我就行，你先忙。”

谭援朝拍拍李荣的肩膀，发动起车子，走了。

梁小婉正等着心焦，见谭援朝来了，忙说：“谭大哥，你快来看看林康，他这是怎么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天天发呆。”谭援朝蹲下身子，弯腰站在林康面前，望着他的眼睛静静地注视了一会儿，轻声说道：“林兄弟，我是谭援朝，还记得潭柘山梅园吗，我们二人喝酒赏梅。”林康听到他说话，眼睛微微动了一下。谭援朝长长舒了一口气，对梁小婉说：“他这是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出来就好了。我先把他带走，过几天，把他给你送回来。”“谢谢你了，谭大哥。”梁小婉感激地说。

在谭援朝那儿住了几天后，林康的情况果然好了许多，虽然话不多，但能喝酒了。夜晚，谭援朝准备了东北小烧，给林康倒了满满一大杯，说道：“兄弟，我知道你心里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这样小小年纪就经过这样的磨难，真是难为你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人活在这世上谁不遭几回罪呢？”他见林康不喝，也不去管他，自己仰头喝了一杯，又倒满。

“林兄弟，我知道王雨农欺人太甚，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欺负你？”林康默然无语。谭援朝又继续说道：“那是你实力不行，所以他就欺负你！如果你能呼风

唤雨，无所不能，他巴结你还来不及，敢欺负你吗？不敢！人啊就是这样，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样的道理。

“可是像你这样，天天在大街上卖包子，卖盒饭，不要说王雨农看不起你，欺负你，就连那些贩夫走卒、地痞流氓，也看不起你，甚至我都看不起你。”

林康抬起头，怔怔地望着谭援朝。

“你不要看我，我说的是实话。你想想，以前你是什么？是操纵上千万资金的私募，现在是什么？一个不名一文卖盒饭的！我并没有看不起那些靠自己能力讨日子的穷苦人。这么说只是告诉你，这两者中间的巨大落差。

“是，你没有大的野心，遵循老子的‘无为’，想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干过私募，没有和王雨农结过恨，你可以每日里‘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淡泊生活。可是你做过私募，认识过那么多有钱的朋友，结下那么大的深仇，你想再过那种‘无为’的生活，可能吗？王雨农让你过那样的生活吗？死去的赵云狄让你过那样的生活吗？他的血、他的泪、他的恨，难道就这样凭空消失在空气里？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痛？要知道，他曾经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师傅，是你的挚友，是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你的战友死了，被别人逼死了，难道你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消失白白地死去？！你的良心呢？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谭援朝怒不可遏，将杯里满满的一杯酒，掷洒在林康脸上。林康呆呆的，任满脸的酒水慢慢流下。

“我听海军说，你和梁小婉领结婚证了？”谭援朝不相信地问林康，见他不说话，用酒杯在桌子上一戳，大声吼道，“回答我！”

“领结婚证了。”林康慢慢说道，声音很小。

“为什么，只是因为她救过你？或者从此以后你就是想和她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这个尘世中，握着你的手，无论生死离合，始终不渝，相依相伴走过泥泞坎坷。这是多么浪漫的爱情！可是你与她有爱情吗？！你只是想报答她的救命之恩！是，我们中国人对救命之恩看得极重，毕生难忘。可是答谢她有很多很多其他方式，譬如你有钱了，你可以给她很多很多钱，让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偏偏要用这样一种让你一生都痛苦的方式？难道你就想靠卖盒饭过一辈子？难道你不想为赵云狄报仇？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康，我看不起你。我他妈当初就不应该认识你！”

谭援朝平息了一下情绪，又缓缓说道：“《庄子·大宗师》里有一句话，叫‘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它的意思是，两条鱼被困在车辙里面，为了生存，互相以口沫滋润对方，忍受着对方的吹气，忍受着一转身便擦到各自身体的痛楚。知道吗，现在你和梁小婉就是那两条困在车辙里的鱼。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告诉你，不会多

长时间，至少王雨农不会让你这样！他会时时凌辱你，甚至打死你！唉，海水漫上来的时候，两条鱼终会回到各自的天地，在适宜的地方，快乐地生活，以至相忘于江湖。”

“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快乐的。如果其中一条鱼不能忘记呢？”林康盯着谭援朝问道。

“不能忘记，或许很痛苦。但也总比困在车辙里等死强上千万倍！”

林康一句话也没有说，将眼前满满的一大杯酒，慢慢地喝了下去。

“林康，我已经为你联系好纽约大学，他们决定接收你为那儿的研究生。”说完，他走到书房拿来一份纽约大学邮寄过来的入学通知，放在林康面前，“金鼎公司一解散，我就给你安排了，这一段时间一直忙，没有告诉你。这份入学通知前天才来，一月份入学。这是你的一个机会，你好好想想，是继续和梁小婉一起卖盒饭，还是去纽约读书，你想清楚了，自己决定。”

“嗯，我明白。”

当天晚上，林康就回去了。谭援朝送他，林康没让，自己一个人慢慢走回去的。他走啊，走啊，慢慢地走了很长时间，第二天天亮时才到家，梁小婉刚起床。

梁小婉见他虽然有些疲惫和憔悴，但比原来好多了。她问他：“你饿吗？”林康摇摇头。她又问：“你渴吗？”林康又摇摇头。她见林康眼睛肿肿的，满是血丝，说：“熬夜了吧，睡会儿觉吧。”林康点点头，和衣躺在床上。梁小婉出去了，小店需要人手，她不去不行。

当晚，林康将去美国纽约大学的事儿告诉了梁小婉，她高兴地抱住林康又唱又跳，开玩笑地问：“可不可以带家属去啊？我也想去美国。”

林康没说话，只是笑笑，梁小婉吐了下舌头，说：“和你开玩笑呢。”转身去了厨房，将饺子端上来，是林康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

“小婉儿，我想和你说件事儿。”林康很艰难地说。

“说吧，我也有事儿和你说呢。”梁小婉幸福地望着林康。

“你先说吧。”林康对梁小婉说。

“我怀孕了。”梁小婉害羞地低下头，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像所有幸福的女人那样为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感到欣喜和激动。

她的一句话对于林康来说却不啻于一声炸雷在耳边炸响，他呼吸急促，哑声问道：“你想怎么办？”

梁小婉双手托着下巴，完全沉溺于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说道：“把他生下来，我想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去医院做了吧，去美国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纽约大学规定，结过婚的人不让去。”

梁小婉的脸瞬间变得一片惨白，眼泪在眼圈里强忍着打转，头发也耷拉下来，遮住了半面脸，她声音颤抖着问：“结过婚怎么就不能去了？其他人结婚了怎么能去？”

“我去美国留学的指标是谭大哥托关系找来的，和别人不一样。”林康没敢告诉梁小婉事实。

梁小婉再没有说话，默默地吃饭，默默地收拾碗筷，像以往那样将林康的袜子洗净，然后像一只无助的小猫一样蜷缩着上了床。

“小婉儿，别哭了。要不，我不去美国了。”看到梁小婉缩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林康内心很惭愧。

“怎么不去了？”梁小婉转过身问。

“签证处要我提供留学的担保金。”

“多少钱？”

“五万美金。”

“如果没有担保金呢？”

“没有担保金，就去不了。”

一夜无话，梁小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起床，她眼睛红红的，有点肿。

“这几天有很多事儿要办，体检，各种公证，很麻烦。我去谭大哥那儿住。”

“好吧，你办你的事儿，办离婚手续时，我给你打电话。”梁小婉凄然笑道。

办离婚手续那天，仍然下着雪，天干冷干冷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手续和过程很简单，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他们一定要离吗？两人点点头，那人便面无表情地将红色的本本换成了绿色的。

到门外，林康想离去时，见梁小婉孤零零抱着肩无助地站在那儿，很可怜，便走过去抱住她。这下梁小婉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伏在林康怀里，泣不成声，肩膀一耸一耸。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茶室，由于是一大早，里面几乎没有客人。“去那儿坐一会儿吧。”林康抱着她的肩走进了茶室。

“什么时候去美国，我送你。”梁小婉开口问他。

“还不一定，签证没下来，可能就在最近这几天吧。”其实他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口袋里。

“能不能过完春节再走？24号就是春节了，我想和你过一个春节。”梁小婉低着头，眼泪又一次慢慢流了下来。

“商学院一月份开学——”

一阵沉默后，梁小婉叹息一声，说：“这都是命运，我相信命。见你第一面时，就感觉与你好像认识多少年似的，感觉很亲切很温暖。后来交往时间长了，感觉你这人很好，像大哥哥那样关心着我爱护我。你是名牌大学生，而我却是一

个卖盒饭的，我们相差太悬殊，虽然也想过与你在一起的可能，总觉得不太现实。可是我爱你，喜欢你，崇拜你，喜欢和你待在一起的感觉。后来有一天，你真的对我说，小婉，想结婚吗？那时我惊喜交集，想，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梁小婉忘情地诉说着，让林康羞惭得无以复加，无言应对。

“天下所有的女人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都不是为了能有多少多少金钱，能吃到多少多少的山珍海味，能穿到多少多少漂亮的衣服。不，都不是。女人祈盼的只是有一个宽大的肩膀，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有一个疼自己的男人——”林康心痛得厉害，虚弱地坐在那儿不敢看她。

“这儿有五万美金的存折，你拿去做担保金吧，以你的身份证开的户，密码是你的生日。”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林康惊讶地问道。

“这是这几年卖盒饭挣来的。”梁小婉说。

“卖盒饭一天能挣多少钱难道我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我妈给我的。”梁小婉又支吾着说。

“你妈没有工作，怎么会给你这么多钱？”

“我爸给我妈的，我爸生前是一个工程师。”说完，梁小婉将存折放下，转身走了。

林康呆呆坐在那儿，望着那个小小的存折，他想追上梁小婉，告诉她，我的担保金谭援朝已经替我交了。

欺骗一个女人的感情已经是罪过，再去骗取她的金钱简直是男人的耻辱。

林康再去那个快餐店找梁小婉时，胖厨师和女服务员还在，只是老板换了。

“小婉呢？”林康问。

“你不是说出国需要担保金，梁小婉的钱不够，就把快餐店和家里的房子卖了，还借了不少钱——你不知道吗？”服务员说。

她的话字字句句在林康听来，就犹如五雷轰顶，林康跌坐在地上，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梁小婉给自己的五万美元是卖房和卖餐馆的钱啊！一个女人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其他的还在乎吗？女人对待感情从来都是认真倔犟而且丧失理智的，而男人却不是这样。

林康跑到梁小婉家，敲门敲了好半天，一个陌生男人才从屋里走出来，问，你干什么？林康急切地问：“这儿的人呢？我找这家的人。”“早把房子卖了，你去其他地方找吧。”那人将门砰地关上了。

林康隔着门，大声问道：“她到底搬到哪儿了？”那人不耐烦了，说：“不知道！”

剩下的两天，林康发疯般找遍了梁小婉可能去的地方，问了有可能知道她消息的人，结果却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她的手机已经停机。

当飞机离开首都机场呼啸而去时，林康俯瞰着渐行渐远的北京，泪如雨下，心里不停地呼唤：“小婉儿，你在哪儿？”

第二十章 初到纽约

林康走出肯尼迪国际机场，已是夜里 11 点多钟。大陆留学生联谊会有两个人来接他，这两个人，一个叫廖逸铭，一个叫林蕴涵，他们是表兄妹。廖逸铭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林蕴涵风姿绰约，肌肤如雪，容色绝丽，娇美无比。林康看到林蕴涵，只觉耀眼生花，顿觉自惭形秽起来，不敢再看。

车从机场沿环城公路一路开来，渐渐进入市区，远远望去灯火海洋、如梦如幻的纽约，此时又变得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起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将灯火层层叠加起来，一直延伸到无尽的夜空。

虽已是深夜，街区里仍然车水马龙穿梭如织，霓虹交相辉映，耀若白昼，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游街逛市的红男绿女尽享世间繁华。绮丽美妙的色彩，富裕温馨的气氛，现代文明的气息，五光十色的迷幻世界，这就是纽约。如果在梦里有一个天堂，那么纽约就是产生梦的地方。

如果爱一个人，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儿是天堂；如果恨一个，也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儿是地狱。林康想着这个美国谚语，自问了一下，我到了天堂还是地狱？

他们两人将林康领到学生接待处的一个房间，安排住下后就走了。临走时，那个叫林蕴涵的女孩子犹豫了一下，将电话告诉了林康，说：“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我在研究生二院。”林蕴涵貌美如花，令林康不敢直视，但她的声音听起来却是涑泉击水，轻柔婉转，动听至极。

那一夜，林康没睡着，所有的这一切都好像是梦一样。他走时没有回东北，只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去美国纽约了。

纽约大学是私立大学，位于纽约市格林尼治地区中心地带，以华盛顿广场为学校的核心，向外做辐射状的分散，大部分的校舍集中于下城，也因学院的不同而遍及整个曼哈顿岛。它不像其他美国大学那样环境幽雅，景色迷人，却有着自己的严谨和缜密，在一丝一扣环环相绕中，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林康到商学院报到时，林蕴涵陪着他，告诉了他很多有关住宿、吃饭、到银行开立账户、办理信用卡之类的问题。这让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林蕴涵问他：“你想住哪儿？在外面租房还是住学校里的同住房（rooming-house）？”林康说：“在哪儿住无所谓，现在我想先去打工赚些钱。”林蕴涵沉思一下，说：“你先把学校环境熟悉一下，稳定后再出去打工也不迟。如果缺钱，我可以借你一些。”林康说：“谢谢，不用了，我还有些钱。”

纽约大学学费很贵，一年三万多美金。谭援朝给的担保金交完这些费后，林康的存折里只有不到两万美金，今后的生活还有来年的学费，都要靠打工来赚钱。虽说梁小婉也给了他五万美金，但这笔钱林康不准备动，想有一天当面交给她。

林蕴涵帮林康联系了一个学校同住房。同住房就是一个独立的房子里，学生自己管理，有五六个单人房间，共用厨房、卫生间、客厅等。入住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各住各的房间。那个同住房里，一共六个单人房间，已住了两男三女，还空着一间。林康写了申请，向管理员交了租房费后，立刻就搬了进去。林蕴涵是那个同住房的管理员，也在那儿住。

楼下三个房间，林康住中间，左右隔壁住着林蕴涵和秦怡静。

秦怡静，黑发，冰肌玉骨般的美丽，脸色稍苍白，齐眉的刘海，冷若冰霜般如水双眸，黑白异常分明，白色的是冰魄，黑色的是寂寞。工商管理院二年级学生，来自福建。

比菲尔、彼洛斯基和露易丝，三个老外住楼上。

比菲尔，是个热情洋溢的人，瘦瘦高高，卷卷的头发，显得很可爱，很有活力。彼洛斯基，来自俄罗斯，为人很坦诚，直率。露易丝，来自美国的加州，金发碧眼，身材绰约。

露易丝和林康熟悉后，曾奇怪地问他：“林，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忧郁？哦，林，你在中国做什么？艺术家吗？”

“你看我像艺术家吗？”林康反问她。

“像！”

“何以见得？”

“你周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诗人气质，宁静中含有忧伤，忧伤中又有淡淡的浪漫——眼睛蕴涵着朦胧的玫瑰晨雾般的温柔——你的唇如此的性感——如此的有张力——”

露易丝漂亮的蓝眼睛里燃烧的火焰，炙烤着林康的荷尔蒙。国外的人尤其青年男女就是这样，在喜欢一个人时毫不矫揉造作，热烈而大胆。东方文化的内涵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含蓄和内敛。

林康哪儿见过这阵势？面对着露易丝大胆的表白，惊慌失措，一步步向后退却：“不，不，不，露易丝，我没有你想象那般好，我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想说，我在中国做股票败得很惨，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那段失败的炒股历史，还是不予人提为好。

比菲尔拿着一本书从房间里大叫着跑出来，拉住林康，问：“林，白求恩医生在你们中国真的那么受欢迎？”

林康看看唐突的比菲尔，又看看尴尬万分的露易丝，耸耸肩，笑了：“比菲尔，如果你到中国，说从加拿大来，我保证，每个中国人都对你热烈欢迎。”

“为什么？”

“因为你来自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

“仅仅如此？”

“当然，中国人对白求恩医生的帮助，从来都不曾忘记过。”说完，林康进屋了，厅里只剩下失望的露易丝和还在那儿思索的比菲尔。

露易丝瞪着比菲尔，恨恨地说道：“比菲尔，你真讨厌。”

比菲尔一脸的无辜，委屈地望着她，很不解：“露易丝，我怎么了？”

“你坏了我的好事！”露易丝咬牙切齿地说道。

比菲尔一脸的莫名其妙，纳闷地望着露易丝，看她一步一步上了楼。

比菲尔是个热情洋溢的人，经常围在林康周围，问他有关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时，吃惊地张大眼睛，惊呼：“中国，真是太伟大了！”

他经常带着林康去纽约游玩，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布鲁克林大桥、洛克菲勒中心、世贸大楼和纽约金融华尔街。那天，比菲尔领着林康去纽约华尔街参观时，摸着华尔街上的铜制公牛，神情肃穆地对着林康说道：“林，我要在这儿赚我的第一桶金，我要成为华尔街投行经理，对冲基金的总裁！”

“比菲尔，你会的，你一定会的。”

彼洛斯基，吃完晚饭，总是端一杯咖啡，和林康聊红色中国和红色苏联的故事，探讨苏联向俄罗斯过渡的政治哲学。

他问林康：“你喜欢红色的苏联，还是喜欢现在的俄罗斯？”

林康不回答，望着他，问：“你呢，你喜欢哪一个？”

彼洛斯基耸耸肩：“你知道，红色的苏联只要钢铁，不要面包，不好，我不喜欢。”然后，他又着问，“你们红色中国，人民能吃得饱吗？饿肚子吗？”

林康微微一笑，没回答，反问他：“纽约美丽吗？”

“当然，非常美丽，简直就是天堂。”

“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与纽约一样美丽。”

“哦，真的吗？林！”彼洛斯基非常惊讶，悠然神往道，“我想去中国看看。”

尽管都是中国内地去的留学生，秦怡静从没有主动和林康说过话，总是冰冷冷地看着。有一次，林康在楼道里碰到她，笑着问：“出去吗？”秦怡静瞥了瞥他，冷冷地点点头，走了。

“哦，她真是冰美人，一个被爱情伤害的人。”比菲尔双手抱肩站在那儿，歪着头望着秦怡静的背影若有所思。

林康从比菲尔那里了解到了秦怡静的一些事情。以前秦怡静在英国贵族学校读书，在那儿和一个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相爱了。她疯狂地爱着那个人，为此不惜中断在英国的学业，随他来美国纽约读书，他呢，在纽约一家羽毛球俱乐部打球。可是那个男人只是喜欢她的身材、美貌和金钱，并不喜欢她本人，说她太冷了。后来，那个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又喜欢上了一个更漂亮更有钱的美国女孩儿后，就把她给甩了。比菲尔说完，耸耸肩，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第二十一章 林蕴涵

到商学院不久，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为新生举办了一个欢迎晚会。那天参加的人不太多，在廖逸铭居住的别墅里举办的。

廖逸铭的别墅真不错，房前是绿草坪，虽然被雪覆盖了，仍能依稀看出修剪得十分整齐，房后是个大花园。屋内窗明几净，地上铺着檀香木色的红地板，显得很舒适。房子一共两层，十多个房间，只有廖逸铭一人居住，其余空着。楼下除有一间大大的客厅和两个小客厅外，还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健身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尽管2月份的纽约寒冷依旧，但这个房子里却温暖如春。

林康不怎么习惯吃面包和烤肉，也不习惯喧闹，看看周围黑头发黄皮肤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心里感到一阵空虚的寂寞，突然间想起梁小婉和莫娴娴来。梁小婉在国内还好吧？她在做什么呢？莫娴娴呢？他拿着手中的啤酒悄悄地躲到另一间小客厅里，闭上眼睛想着心事。

厅里有人唱起刘若英的《为爱痴狂》，歌声哀婉。

我从春天走来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说好不为你忧伤
但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总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想要问你想不想
陪我到地老天荒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为何不让我分享
你也不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旋律凄美，催人泪下，林康心里流过一阵心痛的悲伤，扪心自问道，我敢不敢像梁小婉爱我那样去爱她呢？莫娴娴呢？

就在林康将所有的心事都纠缠于梁小婉与莫娴娴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时，廖逸铭进来了，手里端着一听啤酒，见林康坐在那儿，一愣，说道：“哦，你怎么不进去唱歌？”

林康直了直腰身，反问他道：“你不也出来了？”廖逸铭没回答，坐在林康旁边的沙发上，笑道：“看你悲伤成这样，想家了吧，怎么还哭了？”

林康将眼角的泪水揩净，笑笑，喝了一大口啤酒，缓缓说道：“人有时并非只有思念家乡才悲伤的。”

廖逸铭，纽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秘书长，现在华尔街的大摩当操盘手。林康听其他留学生说起过他，廖逸铭在留学生的圈子里简直就是一个传奇。十五岁中国科技大学毕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物理专业。麻省理工学院毕业那年，将研究的专利卖给了一家跨国公司，获得了一百万美金。他用这一百万美金在国内开了一家公司，不到两年，竟然亏损得一塌糊涂。后来关掉公司，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的著名国际投行大摩公司，仅仅才一年时间，就从数据分析师做到了研究部首席分析师，这在华尔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林康明白一个操盘手并不是什么人就可以干得了的，更令林康惊讶的是廖逸铭比自己还小一岁。后来两人熟悉后，林康就这些事问过廖逸铭。廖逸铭没正面回答他，只淡淡一笑，说道：“这算什么，仅仅是个分析师，我的理想是当上市公司经理，华尔街，只是暂时的栖息之地。”

两人喝着啤酒，很自然地聊起了爱情，最后聊到了纽约。廖逸铭问林康：“毕业后留在纽约还是回国？”林康说：“想回国。”

廖逸铭说道：“怎么，美国是地狱？”

林康摇摇头说：“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个车站，我只是个过客。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廖逸铭感慨道：“是呀，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一个车站，我们都是过客。”两人聊得很投入，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林蕴涵走了进来，对廖逸铭笑道：“表哥，你怎么躲在这儿？他们都要走了，四处找你。”

来参加联谊会时，林蕴涵和廖逸铭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去购买物品，林康就坐

了秦怡静的车过来。走时，他很自然地走到秦怡静的车旁边。谁知秦怡静没开车门，理都没理他，一踩油门，走了。

林康茫然地望着秦怡静远去的车子，好不尴尬，他一回头正好看见林蕴涵站在那里，笑吟吟地向他招手，示意他过去。

“秦怡静走了，没带我。”林康坐上林蕴涵的车，苦笑着说。

“哈，没带你就对了。”林蕴涵笑靥如花，舌吐如兰，对他做了个鬼脸。

林康不解，问：“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她烦你呗。”

林康在一家中餐馆找了个刷盘子的钟点工的工作。每天晚上8点工作到10点，两个小时内要将餐馆所有的盘子刷干净，报酬是十美元。这样他每月可收入三百美元，除去每月交的一百美元的房租外，可以净剩二百美元。另外，他还在学校里申请到了一个可以拿到奖学金的助教职位，这样他就还可以有一笔收入。

纽约商学院的课程是很重，小考不断，许多课都有做论文的任务。为了在学期结束时拿到全A，保证下一年的奖学金，学习到夜里12点并不是稀罕事。

林康从餐馆打工回来，还要学习到凌晨一两点钟，加上不习惯美国的饮食，时间一长，眼圈发黑，神色憔悴。

半夜里，露易丝满身酒气地从外面回来，见林康房间还亮着灯，过来敲门：“亲爱的林，你怎么还不睡？你都累坏了。”她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根烟，心疼地说道。

“谢谢你，露易丝。我们课程很重，杰克教授每次都要我们用大量的数学计算来论证他的经济学理论，为了得到A，所以我不得不——”

“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喜欢得A，学分真的那么重要吗？”

“得到A，才能得到年底和下年的奖学金啊，这样下年的学费才有保证——”

“哦，林，你们中国留学生不是很富有吗，我见他们天天大把大把地花钱，买名车豪宅——你怎么还为学费发愁？”

林康一笑，不知应该如何向她解释：“露易丝，他们只是个别学生，大部分留学生都很穷，嗯，像我这样，天天为学费发愁的大有人在。”

露易丝不置可否，耸耸肩，吐出一丝烟雾，神秘地笑道：“亲爱的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有很多钱——”她故弄玄虚起来，咯咯地笑着凝视着林康，就是不说。

林康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又看起书来。露易丝见林康不理她了，马上说道：“林，开个账户炒股票，可以赚钱啊。”

“得了吧，露易丝，炒股票先不要想赚不赚钱，要先审视风险。明白吗，风险。”

“我炒股票却没有风险啊，每次都会赚很多。”

“哦？”

“我陪华尔街上的那帮基金经理、操盘手们睡觉，他们帮我赚钱，哈哈——”露易丝在床上躺下，用手抚摸着超短裙下粉白的大腿，媚眼如丝，娇声说道，“亲爱的林，我漂亮吗？”

林康双手抱肩，望着她，微笑道：“亲爱的露易丝，你很漂亮，可是我必须完成今天的作业，否则杰克教授饶不了我。”

露易丝见林康如此，知他无心于己，叹息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在他脸上轻轻一吻，笑道：“好好做功课吧，我的中国大男孩儿。”走出房门片刻后，她又折了回来，探头说道，“我的房门一直开着，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Good-night，我的中国男孩儿。”她送来一个飞吻，上楼去了。

早晨，林康被床头的钟声震醒，用力揉了揉眼睛，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拿起昨晚准备好的面包和牛奶，急匆匆地向教室走去。

外面下雨了，不大，轻轻飘着细细的雨丝，如丝如线，蒙蒙一片。道旁修剪得平整的草坪，草色绿得逼人眼帘，趁着如雾般的丝雨，几欲沉醉。

林康一直慨叹寸土寸金的纽约竟然如此重视绿化，在摩天大楼丛林里，每每在不被注意的地方铺设一块平整的草坪、栽种一些绿树或者矗立着美丽的雕塑。

“林康，等等我。”

林康回转身，见林蕴涵快步跑来，“我都喊了你那么多声了，你没听见？”林蕴涵一袭白衣，长发披肩，白腻如脂的脖子上围着小小的碎花围巾，匆匆跑来，气喘吁吁，连娇带嗔，自有一段动人心魄的风情。

“对不起，刚才走得忙，我没听见。”

“哼，我还以为你不愿理我呢？”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不理你？”

“那——那前几次喊你到我表哥那儿开 Party，你怎么不去？”

“我有很多功课，还要去餐馆打工，哪有时间？”

林蕴涵贝齿轻咬嘴唇，微微抬起下巴，若有所思道：“你在哪个餐馆打工？那儿还要人吗？我也想去那儿打工。”

林康不解，问道：“你也打工？”

“我就不能打工了？”林蕴涵双手背后，歪着头，似笑非笑地抬头凝望着他，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颗晶莹的雨珠，几欲滚落下来。林康怦然心动，不敢再看，眼光飘忽到远处。

“我爸爸鼓励我出去打工，只可惜没有人带我——”

“哦，原来如此，我给你问问。”林康说道。

林蕴涵高兴起来，望了他一眼，旋即低下头来，柔声说道：“谢谢你，林康。”杰克教授是一位国际经济学界的权威，华府经济顾问团的高参，在华尔街大

的投资银行和众多的对冲性基金公司众多的学生和大量的忠实拥趸。同时，他也是一位严谨守时的老教授。

今天，8点刚过，杰克教授就准时踏进教室的讲台。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大家摊开秘书小姐发的教案，而是坐在那里，用手抚摸着花白的大胡子，微笑地看着大家。

此时，林康走进了教室，向杰克教授道歉：“对不起，教授，我来晚了。”“哦，没问题，林，我在等你。”杰克教授的话，让林康很惊讶。

“亲爱的同学们，一直以来，你们一向抱怨，我要求你们大量的数学计算来学习我的经济学课程，以至于让你们晦涩难懂。我也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曾考虑过改掉自己的自以为是，按照你们告诉我的方法来上课。可是有一位同学改变了我这种想法。哦，上帝，先不要来说这位同学的名字，先看看这次考试的成绩单吧。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不公布大家的成绩，只能说除一位同学考了‘A’外，其余所有同学全考了个‘C’。”

在美国无论小学还是大学，从不公布考试的成绩。美国教育界认为考试成绩是学生自己的隐私，不能向外公布。杰克教授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四周，缓缓地说道：“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哦，请允许我说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林康！”杰克教授说完，全班同学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林，你能告诉我，每次考试都得‘A’的诀窍吗？”杰克教授微笑着问林康。

“教授，我以前学的是数学专业——”

“哦，我知道你以前学的是数学专业，林，班里还有很多同学以前是学数学专业的，嗯，丽丝和简·斯塔克，都是数学博士。”丽丝朝林康笑了笑，耸了下肩。

美国各个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来源很杂，本科学数学、哲学、经商的很多，而学经济的却很少。在一些经济系学院，甚至还有上班工作的政府雇员或者企业人员，利用假期来旁听的同学。

“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每次考试都得到‘A’？”杰克教授走下讲台，来到林康身边。

“教授，我用的是这个。”林康从桌子上拿起一摞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数字。

“哦，上帝，你记了如此多的笔记？”杰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望着林康。杰克教授一边惊讶着自己的发现，一边不可思议地摇着头。

林康去打工时，问餐馆老板，我有一个女同学想到这儿打工，还用人的吗？餐馆老板是一个很和善的台湾人，说晚上忙的时候，需要一个钟点工，她愿意做吗？林康很高兴，说她愿意。老板笑咪咪地说，明天让她来试一下吧。

第二天下午，林康有课就让林蕴涵自己一个去餐馆应聘了。晚上，他去餐馆

打工时，问老板，那个女孩子下午来应聘钟点工了吗？

餐馆老板笑了，问林康，她回去没告诉你？林康很疑惑，说没有啊。餐馆老板大笑着，将林蕴涵来应聘的情况告诉了林康一遍。

下午，林蕴涵去了餐馆。服务员恭恭敬敬地将她领到座位上，问她要吃什么？林蕴涵却说是来应聘这儿的钟点工。

老板见她肌肤胜雪，眉目如画，衣饰华贵，气质不凡，和那些真正缺钱前来打工的留学生，完全不一样，没敢答应。林蕴涵大急，蹙眉道，你们不是说让我今天来吗？老板纳闷了，问她，谁让你来了？林蕴涵一提林康，老板才恍然大悟起来。

老板试着让她和其他女服务员一起端盘上菜，林蕴涵干了没半小时，偷偷问服务员，林康怎么没来？服务员告诉她，林康是刷盘子的，在后厨。林蕴涵找到老板，说，我当不了服务员，想刷盘子。老板百思不解，说刷盘子很累的，工钱也不多。

林蕴涵笑道，我喜欢刷盘子，就让我刷盘子吧。老板挠挠头，心想，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刷盘子，真是头一次见，没办法只好让她去后面刷盘子。林蕴涵干了一会儿，问清了林康在快打烊时才来餐馆。她又来找老板，说我喜欢餐馆快打烊时才刷盘子。老板哭笑不得，这才明白，林蕴涵来这儿的目的是，为林康而来。

老板拍拍林康的肩膀笑道：“年轻人，人家姑娘看上你了。”说完，呵呵笑着走了，留下满脸通红的林康。

这时，林蕴涵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高声地和老板、服务员打招呼。老板笑眯眯地招呼她后，转过头对林康笑道：“开工了，快去干活儿。”

林康红着脸和林蕴涵去后厨刷盘子时，服务员们捂着嘴偷笑个不停。

林蕴涵出师不利，见油腻腻脏乎乎一大盆水，上面还漂浮着些油腻的肉片，直想呕吐。林康用手将肉片和菜叶捞出，加些洗洁精若无其事地洗起了盘子。林蕴涵无法，戴上手套也像林康那样蹲在地上，刷起了盘子。她从没有干过这样的粗活，笨手笨脚，很长时间刷不了一个。林康教了她一会儿，问她，明白了吗？林蕴涵点点头，说明白了，却仍然几分钟刷不净一个。

林康笑道：“我们分工，我刷盘子，你把刷好的盘子端到桌子上。”

林蕴涵高兴起来，笑道：“这个我会。”

厨房湿滑，地上全是水，林蕴涵双手端起一摞盘子，一转身，脚下一滑，“咣”的一声，盘子全摔在地上，碎了。老板听到厨房的响声，慌忙进来，见地上一地的碎盘子，气得直瞪眼。那晚，林蕴涵不仅没赚到刷盘子钱，反而赔了餐馆一百美元。

第二天，林蕴涵再去餐馆刷盘子时，老板说什么也不让她干了。

第二十二章 初试身手

4月的纽约，冰雪早已融化，气温渐渐回升，中央公园里的青草早已嫩绿一片。那些爱美的姑娘，早已迫不及待地换上性感的服装招摇过市。

夜晚11点多，林康从餐馆回来，在楼下的大树下，看见穿着暴露的露易丝正和一个胖胖的男人吻别，就假装没看见，急急地走了过去，谁知露易丝从后面追了过来，喊他：“嘿，亲爱的中国男孩儿，别走那么快，我能吃你吗？”

林康站定：“嘿，露易丝，找我有啥事儿吗？”

“哦，我给你说的那件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啥事儿？”

“开账户，买股票。难道你忘记了？”经露易丝一提醒，林康恍然大悟。刚才他还以为是露易丝要他去她房间过夜的事儿呢，所以他就假装糊涂，问露易丝啥事儿。

“我已开设了国际账户，将一套完整的资料寄给了史考特证券服务中心。嗯，估计这一两天就能到。”

“真的吗，林？”露易丝张大了嘴巴，不相信地站在那儿，问林康，“你明白开账户的手续？”

林康笑道：“当然，我还研究了你们美国的很多股票。”露易丝更加惊讶，不相信地望着，待林康走进楼门前时，她才大叫一声：“等等我。”从后面冲了过来。

一进楼，比菲尔就拿着一个大大的信封走过来，对林康说：“嘿，林，你的信。”林康打开一看，是史考特证券服务中心开设账户的证明。

“林，开设账户的确认单？”跟在后面的露易丝不停地问道。

林康点点头，说：“是的。”

“林，你准备炒股票吗？你买的是哪一只，我们研究研究。”旁边的比菲尔听到兴趣大增，像小孩子那样，吵吵闹闹地凑过来。

从卫生间洗漱完毕出来的秦怡静，见他们聊得如此热烈，冷冷地瞥了一眼，

将门“砰”一声关上。露易丝撇撇嘴，低声嘟囔道：“不可理喻。”林康摇摇手，低声说，“别影响人家休息，来，到我房间里来。”

这一段日子，林康为了研究美股走势，向林蕴涵借了一部手提电脑。一进屋，比菲尔懊丧地说：“真他妈的，上个月，买了个高科技股，到现在还亏损着。”

露易丝笑着问：“亏损了多少？”

“40%。”比菲尔懊丧极了，不停地拍着头，埋怨自己，“要知道这只股票亏损成这样，早卖就好了。”

露易丝见比菲尔如此沮丧，笑得前仰后合，揶揄他：“比菲尔，上个月我恰好也买了一个高科技股，却赚了40%，哦，我赚的那部分钱有可能是你的，要不，我把那钱还给你？”

世界上所有的股民可能都是这样，自己赚了，一定要向别人炫耀一番，见别人赔了，也一定会揶揄一下，以证明自己比别人幸运。性格外向的露易丝就是这样的人。

比菲尔向露易丝一龇牙，做恐吓状，把露易丝吓了一跳，慌忙跑开，躲在旁边抿着嘴偷笑个不停。

“比菲尔，你知道你错在哪儿？”林康笑着问比菲尔，“如果你做长线，无所谓。可是你现在做的是短线，做短线就应该设定两个出场点，一个是赢利点，比方说赚到20%就清仓，落袋为安；另外一个点是亏损点，比如说跌了5%~8%就割肉走人，决不拖泥带水。当然，你得选好板块。比菲尔，你为什么要选择科技股？”

“从2000年到现在科技股已经走完了一波下跌的行情，已经无力再跌了。所以我买了科技股，期待它的上涨。”比菲尔说得有些道理。

“比菲尔，你说得没错，可是你没有分清，这个板块是下跌中继还是止跌反弹。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下滑到今年2001年3月份的1700点，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自动报价股市的整体股价是整体赢利的195倍，较之道琼斯蓝筹股26倍的市盈率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股价严重偏离了实际价值。所以，我认为你选错了板块。”

露易丝在旁边也频频点头，说：“雷克也这样说。”雷克是露易丝新结识的墨西哥男友。

比菲尔瞪了她一眼，不满说道：“嘿，露易丝，不要提你那个墨西哥男友了，他笨得像一头大肥猪。”然后转回头对林康说，“林，我们继续。你认为我应该买什么板块？你有什么好股票吗？告诉我一只。”

林康在国内就开始研究美股了，针对各家公司经营情况和市场表现，已记下了厚厚的一摞笔记。这一段时间，他发现一家家庭保健公司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出现典型的蓄势态势。林康依据过去在国内的经验和赵云狄以前教给他的技术，又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市盈率计算了一下，判断出这只股股价应该能上升到 55 美元左右。于是，就在上周开设了一个国际账户，准备在美国的第一只股票就买它。今天比菲尔一问买哪只股票时，他就说出了这只股票。

“哦，林，那明天我买 100 股这只股票，试一试。”比菲尔犹豫了一阵，想试一下。

“嗯，我也要买几百股这只股票。”林康对比菲尔说。

见比菲尔和林康都要买这只股票，坐在一旁的露易丝也说道，我也要买一些，200 股，是比菲尔的一倍。说完，她朝比菲尔扮鬼脸。

几天后，林康在 25 美元的价位低价买入了此股。过了两星期，该股成交量明显放大，股价直线上升，比菲尔高兴得手舞足蹈、载歌载舞，抱起林康在大厅里转了好几个圈。让邻屋的秦怡静又砰砰地甩了好几下门。

谁知，该股上升到 35 美元后，不久又跌到了 29 美元。比菲尔吓坏了，天天缠着林康问：“抛吗？”

林康问他：“你想抛吗？”

比菲尔捂着自己的胸口说：“林，我炒股很少有赚钱的，这只股票是唯一的例外，看着股价一点点地往下掉，我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我不想让这只股票再重复以前糟糕的历史。”

望着比菲尔可怜的样子，林康无可奈何，说：“那你就抛吧。”

半个月后，此股又开始放量冲高，一天之内竟然从 27 美元涨到了 33 美元，第二天又跳空高开，迅疾上冲到了 40 美元。十天之后，竟被拉升到了 60 美元。林康见此股迅速被拉升到目标位，不敢恋战，立刻清了仓，净赚 12000 美元。

这下让比菲尔忧心如焚，又不停地直拍脑袋：“唉，要知道这样，我再坚持一个月啊。唉。”

楼上的露易丝兴高采烈地走下来，边跳边唱：“我买了 200 股，在回调时又买了 1000 股，现在发财啦——啦——啦——哈哈，到了 100 美元，亲爱的比菲尔，你说我能赚多少？！”露易丝跳起了芭蕾舞，不时将白白的大腿伸展到扯着卷曲头发的比菲尔面前。

“露易丝，不要等到 100 美元了，现在就抛吧，我已经全部清仓了。”林康见露易丝如此的兴奋，提醒她说。

“哦，亲爱的林，漂亮的中国大男孩儿，我一定要等到 100 美元。我的雷克说了，这只股票一定会到 100 美元。我相信他。”雷克是露易丝那个胖胖的墨西哥男友。林康见此，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没过一个星期，此股被拉升到 65 美元时，在那儿停留了很长时间，突然间雪

崩下来，一下子又到了 30 美元左右。

露易丝消失了两天后，憔悴地露面了，抱住林康痛哭不止。林康问她：“发生什么事儿了？”

“林，那只股票在 25 美元时，我没买。”

“你不是说，买了 200 股吗？”林康很诧异地问。

“我说的买了 200 股，是骗你们的——唔——唔——”露易丝哭得哀怨，费了很长时间，林康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儿。

原来露易丝在低价位时没买那只股票，为了嘲弄比菲尔，故意说买 200 股。后来，股价拉升到 55 美元时，她后悔了，买了 1000 股后，又怂恿她的墨西哥男友买了 10000 股。她的墨西哥男友问了他的华尔街朋友们，他们说能涨到 100 美元，所以露易丝和她的墨西哥男友都没有卖出，一直在等着。现在这只股票雪崩到了 30 美元，她的墨西哥男友咆哮地将她狠狠打了一顿，就和她吹了。现在让露易丝难过的是，不仅赔了很多钱，还把自己新认识的富翁男友给丢了。

第二十三章 百合的盛开

美国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假期特别的长。寒假一个月，暑假从5月中旬放假，到9月初开学，足足有三个半月的假期。这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靠打工或者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在假期里出去打工，挣取下年的学费，不失为一件好事情。

林蕴涵坐在房间里给父亲打电话，说：“我们要放暑假了，有将近四个月的假期。”

父亲说：“那好啊，回国吧，我和你妈都很想你。”

林蕴涵笑道：“我申请了纽约大学图书馆暑假助理，不回国了。”父亲在电话那头犹豫起来了，说：“你还是和你妈商量吧。”

林蕴涵家书香门第，世代锦绣。父亲现任某部委的重要负责人，副部级。母亲是北京某高校的大学老师。她原本有一个哥哥，可惜出生后早早夭折了，在家里都痛惜再没有小孩子时，林蕴涵的母亲在三十五岁那年，突然怀上了林蕴涵。

小时候的林蕴涵就长得聪明伶俐，惹人喜爱，长大后，就更如出水芙蓉，肌肤胜雪，娇美无比。高中毕业后，家里就将她送到美国读大学。

临近暑假时，林蕴涵撞见林康向学院里申请打工，也立刻向学校提出担任图书馆助理一职。学校一批准她的申请，林蕴涵就给远在北京的父亲去电话，嚷嚷着不回国了。父亲无法，只得答应她的请求，还答应帮助做妈妈的工作。林蕴涵高兴得在电话里大叫起来。

学校同住房里的露易丝却没有林蕴涵那般开心，闷坐在大厅里发起愁来。这让比菲尔疑惑起来，问道：“露易丝，快放暑期了，大家都快乐得不得了，你怎么坐在这儿垂头丧气起来？”

露易丝翻了一下忧伤的蓝眼睛，无力地说：“本来，我是快乐的，可是现在所有的钱都赔没有了，暑假的旅游也泡汤了，我怎么高兴得起来。”说完，又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起来。

这下比菲尔却高兴了，大笑道：“哈哈，我没赚多少，却没有赔着。哈哈，我可以利用这甜蜜的假期到美丽的夏威夷海滩度假去喽。”露易丝望着比菲尔兴高采烈的模样，狠狠地骂了一句：“Get out! (滚开!)”

林康从外边回来了，露易丝上前诉苦：“林，我该怎么办，我的钱全赔进去了——”林康笑道：“那再赚回来啊。”

“怎么赚？”露易丝瞪大了眼睛。

“当然是再买股票了。”

“你又找到一个可以赚钱的股票？”露易丝惊喜地抓住林康的双肩。

“当然。”林康笑着对她点点头。

“Yeah!”露易丝兴奋得跳了起来，抱住林康一阵狂吻。林康脸涨得通红，奋力挣扎，好不容易才从她怀里挣脱了出来。一转身，恰好林蕴涵走了进来。

“蕴涵，你没去上课？”林康问道。

“我回来得真不是时候，打扰你们的好事了。”林蕴涵眉尖微蹙，嘴角似笑非笑，一双俏目似怨非怨、似嗔非嗔地望着林康。这让林康大为窘迫，支吾着说不出话来。

“亲爱的林小姐，我知道你们两个是——sweet heart，嘻嘻，没有征求你的同意，我一高兴就吻了他——你不怪我，对吗？”露易丝用了 sweet heart 这一特殊的称呼，让林蕴涵的脸涨得通红，立刻窘迫起来，摇着手大叫道：“No, No, We are the good friends merely!”

露易丝摊开双手，耸耸肩，笑道：“你们中国人真是，总是隐瞒自己的感情！好了，你们两个聊，我上楼了。”

本来林蕴涵见露易丝抱着林康亲吻不止，心里酸极，暗怒不已，但经露易丝这么一说，心里既窘又甜，虽然一再否认，但气亦消了大半。

露易丝回房后，林蕴涵问林康：“我表哥想约你一起吃饭，你有时间吗？”以前廖逸铭找他时，从来都是打电话，而今天却让林蕴涵捎话告诉他，这让林康很纳闷。

“什么时候，在哪儿？”

“明天下午，至于哪家餐馆，我表哥说老地方，你知道的。你是不是经常和他一起吃饭？”

“嗯，是，我们只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林康话甫一出口，就引起林蕴涵的不满，大声叫道：“林康，既然你有时间和廖逸铭喝茶、聊天，怎么我一找你，你就没有时间？”

林康笑道：“我们在一个公寓里住着，随时都可以见面的，我不天天和你在一起吗？”

林蕴涵的脸又一次红了起来，撅起小嘴，小声咕哝道：“我说的是单独——”

纽约曼哈顿下城哈德逊河边上有一家很特色的中餐馆，一直以地道的灌汤包和临河望海而闻名。由于靠近华尔街，所以吸引着很多华人金融从业者。

这家餐馆装饰非常有特色，餐馆外墙雕饰着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夸父追日”的雪白浮雕，门口处挂着灯笼、匾额、对联，大堂里木式家具、花窗等无不具有中国特色。除大堂摆有中式的桌椅外，还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雅厅，每个厅都有一个传统的中文名字——木兰厅、牡丹厅、莲花厅等，每个厅又都按照名字为主题进行装饰。

林康刚到餐馆，穿着唐装的服务员就过来问：“先生是不是订了餐厅？”

“嗯，”林康点头，说，“一位姓林的小姐订的。”

“哦，跟我来，林小姐在楼上等您，让我在这儿恭候您。”

服务员谦恭地领着他到二楼的百合厅前，然后退去。

此间是以“百合”为主题的餐厅，到处可见百合的影子，雕栏的中式窗子上雕刻着百合，两侧低垂的白纱窗帘上也绣着百合，窗子旁边还插着一束开得正盛的百合。林康轻轻推门进去，见林蕴涵身穿一套缀满花边和蕾丝的褶边白色纱裙，静静地凭窗远望，夕阳的余晖洒落下来，海风吹动，只见她裙裾飘飘，宛然百合在刹那间盛开。

林蕴涵望着夕阳正在出神，偶一回头，见林康如痴如醉地站在那儿，呆愣愣地望着自己，脸上不觉一红，啐道：“看什么看？”话甫一出口，自己却捂着嘴笑了起来，招呼林康道，“傻子，快进来！”

林康站在门口，正在心醉神荡之际，见林蕴涵忽啐自己一口，又巧笑嫣然地招手让过去，脸上一红，暗叫一声惭愧，便走了过去。

“快看日落！”林蕴涵指着西边那轮落日，兴奋地叫道。一轮大大的血红夕阳挂在西边，数以百计，形态各异的摩天大楼静静地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宽阔的哈德逊河，大小船只往来穿梭，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波浪。那座高大的自由女神像仿佛披上了一层暗红色的光衣，依然高举着火炬引领着人们前进。

“真是太美了！”林蕴涵赞叹着，问，“林康，你见过这么美丽的落日吗？”

“见过，只是并不是在城市，而是在海边。”林康想起和王丽光光着脚丫，踩着柔软的白沙，站在海边看日落的情景。

“和谁啊？是不是和漂亮的女孩子？”林蕴涵回转头，笑着问。林康微微一笑，没有回答，望着西边的落日又悠然神往起来。这让林蕴涵很不开心，嘴角一撇，心里又泛起一阵酸意，心想：那肯定是和很漂亮的女孩子了！

此时，廖逸铭恰好走了进来，见林蕴涵绷着脸，撅着嘴，眉头微微皱着，就笑道：“谁惹我家大小姐不高兴了？林康，是你吗？”

“你惹我生气了！都几点了，你才来！”林蕴涵将怒火撒到了廖逸铭身上，冲他一阵抢白。

廖逸铭一阵大笑，说道：“别人惹你，你却偏将怒火都撒到我身上来，表妹，你小时可不是这样啊。”

林蕴涵想想自己也是，哪儿来的一阵无名火？经表哥这一说，立刻难为情起来，跑到门外喊服务员上菜来。

这儿餐馆除去灌汤包地道外，其余的菜虽说是中餐，却也是西式吃法，分三道上来，头道菜是汤，二道是头盘，以小吃和色拉为主，然后再是主菜。饭后是甜点。

以前林康和廖逸铭来此吃饭时，主要在楼下喝些茶，然后再吃些灌汤包，从来没有像这样找一雅间，要几个像样儿的主菜，边吃边聊。既然林蕴涵来了，两人只好随她了。

三人边吃边聊，聊着聊着，渐渐地将话题引到股票上去了。廖逸铭问林康道：“你如何看目前的华尔街？”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一个经济系的学生。”

廖逸铭见林康躲着他的话，淡淡一笑道：“做经济的学生，不关注市场，不关注股票，是不称职的经济系学生。”他见林康仍然埋着头喝汤，又说道，“我听说，你在国内曾在私募做过，是吗？”

林康一惊，暗想，我在国内做过私募，廖逸铭怎能知道？他心里虽然有风暴掠过，但神色仍然如常，笑着回答他道：“呵呵，你弄错了吧，在国内我一直在学校里读书。”

廖逸铭笑笑，说道：“你撒谎了吧，可有人告诉我了。”

“谁？”林康问。

廖逸铭望望林蕴涵笑道：“我就不说，你自己猜。”

林康心里一紧，想道：莫非是她？！

第二十四章 再试身手

2001年网络高科技股票泡沫化，纳斯达克与道琼斯指数狂跌。道琼斯指数连续下穿11000点和10000点，至2001年3月下探到9721点，已经处于技术性回调的关键点位。正因为如此，才有着一小波的超跌反弹，此时的林康也正趁此期间抓住了机会，作足了文章。

其实无论熊市还是牛市，只要择时择机买对了股票都能赚钱。只不过，牛市里闭着眼睛都可以赚钱，熊市里需要睁大眼睛而已。再比如“9·11”事件后，美国股市狂跌，但也有数只股票狂升，甚至还有一家安全检测系统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拉升了181%。因此说，没有绝对跌的股票，也没有完全涨的股票，只有在涨跌中赚钱的股票。

林康在研究上市公司资料和个股K线走势图时，发现一家医药公司的股票，交易量突然间猛增了十几倍，股价也在一天之内从6美元拉升到15美元，然后迅速地回调到7美元。根据经验，林康认为这是庄家在试水，看是否有资金大鳄潜伏其间。这和在国内做A股时庄家的手法一模一样。经过周密的计算，他认为这只股票能涨到30美元。

暑假里，露易丝没有出去旅游，在校内打了一份工，做了学校宿舍的管理员。当然，她还追着林康买股票。林康问她：“你还有钱吗？不是全赔了？用什么来买股票？”露易丝扬扬得意道：“我又在私人贷款处贷了一万美金。”

美国的银行业很发达，只要你是美国公民，有社会保险号，银行就敢给你贷款，特别是在校内的大学生，向银行贷款交学费是常有的事儿。

林康笑道：“像你这样的花费，那些银行也敢贷给你，真是的。嗯，那好吧，什么时候买股票，我会告诉你，当然你的手机得开着，省得到时找不到你。”

“哦，亲爱的林，我的手机时刻开着，就连我的房门也天天开着，只要你愿意。”露易丝耸着肩笑道。

一个月后，这只股票的股价突然从7美元涨到16美元，然后又迅速回调。林

康知道，这是狂升的信号，于是他在 10 美元处买了 1000 股，让露易丝也买了 1000 股。

没想到第二天，这只股票不涨反而跌了，一下子又回落到了 7 美元。林康又毫不犹豫地买了 1000 股。

这个突然的变故把露易丝给吓了一大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电脑里不停下跌的曲线，摇着头神经质似的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上帝啊，难道你又在和我作对？哦，饶了我吧，我已经够可怜的了。”

门外的秦怡静看到露易丝如此，问她：“露易丝，你怎么了？难道你的男朋友又跑了？”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遇到幸福的事儿，一定要和相爱的人分享；遇到苦恼的事情，总是喜欢和朋友倾诉。即使这人不是朋友，只要她愿意倾听，那么苦恼者也一定一股脑儿地将肚里的苦恼倾倒出来。露易丝也是如此，何况她还处在惊恐不安，拿不定主意之时，更需要一个人来倾听。

露易丝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秦怡静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儿，问道：“露易丝，林康真的说过这只股票会到 30 美元？”

“当然，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绝对是真的！林在 10 美元时买了 1000 股，在 7 美元时又买了 1000 股。上帝呀，他疯了，好像不知道害怕。”露易丝用力地点着头，对秦怡静说道。

“哦，露易丝，比菲尔曾偷偷告诉我，上次林康买股票赚了一万多美金，是真的吗？”

“是真的，”露易丝点点头，随即神色又暗淡起来，“可是，我却赔了不少——”

秦怡静虽然是个不苟言笑，外表冷漠的人，但她也是一个有主意的人：“哦，露易丝，别害怕，这次你肯定也会赚钱的。相信我，你会赚钱的。我也买 1000 股这个股票。”

“哦，真的吗，秦，你也买 1000 股？”露易丝睁大了眼睛，不相信似的望着秦怡静。

“当然，露易丝，这是真的。我也买 1000 股，现在就买。”

露易丝找到了伴儿，忐忑不安的心略微放下了一些，心想，既然你买，那我也买，要倒霉大家一块儿！

第二天，这只股票略微跌了一点，资金交易量并不是很大，一直在低位盘整。谁知，第三天一开盘，交易量大增，跳空高开，直线上升，收盘时竟爬升到了 15 美元。几天后，又一路疯狂冲高到了 25 美元、26 美元、29 美元。最后竟然火箭般冲到了 35 美元。

抛了吧！林康对狂喜的露易丝说道。露易丝丝毫没有犹豫，立即清仓了事。

夜里，露易丝从外面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在房间里又唱又跳，手里握着一大把绿绿的钞票，大笑说：“我有钱了——有钱了，全都赚回来了，我又可以去旅游去了——哈哈——让那个墨西哥佬儿见他妈的鬼去吧！哈哈——”露易丝大笑不止，将赚来的两万多美元“哗”地抛到空中，看绿绿的钞票纷纷从天而降，然后又捡起来，一张张铺开放在床上，脱光了衣服在床上跳起了舞蹈。

秦怡静和林蕴涵听到露易丝房里喧闹不止，便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见露易丝裸着雪白的身子在铺满钞票的床上跳舞，不禁莞尔。

“秦小姐、林小姐，有钱的感觉真好！今天晚上，我要躺在这些钱上面睡觉！”露易丝铿锵有力地说。至于露易丝到底在没在那些钱上睡觉，大家都不知道，但第二天所有的人都看到她去了超级市场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化妆品。

几天后，露易丝又问林康：“什么时候还买股票？我要让这些钱，蛋生鸡，鸡再生蛋，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林康笑道：“那你岂不是亿万富翁了？”

露易丝扬起脖子说道：“亿万富翁不好吗？我喜欢有钱的感觉。”

林康叹口气，说道：“纳斯达克与道琼斯指数狂跌，整个市场低迷，成交量很少。我们买的这两只股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碰上的，这种机会怎么能天天有？如果天天都能遇到这种赚钱的股票，那庄家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露易丝不懂喝西北风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西北风怎么能像水一样能喝，但听林康那意思就是，这种事儿并不是天天有的。于是她对林康说：“今后再有这样的股票，你一定要告诉我。”林康笑笑，点点头，说道，当然。

露易丝还想说：“亲爱的中国男孩儿，想跟我一起去夏威夷去旅游吗？”可一看林蕴涵走进了房间，就惊呼着赞美其漂亮起来，再不提和林康一起去旅游了。因为她看出了，那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儿比她更在意林康。

美国大学，一般都在9月份开学。8月末时，国内的留学生们大都提前来美国了，一是先熟悉熟悉环境，二是先找好住宿的地方。

林蕴涵来找林康是应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要求，确切地说是应她表哥廖逸铭的要求，去肯尼迪机场去接国内的留学生。

飞机是晚上10点的飞机，可惜晚点了，机场广播说要到深夜12点才能到。没有办法，两人只能待在车里等。

林蕴涵的这个车是新买的，空间很大，还重新安装了Presume—Sound音响系统，从高频到低频都纯净无瑕、毫不失真，里面轻轻吟唱着美国乡村歌曲《Traveling Light》（轻装前行）——

Well I was doubling over the load on my shoulders
Was a weight I carried with me every day
Crossing mile soff rustration sand river sa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 way softrouble

(如双倍的重量压在肩上，
感觉自己每日在负重前行；
走过挫折的道路，穿越伤痛的河流，
不断俯拾路旁的卵石；
我摇晃着，坎坷前行，
眼前是充满烦恼的路。)

里面流淌出的天籁之音，让林康心里有些酸痛。梁小婉还好吧，她在做什么呢？没有了钱，没有了房子，没有了赖以生存的餐馆，她靠什么生活？一想到这些，林康心里一阵钻心的刺痛，眼泪慢慢地从他眼角渗出。梁小婉是那么狂热地爱着自己，而自己却没有给她应有的一点儿幸福，临了还拿走了她所有的钱。

唉，不想了，梁小婉是那样坚强的人，肯定会生活得更好。林康暗暗安慰自己，这样也会让心里舒服一些。莫娴娴呢？王丽呢？王丽在华尔街，还去找她吗？唉，再说吧。

林蕴涵从邻座探头过来，见他眼里有些湿润，不禁取笑道：“哟，怎么了，还哭了呢？”

“哪里哭了，车里的冷气太强，吹得我眼睛刺痛。”林康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并努力装出开心的模样。

林蕴涵将冷气拧小了一些，问林康：“这下好了吧。”

林康点头，说：“好了。”

“喂，林康，我发现你和别人有些不一样。”林蕴涵的话，让林康一愣，问：“我怎么和别人不一样？”

林蕴涵笑笑，颇为忧虑地说道：“你吧，看起来很开朗，其实很忧郁；外表看起来很文静，其实内心很狂野；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事，不然不会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林康不置可否地笑笑，却问她另外一个问题：“秦怡静这个人怎么那么冷？”

林蕴涵眨眨大眼睛，歪着头问林康：“你对她很感兴趣？”

“无聊！”林康瞪了她一眼，不再理她，闭上眼睛听歌。

林蕴涵吐吐舌头，顽皮地一笑，突然神秘地说：“你知不知道，秦怡静曾经

自杀过?”

“自杀?不可能吧。”林康曾听比菲尔说过。

“真的,为了她那个负心的大马男友自杀的。那人真可恶,不仅欺骗了秦姐的感情,把她的钱还给骗了——天,五万美金啊!”

林康的心“咯噔”一下,就像被一把锋利的匕首猛然刺到心里,仿佛林蕴涵说的那人就是自己。

“不可能吧,那人怎么可能骗她的钱,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林康躺在那儿虚弱地说。

“你别不信,这是真事儿。秦怡静亲口给我说的,只不过她说的不是骗,而是说,那人没钱了,向她借的钱。整整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啊。秦怡静真可怜,到现在还不认为他是骗她的钱,他一撒谎说缺钱, she就把父亲刚邮寄给她的学费和生活费给那个男人了。到后来,那男人又找了一个美国的富翁家女儿,把她给甩了,都没有把钱还给秦姐。”

林康静静地听着林蕴涵在讲秦怡静,心里一直在念着梁小婉的名字:“唉,梁小婉啊。”

“秦姐的手腕上到现在还留有大小不一或粗或细的红色伤疤。一个人如果不痛苦到了极点,不会以那样的方式,看自己的鲜血一点点地流出,还不断地划断自己的手筋。”

林蕴涵见林康躺在车座上闭着眼睛,不说话,推了他一下:“喂,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说话?”

“我一直在听你说呀。”

“听我说就睁开眼睛,干吗总是像睡着一样。”

“好吧,你说吧,我睁开眼睛就是了。”林康睁开眼睛,望着林蕴涵,努力地笑了一下。

林蕴涵见林康看着自己,说了一句:“讨厌!”又随即问道,“你说爱情是什么?”林康愣了一下,不知她为何问这样的问题,就反问她:“你说爱情是什么?”

“爱情嘛,就是两个人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我想着你,你想着我。”林蕴涵话甫一出口,立刻感觉出了问题,急忙捂嘴,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辩道,“我,我,我不是说你和我,是举个例子——”

“我明白,你继续。”林康望着羞红脸的林蕴涵微笑着说道。

林蕴涵生了气,将头扭向一边,却不说了。

过了很长时间,林康也不见林蕴涵说话,就笑道,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林蕴涵坐在那儿没动,不吱声也不理他。林康笑了笑,就讲了起来——

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累又渴,几

乎绝望。

这时，美国人捡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子后里面出来一个魔鬼，对他们说：“你们救了我，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美国人说：“我先捡到的瓶子，我先说。”其他两人都同意。

美国人说：“给我一车钞票。”魔鬼满足了他。他又说：“再给我一车钞票。”魔鬼又满足了他。然后他又说：“把我和这些钞票都送到美国去吧！”于是魔鬼把他送走了。

第二个说的是法国人。他说：“给我一车美女！”他的面前立刻出现了一车美女；他接着说：“再给我一车美女！”他面前又出现了一车美女；然后他又说：“把我和这些美女都送到法国去吧！”于是魔鬼把他送走了。

第三个说的是中国人。他不慌不忙地说：“给我一瓶二锅头。”他的面前，立刻出现了一瓶二锅头，他美美地喝起来了。喝完后又说：“再给我一瓶二锅头。”喝完后他又说：“让那个美国人和法国人回来吧！”

美国人和法国人回来后，又陪中国人在沙漠里面前行。走着走着，美国人又捡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子后，里面又出来一个魔鬼，对他们说：“你们救了我，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美国人和法国人害怕了，对中国人说：“你先来吧。”

中国人说：“给我一瓶二锅头！”他的面前立刻出现了一瓶二锅头，他美美地喝完后，对魔鬼说，“再来一瓶二锅头！”魔鬼问：“你第三个愿望是什么？”中国人说：“魔鬼啊，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

林康讲完后，林蕴涵伏在那里呵呵笑了起来：“这些，你都从哪儿听来的？”林康笑道：“都是你表哥给我讲的。”两人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接机时间到了。林康和林蕴涵一人举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那两个留学生的名字。林蕴涵看看林康牌子上的名字，又看看自己的牌子，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林康疑惑，问她，笑什么？

林蕴涵蹲在了地上，指着林康牌子上的名字，笑个不停。林康一看，不禁也大笑起来。牌子上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庞光大”。

林蕴涵笑得捂住肚子，好半天才起来：“哎呀，妈啊，乐死我了。他怎么起这样的名字啊？”林康突然悟出了其中的妙处，大笑着对林蕴涵说：“一会儿，你问问他。”

正在说话间，见通道处走来一个男学生模样的人，问他们：“请问是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吗？”林康点头，说是。“我叫庞光大。”那个男留学生说。

“哦，欢迎你庞光大同学。”林康很热烈地同他拥抱了一下，“我叫林康。她叫林蕴涵。”林蕴涵咬着嘴唇，憋住笑，同庞光大握了下手。

“你怎么出来得这么快？做安检了吗？”林康问庞光大。

“做安检了，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很松的。在国内时，我还以为只咱们中国安检松呢，想不到美国安检也这么松。”庞光大笑道。

林康笑笑，心里想：做安全检测系统的那家上市企业，业绩肯定不会太好。

林康把他送到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会所的住处，安排好房间后，就急着送林蕴涵回家。庞光大拉住林康不让走，硬塞给他两瓶二锅头酒。

林康不收，推辞说：“我不会喝酒。”

庞光大急道：“这是北京的二锅头，谁不喝？”

第二十五章 夜会王丽

9月10日晚上，林康坐在电脑前正研究着红红绿绿的K线图，电话响了。一个很陌生的号码，“Hello? ——Hello? ——”林康接通电话，对方沉默着。就在林康不耐烦，要挂断时，对方说话了：“你，还好吗？”声音中有一丝颤抖。

林康一震，也呆在那儿，刚才他猜想了很多人，却没有想到是王丽！

“王丽?! 是你吗？你在哪儿？”林康站了起来。

“谢谢你还记得我！我和你一样，在纽约！站在你们校园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司所在地——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世贸大厦南楼。”

窗外，那两座高110层漂亮非凡的姊妹楼在纽约的夜空里，绚丽多姿、色彩斑斓。

“出来喝杯咖啡？”王丽问。

“好，什么地方？”

“Puff&Poa 咖啡厅，世贸大厦南楼第99层，我等你。”

商学院距世贸大厦有十几条街区，坐TAXI十多分钟就到。林康穿过富丽堂皇的大厅，在柜台上办理了登楼手续，坐上电梯直到99楼。

Puff&Poa咖啡厅的空间被分割成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时尚又有个性。门口有一把灯帘，如夜晚天上的群星璀璨，里面灯光柔柔，音乐轻轻流淌，舒适的座椅、绛色的沙发不缀多余的饰物。

林康站在那儿正寻找王丽时，王丽已走到他身边。“嘿。”王丽站在临近窗子的一个被玻璃隔开的茶座里笑吟吟向他招手。“嘿，你好。”林康快步走过去，略一拥抱就松开了，彼此矜持地笑着。

王丽穿着一件圆领的黑色短袖衫衣，露出圆润的玉颈和莲藕般的胳膊，下身穿着一条干净的牛仔裤。原来柔美的秀发剪了，留起齐耳的短发。这样的打扮既有美国丽人那种干练的气质，也有中国女性的清秀妩媚。

“你比原来忧郁了——”坐下后，王丽上上下下打量了林康一阵，缓缓说道。

“经历了太多的事——”林康苦笑了一下，尝了一下杯中的咖啡，没加糖，

有些苦，是味道很纯正的巴西炭烧咖啡，苦涩中还蕴藏着很浓郁的香气。王丽还记得他喜欢喝的巴西炭烧咖啡，不加糖。

“谢谢你还记得我喝什么样的咖啡。你还喝卡布其诺？”

“卡布其诺，加奶精和糖。”

两人又一阵沉默。林康透过窗子向外望，夜里的纽约很美，灯火璀璨，下面的街道到处是流动的灯光。哦，想不到又和王丽在纽约相见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林康问王丽。

“你猜？”见林康茫然一无所知，王丽笑了一下，“廖逸铭告诉我的，他是我上司，投资部亚洲区经理。我是研究部分析师。”

林康这才明白，廖逸铭问他是不是在国内做私募？原来王丽已告诉他了。

“廖逸铭想给你提供一份研究部研究员的职位——”王丽啜了一口咖啡，透过氤氲的雾气望着林康，突然哀怨道，“来纽约多半年了，为什么不和我联系？”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

“这不是理由。”王丽顿了一下，涩涩地问，“我听人说，你和梁小婉结婚了？”

“是，结婚了。”林康感到自己身上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

“那为什么不把她带到纽约来？”

“没钱！我们的金鼎公司破产了，赵总——跳楼了——”

“赵总，他跳楼了？！”王丽惊讶万分！

“王雨农做的局，你不知道？”

“我哥哥？”

“对，你哥哥，王雨农！”林康冷笑起来，拿出一根烟点上，说道，“在认识你之前，我认识一个姑娘，叫莫嫋嫋。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们偶然相遇，真心相爱。可是我却不知道她是王雨农包养的情人，更不知道他还是你的哥哥！你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王雨农是你哥哥，包括在海南时，也没有说过。

“见到莫嫋嫋和我在一起后，王雨农恨死了我，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后来，我们金鼎公司和他达成协议，共同锁仓罗邦股票，共同进退。可是王雨农却买通了第三方监管的营业部偷偷地高位出货，又利用罗邦的董事长被捕在报纸上大肆散布利空消息，还联合数家基金公司疯狂砸盘。那时恰好赶上网络股泡沫破灭，市场上一片风声鹤唳，股民们草木皆兵，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不计成本地割肉逃窜，更何况王雨农又精心组织报社、股评家、电视台对罗邦恶毒攻击诋毁。于是连续多天，罗邦巨量跌停，卖盘汹涌，买盘寥寥。

“起初赵总还借地下钱庄的钱拉一拉，想稳定一下股价，后期只能任由它自由落体，随意跌停了。当时我们把所有的后果都考虑到了，却万万没想到王雨农已经和那家地下钱庄串通好了。借钱借到仇家手里，普天下我们金鼎公司算是头一个。

到这种地步，我们已输了，而且输得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王雨农还要逼迫赵云狄跳楼？是为了钱？恐怕不是，王雨农已经赚了足够多钱——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王雨农根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我研究了他以往所有的经历，只要他坐庄，无论输赢，从不放过对手，轻则让对方倾尽所有钱财，重则命丧黄泉。结果，赵总从楼上跳了下去，我也险些丧命——”

林康话说得很轻，但字字句句就如炸雷一般在王丽心里炸响，她听得心惊肉跳，脸色煞白：“谁把你们锁仓的罗邦股票放行了？没查吗？”

“这种事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去查？我们坐罗邦的庄，多设账户故意推高股价，已是证监会极力监察欲予打击的对象，后来又请营业部做第三方监管锁仓罗邦，这些是灰色甚至是黑色地带，我们怎么可能去查？只能怪自己用人不当，遇人不殊了。”林康长叹一声，闭上眼睛，痛苦不堪。

“如果查出营业部里私自放行罗邦股票的人呢？”王丽啜了一杯咖啡，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

“以彼之道还治彼身，让他和王雨农一块从楼上跳下去。”林康缓缓地张开眼，盯着王丽，一字一顿地说。王丽一惊，她手中的咖啡跌落在地，热气腾腾的咖啡洒了一身，她被烫得跳了起来。

“烫着了吗？严重不严重？”林康拿起纸帮王丽擦。

“我自己来。”王丽将身上的咖啡擦净后，叹息一声，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子上，“这是大摩为你提供的研究员职位合同，如果愿意就签个字，明天我交差。”

林康苦笑一声，将那份合同推了出去。王丽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相信地望着他：“这是国际最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提供的研究员职位合同！这是多少人趋之若鹜梦寐以求的公司啊，你怎么不签？”

“我说了，我现在只想潜下心来学习，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这与你学习并无冲突，第二年第三年你不到华尔街投资公司去实习吗？这职位当做一次实习机会又如何？”

“我对研究员的职位没兴趣。”

“那你对什么职位有兴趣？”

“投资部经理！对冲基金的管理者！”

“啊？！”王丽又吃惊了起来，定定地望着林康，心想，一个投行的投资部经理和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在全球又有几人？即使是，从一个经济系学生做到这些顶尖金融精英，又需要多少年？她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我回去跟老板说说，看他们能否满足你的愿望。”

两人下楼时，王丽跟在林康身后矛盾万分，想对他说：“明天再回去可以吗？”可是话到嘴边，却始终没有说出来，眼睁睁地看着林康消失在纽约的夜色里。

第二十六章 爱情 911

9月11日，纽约的天空一如以往那样，清澈蔚蓝。林康走出学校公寓楼时，特意看了一眼世贸大厦，想王丽也上班了吧。上午上课没多久，就听见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传来。正在上课的学生们，哗的一声，乱了起来，都跑到了教室外面。校园里已经站满了学生和教师，呆呆地望着世贸大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世贸大楼北塔上面着了火，黑烟滚滚。

有人看了电视新闻，说一架民航飞机误撞上了世贸大楼的北楼。过了没多久，又有一架飞机出现在纽约的天空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儿时，那飞机斜斜地一头扎进世贸大楼的南楼。瞬间，大火伴随着滚滚的黑烟燃烧起来。

“NO!”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眼里噙着泪水，在胸前画着十字小声地祈祷着，也有的人哭泣着惊慌失措地打起电话。

“王丽!”林康惊叫一声，醒悟过来，掏出了电话给王丽打电话，可是没人接。他一遍又一遍地打，一直没有人接听。他拔腿就冲出校门，叫了一辆 TAXI，说去世贸大楼。出租车黑人司机小声地惊呼：“上帝啊，这是怎么啦?”

天啊，真的像地狱一样，街上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像蚂蚁一样，数量多得无法统计，不断地向外拥。还好，即使这样，纽约人还保持着一定的秩序，在人们向外拥的同时，大量的警察、消防队员还有 FBI 向世贸大厦的方向奔去。距离世贸大厦还有三个多街区，警察们已经设立了警戒线，只允许向外出，不允许往里进，那些警察、消防队员、FBI 和救护车除外。

林康没有办法，只有站在那儿心急如焚地望着浓浓黑烟的世贸南楼。

电话响了，林康慌忙打开手机。“喂，林康，我是王丽。”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王丽，是你吗？你在哪儿？还好吗？我正在往世贸大厦赶。街道已经戒严了，有很多警察，我过不去。”林康焦急地说。

“我还在世贸大楼。刚才一架飞机撞上了大楼，这儿到处都是火、浓烟——哎哟，我的腿被墙压住了，动不了——刚打过 911 电话，他们说马上来救我——”

里面传来王丽的一阵咳嗽声，“林康，你爱不爱我？”王丽突然问道。

“曾经爱过！”林康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哦，王丽一怔，凄怆一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给我那么多美丽的回忆。离开你的这两年里，每天晚上都想着你的笑容睡觉，拥抱着你的身影入眠——林康，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希望你不要恨我，也不要不理我，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好吗？”

林康听着电话，心慢慢地沉了下去。一直以来他都在怀疑，当年谁能有那么大的能量让第三方监管的证券所偷偷地放行锁定的股票？当时他想到了王丽，不过又立即否定了自己。毕竟当时王丽已经出国了。今天，当王丽说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他时，林康立刻判断出当初怀疑的正确。他冰冷地望着大街上惊恐万状向外拥的人们，不回答。

“那个放行罗邦股票的营业部经理，是我介绍给王雨农的，另外王雨农又送了他很多钱——”王丽黯然的话语让林康的头皮一阵阵发麻，他宁可一辈子怀疑，也不想确认做这件事的人就是王丽。即使是她亲手做的这件事，林康也不愿意由王丽本人讲出来。而今却由她慢慢地一点点地跟自己说了。

“王雨农是我的亲哥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破产。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样人，只为了出胸中的一口恶气，竟然串通地下钱庄逼死赵云狄——我好后悔——”电话里，王丽痛哭流涕，“林康，我没有时间和你说了，大楼摇晃了——啊，救命！林康，我爱你！——”电话里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声音了。

林康抬头，不远处的世贸大厦南楼已轰然倒塌，升腾起一阵遮天蔽日的巨大烟柱，散漫到纽约的天空。

一个美丽大都市的地标，一个最强大国家的坐标，一个美利坚民族财富的象征，一个美国人心中伟大的偶像——世贸大厦，就这么倒了，在黑烟与浓尘还有美国人民的眼泪中，顷刻倒下了。

那倒下的废墟和烟尘中掩埋着多少无辜的生命？！在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奇迹，没有人有权利以这种或那种借口来毁灭它们！特别是那些无辜死难者的生命！多少年以来，林康宁愿把那一天的记忆都化作黑白的碎片藏在心里，也不愿回忆那令人悲哀的场景。

“林康，林康，你在哪儿，有事吗你？”林蕴涵的声音几乎要哭了起来。

“蕴涵，我没事儿，你呢，在哪儿？”林康一边静静地流着泪，一边静静地说话。

“在学校的门口，我好害怕，想见你。”

“我马上回去，你等我。”

林蕴涵站在学院门口，哭泣着不停地打电话，见林康走到她面前时，林蕴涵猛地扑到他怀里，紧紧地搂住他，失声痛哭。

远处那两座曾经高耸入云的城市象征，一个已伤痕累累，犹自冒着黑烟，燃烧着火焰；另一个轰然坍塌，瓦砾一片了。那里面还掩埋着一个女人，一个自己曾经爱过，也深爱自己的女人。

林康遥望残垣断壁的世贸大厦时，已满脸的泪痕。那一段美好的感情，已随世贸大厦的倒掉，灰飞烟灭，化为蝴蝶了！

第二十七章 “9·11 事件”中的商机

纽约市政府发布疏散令，要求对曼哈顿地区的学校、居民进行疏散。林康无处可去，只能坐在房间里和比菲尔、露易丝一遍又一遍地看 CNN 的重复播放的新闻。

晚上 8 点 30 分，美国总统布什对全美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称，恐怖主义攻击可以摧毁了钢铁，但不能丝毫削弱美国钢铁般的坚强决心。

“林，你认为这次恐怖袭击会如何影响美国？”看过电视新闻后，比菲尔问林康。

“给美国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自美国建国以来，外国人针对美国的袭击一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再一次，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纽约的世贸大厦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地标，其地位丝毫不亚于自由女神像。而恐怖分子敢于袭击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在于警告美国。试想，如此庞大的美国，有着强大的国家经济，无与伦比的世界金融中心，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体系，在几架民航飞机面前，它是如此的脆弱，这足以引起美国民众心理上的焦虑。”

“林，这次恐怖袭击对华尔街有什么影响？”露易丝托着下巴，忧心忡忡地望着林康。

“肯定是下跌，大幅度下跌，如果政府不出面救市的话，绝望的华尔街甚至会崩盘。不过，不要紧，美国政府肯定会出来救市！”林康肯定地说。

“不能吧。美国是最成功的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调节为准则。”比菲尔摇着头，对林康的话不以为然。

“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此时不亚于战争状态，布什总统刚才的电视演讲已经表明了其救市态度，而且相当的坚决。”林康在比菲尔面前站定，慢慢地说道。

“我可没看见总统救市的言论，哪怕是有一个字的救市言论也可以。”比菲尔

耸耸肩，摊开双手说。

“他说了！而且相当的清晰：‘恐怖主义攻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物的地基，但无法触及美国的基础。’他这是在告诉美国民众，别怕，不要恐慌！‘这些恐怖行动摧毁了钢铁，但丝毫不能削弱美国钢铁般的坚强决心。’从他的话里，我判断，美国政府一定会救市。”

“既然政府会救市，那华尔街就不可能崩溃了。”露易丝说。

“不会崩溃，并不代表它不会大幅度地下跌。自从世界上有股市之后，所有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只要有大的灾难发生，股市都会下跌。因为股市的波动是来自人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林康说。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买股了？”露易丝垂头丧气地说。

“我们不仅要买，而且全——仓——买！”林康一字一顿地说。

“为什么？”比菲尔很惊讶林康。

“比菲尔，中国有句古话，叫乱中取胜。在这次恐怖袭击前，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拥有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美国本土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可如今那些不要命的恐怖分子竟然攻击到了纽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安全！安全最值钱，反映到股市里，就是提供安全产品的公司股票值钱！那些提供安全产品的公司！所以，我们要全仓买进那些能提供安全产品的公司股票！”

比菲尔和露易丝听得目瞪口呆，心想，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奇思怪论？就在他们两人还在犹豫时，秦怡静竟然出现在门外：“分析得很好！我要买！算我一个！”

“相信我？”林康盯着秦怡静问。

“当然，一直都相信！”秦怡静望着林康的眼睛，黑白分明的眼睛里竟有着不同寻常的坚定。

“还有，算我一个！”一向从不买股票的林蕴涵也走过来。

9月15日晚（北京时间9月16日晨），美国管理层开始发布救市消息，对全国发布公告称：股市在周一重新开市时将执行新的制度，放宽交易规则，广泛容忍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

9月17日，美联储在开盘前突然宣布：隔夜拆借利率调低五十个基点，降至3%。这是美联储市场公开委员会第三次在例会之外宣布降息。尽管如此，美国股市开盘后还是大幅狂跌。林康坐在电脑前，望着不断下滑的K线，镇定自若，对电话那端的秦怡静问：“机场安检情况是否严格？”

一大早，林康就让秦怡静和林蕴涵开车去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借接人之际探视美国警方对安全问题是否重视。

“简直太严了！机场上警察特别的多，还有好多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美国大

兵！机场上安全检查 very very 严格，每个安检通道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那些外套、公务包、钱包——全部都要放在传送带上检查，而且还要‘take off your shoes’（脱下你的鞋）检查！天，我来美国两三年，还没有见过如此细致严谨的检查！”秦怡静打电话过来，话语里透出一丝紧张。

“好了，我明白了，你们回来吧。现在安保及国防工业类的股票表现很好，特别是 InVision 公司和 Viisage 公司的股票大幅飙升。我准备在 InVision 公司和 Viisage 公司之间选择一家公司择机买进。”林康对秦怡静简单地说了两句话后，就挂了电话。

InVision 公司是一家制造爆炸物、药品检测系统的大型公司，与美国军方及警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产品主要用于机场行李检查，和对海关、车站、公司、大楼、大型会议及众多公众聚集地进行安全检测。Viisage 公司的识别系统用于面貌和指纹的瞬时识别，不仅在国家移民局及美国十三个州使用，而且业务已拓展到中亚及东南亚。

“我要买进 INVN（InVision 公司股票代码），InVision 公司是典型的炸弹探测设备制造商。以前，我会避开这类股票，但现在不会，尤其是发生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他们的业绩会有爆炸性地增长。”林康说着的同时，轻点鼠标将账户上的所有的资金全部买进了 INVN。

美国三大股指伴着股票价格不停地狂泻，而 INVN 的股价却不断地扶摇上升，林康在买入时已经从开盘时的 4.83 美元，攀升到 6.45 美元。

比菲尔着急催促林康：“林，先操作我的账户！”

“比菲尔，你是一个绅士，要知道女士优先，再说，你还有电脑，为什么不拿来用？”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比菲尔猛拍了一下脑袋，转身跑回了自己房间。

当天收盘时主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泻 684.81 点，收于 8920.70 点，跌幅为 7.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5.82 点，收于 1579.55 点，跌幅为 6.83%；标准普尔 500 指数损失 53.81 点，收于 1038.73 点，跌幅为 4.93%。而代号 INVN 的股票却从 4.83 美元狂升 181%，收于 8.75 美元。

仅仅一天，林康账户上已经多出了 4 万多美元。秦怡静赚得最多，已经赚了将近 6 万美元。露易丝赚得最少，也已经有 1 万多美元了。不过她有些高兴不起来，甚至还很惶恐，“我们这是不是在劫掠？我们不应该从人们的恐惧中获利，尤其是在 World Trade Center（世界贸易中心）和 Pentagon（五角大楼）惨案发生之后。”

林康问比菲尔：“比菲尔，你热爱美国吗？”

“当然，这毫无疑问，我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

“那好，政府现在已经呼吁投资者，不要非理性的抛售股票，还呼吁各大上

市公司加大力度回购自己的股票。我们这么做，也是响应你们国家的号召嘛。”

林康说完，露易丝就猛点头说：“对，对。”

秦怡静，坐在那儿始终保持着冷漠的样子，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他们三个不说话。林蕴涵更从不关心，以前她从不买股票，只是信任林康才买的，她也没有表情。

“华尔街不是一个内疚和羞愧的地方，那儿始终是一个设法赚钱的地方。在那里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有成本和交易，成功和失败。”林康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王雨农。

“好吧，林，你说服了我，我听你的。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出仓吗？”比菲尔问。

“按在中国深沪两市操盘庄家们的规律来说，将低吸的股票大幅拉升及出货时间，最少也得两个月。但这次恐怖袭击是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大事件，没有人会预料到，所以不存在庄家低吸 INVN 的情况，唯一的解释是所有投资者都在抢筹 INVN。只要恐慌没有过去，安全类的股价就会一直往上升到所有人都不相信的地步。因为 INVN 的股价里包含着投资者对美国本土安全的期盼，这种期盼有多高，那么 INVN 的股价就会有多高。所以不急。”林康慢慢说道。

“9·11 事件”后，美国股市在四天停市后于 9 月 17 日重新开盘，一周之内，道琼斯指数跌 14.26%；纳斯达克指数跌 16%；标准普尔 500 指数跌 11.6%。美国历史资料表明，每次大的灾难后的第一周，道琼斯指数一般都会下跌 20%。而美国三大主要股指在“9·11 事件”后一周内的跌幅低于 20%，要比人们原先预计的结果要好得多。

这一切主要得益于美国管理层所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美国政府降息、减税、增加公共开支，美联储宣布降低利率，出台新制度最大限度地允许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等，都对下跌的股市起到了托市作用。此外，美国市场自发的护盘力量也不可小视。因此，道琼斯指数在 9 月 21 日的 8000 多点的最低点一步一步地缓慢上升，到 10 月份市场居然迅猛反弹起来，继而发展成一波全面的牛市，到 12 月末时已上涨到了 10100 点。

当然，在这波牛市中投资者对国防工业股的趋之若鹜，也令林康他们买的 INVN 一枝独秀疯狂上涨。12 月 14 日那天，INVN 飙升到了 45.5 美元，较之当初 6.45 美元的买入价格，已经疯狂上涨了 39.05 美元了！距 12 月 25 日圣诞节还有十多天，林康全部清了仓，除去缴税及手续费等，净赚 75 万美元。同样比菲尔、露易丝和秦怡静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比菲尔望着账户里的钱，兴奋不已，大叫道：“哦，上帝！我快成了百万富翁了！”

露易丝尽管有了比上次多得多的钞票，不过她却没有了上一次的兴奋：“喂，你们有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大家都说说。秦，你先说。”她转过头问秦怡静。

“存起来！”秦怡静想都没想。

“比菲尔，你呢？”

“我想把那些助学贷款还了，嗯，还要，还要留一些钱准备炒股。林，你说我说得对吗？”比菲尔看到林康在那儿发呆，忍不住问道，“林，你有这么多钱，准备做什么？要买一辆新车吗？”

“不，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把欠别人的债还了！我欠了很多债！”

“有感情债吗？林。”露易丝开玩笑似的问。

“有！一辈子的感情债！”林康闭上眼，缓缓地吐出了一句。

第二天，林康给谭援朝打电话，问：“有梁小婉的消息吗？”

“没有，一直都没有。我让很多人找了，都没有找到。听说，她跟着母亲回了山东老家了。”谭援朝说。

林康心里很痛，望着窗外飘飞下来的雪花，泪水哗地涌了出来：“谭大哥，你一定帮我找到梁小婉。在我出国来之前，我为了断绝她对我的幻想，故意说，出国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她竟将餐馆和家里的房子都卖了，还借了不少钱。”

“梁小婉是一个好姑娘，当初让你离开她，也许是错的。”谭援朝难过万分，“林康，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要有那么多愧疚，今后找到她，好好地补偿她吧。”

“来美国前，我给梁小婉在北京开了一个账户。刚才我在这个账户上存了五十万美元。她为我拿了五万美元，我要还她十倍。”

林康说完，脑海里电光石火般迸出一句话，扪心自问：“金钱好还，感情呢，用什么来偿还？”

第二十八章 困苦如斯

刚进腊月不久，北京又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又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天还未亮，梁母就起了床，开了门，见雪还在下，犹豫了一下，就将炸油条的铁锅和油桶往车上搬。

睡得正香的梁小婉听到了动静，披衣下了床，说道：“妈，我帮你搬。”“哎呀，我的姑奶奶，赶紧躺下吧，你看你离临产还剩几天？”梁母边往车里搬东西，边心疼地数落挺着大肚子的梁小婉。

“妈，我没事儿，医生说产前多运动，生产时还省力呢。”说着梁小婉就帮梁母往车上抬油桶。

梁母见她过来帮自己干活，吓了一跳，急忙将梁小婉扶回到床上：“你就老实在床上躺着，今天就不要出去了，外面下着大雪，路滑，摔着可了不得。”

“啊，下雪了呀，大不大？”梁小婉问。

“大，我试了一下，有一脚脖儿深。”

“妈，雪要是太大，咱就不出摊儿了。”

“唉，不出摊儿这个月的生活费咋办？我那点养老金可不够啊。”梁母苦笑着摇摇头，“咱家还欠着你姨家几万块钱呢，你表弟明年就要结婚，别人不催，咱也得赶紧积攒钱还人家啊。”顿了一顿，梁母又说道，“小婉，林康都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也不来个信儿？是不是把你给忘了？”

“妈，你又来了。”梁小婉娇嗔地责怪梁母，“前一段日子还给你看信呢，怎么你又问了？”

梁母也不恼，犹自不停地唠叨：“唉，你为林康去美国留学卖了餐馆，还卖了房子，他可不要辜负了你啊。等他学成毕了业，取得了绿卡，把你和俺那外孙子接去，我也好跟你们沾沾光。”梁母工作一辈子了，还没有坐过飞机，出过国。

梁小婉将担保金给了林康后，就和母亲在北京郊区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房子，靠卖油条和卖菜维持生活。

每天凌晨4点多钟，梁小婉先到批发市场上批完菜，送到菜市场的摊位，再到市场外面帮母亲炸油条，好在批发市场离菜市场不太远，将批来的菜送到市场摊位上后，还能有时间帮母亲炸油条。炸完油条到了七八点钟，回到菜市场，又到了卖菜的时间，两不耽误。只不过这样苦了她自己，饿了只能吃个馒头喝点开水，困了就趴在摊位上眯几分钟。

梁小婉肚子大了起来后，梁母就让她待在家里，说什么也不让她去菜市场卖菜了。这样一来，她们的收入锐减，除去房租、生活费等开销，一个月再也剩不下几个钱了。看看快到临产的日子，梁母为了多筹集一些梁小婉去医院生产的费用，就不顾外面的大雪，推着小车又去卖油条了。

梁小婉站起来，扶着门框，看母亲吃力地推着车子慢慢消失在大雪中，心情暗淡下来，关上门，慢慢地走到床边的桌子上，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深深地凝望着，泪水扑啦扑啦地落在照片上那个男人的脸庞上。

天渐渐亮了，雪也停了。晨曦中，地上的白雪泛着清冷的光，风儿吹起，一阵雪雾飘过，墙头上几茎枯草在寒风中不屈地轻轻抖动。

隔壁的苑小娟坐在窗前凝视地看着墙上那几根枯草，手里拿着画笔迅疾地在纸上画着，不一会儿，一幅写意的素描画完成了。她伸展了一下发酸的腰背，然后站起来满意地看着手里的画，微笑起来。

“救命，救命啊！”隔壁传来一阵痛苦的大叫。苑小娟一阵惊愕，侧耳细细地听了听，确实有人在喊救命，好像是梁小婉的声音。她慌忙跑到了梁小婉门前，敲门道：“小婉儿姐，小婉儿姐，是你吗？”门虚掩着，苑小娟一推，就进去了。

梁小婉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痛苦地叫着，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她快要生产了。

梁母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梁小婉怕母亲知道她和林康已经离婚了，会犯病，就一直瞒着她。林康来的那几封信，都是梁小婉托小娟写的，用来骗母亲的。今天一大早，梁母就问林康的消息，勾起了梁小婉的心事，心里一阵悲伤，动了胎气，早产了。

小娟见梁小婉躺在地上，快生产了，急忙打了120急救车。过了十多分钟，120还不来，梁小婉的喊声一阵比一阵凄厉，豆大的汗珠牵线似的往下滚，小娟慌得六神无主，吓得跑到院子外面大喊起来。

这儿居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北漂或者外地来打工的人，平时各干各的，晚上很晚才回来。这一大早的，大家正在做着早饭，准备吃完饭好外出做工。听到小娟的喊声呼啦啦一下子都跑了出来问，怎么了，怎么了？小娟带着哭声说：“梁小婉马上就要生了。”

大柱媳妇和几个妇女赶紧跑到梁小婉屋里，见梁小婉躺在地上，痛苦地呻

吟，忙用床上的被子把她裹起来，招呼外面的男人们找车往医院送。

梁小婉送到医院时，羊水已破裂。医生见状迅速地将梁小婉送到了妇产科的产房。没多久时间，里面就传来哇的一阵响亮啼哭，走廊上焦急等待的人们，顿时松了一口气，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相互祝贺起来。

这时，一个女医生走出产房，严肃地问：“谁是孩子的爸爸？”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应该如何说。

女医生急了，又厉声问道：“谁是孩子的爸爸？”

苑小娟小心翼翼地问：“医生，发生什么事儿了？”

“产妇产后大出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抢救，需要家属签字。”

众人正在搓着手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梁母被院里的人开车送来了。她一路跑着进来，见到医生，忙不迭地问：“小婉怎样了？孩子出生了没有？”

“出生了，是个女孩儿。”

梁母松了口气：“那我就放心了。”

女医生问她：“你是产妇的什么人？”旁边的人赶紧说，是产妇的母亲。

女医生问梁母：“孩子的爸爸在哪儿了？”

“去美国留学了，我签字行吗？”梁母说。

女医生想了想，说道，“孩子的父亲不在，你签也行。”

梁母边在手术单上签字边问：“小婉怎么了？”

“产后大出血，需要动手术进行抢救。”说完，她转身往回走了两步，又转过头来说，“刚才住院部来电话说，你们来时交的一千块钱的住院费用完了，你们下去交钱吧，我们召集各科室的大夫马上进行手术。”

梁母匆忙跑到一楼住院部，医生说，刚才那个女孩儿交的一千元钱，用完了，现在做大出血手术还需要先交一万元。梁母心虚地说，你们先给做手术行吗，做完手术后，我们一定会交钱。

等待收款的女医生变了脸色，冷着脸说：“你懂不懂医院规矩？医院向来都是先交钱再做手术的。等你们手术完了，人偷偷一溜，我们找谁去？”

梁母何尝不知道这规矩，只是手里没那么多钱，于是就不断哀求那个女医生：“求求你们先给我姑娘做手术吧，做完手术，我向亲戚朋友借借，肯定会给你们的。”那女医生没理睬她，对着后面的人喊道：“下一位！”

梁母无法，又回到楼上。大柱媳妇和小娟见梁母回来，忙问：“交完钱了？”梁母道：“住院部说，还要再交一万块钱。我身上没带那么多，家里只剩下不到五千块钱。唉，我到她姨那儿再借借。”

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嘟嘟直响，各个科室的医生全部到齐，正有条不紊地对梁小婉进行抢救。

主治医生面无表情，问：“血压？”“60/40 毫米汞柱，病人已休克。”“立即按压宫底促进宫缩、舌下含服米索 200 微克、直肠放米索 200 微克、静脉联合给予足够剂量的宫缩剂、打开两路静脉输液通道，静滴胶体扩充血容量，通知血库准备输血。”

一个女护士跑出去打电话，又迅速跑了回来：“血库现在只有 500 毫升 AB 型血。”“先输上，再让他们联系血站。”

女护士亟亟地跑出手术室，柱子媳妇拉住她问：“小婉儿怎么样？”“需要紧急输血，血库的 AB 型血不够，要向市中心血站求援。”小娟挤了过来：“我是 AB 型血，抽我的吧。”女护士看了她一眼，说：“你先检查一下准备输血，我向中心血站打电话，我们两手准备。”说完她亟亟地打电话去了。

无影灯下，异常宁静，手术刀和止血钳在神情专注的医生手中翻飞，器械护士不停地将各种器械递到她手中，啪啪的打手声，在手术室中显得格外响亮。

半个月后，梁小婉身体恢复了些，可以下地走动了，苍白的面色也有了些红晕。一天她见母亲坐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就问：“妈，你怎么了？”

“没事儿，风刮的，眯眼睛了。”

“也没风呀，怎么能眯眼睛？”梁小婉查看着窗户，疑惑地问母亲。

“看宝贝外孙女儿，高兴的。”梁母支吾着。

“孩子呢，我抱抱。”梁小婉放下了心。

“你看多胖乎。”梁母擦拭了一把眼泪，从对面床上把孩子抱过来给梁小婉看。小家伙已经洗过澡，用布包着，正睡得香。梁小婉温柔地注视着孩子，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小脸蛋。

“你看，多像你小时候啊。”

“还是像林康多一点儿。”梁小婉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她像你们俩。呵呵，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梁母说。

要是林康在这儿，应该让林康给孩子起名字，唉，梁小婉心里微微叹息一声：“妈，我看叫念康吧，林念康。”

梁母一听梁小婉给孩子起林念康这个名字，知道小婉想林康了，不由得说：“你都生孩子了，还不让林康回来一趟看看孩子？”

“他在美国，那么远，回来一趟多不容易！不用告诉他了。”梁小婉温柔地注视着孩子，心里涌起一阵做母亲的温暖。

“要不，让他寄回来些钱也行啊。”梁母犹豫地说。

“他一个自费的，哪儿有钱？去那儿还不得天天给人家餐馆洗盘刷碗挣钱啊。”

“他没钱，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房子卖了给他钱？”梁母突然间怒气冲冲地喊道。

“妈，你怎么了？”梁小婉诧异地问道。

“我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林康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住院没一分钱，大出血没有钱做手术，差一点要死了，你知道吗？”说着，梁母呜呜地哭了起来。

“妈，出了啥事儿，快告诉我。”梁小婉亟亟地问道。

“也没啥事儿，就是咱们好不容易积攒的五千块钱，你一住院又没了。这还不算，以前借你姨的债没还上，现在又借了不少。人家苑小娟给垫的一千块钱，还没钱还呢。唉。”

“现在住院费交上了？还欠医院钱吗？”梁小婉心里一阵疼痛。

“都交上了。唉，刚才医院又说，账上没钱了，又催着交。”

梁小婉呆望着病房的白色墙壁，感觉一片刺眼的惨白，眼泪漱漱流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孩子的脸上：“妈，咱回家吧。”

梁母后悔不迭：“小婉儿，我心里难受，只是和你说说这事儿，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别多想。”

“我知道，妈，我收拾收拾东西，你去办出院手续吧。”

第二十九章 梁小婉的哭声

中国产妇坐“月子”有许多禁忌和讲究，首先不能见风，不能着凉，不能干重体力活和剧烈运动。很多女人由于在坐“月子”时不注意，往往会落下很多病根，比如产后风湿、肚子痛、腰痛等，这种病一般很少除根，而且时常发作且毫无征兆。俗话说：“产前一盘火，产后一盘水”，也就是这道理。此外还要卧床静养，多吃一些含蛋白质等富含营养的食物，要多喝老母鸡汤，多吃猪蹄。炖母鸡汤是补产妇虚弱的身体，吃猪蹄则是帮产妇催奶。还有的地方是用米酒煮鸡蛋再加些红糖，以调节妇女身体。北方妇女坐月子则是多熬小米粥。

所有这些对正在坐“月子”的梁小婉来说，只能是一种奢侈。出院时她和母亲身上已经分文皆无，只剩下一大堆还很难还清的债务。梁母没办法，只好将大米粥熬得烂烂的给梁小婉喝。梁母一边看着梁小婉喝粥，一边掉过头暗自抹眼泪。

姨妈来看孩子，见梁小婉如此困苦，临走时偷偷地放了五百元钱。五百元钱，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梁小婉还是一个生产时大出血，有待精细调养的产妇。梁母用这五百元钱，去市场上称了几斤鸡蛋和小米回来，然后将小米熬熟，将鸡蛋煮了，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喂梁小婉。

“妈，我自己吃吧。”梁小婉见母亲喂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忸怩起来。

“我喂你吧，这粥有些热，别烫着。”梁母用勺子盛了一勺粥，轻轻吹了吹，尝了尝，然后慢慢喂梁小婉喝下。

“小婉儿，我想好了，明天还出摊炸油条去。”

“妈，都快过春节了，外面还那么冷，你就别出摊了。这段日子你的腿又疼了。”

“都是风湿闹的老毛病，没事儿，还能动弹。”由于每天照顾梁小婉和小念康，梁母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刻满皱纹的脸呈青灰色，颧骨显得更高了，背比以前又弯下去很多。小婉心里难受，便对母亲说道：“妈，你也吃个鸡蛋吧。”

“我吃什么啊，这鸡蛋专是给你补身体用的。以前生你坐月子时，嗨，可吃



了不少，现在想想都腻味了。”梁母笑了，梁小婉也涩涩一笑。

外面又起风了，很大，在院子里打着旋儿，卷起地上的清冷的雪，荡起一阵雪雾。窗子上的报纸没有糊严，被风吹得吱吱直叫。

梁母见状，将碗放在桌上，踩着凳子将窗纸重新粘好：“哎，坐月子啊，最怕被风吹着了，要不将来会头疼的。”她说着话，想从凳子上下来时，双腿一软，砰的一声摔了下来。

“妈，摔着没？”梁小婉吓得尖叫一声，慌忙下床来搀扶母亲。

“风湿的老毛病又犯了，腿总不听使唤。”梁母揉着疼痛的双腿缓缓地站了起来。

“您明天还是不要出摊了，如果在外面摔倒，多危险啊。”梁小婉见母亲没什么事儿，心稍安了一些。梁母摆摆手，说：“没事儿”。

雪飘飘，年来到。转眼间已过了小年，北京城里年味渐浓，胡同深处不时噼里啪啦地响起鞭炮声。

梁小婉和母亲商量，已腊月二十八，再过两天就过年了就别出去卖油条了，在家歇着吧。梁母不答应，天刚蒙蒙亮，她推着车子上街炸油条去了。

到底到了年末，原来早早过来吃根油条喝碗豆浆后就出去干活的民工，都回家过年了，她的摊位就显得清冷了许多。

太阳已有一竿子高了，梁母的油条也没有卖出多少。那些在路边等活儿的司机们劝她：“大娘，都过年了，饺子都吃不完哪，谁还吃油条啊？回家歇着吧您哪。”

话虽这么说，终究还剩这么多油条，梁母不愿意回去，可是已快上午9点了，谁还买啊？唉，回家吧。梁母将袋里沾满油的碎票和硬币拿出来，捏在手中细细地数了好几遍：“五角、一元、二元——一共才卖了二十块钱。唉！”梁母叹息一声，将钱装进袋里，吃力地推起车回家了。

梁小婉租住的是个小小的四合院。院门上的红漆斑斑点点早已剥落，四周的院墙也风蚀了不少，房檐瓦楞处有几根长长的枯草，寒风一吹瑟缩地在风雪里抖动。靠墙的那个房子的房脊已折了沉下去一块，从屋里向上望隐约能看到天空。据说这个地方快拆迁了，房东不愿意再修补，就用较低的租金租给那些外来打工的民工们居住。梁小婉和母亲来这儿居住，也是看中这儿的房租比较便宜。

梁母远远地就看到房东“二账房”蹲在院门口定定地瞅着自己。她心里一惊，想，这两个月的房租还没交，怎么办？求求房东，来年的开春一并补上吧。她讪笑着走上前和房东打招呼：“哎哟，大哥，这大冷天儿的您怎么来了？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房东大约六十岁上下，穿着一身黑灰色的棉衣，戴着黑色的瓜皮帽，围着一

个棉围巾，几根稀稀的灰白胡子，三角眼，老花镜，干瘦干瘦的，乍一看就像古代的账房先生，只不过嘴里没有那些之乎者也而已。梁小婉和在这儿居住的民工，私下里都叫他“二账房”。“大账房”当然是他家里悍凶的老婆了。

“二账房”见梁母笑着走来，瞅了她一眼，咳嗽一声：“我说，都过春节了，你们这拖欠的房租也该交了吧。”

“房东，我家小婉儿生孩子住院欠了一大堆饥荒——我卖油条也只能糊个口。您能不能宽限几天，过完春节后再给您？”

“二账房”翻翻眼皮，抬头望天，不再看她：“你上个月说，房租到春节时一并给我，怎么现在又变啦？”

梁母噤着说不出话来。“二账房”见梁母不说话了，心里得意，又说道：“你今天卖油条，卖了多少钱啊？”

“二十块钱。”

“拿来我看看。”

梁母顺手递了过去，“二账房”从油腻腻的袋子里掏出一把硬币和沾满油的碎票，用手掂了几下，说道：“这些，我先拿着了，剩下的过完春节后再给吧。”说完，他就要走。这下可把梁母吓了一大跳，拉住被“二账房”攥在手里的钱袋子，急道：“哎，你不能拿走啊，我还要用这些钱过年呢。”

“哧——你要用这点儿钱过年？”“二账房”从老花镜上射来两道讥笑的目光，盯着梁母问。

梁母眼圈红了起来，哽咽着说道：“您也许不相信，我家只剩下这点儿卖油条的钱了，算来算去也只有这不到一百块的钱。小婉还要打针，孩子还要买奶粉——”

“二账房”脸阴沉起来，说道：“听说你家姑爷儿可在美国留学——没钱怎么能出去留学？我不是不同情你，俺家那口子也逼我好几次了。你今天多少也得让我拿点儿吧，一点不拿空着手回家，我这个年也不能安生过啊？我家那老太婆能饶得了我？”说完，他拿着那二十多块钱，拍拍身上的雪花，扬长而去。梁母怔怔地看着他，跺了下脚，叹息一声，进了院。

“妈，你和谁在吵？”梁小婉听到母亲进来了，起身问道。

“一个过路的，声音大了点。”梁母把眼泪擦干，挤出点笑容说道。

梁小婉也没再追问。孩子醒了，哇哇直哭，她起身抱起孩子，给孩子喂起奶来。

大年三十这天，按照北京民间的传统习俗，过年前家家都要彻底清扫，干干净净过新年。大门前挂大红灯笼，门上贴门神，门框上贴春联，门楣上还要“挂笺”。门前插芝麻秸，屋内窗上贴剪纸，墙上贴年画。



巷里小孩蹦跶着唱着民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掸尘土；二十六，炖锅肉；二十七，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拜年、逛庙会）。

这些对于有钱的人家来说，每一道过年的仪式，都增加一次喜庆，而贫穷人家，却是省略了许多烦琐。不过，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有钱还是没钱，仪式简单还是烦琐，每家都会把春节看得庄重而神圣。再愁的事儿也要放一放，等过了年再说。

比如梁小婉家，大年三十这天，母女两人将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挂上对联，买了些肉，包起了饺子，静等着吃年夜饭“守岁”。

这几年，北京又开禁了，让放烟花爆竹了。除夕夜，还未到11点，整个北京城鞭炮声就开始噼噼啪啪响彻云天。梁母累了一天坐在床边休息，突然感到双腿一麻，身子软软地滑倒在地，她趴在地上，不停地招呼梁小婉：“小婉儿、小婉儿，你过来。”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外屋下饺子的梁小婉如何听得见？

梁母挣扎着想爬起来，怎奈双腿又麻又疼，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只好趴在地上。借着灯光，梁母看到床下有一个纸皮的档案袋。这是什么？清扫屋子的时候怎么没看见？梁母伸手拿了过来。

档案袋里装了几个小本子，还有林康的照片。梁母掏出照片，细细地端详，嘴角露出了笑容，心里想道：“林康呀，林康，赶快回来吧，你不知道我的小婉儿吃的那个苦。今后你留学回来，可不能没良心，不要我的小婉儿啊。”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梁母看了一会儿，笑了一阵儿，又掏出里面的东西。嗯，这绿色的小本子是什么？离婚证？！刹那间，梁母像被雷击一样，整个心都疼得抽搐起来，她感觉全身冰冷，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下沉，没有休止也没有尽头，眼前漆黑一片，就像跌到了无底的深渊。

离婚证下面还有一个日记本，那是梁小婉的日记。梁母知道，梁小婉有写日记的习惯。梁母呆了一会儿，打开日记本，一篇篇翻开着。

“林康，你在美国还好吧。半夜里睡不着觉，想你想得心痛——”

“林康，今天妈妈又问你来信了没有。我说来信了，其实那信都是托隔壁的苑小娟给写的。我妈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心脏病，我怕她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受不了——”

“苑小娟问我，把餐馆和房子卖了，还借了不少钱，为你交留学保证金，后悔不后悔？林康，我不知道后悔不后悔，只知道你那时用钱，如果没有这钱，你就去不了美国。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不可能在餐馆里干一辈子，去美国留学也许是你事业的转机——所以我肯离婚，肯为你失去一切——娟子说，爱一个人就

是无条件地给予。林康，现在我把一切都给予了你，因为我爱你。”

“林康，孩子奶粉钱没了，苑小娟又借给了我一百块钱。我现在已经欠她一千一百块钱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她。可是她笑着说，有钱还她，没钱就不用还。苑小娟也没有钱，也是靠画画生活，我怎么能不还她的钱——社区里的杨医生让我去打针，我都没去。我要把这钱留给咱们的小念康，多买些奶粉，好让她长得白白胖胖的——”

日记里字迹模糊，泪痕斑斑。梁小婉对林康的思念是情之所至，爱之所依，用心蘸着眼泪写就，真是字字珠玑，句句断肠，满腔的缱绻柔情。

“饺子来了——妈，吃饺子喽——”梁小婉端着一大盘饺子走了进来，见母亲泪流满面地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她的离婚证和日记，只觉头上一晕，盘子“咣当”一声摔在地上。

梁母神色凄苦，颤巍巍地举起离婚证，流着泪问梁小婉：“这是怎么回事儿？”

“妈——”梁小婉一下抱住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啊——妈妈——”

梁母眼泪纵横，紧紧地抱住梁小婉，不停地拍打着她，痛哭失声：“小婉儿啊小婉儿，傻孩子啊傻孩子，他都和你离婚了，你怎么还把房子卖了，送他出国？啊？！你知道咱们过得有多难！有多难啊！！妈的腿有病，也不敢去医院看，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钱啊——小婉儿，你做完手术，不住医院，不去打针，痛得受不了时，就偷偷吃止痛药——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孩子——你为了林康，怎么那么傻啊。”

新年的钟声缓缓地敲响，升腾起来的焰火幻化成五彩的笑脸竞相开放，将黑夜染成一片绚烂。守岁的人们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鼓掌欢呼起来。可是在这欢乐的除夕之夜，谁又能听见梁小婉和她母亲悲切的哭声？！

第三十章 初进国际投行

泥泞留痕，苦难能称出坚强的重量；风过无迹，困苦引领生命如板的行歌。

三年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已从指尖悄然滑过。2003年5月林康取得了博士学位。从2001年1月到2003年5月，才三年多一点儿的时间，林康就提前获得了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在商学院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美国，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都没有严格设定的学习年限，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不过各个专业和学校的规定又各不相同，大部分学校和专业一般都是五年毕业。对于经济学博士修业年限平均则为五到六年，因为他们学习的东西太多，实分析、概率论、数理统计、偏微分方程、动态规划与最优控制、拓扑学等一系统的经济学PHD数学分析。

然而林康却用了三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博士毕业了。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不过相信奇迹与天才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十倍的努力才能创造奇迹。这正如杰克教授对他的评语：“林，是我教过的最勤奋、最刻苦、最努力、最有创新意识和最具有钻研精神的学生！”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毕业后林康没有去廖逸铭所在的大摩投资银行，反而去了富普林投资基金。

在商学院的第二学年，大摩投资银行通过廖逸铭找到了林康，邀请他到大摩投资银行去实习。大摩投资银行像所有的大的投资银行一样，对新来的员工特别是实习的学生有很多苛刻的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刚入行的人不得和客户做生意。既然你是实习生，那好，你就待在office里学习。首先从接电话、接传真做起，然后在交易室里听那些老前辈们跟客户通电话，谈生意。

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林康感觉每天日复一日做着同样单调枯燥的工作，实是无聊至极。大摩当初邀请林康去实习，是廖逸铭举荐的结果，对于林康的投资能力除了廖逸铭外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会想。因为华尔街自成立之日起，就讲究论资排辈。在这方面已是多年形成的规矩，没有人能改变。他们只是在嘴上夸

奖中国人如何聪明，内心却存在着高高在上的无比优越感。

富普林投资基金虽然没有大摩投资银行实力雄厚，却也是一家很著名的国际投资基金，有着很强的创造力，能让林康直接到市场中锻炼。这样林康不但可以做生意，而且做成了生意，而且还做成了三笔生意，成为该投资基金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实习期间就做成了交易，并赚取到不菲佣金的人。

林康实习结束后，富普林投资基金邀请林康毕业后到他们公司工作，并且提供足够好的条件：年薪二十万美元；林康博士毕业前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公司全包；年底有一笔加入的花红；每年不少于两个月的带薪休假。这么优厚的待遇完全可以挖到一位有数年工作经验的基金经理。

若干年后，林康问富普林投资基金总裁富普林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为什么给出那么高的优厚待遇？”富普林先生微笑道：“在华尔街找一个基金经理随处都是，但天生敏感的投资天才只有不多的几个，我认定你就是其中之一。”

总裁富普林先生就安排投资部经理并总部执行副总裁约翰·列农先生带林康。约翰·列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美国人，穿一套带条纹的灰色西装，打着藏青色领带，衬衣雪白，裤线笔直，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理着，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文质彬彬，优雅而随和，是一个在华尔街工作近二十年的职业经理人。他也是纽约大学商学院毕业，和林康是校友。

上班第一天，约翰·列农就带着林康和香港、中国内地及新加坡的几个分公司总部负责人开了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因为刚刚接触且第一天正式上班林康就参加集团内部高层投资会议，感觉有些紧张，可以说有些怯场。

整个会议不到二十人，会议一开始，约翰·列农就和大家说：“我们集团新来了一位纽约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名字叫林康，他来自中国内地。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会场内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切来得都非常突然，给林康一种很被重视的感觉。

“我叫林康，纽约商学院毕业，来自中国的北京，老家东北。很感谢富普林投资银行给我在这个优秀团队里工作的机会，让我有幸跟各位学习。各位都是投资界的翘楚、精英，今后请多帮助。”林康的介绍简单而得体，将富普林投资银行和各分公司负责人礼貌而不露痕迹地恭维了一番，自然赢得一片称赞和掌声。约翰·列农先生也对林康微微含笑颌首。

电视电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名叫“城枫绿化”的中国公司是撤资还是继续注资进行讨论。香港和中国内地两家分公司针对城枫绿化公司分别提交了一份内容相同而结果却截然相反的分析报告。香港公司认为对城枫绿化要立即撤资；而中国内地分公司则认为对城枫绿化不仅不能撤资，反而还要加

大投入。

城枫绿化是中国一家从事城市绿化工程、绿化树苗培育销售及缓释肥料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大连起家，先后完成了大连市绿化的多项工程，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增大，业务已拓展到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武汉等城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枫绿化所从事的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暴利行业。2001 年城枫绿化的毛利率为 50%，2002 年为 45%，截止到 2003 年上半年该公司毛利率为 43%。其 2001 年年收入为 2000 万人民币，2002 年年收入增长了 30%，达到 2600 万元人民币，2003 年上半年收入为 1500 万人民币，预计全年年收入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城枫绿化 2003 年上半年的税后利润达到 800 万元人民币，每股赢利达到 0.30 元人民币。从负债率来看，城枫绿化只有 500 万的银行贷款，净资产负债率只有 8%，净资产回报率却高达 35%。以美国财务标准分析看，其财务指标相当不错。

香港和中国内地两家分公司针对城枫绿化从财务、经营、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都得出了财务稳健、经营规范、发展迅速的结论，只要城枫绿化在未来的几个季度仍能保持其发展速度及赢利水平，其股价很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升幅。既然如此，香港分公司为什么又要提出撤资的报告呢？

香港分公司负责人提出了撤资的理由：首先，城枫绿化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或专利。在中国，绿化工程这种暴利行业主要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来得到大大小小的不同项目。城枫绿化与国内各级政府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但当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暴利情况以后，随着政府部门的当权者调离或者上台，那么就会出现与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竞争者。

这些竞争者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可能将城枫绿化削弱或者排挤出绿化工程的市场。其次，与大多数中国快速发展的上市公司一样，城枫绿化的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其业务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需要不断地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以获得资金支持。从 2001 年底，城枫绿化通过增发股票、期权融资等形式已将股票总数量增加了 20%，现在其公司管理层不顾中小股东的反对还要继续增发公司股票进行融资。从长远看，这样的筹资方式，必然会造成每股赢利的停滞甚至下降。所以我们香港公司认为，应该卖出城枫绿化的股票进行撤资。

两家公司陈述完毕后，约翰·列农先生宣布休会，休息一下。分析师、投资顾问等人都出去了，富普林投资银行纽约总部的宽敞明亮的大会议室里只剩下约翰·列农和林康两人。

“你认为对城枫绿化应该是撤资还是增资呢？”约翰·列农喝了一杯咖啡微笑着问林康。

林康略一沉吟，说道：“我对城枫绿化不太了解，没有去他们公司进行实地调研，没有接触过他们公司里的员工和管理层，我有些说不准。”

“但说无妨，想听听你的建议。”约翰·列农鼓励他道。

“单纯从价值投资角度讲，对不重视股东利益，没有自己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业绩却还在缓慢增长的公司，我个人认为应该分时分批逐步卖出其股票。”

约翰·列农欣赏地望着林康，点点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林，你的观点很正确。对上市公司而言，不重视股东利益的公司，终将被股东所抛弃。”再次开会时，约翰·列农果然吩咐香港公司将城枫绿化公司的股票分时分批逐步卖出。

富普林投资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正在为一家中国大型国企在美国上市进行最后准备。在公司正式上市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作为承销商的投行都要带领着准备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全球路演。所谓路演（Roadshow）就是证券发行商在发行股票前与那些有投资愿望的投资商进行沟通和交流，以保证股票的顺利发行。

路演很重要，股票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发行的时机都要根据路演的情况进行。当初中海油及中国电信在美国发行股票时，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环境及路演时的不专业，导致第一次发行失败。

由于有先前其他承销商路演失败的案例，所以富普林投资银行为这家大型国企的路演准备十分充分。约翰·列农和林康带领着那家国企的管理层在三个星期内走完了十多个国家、三四十个城市，和几百个投资公司负责人及基金经理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和证券及投资部的同事准备了几百个投资者可能问到的问题。

约翰·列农是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通常早晨5点坐上飞机，到达目的地后率领路演团队不停地拜会不同的客户，在之后的几天里每天都要进行四五场路演，回答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刁钻问题，然后再买张机票，飞到下一个城市。路演完毕后，那家大型国企上市很成功，发行当天，股价就涨了20%。约翰·列农给林康放了几天假，告诉他多休息休息，储存体力准备下一次全球飞行。

林康感觉很疲惫，躺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不过他喜欢这样的生活，紧张和刺激可以让人忘记很多伤痛，比如莫婉婉的离去、赵云狄的死、王雨农的狠毒，还有梁小婉的眼泪——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暂时忘记。

第三十一章 沉香迷醉的爱情

全球路演完毕后，林康疲惫不堪，回到家倒头就睡。也不知睡了多久，被林蕴涵的电话从梦中惊醒：“林康，你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正在家里睡觉。”林康毕业后搬了新家，曼哈顿一栋高级公寓。

“啊，你回来了？那为什么不告诉我？”电话里林蕴涵有些嗔怪。

“昨天晚上回来后就睡着了，一直到现在。”

“是吗？”林蕴涵顿了一下，突然问道，“你想不想见我？”

“想见你呀，只是你还上着学，哪儿有时间？”

“哈，那你快开门！”林蕴涵大笑道。林康赶快穿衣起床，打开房门，只见林蕴涵正笑吟吟地站在门外，望着自己。

“大懒虫，还睡觉呀！”林蕴涵走进房间，对着林康取笑，突然她捂住鼻子，皱眉道，“嘿，这么臭啊，你洗不洗澡？”

林康闻了闻，说道：“也不臭呀，我洗澡了！”

林蕴涵摇摇头道：“不对，一股酸臭味，而且臭不可闻！”说完，她走近前来，抓住林康的衬衣领口放在鼻子下细细地闻了闻。

林康低头望去，见林蕴涵颈后肤色白腻如脂、光华似雪，呼吸间又觉得她气息如兰，闻到的尽是淡淡的幽香，几缕秀发在他脸上轻轻掠过，让他怦然心动，心里不觉一荡。

“你身上也不臭，哪儿来的臭味呢？”林蕴涵皱着眉，不停地寻找，“哎哟哟！方便面都长毛了，还放在锅里？！”她在厨房里捏着鼻子大叫了起来。

林康这才想起，去英国前吃的方便面还泡在锅里。他迅疾地将已经变黑散发着刺鼻臭味的方便面倒掉。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没去公司实习？”林康问她。

“管那么宽！今天是周六啊。”林蕴涵的一句话，让林康恍然大悟。

“外面阳光灿烂，秋水长天，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想不想一块儿到长岛去露

营野餐？”林蕴涵歪着头，笑着问他。

“和谁？有你表哥吗？”

“每次出去游玩都叫他！要知道他很忙的，哪有时间？喂，林康，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呀？为什么每次和你出去的时候，你都要喊我表哥？”林蕴涵涨红了脸，咬着嘴唇，眼里溢满了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林康急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道：“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林蕴涵不理他，甩头就走。林康急忙追了上去，拉住她的手不停地道歉，林蕴涵这才扑哧一声破涕为笑。

长岛地处纽约曼哈顿岛以东，这里不仅有绚丽夺目的海滩、静谧的葡萄园、青翠的农场，还有树木葱郁的公园和远近闻名的枫林。这里是早期欧洲王公贵族的居住地，美国肯尼迪家族，摩根家族，古根汉姆家族和许多权贵人物都纷纷落户于此。由于它始终保持着那份原始的美丽和静谧，现今评选的全美十大豪宅中，第一名和第二名均落户于此。

国家森林旁边有一家农场，农场里有一个不错的葡萄园。天蓝而高远，阳光温暖而光滑，风轻柔而清新，望着葡萄架下一串串绛紫通绿的葡萄，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葡萄园里的储酒室很古老，木头窗框和门上的油漆失去了原来的色彩，门前的台阶被五颜六色的落叶湿漉漉地贴在石头上，一切显得安静而梦幻。

年纪很大，留着大胡子的葡萄园主还是一个不错的酿酒师。他酿出的葡萄酒色，介于淡绿和明亮麦秆之间。香味紧致清新，口感清淡直率，还有淡淡的香草味儿夹杂其中。林蕴涵细细地啜了一口，品了品，赞叹一声，又啜了一口。林康见她如此陶醉，也啜了一口，感觉真的很好。

聪明的葡萄园主赶紧推荐他们自酿一瓶葡萄酒存在这里，贴上名字，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来喝。林蕴涵拍手称快，连声叫道：“快教我们酿酒的方法！”葡萄园主陪他们摘了葡萄后，将葡萄洗净去梗，在一个大玻璃杯中捣烂，灌进一个酒罐里，贴上林康和林蕴涵的名字，然后贮藏起来，让其发酵。

林蕴涵问：“这就可以啦？”葡萄园主笑吟吟道：“葡萄发酵后，还要进行皮渣分离。分离出来的葡萄汁液再发酵一两个星期后，瓶子里汁液将会变为两层：上层为清澈的酒液，底层为果渣沉淀物。将沉淀物吸出，继续陈酿，一段时间后，再过滤、然后灌装入瓶，这样葡萄酒便制作成功。葡萄酒制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等待它一步步发酵、澄清、醇化。呵呵，明白了吗？”

“哦，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有人说葡萄酒是有生命的了！原来酿葡萄酒的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自然生命体转化升华的过程！”林蕴涵玉手纤纤，微含在红红嘴唇处，站在那儿歪着头若有所思。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得她白中泛红的脸上美若朝霞，几缕秀发微荡下来轻轻飘在脸上，真是美丽异常。

林蕴涵一抬头，见林康凝望自己，心中温馨，脸上却不觉一红，轻啐道：“呆子，傻看什么?!”娇美中略带腼腆，半分欣喜半分薄怒。

夜里在葡萄架下，两人各自撑开睡袋并头躺下，仰望星空，一颗一颗地数着浩瀚夜空里点点繁星。夜深了，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子还在低低地吟叫。空气里青草和泥土的香味交织在一起，迷醉着这静静的夜。在这样微醺的夜晚里，所有的人都变得舒懒起来，连对话都是零星而平静……

“林康，想什么呢?”林蕴涵低低地问。

“我在想刚才那么多星星怎么突然都不见了?是不是明天要下雨?”林康答。

“没劲!”林蕴涵本指望林康说出一句令她心动的话，谁知他竟研究起天气来，“林康，说会儿话吧，我有些睡不着。”

“嗯，蕴涵，你老家是扬州的?”

“我爸爸和妈妈都是扬州人，他俩是老乡，小时我就在扬州外婆家，十多岁时才去的北京。”

“扬州好呀!那儿不仅风光绮丽，而且人物妖娆，自古以来就有扬州出美女的佳话。”

“哼，你骗人!”林蕴涵嘴上说着，心里却大为高兴。她就是扬州人，林康称赞扬州多美女，那岂不是间接赞美她吗?女孩子哪有不爱听赞美的话的?

“你知道秦少游的‘柔情似水’是用来称赞哪儿的女孩子?”林康又问她。

“不知道，你说说看。”

“秦少游《鹊桥仙》里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说的就是你们扬州的女孩子。”

“你怎么知道他在说我们扬州女孩子?”林蕴涵疑惑道。

“秦少游一生就在你们扬州度过的，不夸你们扬州的女孩子又能夸哪儿的呢?”

“他一生在我们扬州度过的?”林蕴涵更加疑惑了。

“有诗为证：‘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秦少游在你们扬州最少也待过十年!”

林蕴涵突然笑骂道：“你个臭嘴，骂我们扬州有很多青楼?”林康一想，也哑然失笑起来，自己拼命拍马，不承想竟拍到了马蹄子上去了。

“秦少游这人虽有文才，写出的诗词也清新妩媚，但在爱情上却不见得伟大多少。”林蕴涵道，“《艺苑雌黄》说了秦观的一件风流事。一日，秦观在酒席上看中一个歌妓，于是赋《满庭芳》，开头一句是‘山抹微云’，后来就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秦楼薄幸名’了。为此苏东坡还曾戏称秦少游为‘山抹微云秦学士’。也难怪钱钟书老先生批评秦少游美丽缠绵的爱情是‘公然走私的爱情’。”林康听后哂笑无语。

“喂，林康，你不能像秦少游那样游戏爱情吧?!”林蕴涵见林康不做声，忍不住问道。一席话，又勾起林康的许多心事。“我对爱情忠贞吗?游戏爱情吗?不，我从没有游戏过爱情!那对莫娴娴的爱情呢?梁小婉的爱情吗?还有王丽?!”这些都是什么?逢场作戏还是情到深处不能自己?”唉，情到深深处，中有千千结。林康思来想去皆不得解，最后沉沉睡去。

林康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半夜里，突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刚刚睡去的两人又都被雨水浇醒了。林蕴涵笑道，你的臭嘴还真灵，说下雨就下雨。说笑间，两人将睡袋挪到高处，零星闲聊了一会儿，又都渐渐睡着了。

晚上下了一阵雨后，第二天一早，小鸟在树上啾啾鸣叫，竟然晴朗如昨。林康醒来，见林蕴涵娥眉敛黛，嫩脸匀红，口角间浅笑盈盈，睡得正香，心里一动，忍不住低下头细数她眼睛上一根根长长的睫毛。

突然间林蕴涵动了一下，吓了林康一跳，连忙躺下假装睡着，谁知她翻了一个身体，又呼呼睡去。林康捂着自己怦怦直跳的胸口，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森林公园里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直通山顶。吃过早饭后，林蕴涵要林康陪着她去爬山。林康望望山顶，又看看林蕴涵，笑道：“很高的，你能爬得上去?”

“哼，你未必能赶得上我!”说完，她将长发别在脑后，挥挥手沿着小道慢慢爬了上去。林康见她如此，摇头笑笑，也追了过去。

到了山顶，向下望去，只见四周山林层叠起伏，在阳光下五彩斑斓。远处一片片绛红色的枫林，在阳光下闪着红光；再远处是浓绿的松林、白色的桦林，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和颜色的树林和果园。山下农场里的草地上，有几头三色的奶牛在悠闲地吃草。阳光灿烂，一片浓郁的金黄。哦，这就是美丽的秋天!

下午，两人从背面下山。山路崎岖，陡峭难走，抓着路边的树枝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下挪，走了好长时间，才渐渐看到一条像模像样的小路。

林蕴涵像个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哪知只顾得高兴，却没留神脚下，一脚踩空从上面重重摔了下来。林康听见林蕴涵的惊呼，回身一看，见她跌坐在那儿，捂住脚踝痛苦不已。

“怎么了?!”林康急忙跑过去。

“脚扭了——”林蕴涵神色戚然捂着脚踝不停地呻吟。

林康将她的鞋袜脱下，见她玉般光洁的纤脚肿胀得犹如馒头一般，心里甚是自责，禁不住说道：“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

林蕴涵见林康对自己如此关切在意，心里甚是欢喜，忙说道：“不管你的事，是不小心踩空了——”

路渐渐平坦了，林康背着林蕴涵慢慢向下走。

林蕴涵俯在林康的背上，一面和他说着话，一面看着四周优美的风景，脚踝

的扭伤似乎也不太痛了。她自幼生活在高墙深院之间，家教甚严，与男孩子的交往少之又少，到美国这几年与林康的交往算是多了，但也只不过拉拉手，拥抱一下而已，其他再无更多的接触。而今却蓦然被他背在身上，呼吸之间尽是浓郁的男子气息，也禁不住情愫暗生心摇神荡起来。

“这样让他背一辈子该多好啊——”此念一生，林蕴涵顿时脸红耳躁起来，将脸深埋在林康背上，闭上眼睛任由他慢慢背着自己下山。

太阳渐渐西斜，秋日的阳光柔和地漫洒下来，秋天的长岛上虽不似夏季那般繁华翠绿，但又有着夏日不及的美丽。森林公园里多枫树，此时正是枫叶红透的季节，放眼望去只见星星朵朵红红黄黄漫山遍野烂漫一片。恰巧下山处又经过一条不甚宽大的小路，路两旁紧紧密密地遍植了无数的枫树。

林康背着林蕴涵慢慢地走在铺满枫叶的路上，一边给她讲着长岛的故事，一边看远远近近层叠起伏一株株红得耀眼的枫树，脚下树叶沙沙，身旁枫叶飘落。

“你喜欢这美丽的枫叶吗？”林蕴涵从陶醉中醒来，深吸一口气，问林康。

“喜欢！”林康站住将林蕴涵放在路边一个长长的木椅上，自己也坐下休息一会儿。

“你有没有想过年老时也在这美丽的枫林里散步？”林蕴涵又问。

林康摇头，笑道：“没有。”

“嗯，我想过了，年老时，我一定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牵着手静静地走在这红红的枫林里，让两边的红叶慢慢落在我俩身上——一层林尽染的枫林、红红黄黄的枫叶、无人静谧的小路、满头的银发、蹒跚的脚步——相互搀扶着慢慢走过——多浪漫啊！”

林康靠在长椅上闭着眼睛微笑着由林蕴涵的话牵引着陶醉在无限遐想里，不知为何突然间竟没有了林蕴涵的声音，一股幽香却幽幽淡淡地沁入了心脾，接着自己双唇竟被轻轻啄了一下，继而又啄了一下。林康缓缓睁开眼睛，见林蕴涵正深情地凝望着他，不由得一阵目眩神迷。林蕴涵闭上眼睛将唇慢慢贴在林康焦渴的嘴唇上，再也分不开来。

爱情是多么吸引人啊！在这沉香迷醉枫叶飘飞的枫林里，只见满天的彩霞在燃烧——

第三十二章 建立私募

林康跟着约翰·列农学习，除了常识性的金融实务知识和投资方略之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利用书本之外的知识去投资。

2004年新年过后的第一天，约翰·列农打电话让林康到他办公室去，交给他厚厚的一大堆资料：“这是中国内地‘无线灵通’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资料，最后的全球路演准备由你带领团队独立完成，有信心吗？”林康深吸了一口气接过资料：“我有信心做好这个项目。”约翰·列农点点头，微笑道：“我深信你的能力，林，你一定行！”

“谢谢公司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到公司才半年，就将这样一个上市公司的全球路演交给林康，在外人看来实在是疯狂至极，甚至连林康本人也颇感意外。

当约翰·列农打电话告诉无线灵通公司的老总徐冠飞时，他一脸的惊愕：“这么大的一个全球路演项目交给一个年轻人来主持？”

约翰·列农笑着问他：“比尔·盖茨十九岁时就创造了微软公司，他不是一个年轻人吗？哦，还有贵公司的缔造者——徐先生，您不也是二十一岁开始做无线灵通的吗？”

徐冠飞是无线灵通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清华大学毕业，二十一岁那年和人合伙开设了无线灵通公司。后来由于资金困难公司苦苦支撑了几年，濒临倒闭时由富普林投资集团投了五千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资金，才使得徐冠飞的无线灵通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地迎来迅猛的发展。当初谁也没有料想到只有短短几年时间，无线灵通竟然要到纳斯达克上市了。

“那好吧，路演前他制作的计划书，我们公司必须要审查。”徐冠飞最后妥协了。

“那当然，路演是我们两个公司一起进行的，当然要先让总裁先生过目了。”约翰·列农笑着挂上了电话。



美国投资者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仅没有任何歧视，相反，还热烈追捧。2003年美国股市表现最好的股票是与中国有关的股票，新浪、搜狐、网易等三大门户网站是2003年美国股市上最耀眼的明星，就连携程网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上市也大获成功。那些门户网站在海外多年，市场已经接受。旅游网站携程网在国外也有商业参照模式，市场也容易接受。可是手机游戏、下载铃声、发些短信的无线灵通这样的SP服务商，市场接受吗？

美国人喜欢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对那些从没有出现过的新生事物，非常喜欢而且愿意尝试，所以林康在带领团队制作计划书时，着重强调了无线灵通的新奇及其无比的潜力及成长性，并从“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一点着手。

无线灵通的上海总部会议室里，林康将路演计划书向徐冠飞及公司的管理层详细地汇报着。

“路演，就是一场‘秀’，既然是‘秀’，就要有演员、剧本、灯光、音响、舞台效果——剧本，就是这个计划书；演员，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也包括我；灯光、音响就是我们所利用的报纸及各种媒介；观众，就是掏钱买票的观众；至于舞台效果，就看最后上市那天的股价了。整个路演过程各位一定要记住，要给投资者灌输短信概念以及商业模式。”下面一阵轻松的笑声。

“林经理，为什么一定要将短信概念作为路演的重点？”一个副经理问道。下面一阵寂静，大家都静静地望着林康，看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徐冠飞想要知道的。

“海外的投资者平时基本不发短信或者很少发短信，而我们国内尤其是年轻人，最喜欢发短信。我们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得有七八亿人口吧。这七八亿人如果每人一天发一条短信的话，其市场的潜力就大得惊人。”下面又一阵惊叹和轻松的笑声。

徐冠飞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心道：“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能把各种问题分析得如此清晰且有条理，实在难得。”

2月上旬，从香港开始，两个半月里，林康和无线灵通路演小组就马不停蹄地走过了三十多个城市，足迹遍及亚欧美三大洲，对三百多家投资机构进行路演，进行了一百多场演讲。路演成功率在90%以上。

在纽约路演现场提问会上，果然有投资者问：“手机就是个通信工具，为什么要用手机下载铃声、图片？如果不下载铃声和图片，那么无线灵通靠什么赢利？”

徐冠飞微笑着反问他：“在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将头染得很怪异？为什么将好端端的汽车装得花里胡哨，将音响开得震天响？”

那人耸耸肩说道：“为了标新立异，与其他年轻人区别开来，以显示自己的

与众不同。”

“在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是靠手机的铃声、图片及其上面的游戏显示着他们的特别与另类。”

有个银行家问道：“据我所知，在美国和欧洲只有收入很高的人才会玩手机游戏下载游戏的，中国的消费水平根本玩不起手机游戏。”

林康回答他：“在中国手机下载游戏的月收费只有5元到8元，就相当于走在马路上渴了，随手买瓶可乐的价格。无线灵通的消费群是15岁到30岁的广大年轻人，而不是那些少数的有钱人。”

那人在林康回答完后，想了一会儿，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就购买了5000万美元的无线灵通股票。

路演完毕后，徐冠飞见林康表现得如此沉着和冷静，让购买无线灵通的投资者如此踊跃，既高兴又惊讶：“林康，我们董事会准备将募股的股价定为每份12~14美元，你看如何？”

“杨经理，您是否和董事会商量一下，将股价再提一些，确定为15~18美元？”林康微笑着说。

“为什么？如果提价，投资者再撤资，我们岂不是大大亏损？”

“在市场上，最主要的是期望值，也就是说你的期望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大。现在无线灵通在全球受到热烈抢购，调高价，则证明有更多的投资者在抢购，所以还会有投资者出更高的价。”林康微笑道，“如果现在调低无线灵通的股价，那就暗示投资者，已没有人买无线灵通了。既然没有人买，投资者就会有疑问，他们为什么不买了？会不会有陷阱存在？于是这部分投资者就会犹豫不决，不敢再买无线灵通。大多数人都有从众心理，在商业上，这叫‘心理暗示销售’。如若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徐冠飞大笑道：“不用试了，明天就和董事会研究股价上调问题。”果然将无线灵通股价调高到16元/份。

无线灵通在美国纳斯达克国际市场首日挂牌上市，当天收盘价格即上涨24.4%。首次公开发行超额认购了25倍，股价的大幅攀升，募资达1亿美元，大大超过徐冠飞及公司管理层的预期。

无线灵通上市成功庆祝会上，徐冠飞致辞完毕后，热情洋溢地对各位来宾说道：“有这样一个年轻人，由于他的出色的才能，使我们无线灵通多收益2000万美元！——他就是富普林投资集团投资部经理——林康先生！”众人欢呼一片热烈鼓掌。林康站起来颌首致意。

几天后，在徐冠飞要回国前，徐冠飞邀请林康去喝咖啡。他直截了当地问林康：“你认识赵云狄吗？”

林康全身一颤，这一段日子“赵云狄”这个名字只有在他梦里才出现，他不愿意想起，也不愿意提及，甚至一想到这个名字，心里就会痛得厉害。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为他报仇，这让他时时惭愧不已，也让他心痛不已。此时，徐冠飞突然地问及，林康才发现赵云狄这三个字并没有从他心里泯灭，相反已经化为血液流进他骨子里，虽不曾看见，但一刻也不曾忘记。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林康说道。

“我听说了，你以前和他在金鼎投资公司一起做私募。后来，他跳楼死了，你出国了。”

徐冠飞望着林康突然问道：“你想回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私募吗？”

林康一震，感觉到自己的血液沸腾起来，那个叫赵云狄的名字，又在血液里翻起了波浪。

“你相信我的能力？”林康盯着徐冠飞问道。

“我已经托人将你调查清楚。不说其他的，单凭你在纽约大学时选的那些股票就说明你有很敏锐的头脑和无比的洞察力，另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本人才，也难怪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富普林投行的投资部经理。怎么样，我们成立一个私募吧，我出两个亿，你一分钱也不用出，只要你答应出任公司总经理，你就可以占公司51%的股份。”

这么优厚的条件，在私募界从来没有过的。当初谭援朝和几个人成立私募，他个人也只占了40%的股份。而现在徐冠飞不用林康出一分钱，却让他占股51%，这说明人家完全认可他了。

“徐总，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你这样信任我。另外一个问题，你刚才说托人调查我了，请问这个人是谁？”

徐冠飞哈哈大笑，说道：“秦怡静是我亲侄女儿，我是他叔叔。”

“哦，仅仅凭那几只股票，你就成立私募，让我当经理，做操盘手？”

“当然不是开玩笑，我相信你的能力。”

“这样吧，徐总，给我两天时间，容我考虑一下。”

“好，我静候佳音。”

当天夜里，谭援朝来电话了说：“我有内部消息，国内沪深内地上市公司股改了。”

“股改？怎么改法？”

“就是那些非流通的股票，经过一定的兑价支付后，在市场内流通。也就是上市公司赠送给你一定数量的股票和现金，以换取他们那些不能流通的股份在市场上流通。”

林康有些疑惑：“那些上市公司能答应吗？”

谭援朝说道：“反对的声音当然有，不过高层对此信心很足，不然的话，国内 A 股市场是死水一潭，所以股改是一定会进行的。”

林康精神一振，欣喜道：“如此说来，牛市快要来了。”

“是啊，牛市就要来了。我现在拼命蓄存粮草，多备资金呢。”他顿了一下，说道，“你在富普林做得怎么样？想不想回国和我一起做？”

“我想回国，但不能和谭大哥一起做。”

谭援朝皱眉道：“怎么烦大哥了？是不是当年我让你离开梁小婉，你还记恨着我？”林康一听他说梁小婉，心里一紧，说道：“是这样，谭大哥，你知道徐冠飞吧，无线灵通的董事长。他准备出资建立一个私募，让我过去当总经理。”

“啊？！徐冠飞可是实业界大佬，财富榜上的前几位人物，身家上千亿，单单个人资产至少也会上百亿，可惜不是我的客户。他出资让你组建私募？”

“是。”

“你答应他了没有？”

“没有，我说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这可是你在国内发展事业的机会。”

“可是我怕像上一次那样——”

“上次是赵云狄掌舵，而现在是你做主。再说，有我帮你，你怕什么？”

“好，我听谭大哥的，我答应徐冠飞。”

第二天，林康向富普林总裁富普林先生辞职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富普林先生看到他的辞职信，大吃一惊，皱眉问道：“林，你在富普林做得不开心？”

“不，很开心。”

“是不是公司给你的空间不够，影响你能力的发挥？放心，我们正准备调任你的职位，让你做亚太地区负责人，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你的薪水，赠与你公司激励期权。”

“总裁先生，您及贵公司都给了我个人很大的帮助，给了我发挥才能的平台和空间，对此，我深表感谢。只是我想回到中国，想在那儿做出些成绩。”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我们集团也极看好内地的投资市场，最近我们也要到中国去发展，大力开拓 A 股市场的业务。林，如果你不走，我个人认为你是去中国建立 QFII 的最佳人选。”

“对不起，总裁先生，对于您的盛情我非常感激，可是我不能接受。对不起。”

富普林见林康去意已决，尽管很遗憾，但还是接受了，并对他说：“林，富普林投行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

第三十三章 纵使相逢亦不识

北京西二环边上的金融街汇集了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而外资金金融机构则主要集中在东三环以国贸中心为中心的 CBD 的高档写字楼里。同是金融机构，中资和外资却一西一东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独特的金融区。

林康的“鹏达”风投公司设在国贸中心的第五十五层，租用整整一层楼。鹏达公司下设三个部：一是风投部；二是证券部；三是调研部。风投部，经理是吴大伟，该部主要是对一些市场潜力大，而缺乏资金的公司进行风险投资。证券部，经理由林康兼任，副经理秦怡静，该部主要是进行证券交易，买卖股票。调研部，经理是程天成，该部人员很是繁杂，不仅有专业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重要部门人员的家属和退休人士，甚至还有警界的侦探。与其说是调研部，倒不如说是情报部更为贴切。

几年外资投行的工作，让林康认识到调研的重要性，这也是他花大气力组建调研部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林康的鹏达公司重视调研和情报，但哪一个私募不重视呢，包括基金公司也都非常重视。如果不重视调研和情报，那么这些私募就不会那么神乎其神提前知道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和一些重大的事件。

徐冠飞的能量确实很大，除他自投的两个亿外，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拉进了五个多亿。其实别人投这么多资金进来，并不是奔着林康来的，而是冲着徐冠飞在实业界的地位来的。大家都知道他能慧眼识金，便会想到徐冠飞用的人肯定差不了，于是就很慨然地拿出了那么多的钱。

一个刚刚成立名不见经传的私募，在建立之初，就有七八个亿之多，这在私募界极其罕见。谭援朝的“恒利信托”在刚开始的时候，募集的资金也不过一个亿。这些钱如果在 2007 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不要说很能赚钱的私募，即使一些基金公司组建的新基金，短短三五天时间之内也能募集到一百多个亿。但在 2005 年之初，能有十多个亿，真是罕见。

程天成的调研部送来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一条消息：“2005 年秋季中国政

府将推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林康丝毫不怀疑调研部的成果，这些人都是出高薪由猎头公司挖来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和与各个重要部门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关系的学者和官员。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来预测经济走势，在战略上往往是准确的；而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渊源很深的学者或官员甚至退休人士，他们的政治嗅觉往往比较高，消息比较灵通，他们提供的“研究成果”总是那么的及时准确合乎时宜。

林康吩咐秘书让风投部经理吴大伟和证券部的秦怡静过来。吴大伟是和林康同龄，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律学博士，半路出家学的经济学。而秦怡静则是林康要求过来的。

“你们俩如何看管理层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这是管理层变相减持国有股即非流通股的另一种方式。”秦怡静说道。

“哦，如何这般说？”林康呷了口咖啡，笑道。

“2002年6月管理层强行推动国有股减持，造成股市暴跌，以至于在9月不得已叫停。后来想了很多种方式，可是市场都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就想出了以送股或派现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以换取非流通股到市场上流通。”

林康笑道：“这样不好吗，流通股股东无偿得到了股票或现金，自己账户上的金钱增加了，而非流通股的股东们手中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也可以到市场上变现了。按某些报纸上经济学家们的话说，这叫双赢。”

秦怡静愣道：“双赢？可能吗？A股市场从建立那一天起，就是一个零和 market，只有输家——那就是股民，而赢者只有那些上市公司。而那些上市公司又是赢者吗？从金钱上看，他们确实是赢者，可是从信用及声誉上来看，他们又是输者。你去问问股民们，有几人憎恨这魔鬼般的股市？”

“好了，不要发牢骚了，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林康笑着对她说。

“此话怎讲？”

“现在举一个假设：如果在一个预期明确的时间，比如一年或者两年，监管层要求非流通股给流通股派现或者送股，而又要求非流通股在锁定期限内不流通，那么股市会怎样？”

“当然大涨了！”

“在非流通股即大非和小非锁定期满呢？”林康又问。

“肯定大跌。我私下测算过，如果现存的大非和小非锁定期满，全部减持的话，相当于再造两个A股市场。资金就这么多，却扩容了两倍多，市场怎么不大跌？”秦怡静数着手指对林康说。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办法出台前进入

股市，在大非小非解禁后，迅速减仓，这样就可以无风险地赚钱了！”

“嗯，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股权分置改革什么时候出台。”

“如果我们知道了股权分置改革出台的时间呢？”

“那我们就赢定了！”

林康笑道：“但愿我们知道这个时间！”

秦怡静见林康如此举动，心中当即雪亮：“好吧，我们就等这个消息了，到时我们全仓介入。”

林康扯开了话题，问吴大伟：“上次晨会上讲公司要入股西风矿业的事做得怎么样了？”

“我已与西风公司老总达成了初步协议，最近即可签约。”

“此事能成吗？”

“80%的成功率。”

“内部消息表明，西风矿业很可能在这两三年上市。你们投资部一定要抓紧时间与他们签订投资入股协议。”

“是，我明白了。”

两人刚走，林蕴涵来电话了。林康笑道：“蕴涵，什么事儿呀，电话都打到办公室里来了。”

“来我家吃饭吧。”见林康默不作声，林蕴涵有些奇怪，反问道，“你不想来我家？”

“怎么不想？只是现在工作太忙，走不开。”林康犹豫了。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妈包好了饺子，让你回家吃饺子——再说了，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你了！”林蕴涵小声嘟囔着，说出了心里话。

窗外朔风凛冽，雪花飘飘扬扬下了起来。北京的天就是这样，每年临近春节就会下场大雪。

“讨厌！快下来吧，我在楼下冻着呢！”林蕴涵跺着脚急道。

“你在楼下？我马上下去。”林康穿起外衣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处又折了回来，打开柜门，拿出了两瓶贵州茅台。一个月前茅台老总到公司来时，带了两瓶53度茅台50年珍品酒。

天阴沉沉的，寒风凛冽地劲吹，卷着雪花在地上打着卷。林蕴涵穿着黑色的貂皮大衣，脚穿一件黑色的长筒皮靴，她站在楼下的拐角处，将领口竖起，不停地跺着脚，头发上沾着雪花。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进去？”

“在这儿看看雪也挺好的。”林蕴涵微笑着。

“还好呢，你看鼻子都冻红了。”林康心疼地捏了下她的鼻子。

“我愿意就这么冻着——”林蕴涵歪着头笑了起来，慢慢地偎进了林康的怀里。

林母打来电话了，问林蕴涵：“林康来了没有？”

林蕴涵笑道：“他敢不来！”

林母也笑了，说道：“蕴涵，回家时顺道给妈买把葱。家里没葱了，我才想起来。”

“哎呀，妈妈，你这记性！”林蕴涵说笑着把电话挂了。

路过一家农贸市场时，林康将车停在路边，和林蕴涵下了车。天空阴暗，雪正下得急，风儿呼啸卷起飘飞的雪在地上翻滚着打着旋儿。

“好冷——”林康刚开口说话，就被风吹得背过身去。

一个平板菜摊车上，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围着给蔬菜保温的被子坐在那儿，扎着两根小辫子，鼻涕涟涟，小脸冻得通红。她定定地瞅着林康。林康也定定地瞅着她，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和温暖。他蹲下身，握住她两只冻得皲裂的小手，微笑着问道：“小朋友，你在这儿卖菜吗？”

“嗯。”小女孩儿用力地点点头，“还有我妈妈，她去医院了。”

“哦，你妈妈病了吗？”

“妈妈感冒了——咳嗽得很厉害。”小女孩儿伶牙俐齿，一点儿也不怯陌生人。

“你这儿有葱吗？”林康问。

“有，很好的，叔叔您买一些吧。”小女孩儿一见林康要买她的葱，立刻将围着的被子打开了，从里面拿出一捆儿大葱。

“嗯，我买了。”林康说完，将一百元的钞票塞在她的口袋里。

“叔叔，用不了这么多。”

那小女孩儿竟然从车上跳下，追了过来，还摔了一跤。林康捧住小女孩儿冻得红红的脸蛋微笑着：“哦，那应该收多少？”

“两块钱。”

“那这是多少钱？”

“一百。”

“嗨，居然还识得一百块钱的钞票，这女孩儿小小年龄真的不简单。”林康心里暗暗称赞。

林蕴涵见林康正蹲在那里和一个小孩儿说话，也饶有兴趣地笑着走过来：“这么小的孩子也卖菜？”

“嗯，很厉害呢，给多了钱还不要。”林康转过头对林蕴涵夸奖道。

“真不错。”

林蕴涵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时，突然感觉她有些发烧，于是连忙蹲下身，将

眼皮贴在小女孩儿的额头上：“哎，林康，这孩子有点发烧——”

“是吗，让我试试。”林康也将眼皮贴在孩子额头上试了试，说道，“确实发烧。”他将脖子上的围巾解下，系在小女孩儿脖里，说道，“妈妈回来后，告诉她一定要带你去看病。孩子，这钱收下吧，这是叔叔送你的。”

小女孩儿的眼泪在眼圈里打晃，给林康和林蕴涵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叔叔。”

自从梁母知道梁小婉和林康离婚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心梗突发去世了。梁小婉也就从郊外城乡结合部搬到了三环城以里，以卖菜为生。这几天梁小婉感冒好几天了，咳嗽得厉害，就去药房买些感冒胶囊。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她刚走，林康和林蕴涵就来了。

“哎，念康，你脖子里怎么多了条围巾啊？”梁小婉很疑惑，咳嗽着问小念康。

“是一位买菜的叔叔送我的，他还给我一百块钱。”念康从袋里拿出那一张崭新的票子递给梁小婉，等着妈妈的表扬。

谁知梁小婉脸色一沉，将念康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一巴掌，喝道：“我怎么给你说的，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你不知道？！”小念康倔强地望着妈妈，眼泪在眼圈里不停地打晃。梁小婉见念康不认错反而瞪视着自己，心里很生气，拉过来在她屁股又狠狠地打了几巴掌。

“孩儿她妈，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旁边几个卖菜的赶紧过来拉住梁小婉，“那钱确实是别人给的，起初你家孩子还不要，可那人非要给。”

梁小婉不管，厉声呵斥念康道：“今后还敢要别人的东西吗？”

“不敢了——”念康的眼泪流了下来，很悲伤，抱住妈妈的腿号啕大哭道，“妈妈，对不起——我今后再也不要别人的东西了。”

梁小婉也眼含泪花，蹲下搂住念康：“孩子，一定要记住无论我们怎么穷，也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小念康懂事地点点头，然后搂住妈妈的脖子大哭。

第三十四章 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

林蕴涵家是一套颇为讲究的四合院，分为外院和内院。外院横长，迎着大门的山墙上筑着一座砖影壁。在外院和内院之间有一座造型玲珑，非常华丽的垂花门。内院很是方阔，十字形甬路红砖漫地，甬路中心放着一只荷花缸，缸内植荷养鱼。

正房的门前种植着两棵西府海棠，其花未开之时，蓓蕾红艳如胭脂点点，开后则渐渐变得粉红，明媚动人楚楚有致宛若朝天明霞。其与玉兰、牡丹、桂花相伴并种在庭院，有“玉棠富贵”之意。此院经林老先生买下后慢慢地拾掇成了小花园，一年之中春夏秋三季，院内枝繁叶茂、花木扶疏，幽雅宜人，坐在婆婆的树影下，只闻得花香阵阵、清香四溢。

林父和林母住在正房，林蕴涵住在厢房。正房左右接出两间耳房，耳房前有一小小的角院，十分安静，是林老先生的书房。正房、厢房设有前廊，通过抄手游廊将这些前廊再连接起来。廊边有几个坐凳，悠闲时可坐在廊内赏院中花树。廊柱及栏杆均用朱红油漆漆成大大的中国红，房屋的窗框漆成绿色，屋顶却是青瓦。

正房有三间，其装修半中半西，中西合璧，中间由碧纱橱隔开。碧纱橱由上檯木精制而成，中间夹一层半透明的绢纱，上面翰墨飘香，风雅备至。

林蕴涵挽着林康的手笑吟吟地走进了院内，大声喊道：“妈，我们回来啦！”

林母见林蕴涵和林康回来了，从里面走出来，嗔怪林蕴涵道：“怎么才回来？”

林蕴涵松开林康，跑到妈妈旁边搂住她的脖子撒娇道：“现在回来还是早的呢，你再说我，哼，下次我们在外面吃，还不回来呢。”

“你这臭丫头，还想着在外边吃，不想妈啦？”林母瞪了林蕴涵一眼后，又扑地笑了起来，招呼林康道，“你伯父在书房正等你呢，快去吧。”林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现在已六十多岁，却仍然气质高雅、雍容华贵，就像手腕上那副翠镯，兀自发着玲珑剔透的光泽。

“妈，我和林康一起去见爸爸。”林蕴涵笑嘻嘻地拉着林康的手就往外走。

“这孩子！快回来呀，妈还有事儿要和你说。”林母在后面喊林蕴涵。

“知道啦，我一会儿回来。”

林父的书房布置得古香古色，典雅幽致。他正背着门，靠着壁炉坐在躺椅上看书呢。林蕴涵示意林康噤声，自己一人悄悄推门进去，蹑手蹑脚地走到爸爸身后，悄悄地蒙住了他的眼睛。

“谁呀？”林父问。林蕴涵回头对林康吐吐舌头，故意不做声。

“是涵儿吗？”林先生其实早就猜到了身后是谁。

“爸爸。”林蕴涵猛地松开手，跳到父亲怀里。

“哈哈，你这孩子，我早就猜到是你啦。”林先生笑道。

林母怀林蕴涵时已是三十五岁，林先生三十八岁，他们属于老来得子，对林蕴涵宠爱无比。而林蕴涵仗着父母的宠爱，在父母身边胡天胡地惯了。林父见林康站在门外，而林蕴涵又是如此胡闹，不由得脸一沉：“涵儿，还不赶快让林康进来？”林康见状，赶紧上前问好。

林蕴涵和父亲胡闹了一会儿，想母亲还在房间里等自己，就对父亲说：“你和林康聊天吧，我去找妈妈了。你可不能欺负林康呀，如果欺负他了——哼——”说完她对林康一笑，跑了出去。

林父望着林蕴涵的背影，笑呵呵地说道：“你看我把这孩子惯得不成样子，天天胡闹。”

“蕴涵心地纯真，很可爱、很善良。”

“唉；就是太单纯了，有些任性——”

林康见他椅子旁的方凳上有一本书，叫《大国崛起》，就问道，“伯父，您在看这本书？”

“嗯，我正在看，你看了吗？”

“看了，写得确实不错。”林康顿了一下，问道，“伯父，您认为中国要想崛起，应先从哪方面入手？政治？经济？还是军事？”

“你混淆了这三者的因果关系，中国要想崛起，政治、经济、军事三者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无所谓孰先孰后。更重要的，你还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文艺！如没有文艺与其相彰合，一个国家势必不会崛起，即使崛起也会黯然倒下。”

“就像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和元帝国的衰落？”林康说道。

“是，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兵马纵横欧亚大陆打到莫斯科城下，军事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其子孙建立强大的元帝国版图，纵观各个朝代无人能及。《元史》记载‘北逾肉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是由于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文

化，最后不是也‘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室内壁炉的火燃烧得正旺，不时发出吧吧的声音。林先生侃侃而谈：“纵观世界各国，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必先从文艺和活跃思想开始。因为只有文艺才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只有思想得到解放，才能放手去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革新。

“西欧国家以宗教改革为开端，紧接着绵延百年的文艺复兴，使得艺术、科学、哲学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的解放和精神领域的繁荣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西方文明取得了近代世界的主导权。

“因此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振兴、繁荣、强大离不开文化的先导和推动，否则往往是昙花一现，比如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元帝国。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繁荣强大又会促进思想、文化、科学的兴盛，这反过来又赋予了民族、国家长盛不衰的活力。”

林先生站起来，在厚厚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突然问道：“中国在上世界上享有名望的哲学家有哪些？”

“是现在的吗？”林康问。

林先生一阵大笑，反问他道：“现在的中国有哲学家吗？”

林康笑道：“那只有庄子、老子、墨子了——”

“庄子、墨子还有孔子、孟子、荀子、孙子、管子、扁鹊——等等，这些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医学家们都处在什么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

“对，那时的哲学、教育、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都处在世界的前列。甚至现在中医都在师承着春秋时的医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了秦汉统一及初唐盛世，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打下深厚的文化思想基础呀。

“自清朝中叶开始，中华民族陷入文化及封建制度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活力和动力，和西方差距越拉越大，遭受了外强一百多年的侵略。面对民族的存亡危机，很多人开始反思落后的原因并向西方学习探索自救、自强的道路。可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为什么都以失败或不彻底而告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找到症结的所在。仅仅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科技、工业、制度是不能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和新生的，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自我救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片面之策就如隔靴搔痒不能根本扭转大局。所以这也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一个根本原因。

“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全面、彻底、有力地封建文化糟粕宣战，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文化涅槃过程。最终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压迫并走向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之路。”

林父讲这些时，林康暗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振兴和崛起是始于文艺和思想的解放，那么中国股市的振兴始于什么？依旧是思想！一定要把那些陈腐落后的观念彻底摒弃，树立尊重资本、尊重股民、尊重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观念，只有这样股市才有希望。”

在林康思绪起伏之时，林父依旧侃侃而谈，说道：“建国后，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段弯路，‘文化大革命’让人们的思想重新桎梏了起来。1978年后，人们思想渐渐得到了解放，文艺作品也渐渐丰富多彩起来，还出现了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一大批朦胧诗人——”

“哎哟，爸爸，您还知道朦胧诗呢？”不知何时林蕴涵悄悄地出现在书房里。

“这个傻丫头，进来的时候也不打个招呼。”

“爸爸，那个时候是不是穿什么都得人管呀？”林蕴涵问道。

“是呀，是呀，那时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的人就是流氓，警察就上来盘问你。哈哈哈，现在，无论穿什么，警察才不管呢。”

林蕴涵挽起爸爸的胳膊摇晃道：“好啦——爸爸，快去吃饭吧，妈妈都等不及了——”

林先生边答应边招呼林康，说道：“好，好，林康，我们去吃饭。”

外面暮色四合，天已渐渐黑了下来。雪下得更大，地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了。门外胡同口处，林蕴涵伏在林康怀里，用手抠弄他的领带，嗔怪道：“今晚不走行吗？”

林康笑道：“你爸妈在家，我敢在你家住？”

“那怕什么？你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反正我家的房子都空闲着。”

林康点着她光洁的小鼻子，笑道：“那你晚上偷偷地跑到我房间里，怎么办？”

“讨厌呀你！”林蕴涵在他胸前重重地擂了一拳。片刻，她又扬起脸，轻声而热烈地说，“吻我——”

雪无声地下着，昏黄的路灯下，将两人依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第三十五章 心酸的无奈

一间阴仄潮湿的地下室里，梁小婉正在灯下给念康缝补露出棉絮的棉袄。地上摆放着她没有卖完的菜。饭后她给孩子喂了一粒感冒药，搂着她讲了一会儿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孩子慢慢地就睡着了。

睡前，念康突然问道：“妈妈，我爸爸去哪儿了？”

梁小婉一阵惊愕，将孩子抱入怀中，轻声说：“爸爸去美国留学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睡吧，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妈妈骗人，你天天说爸爸明天回来——”念康瞪着眼睛，撅起嘴生气了。梁小婉一时语塞，怔怔地望着念康，不知如何说才好。

念康睡后，梁小婉给念康缝补衣服，缝着缝着，忽然想起孩子睡前的话，一愣神，针一下扎到手上，血不断涌了出来，她将伤口含在嘴里，心里酸痛酸痛的，无力地倚靠在墙上。

五年了，这五年跟着孩子怎么过来的？心酸、痛苦、流浪、奔波、嘲笑、寂寞——对于一个独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任何一个与苦难有关的字眼，用在其身上都不为过。最重要的是，孩子慢慢大了，已经明白了父亲与母亲的含义。每当念康看到别的小朋友赖在父亲怀里或者骑在父亲脖子上那样快乐地欢笑时，她也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哪怕被他狠狠地打屁股，也是一种幸福。

梁小婉每次看到念康那种渴望的眼神，都心酸不已。她不敢告诉孩子事实真相，怕孩子失去希望，失去对幸福的憧憬，于是一次又一次对她说：“快睡吧，孩子，明天早上爸爸就回来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在梦中得到些许希望，而不至于像自己那样，每每在梦中哭醒。

半夜里，梁小婉被念康剧烈的咳嗽惊醒，打开灯见念康呼吸急促，脸憋得通红，忙问：“念康，你怎么了？”念康流着泪无力地望着妈妈，一句话也不说。梁小婉将念康抱过来，用眼皮贴住额头，发现她的额头烫得吓人。梁小婉慌忙穿上

衣服，抱起念康就去了医院。

外面的风已停了，只是雪还在慢慢下着，街道冷冷清清，不时有出租车慢慢跑过。梁小婉不敢叫出租车，她口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这里面还得算上那个年轻人给念康的一百元钱。

急诊室里，一个年轻的医生细致地检查着：“孩子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好几天了，今天有些严重。”

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愤怒了，将听诊器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瞪着梁小婉说道：“既然好几天了，为什么不早送过来？”梁小婉无言以对，低着头，眼里含满了泪。

“呼吸表浅、急促、每分钟 90 次，有三凹症状，呼气呻吟，面部及四肢末端开始出现紫绀。两肺有密集的细湿啰音，X 线检查可见有下肺纹理呈网状增加。”女医生写完处方，冷冷地递给梁小婉，说道：“先给孩子扎消炎针，一会儿去院部办个住院手续。”

梁小婉听说要住院，心里一惊，问道：“孩子得的什么病？”

“急性肺炎！”

“不住院不行吗？”梁小婉面有难色。

女医生瞪着她，说道：“你女儿得到是急性肺炎，随时都有可能转为胸膜炎！”梁小婉不知这病有多严重，愣在那儿，嗫嚅道：“医生，我们没有钱——”

女医生一愣，无奈地说道：“我不是吓你，你孩子的病真的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恶化——不住院怎么行？”梁小婉吓坏了，流着泪哭道：“那，我出去借借钱——”

点滴打上了，念康静静地躺在那儿睡着了，不时咣咣地干咳几声。梁小婉心如刀绞，坐在那儿不停地抹眼泪，暗暗自责：“要知道这样，早给孩子看病就好了。唉，现在，现在得去借钱——”她站起来对护士说，“你帮忙照顾一下孩子，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护士同情地点点头，说：“去吧，明天早 8 点我换班。”

梁小婉走在冰冷的街头，漫无目的麻木机械地向前移动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泪水悲伤地流了一脸，视线有些模糊，她实在想不起再向谁借钱了。

在泪水朦胧中，梁小婉仿佛看见林康站在前方，她惊喜交集，一边喃喃地叫着林康，一边快步向前，可是她愈前进一步，林康就后退一步，她拼命向前狂奔，那个身影却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街头，再也看不见了。

梁小婉停下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流着泪，凄然发笑，自言自语道：“林康，我们的孩子躺在医院里——没有钱看病——”她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想给林康打个电话，向他倾诉一下心里的苦痛和想念，尽管她不知道林康的电话号码，但仍然想打一个电话，向他说一下。梁小婉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

在旁边的公用电话上按下了几个数字。

电话通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喂，你找谁？”

梁小婉沙哑着嗓子哭道：“林康，我们的孩子病了，躺在医院里，没钱治病——”电话那端疑惑了，说道：“你打错了吧，我不是林康。”梁小婉呆了片刻，捧着电话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悲伤而无助。

在爱情里迷失的人们总是在想着心底里最温暖的那个人，拨通电话只是借口，真正想拨通的是自己心底的那一根弦。

梁小婉放下电话，呆坐在街道雪地里，丝毫感觉不出地上的冰冷，其实与地上冰冷的雪相比，心才是最冷的。她呆呆地望着全是冰雪的冷冷街头，感到悲哀而无助，心里叹息道：“林康，在我眼里，你是一个长着翅膀想飞就可以飞走的天使，而我却什么都不是，没有翅膀不能飞翔。既然我变不成天使，那就让我变成一个魔鬼，永远不放开你，不停地追逐着你，跟在你的身边。天使有翅膀，可以与你一起飞翔，魔鬼有魔力，可以纠缠在身旁，可是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女人，有的是无奈、绝望和孤独。”梁小婉一阵眩晕，用力地揉着太阳穴，习惯性的偏头痛又侵袭了她。

最后，她还是无奈地拨通了表弟的电话：“小强，是我，小婉儿。”

“姐，这么早，有什么事儿？”此时正是凌晨4点。

“小强，你手里还有钱没有？”梁小婉不好意思再向表弟借钱了，林康出国时借的钱，她还没有还上。现在表弟刚结婚，手里正紧——但是她不向表弟借，又向谁去借？

“念康得病了，正躺在医院里——”

“姐，在哪个医院？用多少钱？”小强听后立刻爬了起来。梁小婉告诉了他医院名字和地址。小强说道：“我马上过去。”

小强媳妇在被窝里睡得正香，见小强亟亟地穿衣服，嘟囔道：“才几点呀，你要去哪儿呀？”

“念康病了，正在医院，我得过去。上次我给你的工资呢，给我吧，表姐正等着用。”

“她用，我们就不用呀，快过年了，你还说要给我买件皮衣呢。”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话。快拿来，表姐正急要用钱。”

小强媳妇见小强急了，嘴一努，说：“最下边的抽屉里，自己拿。”说完，脸朝里不再理他。小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拿起钱，打开门，就亟亟地走了出去。

第三十六章 汽车牌号拍卖会

林康正在办公室里跟吴大伟研究风投计划，谭援朝来电话，说道：“最近王雨农泡了一个女影星，听圈里人说他今天上午要去北京国际饭店，为这个新情人儿竞拍车牌号，你去看看热闹吗？”林康笑道：“当然要去，我要瞻仰一下王雨农为女人一掷千金的风采派头。”

放下电话，吴大伟好奇地问道：“谁为女人一掷千金？”林康笑道：“怎么，你也想去？”吴大伟点点头，说道：“我也想瞻仰一下这位花魁风采。”林康笑道：“好呀，一起去！”

下楼后，吴大伟大吃一惊，从楼里走出的林康，竟然多出一个浓浓的八字胡。如果不叫自己的名字，自己还会站在那儿傻等。

林康微笑道：“怎么不认得了？”

“呵呵，你越来越神秘了，竟然学会了化装。”

“今天去见一个老朋友，不得不这样啊。”

汽车牌号拍卖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一间会议室举行。很多车主都是开着新落地、未上牌的小车来竞拍的，所以楼下的停车场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很多名贵的世界名车。

“我们上去后，就坐在后面，不举牌，不报价，就是来看看热闹。”林康嘱咐吴大伟，然后拿出一个深黑色的墨镜戴上，加之嘴上一撇浓浓的八字胡，再配一袭黑色风衣，显得很冷酷。

没走多远，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风驰电掣般开来，到停车位时猛然停下，发起一阵刺耳的轮胎磨地声。车上下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瓜子脸、杏仁眼、挺秀的鼻子、花瓣一样的双唇、身穿一件黑色的紧身薄毛衣胸部私点若隐若现，尽管披着一件紫色貂皮的披肩不时护着上身，可双峰美景依然呼之欲出，下身穿着黑色皮裙、高筒长靴。这样的装扮再配上她的纤纤细腰和玲珑有致的身材，让人感觉曲线浑然天成，性感至极。

吴大伟血脉贲张，不可自持，愣愣地望着，那女人见他如此呆愣，不觉一笑，吴大伟更觉痴了。可是接下来让他泄气和沮丧的是，旁边车门打开又下来一位衣冠楚楚、举止有型、风流倜傥，约三十多岁的老板来。那女人挎在他的手臂上，娇笑着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知道那人是谁吗？”林康问吴大伟。

“不知道。”吴大伟还在恋恋不舍望着那个女人的背影。

“他就是王雨农，私募老总。”

“妈的，这小子真他妈风流，竟然泡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吴大伟恨恨地骂道。

林康看了一眼吴大伟，摇头笑道：“像这种漂亮的女人，王雨农多了去了。”

“操，哪天哥们儿把他女朋友全收拾了。”吴大伟愤愤地说。

“如果那样，你可小心点儿，他心狠手辣着呢。”两人边走边聊，坐着电梯一直到了三十层的拍卖现场，然后坐在后排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静静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10点整，拍卖正式开始。前面几轮还较为顺利，经过几个回合的争夺，都被竞拍者拍走。最后一个发放的牌号为底价5万元的“京A88888”，甫一开拍，就引起连番“龙争虎斗”。

刚开始，几个竞拍者表现出对该牌号的兴趣，但当竞价超过50万元之后，大部分人都“收手”，只剩下旗鼓相当的118号和266号两位竞拍者仍然争持不下。118号是王雨农。266号，却是一个精干的年轻人，不认识。

拍卖进行了约20分钟，118号的竞价达到了80万元，现场短时间的沉寂，拍卖师已在喊话了，就在大家以为这将是最后成交价时，“黑马”出现了——316号举牌，直接喊出了90万元的报价。这是316号第一次出手。林康定睛一看，那人正是谭援朝。

这又引起了第二轮的竞争。118号、266号、316号互不相让，每举一次牌就递增5万元。但当叫价达到了120万元之后，266号就退出了竞争，只剩下王雨农和谭援朝。

竞拍在继续。“125万！”王雨农叫价。

“130万！”谭援朝叫价。

谭援朝坐在王雨农旁边，气定神闲地抽着烟，还不时调戏般地对王雨农吹着口哨。王雨农哪里受过这个气，尤其是在漂亮女人面前，他铁青着脸对举牌的手下说：“谭援朝每叫一次价，你都加5万。妈的，我就不信竞不过他！”

身旁的那个漂亮女人偷偷地对他说：“算了，他可是人称天下第一私募的谭援朝，你斗不过他的。这个车牌号，我不要了。”

殊不知，王雨农最烦别人说他不如别人。女友说他斗不过谭援朝，王雨农立

刻咬牙切齿道：“不行，我一定拍得这个车牌。”

手下每举一次牌，王雨农的脸就抽搐一次，不时扭头狠狠地盯着谭援朝。现场气氛紧张、刺激，他们每叫一次价，下边的人就一阵惊叹和议论。

“180万！”王雨农叫价。

“185万！”谭援朝叫价。

“195万元！”王雨农再也忍不住了，“咚”的一声拍着桌子站起，红着脖子直接将价叫到了195万元。

“195万一次，195万两次，195万三次。”随着拍卖师手起锤落，此车牌牌号被王雨农拍走。

“啪、啪——”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谭援朝微笑着缓缓地站了起来，竟然带头鼓起掌来，这让人大为不解。

“王雨农，祝贺你用这么多的钱，拍了一副什么也不能代表的车牌号。”

王雨农不理他，签完拍卖协议书，拉着身边的美女转身就走。这下引得好不容易抓到猛料的记者们一阵紧跟：“王先生，您重金拍得的车牌，是送给这位漂亮女士的吗？”“王先生，听说你的众多女友，为了与你在一起相互攻击，有这回事儿吗？”记者们的八卦问题弄得王雨农心烦意乱，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飞也似的走了。

谭援朝吃饭时，林康笑道：“你让王雨农又破费了195万。”谭援朝大笑道：“这小子有钱，就让他多花些。再说，有那么漂亮的女人在身边，他也不能掉价儿不是？”

林康慨叹道：“王雨农这小子真有女人缘，那么多的女人围着他转，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

谭援朝笑道：“这小子会浪漫，即使穷得就剩下一根草，他也会用这根草编织一个美丽的梦，让女人在他编织的梦里陶醉。况且他又那么有钱。试想一个男人，又有钱又懂得浪漫和温柔，还是单身，哪个女人不动心？所以这就是那么多女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的原因了。王雨农虽然很有钱，但只肯为女人花钱，对他的下属却是刻薄寡恩，不肯多花一分钱，所以他手下的人和他貌合神离。林康，你要抓住他这个弱点，多多收买他的亲信，安插耳目，了解到他的一举一动，包括资金、买卖的股票等情况。这是打败他的前提条件。”

林康点点头说道：“我已经着手去做了——王雨农这个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很贪婪而且不肯认输。贪婪的人都是无知的，而在无知的情况下会更加贪婪。要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一旦王雨农疯狂起来，我的机会就到了。”

回到公司，林康给吴天佑打电话，问道：“梁小婉有消息了吗？”吴天佑是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经理，他原是国家某个安全部门处长，转行后，在北京开了一

家私人侦探公司。

“对不起，我们没查到。”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能查不到？难道会飞出北京不成？吴总，当初你曾经答应我，一定在春节前找到梁小婉。”

“林总，我们确实仔细查了，甚至还请了派出所的朋友查了户口。现在已经找到五十多个梁小婉，我们正一个一个地排查——林总，请你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林康一阵苦闷，叹息道：“她怎么可能音信全无？唉，你们继续查吧。”

世界上的因缘一切皆由上天注定，谁也改变不来，谁也强求不过。就如林康聘请私人侦探寻找梁小婉的下落一事，梁小婉就住在他们的不远处，可是谁都没有发现。

林康和林蕴涵将车停在路边买菜时几乎就要见到了梁小婉，她却阴差阳错地去买感冒药了。这一切不是由冥冥中的命运安排的，又是什么？所以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确实自有它的道理。

人的一生本来就是由无数个偶然组成，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

第三十七章 王雨农初识林蕴涵

2005年，中国的房地产热刚刚兴起，如果再往前追溯一步的话，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应该从2002年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到2005年才稍显火爆。

当时世界各大投资银行比如美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都是在2005年下半年分别以出资入股和整栋购买的方式注资北京银泰中心和富力双子座TOWER II，此举被视为北京房地产市场异动的征兆。

先前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能够很容易地从银行得到贷款，由于国内金融政策步步紧缩，到2005年时从银行贷款已经非常难了。要想把房产项目运作下去，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也只能接受支付高一点的代价，向外资或者私募甚至地下钱庄投行进行股权融资，以使项目的开发完成。

对于私募来说，并非只是买卖股票，无论风投地产还是风投矿业甚至期货、打新股、国债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只要赚钱他们都做。所以林康就令吴大伟主动接触一些品牌、实力等都不错的地产业公司风投了北京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世界各国的GDP、股票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都有着内在密切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只不过这种现象却在中国是例外。在2002年至2005年间，中国的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房地产市场也慢慢升温，而唯独中国的股票市场一跌再跌，进入了漫漫熊途。

这种现象有悖于经济发展规律，更何况股票市场就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所以中国的A股市场不可能长期如此熊市。当时中国的A股市场改革已经破冰而出，可以于无声中听惊雷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康的鹏达私募在进入矿业和房地产后，又拿出五亿元利用半年多的时间不动声色大力抄底A股市场。

当然，谭援朝的私募也是如影随形地跟进了。只不过，此时的谭援朝已经将具体的业务全部交给了李荣，而他自己却四处募集客户资金。由于他与各界联系广泛，为人忠诚又极仗义，有着“天下第一私募”的美称，很快他就募集了七八

个亿的资金。

谭援朝问李荣：“这些钱，够不够？”

李荣笑道：“先凑合着用吧。”

谭援朝笑着说道：“你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李荣笑道：“你不是想当私募界的刘邦吗，没有我这个韩信，你怎么建立汉帝国？”谭援朝哈哈大笑，说：“有了你李荣，我的汉帝国指日可待了。”

最近各项投资都按计划严密地推进着，在风投了房地产后，西风矿业方面的风投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吴大伟从西藏打电话说：“协议细节已经初步完成，只待你过来正式签字。”林康说道：“我后天去西藏，去时给你打电话。”

放下电话，林康心里盘算道：“西风矿业 10% 的股份就会有 5210 万股，将近 3000 万元的资金额。如果此公司明年上市，按以往的经验这 3000 万元至少会赚 3 个亿，甚至更多。”想到明年公司仅仅从西风矿业上市这一项业务，账上就会浮盈这么多钱，林康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给林蕴涵打电话，问道：“你的年假批下来了吗？”林蕴涵在一家商业银行担任经济精算师。

“批下来了，办公室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休假。”

“你不是想去西藏探险吗？那就有时间去了。”

林蕴涵撅起嘴嘟囔道：“哼，你没时间陪我，我自己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腻在你身边的好。”

“如果我陪你去呢？”林康笑着问。

“真的，假的？你那么忙，能有时间陪我去？”林蕴涵又惊又喜。

“当然了，后天就去。”

“哇，太好啦！林康，我太喜欢你了！”林蕴涵接到林康的电话大为高兴，在电话里撒娇道，“嗯，来亲一下！”

“喂，现在你还在办公室！”林康笑道。

“嘻嘻，那又怎样？反正现在没人，快点儿来亲一下！”林蕴涵撅着嘴，嬉笑道。

“唉，你呀——”林康在话筒边轻轻地“啵”地亲了一下。林蕴涵高兴起来，咬着嘴唇笑道：“这还差不多。”放下电话她见好友黄雅丽正俯在那儿歪着头坏笑着望着自己，当即意识到刚才的话全被她偷听了去，脸红了起来，嗔怪地问道：“你偷听我电话？”

黄雅丽绷住笑摊开双手道：“没有呀，我没有呀。”

“哦，没有？”林蕴涵慢慢地踱到她身边，猛然将手搁在她腋下。黄雅丽最怕别人搔她的痒了，顿时笑倒在沙发上，不断地求饶。

林蕴涵手不停，笑着问她：“说，偷听我电话没有？”

“没有，哈哈——没有——哈哈——”

“没有？”林蕴涵又不停地搔痒起来。

黄雅丽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求饶道：“听到——听到了——快放了我吧。”

“听到什么了？”林蕴涵笑着问。

“听到你求别人亲——”

“切——”林蕴涵听她如此说，上下其手又开始搔她的痒。

“你们在闹什么？”裴天路突然推门进来了，他已经是这家商业银行的行长了。

“裴行长——我们——”林蕴涵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语无伦次地回答。黄雅丽还没有从刚才嬉笑中挣脱出来，低着头犹自不停发笑。

“现在是上班时间哪，你们两个怎么没有一点纪律观念？”裴天路心情特别的好，批评她们时嘴角还带着笑意。

“算了，算了，爱玩爱笑，这也代表着贵行的朝气和活力。”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笑呵呵地过来劝他。

裴天路回头笑道：“打闹玩笑代表着朝气和活力？我倒第一次听说。雨农，你们公司的员工天天上班时都打闹玩笑吗？”站在裴天路身后这个人，正是王雨农。他来还贷款时，顺便给裴天路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以便今后办事儿时方便。

王雨农站在门外，见林蕴涵身材绰约，眉目如画，肤色胜雪，颈白如玉，再加以深蓝色职业套装勾勒出的优美曲线，更显得妩媚无比，楚楚动人，当即神魂飘荡身心俱醉。

林蕴涵被他盯得大羞，红着脸低下了头。

“王总，王总？”裴天路见王雨农如此窘态，小声叫他。

“哦——鄙人王雨农，鑫利投资公司总经理，这是我的名片。”王雨农走了进来，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呈到林蕴涵面前。

“谢谢。”林蕴涵接过名片，顺手将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转过头问裴天路，“裴行长，我年假办公室已经批了，我想明天休假。”

“行，休假前一定要把业务安排好。”裴天路说道。

“安排好了，办公室让我把业务交给雅丽做。”

“那就好，开心地去玩几天，回来后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做呢。”

王雨农听说林蕴涵要休年假眼睛一亮，连忙问道：“林小姐要休假？准备到哪儿去玩？”

“和男友一起去西藏旅行。”

“哦，”王雨农眼里闪现一丝醋意，讪讪笑道，“那好，那好。”

王雨农和裴天路走后，黄雅丽笑着对林蕴涵说道：“看出来了吗，那个叫王雨农的人已经被你迷住了。”

“去，瞎说什么呀，我才看不上他呢。”

“哈哈，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可要下手喽——”黄雅丽嘻嘻笑道，“以前只听说王雨农是个标准的钻石王老五，我还以为他是个很丑的老男人，没想到他是如此的年轻潇洒风流倜傥——”她突然冲到林蕴涵面前，冲着她大叫道，“喂，再问你一遍，王雨农你要不要？不要我可真下手啦。”

林蕴涵笑道：“听人说王雨农花心着呢，女朋友不计其数。”

“哈，像他这样年轻多金的王老五，女朋友不多才怪了。”黄雅丽眯起眼睛嬉笑着问林蕴涵，“蕴涵，你说，我怎么才能钓到王雨农？”

林蕴涵拿起一张电影杂志对黄雅丽笑道：“快看，王雨农的花边新闻。呃，他女朋友全是电影明星呢。”

黄雅丽赶快将电影杂志抢了过来，细细地看完，无奈地叹息道：“我没希望了，杂志上说，王雨农只对歌星、影星、模特之类的漂亮女孩子感兴趣——”

第三十八章 人骨手链

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在成都双流机场稍作停留后，又很快升上了高空。靠着机窗往下看，那些巍峨的大山连绵不绝，就像一排排滔天巨浪翻滚延伸到苍苍的天地相连之处，异常的恢弘壮阔。过了一个小时，一座座直插云端的雪山映入了眼帘。林康对林蕴涵说：“进入西藏了。”

“啊，是吗？”林蕴涵心里徒地升起了一种神奇而又崇敬的感觉，她贴着机窗向下俯瞰，只见那些皑皑白雪像哈达一样被巍峨的大山高高举起，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半山腰间悠悠飘动的白云，时浓时淡，时聚时散，使人以为那就是仙境。

出贡嘎机场时，林康见西风公司的老总吴方和吴大伟站在出站口迎接，忙对林蕴涵说道：“你先到拉萨宾馆住下，两天后我去找你。”

“怎么了？”林蕴涵问。林康朝前面指了指，说道：“西风公司的人接我——你去不方便。”

“哦，好的，我订好房间给你打电话，你快点儿过来。”林康点点头，提着行李独自走了过去。

与西风公司签约的《西风矿业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已由一班专家和律师字斟句酌地研究了几十遍，早已拟好交给双方公司高层讨论完毕，只待双方签字生效了。

第二天上午，西风公司准备了隆重热烈的签字仪式，林康和吴方各自在合同上签了字。看得出来，吴方很高兴，嚷嚷着要陪林康和吴大伟去西藏各地转转。

林康说：“你陪吴经理吧，我要去拜访几位朋友。”

吴方嚷嚷着说：“我开车送你。”

林康将吴大伟悄悄拉过：“你劝劝老吴，别这样。这次来我是和林蕴涵一起来的，她不喜欢太多的人。”

“我说这两天你心神不定呢，原来有美女相陪。噢，我怎么没见到她呢？”

林康笑道：“她在拉萨宾馆，我今天就过去。”

“去吧，反正签完字了——这儿有我呢。”

林康拍拍他肩膀：“你在这儿也多玩几天，公司那边我已安排好了。”

吴大伟点头，过去搂住吴方：“吴总，林经理还有事儿，我们还是在这儿喝酒吧。”

拉萨又称太阳城，阳光不仅明媚而且清透。林康到拉萨宾馆时，林蕴涵正躺在阳台宽大的软椅上，慵懒地晒着太阳。她见林康来了，说道：“我们快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林康放下皮包，笑道：“你怎么也得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休息什么，晚上回来再睡吧。”林蕴涵不由分说将林康拉起，催促着他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市。

布达拉宫离拉萨宾馆不远，穿过街道不远便是通向布达拉宫的之字形坡道，它并不很陡，但因海拔比较高，走起来颇觉吃力。

宫内殿宇众多，每个殿内都是大大小小的佛像星罗密布、不计其数，有的殿内还陈列着历代达赖喇嘛的一尊尊牌位和使用过的珍贵器物。各殿堂墙上的壁画线条流畅，绚丽多姿，均为一些情节曲折、寓意深远的佛教故事。

整个宫内弥漫着淡淡的酥油清香和由于年代久远所产生的特有阴郁气味，让人感觉出无法言传的藏传佛教人文历史的厚重感。在宫内曲折蜿蜒的楼道里，有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诡异而神奇。

与布达拉宫相比，大昭寺显得更为陈旧，它的地板上积满了厚厚的酥油，墙壁已被酥油灯熏得发黑，昏暗的光线下要辨认那些传世的壁画十分困难。殿堂狭小，挤满了佛像和经书，屋顶垂下的经幡挡住人们的视线，只听到那些坐在黑暗拐角处禅坐的喇嘛念经声。

大昭寺供满了转经筒，转经筒里装着经书，转一圈意味着念了一遍经，转经一定要顺时针方向，林康和林蕴涵像所有的人那样，怀着虔诚的心情一边走一边转动转经筒。

在通往大昭寺的漫长的街道上，一位年老的藏族妇女和两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小姑娘，每走一步都要双手合十依次经过额头、嘴唇、心脏，然后匍匐在地，五体投地地叩拜一次。她们脸上充满着神圣的光，额头和胸前汗水夹杂着灰尘，却丝毫顾不上去擦，只是虔诚地匍匐礼拜。没有人知道她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们这样走了有多远，只知道她们虔诚而神圣一步一叩拜来到了拉萨，向心中的信仰而膜拜。

寺院大门前香火缭绕，地上跪着一大片正在朝拜的藏族同胞。他们满脸肃穆，神情庄重，口中轻声念诵着经文，全身伏卧下去的时候五体投地，表达着对

佛的无限敬仰和忠诚。有的人朝拜结束站起来走开了，立刻就有人在空出来的地方跪下去。

林康和林蕴涵站在那儿，久久地注视着这些跪拜人群，很为他们对佛的真诚、痴迷和执著所感动。想必他们沉湎于对佛的顶礼膜拜时，已经超脱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已经飘浮精神天国之中。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尘世的种种不幸被淡化、被融解了，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人性杂质也被剥离、被净化了。

在拉萨，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遇见一些手摇转经筒、表情凝重木然的佛教徒，让林康感受到一片浓重得似乎连空气都不流动了的佛教氛围。即使黄昏，在寺庙的院墙外，远远地就可以听到诵经声，听不出诵的什么，却能感受到那种有规律的旋律，仿佛是众神的合唱。

对于他们的经书，日复一日地诵，年复一年地研析，严而又严地考辨，永无穷尽地转经，永不停歇地叩首，永远飘扬的经幡，漫无尽头而要用自己的身躯丈量的朝圣路——朝圣者的心路历程也许我们永远不会体会得到，而他们却是在用身体在大地上书写经文，用心虔诚地对信仰顶礼膜拜。

一座城市的兴起常常是由一条河流开始，而拉萨，却是因为寺庙，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信仰。信仰就如同那些长明酥油灯，生命不灭，信仰不灭，生命消亡，信仰依然存在。

拉萨的白天很长，到了晚上8点多钟还有阳光。林康见天还没黑，便对林蕴涵笑道：“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林蕴涵问：“什么地方？”

林康道：“玛吉阿米。”

“玛吉阿米？就是仓央嘉措的那个心上人？”

林康点头道：“对。”

“在东方高高的山巅，每当升起明月皎颜，那玛吉阿米的笑脸，会冉冉浮现在心田。”林蕴涵吟完这首诗后，叹息一声说道：“如果你是仓央嘉措，我是玛吉阿米，就好了。”

林康点着她光洁的鼻子，笑道：“你有玛吉阿米美丽吗？”

林蕴涵作势要打他，被林康一下子将手握住，笑着对她说：“在这儿可不能剧烈运动，小心高原反应。”林蕴涵不听，嚷嚷道：“你必须让我打一下，否则我饶不了你。”林康无法，只得闭上眼睛，等待着她的惩罚。谁知半天她的拳头也没落下，等来的却是她轻轻的一吻。

玛吉阿米餐厅就位于八廓街的东南，是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那儿正是仓央嘉措与玛吉阿米幽会的地方，正是玛吉阿米所在的那个土黄色小楼。两人步行到那儿时，天慢慢黑了下来。在夜色阑珊灯光掩映下，玛吉阿米更显得浪漫多情。

其实这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餐厅，还包含网吧、酒吧。酒吧布置得很有民族特色：藏式家具，精致的佛像挂画，古朴笨拙的陶罐，六弦琴，手工地毯，充满了浓郁的宗教色彩。

酒吧里人很多，他们三三两两围着一张桌子，平静地交谈。有时，他们会对陌生人投出一个善意的微笑。桌上放着很多本用土纸做成的笔记本，过往的行人总是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踪迹，也有人在上面画上自己和爱人的头像，还有人写上了美丽的诗句。

林康和林蕴涵找了一个靠窗的情侣合桌，要了两杯黑咖啡和一盘水果沙拉。林蕴涵翻看着桌子上的留言本，拿起笔也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让我所爱的人抱着在这儿待一辈子。”她写字时，林康注意到她圆润的手腕处戴着一串人骨做的小手链，那手链虽然做得精致异常，但总感觉它有些阴气森森，很不舒服。

“在哪儿买的这个手链？”林康问。

“昨天在街上的一个年老的藏族老妇人那儿买的，好看吗？”林蕴涵很喜欢，用手转动着给林康看。

“在外面一般不能乱买东西的。”林康隐隐感觉她戴那手链似有不妥，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儿。

如果早认识那个年老的西藏巫师几天，林康断不会让林蕴涵戴那个手链的。只不过那时知道后，已然晚了。

世界上有很多不能解释的邪事的传说。去过夏威夷的人都知道，夏威夷的旅游局已有告示板写上“切勿取走夏威夷境内任何沙石”，许多游客都只会以为是环保原因，不要破坏大自然环境而已，其实那是因为夏威夷族人的一个毒咒！夏威夷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印第安王国，直到昔日白人入侵夏威夷时，其中一位被杀皇族成员在临死时留下诅咒——“任何取走夏威夷土地的人，必没有好下场！”而取走土地的亦包括了后来游人取走的石头和沙，因此每年都有好多游客中招。

除了夏威夷的沙石外，还有苏格兰的石头、日本公仔、土耳其的蓝眼手信、西藏的死人骨产品，都是很邪的东西。

那时林康和林蕴涵哪儿知道这些？林蕴涵认为那个手链好玩，就任着性子戴着。林康虽感觉不妥，却又感觉不出哪儿不妥，只由着林蕴涵戴着。

第三十九章 爱情蛊惑

拉萨宾馆大堂的告示板上贴满了租车、结伴旅游和探险的告示，林蕴涵见上面有一条写有结伴到墨脱的消息，欣喜若狂，急忙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原来那人也是从北京来，也住在拉萨宾馆。

打通电话林蕴涵问道：“你们要找旅伴去墨脱吗？”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子，说道：“是，我们今天就想去，你们要去吗？几个人？在哪儿？”

“对，我们也要去墨脱，嗯，我和我男朋友一共两人，现在拉萨宾馆。”林蕴涵高兴地大叫。

“我们也在拉萨宾馆，五分钟后，我们大堂见。”

那个接电话的男人下来了，他戴着一个眼镜，长发，胡子拉碴，很有些艺术家的特质。后面还跟着一个温婉清秀，恬淡淑静女孩子，看样子像是情侣二人。他们站在那儿见大堂里只有林蕴涵和林康站在那儿，就过来问：“你们要去墨脱吗？”

“是啊，我们要去墨脱，你们要去吗？”那人指了指身后的告示板，笑道：“那个结伴旅游的告示，就是我们贴的。”说完，他自我介绍道，“王大明，中央美院的教师。”然后他又将身后那个女孩儿拉过来，说道：“苑小娟，我的未婚妻，也是我同事。”

林蕴涵笑容可掬地同那个女孩子握握手，说道：“林蕴涵。”说完，她将身后的林康拉过来，介绍道，“我男朋友，林康。”

苑小娟听林蕴涵说是林康，轻轻地同他握了一下手：“哦，你好。”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林康笑道：“是吗，在哪儿见过？”苑小娟摇摇头，笑道：“我想不起来了。”

他们采用最传统的路线去墨脱，从派区经多雄拉及背崩再到墨脱。离开拉萨在去林芝派区的路上，林蕴涵很高兴，不停地和同行的两人藏族老人说话。可惜

那两人的汉语水平很有限，只会说，“好的，好的”。无论她说什么，两位老人都笑呵呵地点头说，“好的，好的”。林蕴涵眼珠一转，笑着问她们：“将你们的牦牛送给我好吗？”“好的，好的。”牦牛是藏族家庭里最宝贵的财产。众人大笑，林蕴涵更是笑个不停。路途虽然艰辛，但四人说说笑笑，再加上路上美丽的景色，倒也十分开心快乐。

自过了达拉格后，就进入了郁郁葱葱的浓郁森林，一路上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连成一片，阳光只能从树枝的空隙中一束一束地洒落。由于气候多变，刚才还阳光灿烂，突然间细雨蒙蒙，那些从未见过的花花草草丝毫不理会烦人的天气竞相在雨中绽放，雨过天晴后，阳光又明媚起来，那些淋在花瓣上的雨露，晶莹剔透，美丽无比。

四人走得累了，在林下休息，林康和王大明去别处小解。苑小娟则对脚下厚厚的富有弹性的青苔产生了兴趣，感觉比昂贵的羊毛毯还有质感，忍不住俯下身子将脸贴在上面，轻轻摩挲。林蕴涵看到一个很好看的花儿，想喊苑小娟过来看，却见她陶醉般伏在地上用手轻轻摩挲着青苔，忍不住微笑起来。

林蕴涵扭头过去，又立即转了回来，额头上的冷汗慢慢流了下来！在距离苑小娟两三米外的一棵草丛下，有一条通身绿色，两侧各有一条红白参半纵纹的小蛇，正举着三角形状硕大的头，吐着血红的芯子，瞪视着苑小娟。天啊！墨脱竹叶青！林蕴涵咬牙控制住颤抖，祈求着苑小娟不要动也不要出声，从口袋里慢慢拿出防蛇用的雄黄，放在地上。

林康和王大明也从那边小解回来，边大声说笑边用棍子敲打着草丛，那条竹叶青闻到雄黄气味和棍打草丛的声音，掉转头迅疾地游走了。

林蕴涵再也支持不住，身子软软地瘫软下去。林康大吃一惊，急忙跑了过来抱住她，掐她人中：“怎么了？蕴涵。”王大明和苑小娟也慌忙跑了过来，围在她身边。

过了半天，林蕴涵才悠悠醒来，见苑小娟安然无恙，便问道：“小娟，你没事儿吧。”她后背凉凉的，刚才一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事儿呀，”苑小娟感到很奇怪，四下瞧瞧，笑道，“林蕴涵，现在有事儿的是你呀。”

林蕴涵闭上眼，摇摇头笑笑：“小娟，你刚才趴在地上干什么？”

“那块青苔很有质感，我很喜欢，就想亲近一下。”

“你知道不知道，刚才在你前面有一条毒蛇——墨脱竹叶青。”

“不知道呀，真的吗？”苑小娟睁大眼睛问林蕴涵。

“你这个傻子，你没事儿了，倒把我吓死了。”林蕴涵笑着从林康怀里挣扎着起来。苑小娟怔了一下，背起背包追着林蕴涵问道：“喂，蕴涵，你说的是不是真

的，故意吓我吧。”

“你爱信不信，对了，去把那个雄黄收拾起来，也许还有用。”林蕴涵头也不回地对苑小娟说道。苑小娟捡起地上的雄黄，自言自语道：“噢，真的有蛇？”

墨脱的毒蛇虽然毒性猛烈，但很稀少，极不容易遇到，一路上，他们遇到最多的却是喜欢喝人血的蚂蟥。

过阿尼桥时，已到亚热带气候，蚂蟥渐渐多了起来，直到后来遍地都是，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扭动着，刚开始林蕴涵和苑小娟吓得连声尖叫，到了后来，干脆将裤腿扎紧，飞一般地跑了起来。尽管如此，隔几分钟就得检查一遍，清除掉身上的蚂蟥，然后再继续狂奔。

到背崩乡门巴村时，已是下午的三四点钟，四人顾不得吃饭，回到屋里，脱下衣服、鞋袜，先彻底地检查一下。林康将鞋一脱，林蕴涵就大笑着，夸张地喊了起来：“哇，好可怕，全是啊！”蚂蟥咬完人，伤口血流不止，林康翻开裤腿，两腿上全都是一条条的血印。

林蕴涵又笑起来：“哈哈，这些蚂蟥肯定是女的，那么多都围着你转——”林康无奈地笑笑，低头数伤口，低头的瞬间又猛抬起头来，伸手在林蕴涵嘴边摸了一下，蚂蟥竟然爬到了她的嘴角，林蕴涵顿时恶心得想要呕吐，掀开上衣，发现肚子上还有两只蚂蟥，吸血已吸到有手指那么粗了。林蕴涵吓得哇哇直叫。林康打开火机轻轻一烧，那两个蚂蟥就松开了嘴巴，掉在地上。

“可恶的蚂蟥，看我怎么收拾你。”林蕴涵一边恨恨地骂着，一边用脚将它们踩死。过了片刻，她又皱起了眉头，抬起胳膊，两腋下竟然还潜伏着两只，一边一个，正美美地吸着血。林康一边给林蕴涵处理伤口，一边笑道：“这些蚂蟥很色呀，叮的都是要害部位。”

他还没说完，就感觉下面有些不对，捂住裤裆去了厕所，脱下裤子一看，有只蚂蟥正在大腿内侧“享受”呢。林康出来后，林蕴涵捂着嘴笑道：“你的关键部位没事儿吧。”林康摇头苦笑，用手比画着：“只差这么一点点。”林蕴涵一阵大笑，说：“你那个地方才是要害部位呢。”

再过二十多公里就要到墨脱了，而背崩的门巴到墨脱是探险雅鲁藏布大峡谷最好的路线，所以他们决定在这儿休整一天，养好体力，备足给养。

门巴村头有一个小桥，桥下水流潺潺，甘甜而清冽。第二天吃过早饭，林康和林蕴涵拿着相机去了小桥边拍照，王大明则和苑小娟一个拿着一个画夹，去写生。

小桥边可能富含石英矿，地面上星星点点的矿粉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引来成群的蝴蝶，其数量之多让人惊叹，而且那些蝴蝶都是平常所见不到的珍品，大而斑斓。

林蕴涵兴奋起来，挥着手在花草间穿梭如飞，双手不停地捉着蝴蝶，捉到后，捧在手里欣喜地惊叹一会儿，然后再放掉。林康坐在石头上，微笑地望着她，感觉她就像这些斑斓的蝴蝶一样，美丽而优雅。

村口走来一个穿着门巴族服饰的老太太，望了林蕴涵一眼，嘴里咕咕地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听不懂的藏语，又颤颤地走开了。林康感觉到她很神秘，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亦邪亦怪亦神的味道。于是就对林蕴涵说道：“蕴涵，咱们到前边看看吧，听说那儿有一个瀑布，还有一个废弃的庄园。”“好呀，好呀。”林蕴涵放开手中的蝴蝶，开心地跑过来。

转过一座山，见到一缕犹如轻纱般的瀑布，从高高的峭壁上细弱地飘落下来，四周绿树掩映，烟云缭绕，几欲让人误认为此处便是人间之仙境。

“你看，王大明和苑小娟。”林蕴涵拉拉林康的手，指着远处正在潜心画画的他俩说。“嘘，别惊动他们，咱们去那边的庄园。”林康怕和他们说话，打扰了他们画画。

这座不知名的废弃庄园，不知建于什么年代，好像很古老，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袭，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有些腐朽了。说是庄园，是因为它有一个三层高的主楼和一个二层高的属楼，外面又围木头扎成了围墙。庄园早已经废弃，几乎成为鸟儿的聚居地。

推开庄园沉重的木门，成群的鸟儿被惊起，呼啦啦地挥动着翅膀飞走了，落在不远处的树林里，高声鸣叫着。房子残破了，只有几面墙，几根柱子还在顽强地支撑着，空气里弥漫着霉腐的气味，几缕阳光从房顶直直地照射进来，墙角和地上都长出青色的植物，甚至有一些顽强的小花。

两人围绕着庄园前前后后转了一遍，感觉很萧瑟。林蕴涵有些害怕，紧紧地搂住林康的胳膊：“咱们走吧，这儿有些可怕。”“好吧，咱们去瀑布那儿，看王大明他们画得怎么样了。”林康也感觉这个庄园有些阴森恐怖，赶快和林蕴涵离开了。

从远处看瀑布和到近处看瀑布是两种不同的感受，远远地看只觉得瀑布很柔弱，而到近前却发现它如此的气势磅礴，雷霆万钧。“别靠近，小心掉下去。”林康提醒着林蕴涵。瀑布下方是深不见底的一潭水，失足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那些飞溅起的水雾，蒙蒙地湿了一身，凉凉爽爽的，十分惬意。

“噢，那儿有一个小孩儿。”林蕴涵眼尖，指着瀑布下方潭水的另一侧对林康说。“那孩子怎么过去的？太危险了。”林康很是惊奇，挥着手示意他回来。瀑布的声音太大了，那孩子听不见，见林康抬手招呼他，他也站起来挥挥手。谁知他刚站起来时，脚下一滑，一下子掉到了潭水里。

林康“哎呀”大叫一声，就往下跑。潭水下方有一条河，瀑布落到潭水里后，

就从这条河里流到下游，最后流到雅鲁藏布江。林康要在那条河口里截住他。河水很湍急，那孩子已经失去了知觉，顺着河水一伏一沉地漂了过来。如果不在此处救下这个孩子，湍急的河水肯定会将他裹挟到江里去。林康不敢再想，不顾林蕴涵的喊叫，跳到河里，奋力地游到他身边，伸出胳膊牢牢地抱住了他的脖子。

两人又顺水漂流了一段，林康看准了时机，迅疾地抓住了一棵小树，抱着那个孩子慢慢地上了岸。

林蕴涵哭叫着跑了过来，见林康没事儿，这才略微放下了心，见那个孩子脸色苍白人人事不省地躺在石头上，又亟亟地问道：“孩子怎么样？”“问题不大。”那孩子哇哇吐了几口水后，慢慢苏醒了。

“你叫什么名字？”林康见他醒来，小声问道。“顿巴。”他受了惊吓，经过这一番折腾，说话有气无力。“哪个地方的？”“门巴村。”他回答说。

林康背着他，将他送回了家，让林康没想到的是，在村头看到的那个阴森奇怪的门巴族老人，竟然是顿巴的奶奶。

顿巴家里人很感激，热情洋溢地留他们两人吃饭。林康笑着说：“我衣服还是湿的，回去换换衣服。”“好的，好的。”顿巴的父亲说，“一会儿我们去接你。”

林康换好衣服没多长时间，就听到外面响起一阵唱歌跳舞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远，最后停留在旅馆外面。林蕴涵和林康跑出去一看，见顿巴的一家人，抱着青稞酒站在旅馆外面，一边唱歌一边跳着藏舞。

顿巴的父亲穿红色氆氇长袍，戴褐顶橘黄边、前部留有缺口的黑牦毡帽，脚下穿着红黑两种氆氇缝制的登牛皮软底筒靴。他拿着酒壶一边唱歌，一边将杯里的酒斟满，用无名指蘸酒弹一下，敬献给林康。林康知道这是热情好客的门巴族人对远方尊贵客人的一种礼仪，就毫不犹豫地端起酒杯喝了。

顿巴的母亲则围着他们跳起了热情的藏族舞蹈，林蕴涵见此情景也随着她晃动身体，翩翩起舞。她们两人一个舞蹈热情大方，一个身姿绰约翩然，引得周围观看的人们一阵叫好。

他们将林康和林蕴涵迎到家内后，置办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顿巴的父亲和奶奶说了很多感激的话后，就由顿巴的父亲开始敬酒。刚才林康已喝了三杯，感觉有些犯晕，可是他不喝，顿巴的父亲就端着酒杯，又唱又跳。林康无法，就笑呵呵地接过酒杯一口干了。众人大笑，顿巴的父亲又将酒杯满上，又劝林康。

林康有些傻了，笑着推辞：“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顿巴的父亲又起身，又边唱边跳起来。林康又干了。到第三杯时，林康没等他唱歌跳舞就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这下该轮到林蕴涵了。她不喝，顿巴的父亲和母亲就在那儿跳舞唱歌，林蕴涵手捂着嘴巴笑了一阵后，只得接过酒杯连干三杯。林蕴涵显然喝多了，将酒杯

一放，就从石锅里拿起一串煮熟的青菜，蘸着盐巴、奶渣和辣椒面混合成的糊糊往嘴里送：“哎，这么辣！”她一边哈着气，一边找水喝。

林康虽然有些喝多了，不过仍很清醒，他见顿巴的奶奶在林蕴涵喝酒时，皱着眉直瞅她手腕上的骨头手链，心里一惊，心想：“莫非她的骨头手链有问题？”于是问道：“莫卓西，您看我女朋友的这个手链好看吗？（莫，藏语即老大娘之意）”顿巴的奶奶名字叫卓西珠玛。卓西珠玛笑笑，低头喝酥油茶，不做声。

林康又问一遍：“莫，我女朋友的手链好看吗，送给你好吗？”卓西珠玛叹息一声，说道：“我可不敢要，这是不吉祥之物。”林康大吃一惊，问道：“您说什么？”“不祥之物呀。”她叹息着说。

林蕴涵也听到了，脸色一沉，问顿巴的奶奶：“莫卓西，我这个手链做工这么精细，怎么可能是不吉祥呢？”莫卓西刚要想说，看到大顿巴用眼神制止她，说道：“孩子，他们是我家尊贵的客人，我们是不应该隐瞒的。”她顿了一下，又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对林蕴涵说，“姑娘，你戴的这个手链是被人施了咒语的人骨手链——”

“啊，”林蕴涵惊慌了起来，语无伦次地说，“你怎么知道？”林康紧张起来，抱着林蕴涵的肩膀，怔怔地问：“莫卓西，你如何知道的？”

“两位尊贵的客人，我就是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卓西珠玛。年轻时，曾经在拉萨大昭寺做女护法，现在隐居在这儿。有缘的人，才会相见。我们是有缘人。万物皆有形——姑娘，你周身隐隐有黑气笼罩，如若不信，对比一下你的两只胳膊，看是不是一个发育一个发黑？”林蕴涵慌忙撸开袖子一看，果然如此。刚才还半信半疑的她，现在有些信了，头上冷汗涔涔而下：“莫卓西，我该怎么办？”她话语里已经有了哭声。林康抱着她，用力地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身上有些发冷颤抖。

“姑娘，你男朋友救了我的孙子，我一定也要救你一次，这样才能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说完，她领着林蕴涵来到一间不太宽敞的屋子，让她跪在佛像前。卓西珠玛手摇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将林蕴涵戴的手链，扔到火盆里，不一会儿就看到一股黑烟悠悠升起，消失于无形。

她又虔诚地在佛像前祷告了许久，从上面取出一个红红的线绳，口中念念有词，将它轻轻绑在林蕴涵的腕子上。“孩子，这个红绳，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解开它——切记，切记。”

“好的，谢谢，卓西大师，今后我就没有事了吗？”林蕴涵忐忑不安地问。卓西珠玛盘坐在那儿，沉沉地说：“一切皆看今后的造化。”

林蕴涵沉默不语，良久才问道：“卓西大师，既然你会占卜，能不能占卜一下我和男友的爱情？”

卓西珠玛盯着林蕴涵望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好吧。”她从神像旁边取下一面鼓，将代表林康名字的青稞粒放在鼓面中心，并标出方位；将林蕴涵的名字、年龄写在鼓的边沿，依次与新郎的名字、年龄等方位对准，一切放妥后，就焚香祈请神灵。卓西珠玛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突然之间浑身发抖，好像进入了晕厥状态。她一边祷告一边敲响鼓沿，可是许久也不见代表林蕴涵的青稞粒跟着代表林康的青稞粒转动。

忽然之间，卓西珠玛扑地倒地，过了一会儿，才冷汗淋漓地爬起来，虚弱地说：“孩子，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林蕴涵再也忍不住了，哭倒在地：“求求你莫卓西，向神求求情，让我和林康在一起吧。”

卓西珠玛见她哭得可怜，用手摩挲着她的头，哑声说道：“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上天早就安排好了，姻缘自有天注定，无法强求的。”

“不，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宁愿这世界上没有神！难道神就可以拆散人间真挚的爱情吗？！如果上天早就把人们的爱情安排好了的话，那好，你告诉上天，我宁愿用来生几百世几百年的时光，换这一生与他的爱情！”林蕴涵激动无比，悲伤万分。

“孩子，何必呢？拿今后几百世几百年的时光来换这一生的爱情，值得吗？”卓西珠玛不为所动，哑着声音说道，“你被人用咒语下了蛊，我为开解你的危险，已经费了很大周折，才保住了你的生命。孩子，知足吧，生命不保时，谁还珍惜爱情？！”

“我，我珍惜着爱情，为此，我宁可不要生命。”林蕴涵眼含热泪，目光灼灼。卓西珠玛见林蕴涵神情激动，便转过身，又将代表林蕴涵名字的青稞粒放在鼓面中心，标出方位；将林康的名字、年龄写在鼓的边沿，如刚才那样，以女求男的方式又重新做了一遍。

林蕴涵惊奇地发现在她敲响鼓面时，代表林康名字的青稞粒微微转动了一下，就停下了，这让她又有些失望。

过了大约一个多时辰，卓西珠玛才虚弱地说：“我已经向神祷告过了，神说了，爱情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求。”此后，无论林蕴涵再怎么哀求，卓西珠玛再也不理。

出来后，林康急切地问林蕴涵：“怎么样了，莫卓西为你解除咒语了吧。”

“解除了，挺好的。”林蕴涵微笑着安慰林康，自己的眼泪却哗然流了下来。林康还是不信，撸起她的袖子，见她发黑发青的两只胳膊又如先前那般白洁圆润，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夜里，林蕴涵再也睡不着觉，推开窗子向外望，皎洁的月光挥洒在窗下的芭

蕉树上，耳边有叽叽的虫子叫声，远处雅鲁藏布江江面上升腾起了薄雾，使得附近大山的轮廓时隐时现，隐隐有一种泼墨山水画的意境。

可是她再没有好心情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心想：“爱情既然不能强求，那么就好好珍惜吧。即使上天只给我一天的爱情，我也要好好地珍惜它，爱护它，全身心地享受这份爱！”想到此，她笑了一下，安慰自己道，“从现在起，我要享受这份爱。”

林蕴涵回转身，温柔凝视着正在沉睡的林康，眼泪又慢慢地流了出来。

第四十章 纳木错之夜

从墨脱回来，林蕴涵心情一直不好，一个人待在宾馆房间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出神。王大明和苑小娟回北京了，林康问林蕴涵：“我们也回北京吧。”林蕴涵摇摇头，对林康说道：“我去看纳木错湖的日出，你陪我去吧。”林康看着她凄然的神色，心里有些疼，忍不住将她圈入怀中，轻声说道：“行，但你一定要高兴起来。”林蕴涵望着他，勉强挤出一点笑容，点头说道：“我会的。”

他们租了一辆越野车，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纳木错。纳木错湖水清澈碧绿，宛如一块镶嵌在大山之间的碧玉，幽幽的绿，深深的蓝，整个湖面散发着一一种近似梦幻一般的魔幻色彩。

由于海拔很高，林蕴涵感觉无论怎么大口喘气，总是觉得氧气不够用。林康拿了一个氧气包递给林蕴涵，问道：“你能坚持住吗？”

“没事儿，我能坚持住。”

天阴了起来，风也很大，仿佛要下雨。傍晚时分，果然下起了冰雹，接着就是连绵不断的雨雪，偶尔还闪过电光。

听着外面冰雹敲打帐篷和呼啸的风声，林蕴涵蜷缩在林康怀里，慢慢睡去。而此时的林康却心潮起伏，再也睡不着，他一直在想：“那个阴森的人骨手链会给蕴涵带来怎么样的伤害？”说实话，对于诅咒、蛊惑之类的邪术，林康一直不信，可是见卓西珠玛说得那么凝重，林蕴涵又是那么悲伤，他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暗暗祈祷林蕴涵不要有什么事情。

西藏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直下着雨雪的天空，到半夜里竟然晴朗起来，原本阴霾的天空转瞬铺满了满天的繁星。

林康见外面的雨雪和冰雹停了下来，就唤醒林蕴涵，说：“天晴了，明天早上肯定能看到日出了。”林蕴涵喜道：“真的吗？”她从睡袋里爬出来，扒着帐篷门缝向外看，果然见满天的星光。她让林康将睡袋托到帐篷门口，然后和他一起钻了进去，并排着看天空的星星。在他们仰望星星的同时，深蓝色的天幕上那些眨着眼睛的星星们，也都在静静地望着他们。

过了很久，一颗流星划过天空，接着又一颗流星。这些流星们，一颗接着一颗地划开浓重的深蓝，一飞而过，没入到大地和天空的交接之处，仿佛天的尽头，有着一颗心在真挚等待着他们，这些流星啊，肯定是带着无言庄重的承诺，去赴美丽的约会。要不然，怎会这样的急切，又有着这样光芒四射的心情！

林蕴涵仰望着星空，突然地对林康说道：“林康，刚才我对着流星许了一个心愿。”

“我也是，但我许了两个。”据说，对着流星许下的心愿都能实现。

“你许的是什么心愿？”林蕴涵转过身问林康。

“不说，说出来就不灵了。”

“只要你的愿望能实现，那就不要说了。可是，你知道我许的什么心愿吗？”

林康望着她，微笑道：“我知道，我能猜得出。”

“唉，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林蕴涵叹息一声，望着星空再也不说话了，默默地注视天上的繁星。

浓厚的蓝色银幕上，星光熠熠，璀璨无比，星星们在蓝色的夜空里如此自由和优雅地相依相偎，可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呢？世界已经有太多贪欲，人们已经太孤独，在这孤独的世界又有几人能像星星那样，敞开心扉，织成满天的星斗？

这美丽的纳木错之夜呀，带给幸福爱恋的人是幸福的回忆，可是对于那些深沉爱恋却又分开的人们，却又是多么大的钻心疼痛啊？！爱有多真，痛有多深！失恋的人都知道嘛，最伤心的不是爱情，而是回忆！

清晨，林康就叫醒了林蕴涵，两人在湖边静静地等待朝阳初升的那一刻。年轻的唐古拉山的雪峰，宁静地伫立在澄澈的湖水对岸，向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的他们遥遥致意。两人虔诚而神圣地看着天边，只见时间一秒一秒慢慢地——慢慢地跳动——

天空仿佛突然裂开一道口子，灿烂的金阳一下子蹦了出来，粉红的光芒柔柔地笼罩着皑皑白雪，轻柔的白云忽隐忽现玉带般缠绕在雪山的峰峦之间，沐浴在晨曦中的连绵雪山倒影在湖面上与无边无际淡绿透明的水面静静依偎相互缠绵，清澈的碧空更加纯净剔透。

水鸟尚未苏醒，尤其沉睡在昨夜漫天星光的睡梦里，而晨起的人们却感受到了这开阔大气，荡人心魄的日出之美。在一个漫天星斗的夜晚之后，再看到如此妩媚的清晨，心灵哪堪承受！米兰·昆德拉曾不能“承受生命如此之轻”，而今对于纳木错日出的清晨，又有何人能承受如此之美？

在这美丽的早晨，林蕴涵牵着林康的手徘徊在湖边，轻灵的潮水慢慢袭打着满是碎石的湖岸，在碎石间他们聆听着涛声的节拍，那是对爱情的轻轻吟唱还是对今后未知生活的祈祷诉说？

风中的经幡猎猎作响仿佛在说：世事无常，没有人能知道。

第四十一章 2.27 做空 A 股风暴

2006 年是阳光灿烂的一年，很多股民面对账户上的长阳，都相互感慨“对牛市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也确实如此，上证综指不仅于 12 月 14 日突破了 2245.55 点，还于 12 月 30 日报收于 2675 点，最后一周更是拉出五连阳，大涨了 325 点，全年大涨 1500 点。

这一年不算风投的房产和矿业，单单 A 股市场上，林康所在的鹏达公司账户上就有三个亿的收益。股市的向好，也让王雨农赚了一把，虽然赚得不多，但也不少，至少一个亿。这让他几年沉寂后又过上了风流快活的日子。王雨农的身上一向交织着两条线：一条是股市，另一条是风月，资深记者概括其为“财经娱乐”一体化。

王雨农不是中国内地投资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但在很多女明星眼里却是最有才和最会浪漫的人。也确实如此，投资界里的人士大都生性低调，曝光率越少越好，而王雨农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每天和当红明星的绯闻都占据着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

现在王雨农看到股市的向好，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寻找资金投入股市里去。最近，他又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准备向裴天路的商行贷款两千万元，新聘的副总肖福禄正在为他准备贷款手续。

王雨农刚给肖福禄布置完任务后，突然想起今天是李淑贞的生日，她正从香港返回北京，于是赶紧让随从买来了拼成心形状的大束玫瑰花放在后备箱里，准备给她一个惊喜。

飞机晚点了，王雨农只得坐在那儿等。这时，林蕴涵亟亟地走了过来，王雨农眼睛一亮，连忙走过去，笑道：“哎，真巧，蕴涵，我们又见面了。你来机场做什么？出差？”

“王总？我来接从美国方面的金融精算师——您出差？”林蕴涵突然想起报纸上王雨农的许多八卦新闻，就笑道，“来接女友吧。”

王雨农见林蕴涵嫩脸匀红，浅笑盈盈，心神飘荡，急忙辩道：“不是，不是，我单身没有女友，嗯，来接一个客户——”

林蕴涵笑道：“是吗，报纸上可将你的风花雪月，事无巨细都一一报道了。”

王雨农见林蕴涵如此说，禁不住叹口气，无奈地说道：“唉，蕴涵，你不相信我？”

林蕴涵见王雨农又拿出对付其他女孩子的那一套，不觉一笑，连忙说道：“好了，好了，王总，从美国来的航班马上到了，我要去接机了。再见。”

“哎，蕴涵——”王雨农见林蕴涵急急忙忙地走开，不禁大失所望，只得扬手道，“记得给我打电话呀。”林蕴涵回头笑笑，转身离去。

航班晚了三个多小时，待李淑贞和助理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时，见王雨农突如其来地捧着一大捧玫瑰花站在那儿，震惊地站在那里，眼泛泪光，感动地问道：“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嗯，一直在等你。”王雨农微笑地望着她。

李淑贞接过玫瑰花，在他胸前幽幽长叹一声，说道：“唉，为什么要等我？你那么忙。”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等着你，我要亲自对你说声，‘生日快乐！’”王雨农微笑着将李淑贞圈到怀里，在她耳边轻语。

李淑贞一笑，妩媚地望着他，轻声说道：“我没有告诉你，我今天过生日啊。”

“为你买保险时，看了你的身份证，我记住了。”前几天，王雨农为了讨好李淑贞，在她去香港拍影片之前，为她投了一份巨额保险。

李淑贞感觉到自己醉了，脸儿红了，心儿也乱跳了，望着眼前这个充满魅力的男人，迷醉地问道：“我值得你这样对我好吗？”

“值得，淑贞，在我眼里你是最好的女人，什么也比不上。即使拿天上的所有的星星给我交换你，我都不会换。”王雨农在她耳边呢喃道，“什么都比不上你！”

“噢。”李淑贞又一次被幸福击倒。

这天晚上，王雨农为李淑贞一人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了盛大而宁静的生日晚宴，参加者只有他们两人。整个大大的西餐厅，摆满了香水百合和火红的玫瑰，即使连从门口到餐桌的地毯上都洒满了雪白的花瓣。在若有若无的香气和飘忽摇曳的烛光中，李淑贞的心头除了暖暖的感动外，还有无法言说的迷醉。晚宴后，如果王雨农牵着她的手去房间，相信她也一定能去。不过，让人惊奇的是，王雨农却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是开着车很礼貌地将她送回了家。

站在门口，看王雨农微笑着消失在电梯门后，李淑贞感觉到了一丝失落，在这浪漫而温馨的夜晚，按常理推测，王雨农应该陪着李淑贞过夜才对，可是他却

将她送到家门后，挥挥手离开了。

其实这也是王雨农的泡女孩子的高明之处，第一次请人吃饭，就要邀入洞房，共赴巫山，云雨一阵，显得太直白，有些像做生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味道。所以，他改变了以往的那种单纯金钱攻势的策略，如今他在金钱之外，又加入了一些柔情和浪漫，这样效果会更好。毕竟泡女孩子，这一个泡字，就如那些功夫茶，不仅仅要有上好的水质，而且还要有耐心和心情。

就在王雨农去机场接李淑贞时，林康接到了富普林投行副总裁列农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道：“林康，我们富普林投行准备联合几家大的投行和对冲基金，在新华富时 A50 指数期货交割日这天，做空这个指数。到时 A 股市场肯定大跌，你能否在国内联合几家大的基金公司，配合我们一下？”

林康知道，即使列农不找他，也会找其他有能量的私募或者基金公司，于是就深吸一口气，点点头说道：“我联系一下吧。”

林康给秦怡静打电话，让她暗暗地不露痕迹地先出一半货，另外一半在 2 月 27 日新华富时 A50 指数期货交割日这一天，配合其他基金公司不计成本大规模地砸盘。接着，他又打电话给谭援朝，让他在 27 日之前减仓。做私募的都是这样，同盟者之间都会相互传递信息。

林康又将调研部的程天成叫来，让他利用舆论巧妙地透出风声，说资本利得税将在近期开征。同时，又给几个基金盟友打电话，告诉他们：“2 月 27 日以跌停板的位置同时抛筹权重股，以打压指数。”

基金盟友们都是沉浮在股市里的老江湖，在打压对手和拉升股价时都会相互帮助，他们一听此话，就知道要有大规模行动，否则不可能求助基金公司。几位相熟的老友笑道：“那什么时候买回来，还望林总明示。”

“第二天、第三天暗暗吸纳就可以了。急跌缓涨，是牛市的规律，我可不敢破坏这个规律，更不敢不让弟兄们赚钱呀。我们打压指数，就是为了能捡到更多更便宜的筹码。”

林康想了一会儿，又给肖福禄打电话，问道：“福禄，王雨农最近有什么动静？”

“他正着急四处借钱。春节前裴天路商业银行的两千万的贷款，估计会到账上。”

“哦，王雨农投资如何？”

“渐渐加大投资力度，有钱就投到股市里。”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在 2 月 26 日当天将这部分钱投到股市里？”

“我想想办法吧。”

电话挂断了，在几个电话间，一套完整的做空 A 股的风暴形成了。

春节休市前，王雨农气急败坏地来问肖福禄：“你不是说银行的贷款今天能到账吗？”

肖福禄辩解道：“可能他们的转账系统出了一些毛病，转不出来。”

“什么原因我不管，我要你在2点前，将这笔钱打到各个营业部的账户上去。”

“是，是。”肖福禄一阵打电话，拍着桌子不断地骂娘，可是不管他如何气急败坏，银行的那笔钱都没有转到账上来。

待银行的转账系统恢复正常功能将两千万的款项打到账上后，股市已经收市。王雨农狠狠地瞪了肖福禄一眼，骂道：“妈的，你这个废物！让我少赚多少钱？！”

隔了一会儿，他又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一万块钱，扔到桌上，说道：“刚才我火气大了一点儿，你别生气，这些拿去喝些酒，泡泡妞吧。”

“谢谢，老板。”肖福禄点头哈腰地道谢。

股市收市后，各种相关的财经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过来，王雨农还坐在办公室里比较这几年春节前后的K线图，愈发后悔没有将那两千万打到账上，心道：“如果这两千万打到账上，买了股票，春节后一开市，赚3%~5%没问题。”

王雨农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各种信息和K线图，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也难怪，一个真正的股市高手，要懂得收集信息，进行技术分析等。

李淑贞来电话了，撒娇道：“雨农，我饿了，想吃粉肠。”

王雨农看看手表，才发现已经晚上11点多了，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好，好，我这就去买。”他将笔记本电脑合上，挥挥手，自言自语道，“春节开市后，我一定抢先进去。”

一个小时后，王雨农也没来，李淑贞生气了，电话催促他：“雨农，你在哪儿呀，我都饿死了，你到底买粉肠没有啊。”

“买了，买了，我正在上楼。”王雨农一边接电话，一边满头大汗地从楼梯往上走。李淑贞住的是五十多层的高级公寓，而那天晚上，楼内的电梯恰好坏了。

进到屋里，李淑贞见王雨农一头大汗，诧异地问道：“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一头的汗？”

“电梯坏了，我爬楼梯上来的。”王雨农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

“啊？这么高的楼，你一点点走上来的？”李淑贞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心里涌出一阵暖流，慢慢地搂住了他，柔声说道，“雨农，晚上别走了，陪我好吗？”

这正是王雨农想要的效果。自从他改变了以前那种霸王硬上弓死缠烂打型的泡女孩子手法，改为柔情加金钱的策略后，对女孩子的爱情攻势，屡试不爽，招招见效，为此还博得了“女明星杀手”的称号。

经过一番颠鸾倒凤几次温存后，王雨农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一直垂涎的李淑

贞，感慨万千道：“几百万的钞票还不如十五元钱的粉肠厉害。”

男人在追女孩子时，一定要在满足其金钱的同时，还要让她感觉你是真的爱她，而不是让她觉得，你只喜欢她的漂亮的脸蛋和身材。

真正地爱一个人会爱一辈子，而爱一个人的容貌只能爱一时。毕竟拥有美丽的容颜，并不能拥有整个春天。

第四十二章 绽放的烟花

2007年2月26日，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一开市，王雨农将从银行贷得的2000万元转移到各个营业部，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慢慢出手买入股票。那天也真绝，上证综指竟然站在了3000点之上，涨幅1.4%，并创下了历史最高点3041.34点。

王雨农大笑道：“怎么样，我说开门红吧，你们还不信。什么资本利得税，什么加息，都是造谣，扯淡。”

肖福禄拍马道：“王总真厉害，不愧为股神！”

“厉害什么呀，什么时候把杨百万打败了，才能算得上股神。”

“杨百万算什么呀，王总不是把赵云狄打败了吗？赵云狄你都不怕，怕什么杨百万？”肖福禄不屑地说。

“你懂个屁，赵云狄是书生意气，只会纸上谈兵，而杨百万却是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滑得很。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承认我没有杨百万的技术，可是他也没有我这样的胆量。”王雨农微笑道，“在牛市里什么都不要想，一句话：有多少钱全砸进去！”

就在王雨农将所贷的2000万于2月26日那天全部进入后，“2·27”股灾却毫无征兆悄无声息地来了。

2月27日，春节长假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沪综指早盘开于3048.83点，可是没有多长时间，盘中蓝筹股领跌，带动其余股票下跌，成交量急剧放大，接连把5日，10日，20日和30日线全部击穿，最后报收于2771.79点，指数狂跌268.81点，跌幅8.84%；深成指早盘开于8620.86点，报收于7790.82点，跌797点，跌幅9.29%，接近跌停。两市跌停股票接近1200多只，投资者万亿市值在一天之中被蒸发殆尽，到处惨绿，哀鸿一片。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一向独立于国际市场的A股大跌，却也令全球股市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美股市相继大跌，其中纽约股市出现了“9·11”事

件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王雨农蒙了，皱着眉头四处打听消息，最后叹息着归结于“技术层面的调整及A股估值过高，股市前期获利盘太大，呈现严重背离超买态势”。因为除了这样的解释可让人信服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下跌的理由。至于资本利得税等都是传言而已。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有果必定有因，至于原因，只有少数做空新华富时A50指数而获利的私募组织和一些国际大投行知道“2·27”股灾的原因。

不过要想在牛市里亏钱真的不容易，王雨农贷款得来的2000万刚进去栽了个大跟头，可这并不耽误他赚钱。随后的一个月，赚钱效应越来越大，新股民不顾一切冲进了股市，在证券交易大厅，人们甚至为了开户排起长队。基金卖得很火，一些基金公司竟然在几天的时间募集到几百个亿。这一切在以前几乎不可能。

随着新开户的剧增，4元股、5元股全面被消灭，股指接连创出新高，成交量也屡创新高，其间虽然央行再度加息，但仍不能阻止股指前进的脚步。而这波节后行情一直延续了3个月，直到5月29日才告结束。

随着股市的节节走高，管理层和政府高管一再提醒股民风险，林康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他让秦怡静慢慢减到一半仓后，令调研部的程天成打探消息。而此时的王雨农正沉浸在快乐之中，最近一段时间，他不仅仅赚了很多钱，而且又泡了几个漂亮的女孩子，每日跃马挥鞭，春风得意，丝毫感觉不到慢慢逼来的凶险。

从西藏回来后，林蕴涵总是郁郁寡欢，沉默不语，而林康由于事务繁冗，与她也是聚少离多，时间一长，林蕴涵更加苦闷，每日下班后，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长吁短叹，愁眉不展。林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笃信耶稣，见林蕴涵如此落寞，就让她加入基督教，信靠耶稣的宝血，归于上帝名下。

这天，林蕴涵去教堂做完礼拜，往回走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她，回转头一看，见王雨农开着一辆跑车慢慢地停在身边。

“王雨农，怎么是你？你来教堂做什么来了？”林蕴涵奇怪地问道。

“我，我路过，见你一个人，就过来打个招呼。哎，你怎么一个人回家，我送你？”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

王雨农察言观色，见林蕴涵眼睛里蒙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就笑着问道：“怎么不开心了？是和男朋友生气了，还是分手了？”

林蕴涵见他无聊，就横了一眼，说道：“分手了，你想怎样？”

王雨农嬉笑道：“真的，假的？如果那样，我就要进攻了，你准备好了。”

林蕴涵俏脸一沉，薄怒道：“王雨农，你那么多女友，还不满足？好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说完，她摆摆手，转身就走。

王雨农从后面追过来，赔礼道：“哎呀，我和你开玩笑呢，你真当真了？好了，好了，算我错了。喏，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门票，送给你，算我赔礼了。”

“我不去，没心情。”林蕴涵淡淡说道。

“哎呀，这可是意大利的歌唱家达莉亚·马斯罗的专场，你不去？”见他这么一说，林蕴涵站住了，问道：“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这一段时间，她将自己闷在家里，很少和外面接触，当然也就知道了。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这儿有两张票，我陪你一起去？”王雨农见林蕴涵动了心，忙不迭地说。

“算了，过几天再说吧，我今天真有事儿。”刚才林蕴涵说自己有事儿，现在不好改口了。

“那好，反正达莉亚·马斯罗的音乐会还有几天，那时我再找你，你可不要再推辞了。”

林蕴涵笑笑，没说话，转身走了。

王雨农自第一次见到林蕴涵就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但林蕴涵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对他不理不睬，这让他无可奈何。他站在那里，望着林蕴涵渐渐走远的背影，淫心如炽，叹息道：“这样美丽纯情的女人，就是睡一觉死了，也值得。”说完，他打电话给肖福禄，“给我订一百张达莉亚·马斯罗的音乐会门票，要最好的位置。”

“哪天的？”

“他在北京还有几场演唱会？”

“三场，每天一场。”

“每一天都订，每一场还要最好的位置，一百张。”

“王总，您订那么多门票干吗？包场吗？”肖福禄好奇道。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什么规矩？不该问的就不要问！快去订票！”王雨农对肖福禄瞪眼呵斥道。

“是，是，我马上去。”

第二天，王雨农给林蕴涵打电话，邀请她去看音乐会，林蕴涵说道：“我今天忙，明天吧。”第二天，王雨农又打电话，林蕴涵笑道：“你，哎，明天吧。”第三天，林蕴涵一下班，王雨农就出现在她面前，笑道：“去看音乐会？”林蕴涵奇怪道，“哎，你真当真了？”王雨农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再说，今天可是达莉亚·马斯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如果不看，就没有机会了。”林蕴涵想了想，笑道：“好吧，一起去看吧。”

到剧场后，林蕴涵见中间最好的位置许多的座位都空着，没有人坐，而其他的地方却挤得满满的。她惊愕地问王雨农：“怎么回事儿？”

“看歌剧要安静，这样才能好好地欣赏。如果前面有个人高过你，那就遮住你看歌剧了，或者有些不礼貌的人不停地讲话，又会骚扰到你。既然如此，不如将前后左右的座位的票一同买下，别人就不会影响你了。”王雨农颇为得意，笑着对林蕴涵说。

林蕴涵看看四周，有些不安：“太扎眼了吧。”

“扎眼？只要你能好好地欣赏你喜欢的歌剧，其他的都不重要。”

达莉亚·马斯罗有如天鹅绒般的柔美低音，势不可当地穿透着林蕴涵的心灵，强烈地震撼着她。不过唯一让她遗憾的是，陪着她听歌剧的不是林康，而是王雨农。

王雨农要陪着林蕴涵吃消夜。林蕴涵本不想去，想到王雨农为自己看歌剧，竟然包下了周围最好的座位，这得花多少钱？钱，无所谓，但是他的这份心意确实难得。想到此，林蕴涵就不由自主地去了。

两人在等消夜时聊天，王雨农问林蕴涵：“元宵节去广场看烟花了吗？”

林蕴涵笑道：“我正好给一个客户做精算，忙了个通宵，哪里有时间看呀。不过，我看北京台播放的新闻了，那些烟花确实很漂亮。唉，如果能到现场看就好了。”

王雨农借口去洗手间，给肖福禄打电话：“福禄，你和百货的刘经理联系一下，将他们库房里的烟花全部搬运到朝阳区的‘明记’消夜店前来。什么？我要的是全部！对，不要问价钱，全部搬来。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肖福禄知道王雨农为讨女孩子喜欢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只能摇头笑道：“不知王雨农又要实现哪个美女的烟花梦了。”王雨农只给了他一个小时，肖福禄没有办法，只好雇了五十多个民工帮着装车和在消夜店前安置摆放。

“王总，一切准备妥当，两分钟之后就可以燃放烟花。”肖福禄打电话告诉王雨农。“Very Good！你干得很好！”王雨农异常兴奋，走到林蕴涵身边，笑道，“蕴涵，跟我来，我要给你一个奇迹！”

林蕴涵被王雨农牵着手，走到宽大的玻璃窗前，面对外面黑色寂静的夜，不知他要做什么。“闭上眼睛，奇迹马上降临。”林蕴涵见他如此神秘，只好微笑着按他说的去做。片刻，随着外面“嗖、嗖、啪、啪”一阵阵爆破声响起的时，无数个精灵飞向夜空，在最高点幻化成烟花，绽放着惊人的美丽，绚烂无比，妖娆万分。

那些美丽的烟花骤然怒放，以最美的姿态，以最艳丽的颜色，涂染了整个夜空。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地欢呼着，大声惊叹着，而林蕴涵却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第四十三章 仇敌相逢

5月21日深夜，林康接到调研部经理程天成的电话：“林总，我要见你。”

“呃，什么事这么着急？”

“特急的内部消息。”

“好，我在办公室，你来吧。”

十五分钟后，程天成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满脸都是汗，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
说：“林总，要调高印花税了，从现在的1‰调到3‰。现在相关部门已经要求社保、
房屋维修等具有国家性质的资金于明日前退出股市，最迟也不得迟于5月29日。”

林康吓了一跳，问道：“千真万确？”

程天成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道：“千真万确！”

林康皱眉踱了几步，拍了拍程天成的肩膀，说道：“老程，你救了鹏达公司。
这几天我见股市如火如荼涨势猛烈，还想把仓位给加上去。现在好了，我们要减
仓，而且大幅度地减仓。”

程天成笑了，说道：“只要公司不受损失，我们调研部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
哈，前几天下面的员工还在议论，说调研部那帮人不是研究报表，就是给人送礼
送物，公司养那群爷干吗？”林康知道，这是吴大伟下面一个副经理发牢骚时说的，
被人传到了程天成的耳朵里。为此，林康还将那个副经理叫来，训斥了一顿。

林康安慰程天成道：“调研部工作重要不重要，只有我知道。好好干吧，徐
董事长，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包括风投西风矿业10%股份的事情，如果没有你
从中牵线搭桥，这桩美事说不定到不了我们鹏达公司头上呢。”

程天成发牢骚道：“那投资部还说是他们的功劳。”

林康哈哈大笑道：“谁的功劳大，徐董事长和我的心里不清楚吗，嗯，老程，
你的年薪比秦总和吴总高一块，这也说明公司对你的重视。”

程天成笑了，说道：“谢谢林总给我那么高的年薪。”林康摆摆手，笑道：“不
要谢我，要谢呢，就谢徐董事长，他提出给你调高的年薪。”程天成睁大眼睛，望

着林康说道：“真的吗，那我真要谢谢徐董事长。”

林康笑道：“那当然了，徐董事长明白你的价值。喏，今天你的价值不是体现出来了吗？”也确实是这样，如果在5·30之前知道消息大幅度减仓的话，至少会减少损失30%，而依鹏达公司的资金量看，他们在这次风暴中至少挽回了一个亿的损失。

程天成走后，林康给秦怡静打电话，告诉她：“明天一开市，大幅度减仓，将股票比例配置到最低！”秦怡静不解，问：“为什么？”林康吐了一口烟，淡淡地说：“没有为什么，先卖出，过几天你就知道原因了。”

布置完毕后，林康又给谭援朝打电话，说道：“谭大哥，明天上午一开市，你减仓吧，风暴马上就来了！”

“林康，你也得到消息了？我正要打电话告诉你，印花税调高了。”谭援朝也刚刚探听到消息，也正想通知林康。

“哦，原来你也知道了。既然知道了，就好办了。”林康说完和谭援朝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第二天一开市，秦怡静和谭援朝果然大幅度降低仓位。在中国，某些重要的人事安排或者政策出台前，一定会有小道消息流出，而且这些小道消息异乎寻常地准确。第三天晚上，秦怡静给林康打电话，说：“某些股票论坛的股吧里有股民提示说，财政部要大幅度提高印花税，是真的吗？”

林康笑道：“股吧里鱼龙混杂，各色人都有，那些消息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信则有，不信则无。”接着他又反问她，“你信吗？”

秦怡静说道：“我不信，但相信你。”

林康笑道：“都说秦怡静很冷，不会说话，现在你怎么变得会说话了？”可是还没等他说完，秦怡静就冷冷地把电话挂断了。林康对着电话，笑着摇摇头，自言自语道：“真是一点儿也没变。”

对于要提高印花税的消息，王雨农也听到了些风声，由于刚拿到华南电借给他的2000万，此时他增仓也不是，减仓也不是。增仓吧，万一调高印花税的消息准确，自己就会套进去；减仓吧，借的钱有利息而且有期限，到年底就要归还，所以他一直犹豫不决。

肖福禄提醒他：“为何不打探一下消息的真实性？”王雨农瞪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说，“我早打完电话了，那帮家伙一问三不知，你说我怎么办？”肖福禄想了好一阵子，才说道：“要不派人扮作记者去财政部了解一下情况？”王雨农看了一下他，点点头，缓缓说道：“看来，只能这样了。”探听消息的那人回来告诉王雨农，财政部的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要调高印花税这件事儿。王雨农稍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时肖福禄又拿来《上海证券报》等三家官方财经报纸，上面也刊文说：“确实没有听说过将要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消息。”王雨农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笑着吩咐肖福禄道：“将华南电转过来的2000万元，打到各个账户上去，按计划买入既定的股票。”

一切安排妥当后，王雨农又风花雪月起来。最近，他已不理睬已经到手的李淑贞了，无论她怎么打电话，他哼哼哈哈应付，相反却对林蕴涵大献殷勤。

下班时，王雨农开着跑车来到银行楼下，给林蕴涵打电话：“蕴涵，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

“对不起，一会儿我要去帮朋友筹备画展。”

“在哪儿开的画展？”

“北京画院，2号展厅。”

“哦，我陪你去吧。”

“不必了，有人陪我去。”

王雨农醋意大发，问道：“不是你男朋友吧。”林蕴涵反问他：“是我男朋友又怎样？”王雨农一怔，讪笑道：“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分手了吗？”林蕴涵一愣，这才想起，她曾对王雨农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她笑道：“那是我看你很讨厌，故意逗你玩的，你真相信了？”

王雨农嘻嘻笑道：“当然相信了。你的每句话，对于我来说，我都奉若神旨，我怎么能不相信？喂，那小子是何方神圣，我要会会他，看他用什么手段骗取了林大美人的感情。”

林蕴涵见他说话越来越不靠谱，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给挂断了。然后给林康打电话，问他：“林康，你不是说要帮苑小娟筹备画展去吗？什么时候去？”

“我这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需要先处理一下，你先去吧，一会儿去找你。”

“那——你快点呀。”林蕴涵有些失望，无奈地说道，“林康，你总是忙，忙，忙，你知道我有多少天没看到你了？”

林康抱歉地笑笑，说道：“真的很对不起，蕴涵，我真的很忙。”

“嗯，那算了，你快点儿啊，天快下雨了。”

林蕴涵挂断电话，对着乌蒙蒙的天空发了一阵呆，然后郁闷地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她见王雨农神色萎靡地站在银行门口，心里隐约有些不忍，于是走上前去，轻声问道：“你怎么还不走呀？”

“快下雨了，送你去美术馆，顺便再见的男朋友。”天空已阴云密布，远处还传来沉闷的雷声。林蕴涵望望天，无奈地摊了摊手，说道：“好吧。”王雨农转过身，给她打开车门。

林蕴涵撇嘴笑道：“都让你送我了，怎么还不高兴？”

“吃那小子醋了！”王雨农说着，猛然踩下油门，车轮扒地，旋转着卷起几缕青烟，跑车轰然启动，吓得林蕴涵高声尖叫：“王雨农，你要干什么？”

“让你体验一下心跳的感觉。”王雨农加大马力，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狂飙起来。此时正值下班时间，路上很拥堵，司机们大都缓慢地行驶，唯独王雨农开着跑车以时速 150 公里的速度在拥堵的车流夹缝中穿行，呼呼的风声将林蕴涵的长发飘起，吓得她闭着眼睛，高声尖叫：“快停车，我要下来。”王雨农见林蕴涵吓得花容失色，不停地在胸口画着十字，祈祷真主耶稣的保佑，心里更加得意，将车开得更快，到北京画院竟然不到十分钟。

车停下后，林蕴涵捂着胸口，直喊：“哎呀，吓死我了。”

王雨农将车门怦然关上，撇嘴道：“这算什么？在高速路上，时速 280 公里，那才叫刺激。”

林蕴涵大叫道：“刺激？这叫刺激？简直要人命！”

王雨农摆摆手，打断她的话，笑道：“我敢保证，你会喜欢这种风驰电掣的激情。”

起风了，道边的树枝，被风吹着微微摆动起来，不一会儿，雨点砰砰地亟亟落下。司机去机场送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去了，林康站在楼外望望天空，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这几年北京的车拥堵得厉害，上下班的时候，每辆车都像蜗牛一样向前爬行。窗外斜斜打在玻璃上的雨水，悄无声息地流着，林康无聊地坐在那儿，等着车子向前一点点地蠕动。可是很长时间，车子都没有向前移动一步，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去和旁边的一个司机聊天：“嘿，哥们儿，前面怎么回事儿？”

“听说，有外宾来，交警封锁了道路。”

“哟，哪个国家的？”

“听说是非洲的。”

“哎哟，咱们的非洲兄弟。”两个人聊得挺过瘾。

马路对面有几个在雨里嘻嘻哈哈相互追逐嬉闹的学生，林康隔着模糊的车窗玻璃看着他们，脸上浮现出微笑，叹息地想道，自己的青春已经过去了，几乎剩下个小小的尾巴，在年龄的后面不声不响地挂着，想抓也抓不住。

那几个学生跑远了，林康恋恋不舍地扭回脸。他转回了一半，愣了一下，又立刻转了出去。马路对面有一个女人推着小推车，正拐进一个胡同。她的背影像极了梁小婉。

“师傅，我要下车。”林康掏出一百块钱，拍在车上，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喂，找你钱啊。”

“不要了——”

恰在此时，窝在马路上的车流开始向前移动了。憋闷许久的司机们松开挡位，发泄似的猛踩油门，正欲痛痛快快地奔跑，冷不防从车流中蹿出一个人来，吓得又慌忙踩下了刹车。“你他妈的，瞎眼呀，在马路上乱跑什么？”那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愤愤地骂道。

林康丝毫不理会这些，在车流里左躲右闪，等他跑到胡同口时，早已没有刚才那个推车人的身影。林康一阵怅然，站在那儿，任雨水不停地落下，一会儿，身上全湿了。他颓然蹲下，捂住脸，内心有个声音痛苦地大叫：“小婉儿，你在哪儿？！快让我找到你吧。这些年，你送给我的那些钱每天都在折磨着我。”

林康靠着路边的一棵树，无力地蹲下，任冰冷的雨水淋湿了全身：“为了当年一个谎言，唉，一步错，千般错。”他自责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吴天佑来，掏出电话，说道，“吴总，我刚才在三环路上的镜子胡同口，看到一个推着小推车的女人，背影和梁小婉很像。”

吴天佑兴奋地说道：“你看清是她了？”

“没有，我只看到了一个很模糊的背影。”

“林总，明天我就派人去那片儿查。”

“好吧，多派些人。嗯，我也来帮你们一起找。”

雨又下大了，低垂的天幕由刚才的明亮又变成了青黑，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停的。刚才还堵车的街道此时却显得宽广了许多，所有的车子都刷刷地在雨中奔驰，溅起一阵雨雾。

苑小娟的画展并不是她个人举办的，而是画家协会为一批有成就的青年画家举办的综合性画展。林蕴涵和王雨农进去时，大部分画已经挂好了，苑小娟带着一群人正在做灯光调试，见林蕴涵来了，她猛然扑过来，高兴地大叫：“林蕴涵，你怎么才来？林康呢？”王雨农正站在林蕴涵身后，一惊，想到：“林康？林蕴涵的男朋友是林康？难道是那个九年前与赵云狄做罗邦股票的林康？”

林蕴涵笑着对苑小娟说道：“他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来。”苑小娟见林蕴涵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忍不住努嘴小声问林蕴涵：“你背后的那位是谁呀，看样子是你的粉丝。”林蕴涵瞅了一下身后的王雨农，搂住苑小娟悄声笑道：“苑小娟，你把你那个王大明踹了，我给你介绍这个钻石王老五。”

苑小娟轻轻打了她一拳，笑道：“我有一个王大明就足够了，那个，你自己留着用吧。”

两人笑着说了一会儿，苑小娟又和工人们忙其他事儿了，林蕴涵就站在那儿一幅画一幅画静静地看，心里暗暗慨叹苑小娟在画画上面的天赋禀性。

苑小娟自幼学国画，擅长山水。在她的山水画作里有着一股子天然灵性，而



这灵性又不仅仅囿于山水画里。很多时候她又将这种画山水的技法糅合到花草画上，自然又形成了一副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飘逸凝练。她画的《月塘戏鱼》就是运用山水画的皴法，轻轻巧巧地就勾勒出一幅静静荷塘月色，在纯、静之余，那两尾红色的小鱼又恰到好处地演绎出无穷的动感来，在这动静相映下，使整个画面充满美感，而且栩栩如生。

与其山水画相比较来说，苑小娟人物写实手法又似乎更胜一筹。林蕴涵在一幅名叫《思念》的铅笔写实画前站定，细细地欣赏起来。

《思念》这幅画，以明暗面为主，结合线条来表现立体，很有质感。画中的那个女人，托着腮，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目光忧郁而无奈。

“咦，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站在身后的王雨农自言自语道。

林蕴涵取笑他：“不是被你抛弃的哪个痴情女吧。”

“你以为我风流大少，对每个女人都痴心留情？其实我最专一了，比如对你林蕴涵。”

“嗯，嗯，嗯，王雨农，你少来这一套，我可不是十八岁少女，被你几句甜言蜜语就给蒙骗了。”每个女孩子都喜欢男人恭维她，林蕴涵也是如此，虽然她嘴里这么说，但心里却是极甜。

林康来了，他身上的衣服还未干，而且向下滴着雨水。苑小娟站在门口，见他这副模样，笑道：“你怎么才来？还淋了一身的雨水。”她将王大明叫来，让他带林康去休息室换衣服。林康问：“蕴涵来了吗？”

“来了——”苑小娟笑着，眼睛一转，气林康道，“而且还带了一个帅哥。”

林康笑道：“她有那么大魅力吗？”

“哈！林康，如果别人说你有那么大魅力，我不相信。但如果别人说林蕴涵有那么大的魅力嘛，我绝对相信！你找遍整个北京城，像她这样有才学又漂亮的女孩子有几人？”

苑小娟说的是真的，北京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但像林蕴涵这样有才学的却很少。那些有才学的女孩子也多的是，但如此漂亮如此有气质的可人儿却很少。林蕴涵是集美貌、智慧于一体，秀外慧中，不可多得的可人儿。

苑小娟跑到林蕴涵身边，俯耳道：“林康，你的林康来了，要不要你的这个粉丝躲一下？”

林蕴涵笑道：“那有什么可躲的？”她回头对王雨农笑道：“你不是想见见我的男朋友吗，喏，他来了，你们两人不要为了我打起来哦。”

王雨农瞪着眼，挥挥拳头道：“我一定揍扁他！”末了，又问了，“他是做什么的，可别是国家队的拳击手，其他的没问题。”

林蕴涵笑道：“他是国家柔道队的。”

王雨农大笑道：“那我更不行了。不过，如果能回到古代欧洲，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都要和他决斗。”

林蕴涵笑靥如花，嗔怪他道：“你这张嘴就说得好听。”

三人边说边走，在画廊转角处，徒然与换完衣服的林康相遇，霎时，林康和王雨农都愣在那儿。林蕴涵见他们两人如此，惊奇地说：“咦，你们认识啊。”

林康冷笑道：“岂止是认识？简直刻骨铭心！”

王雨农也冷笑道：“我们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战争，都成老朋友了。对不对，林康？”说完，他放声大笑。

苑小娟见这边几人僵在那里，心里暗暗叫苦，想道：“他们两人竟是仇敌。”于是过来圆场道：“哎哟，大家都过来看我的画，明天画展就开幕了，你们还没有给我意见呢。”林康狠狠地瞪了王雨农一眼，跟着苑小娟走了。林蕴涵皱眉看了一眼王雨农，也跟着林康走了。

王雨农恨恨地盯着林康的背影，低声骂完：“跟我斗？我让你做第二个赵云狄。”骂完，也尾随着走了过去。

林康在《思念》那幅画前站定，隔着玻璃出神地凝望，良久才回转头问苑小娟道：“这人你认识吗？叫什么名字？”

“以前在一起住过的一位朋友，叫梁小婉。”尽管林康已然知道画中之人就是梁小婉，但经苑小娟一确认，他仍然心里一震，问苑小娟道：“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不知道，她也从原来住的地方搬走了，我再没见过她。”

此时王雨农走了过来，对林康笑道：“你自己的老婆，还用别人帮你找？”林蕴涵听后像雷击一般，厉声责问王雨农：“你胡说什么？谁是谁的老婆？”

王雨农见林蕴涵如此质问自己，已然明白她还不知道梁小婉和林康的关系，于是就指着林康，说道：“你还不知道林康和梁小婉结婚的事情？这事儿全地球人都知道了。”说完，他一边注视林康的反应，一边偷偷地观察着林蕴涵的神色。

林蕴涵的脸苍白起来，眼里隐约有泪光闪现，颤声问道：“林康，你结过婚了？”王雨农大声笑道：“岂止结了婚，说不定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林康有苦难言，怒视了王雨农一眼，向林蕴涵道歉：“对不起，蕴涵，我不该向你隐瞒，我和梁小婉领了结婚证，不过没有办婚礼——”

林蕴涵心渐渐沉了下来，急速地往下坠落，身上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一边向后退，一边不相信地摇着头。林康见她神色有异，抓住她的肩膀，急切地说道：“蕴涵，我并非故意不告诉你的，我只是有自己的苦衷。”

“林康，你骗了我——”林蕴涵瞪着林康，大叫了一声，转过身跑了出去。

第四十四章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半夜里王雨农刚睡着，就被肖福禄的电话惊醒了，他有些恼怒，骂道：“你他妈的深更半夜的来什么电话?!”“王总，不好了，印花税由原来的1%提高到了3%!”“啊!”王雨农手里的电话一下掉了，呆在那里。“王总，王总，你怎么了，说话呀。”肖福禄在电话里焦急万分。

过了好半天，王雨农才醒过神来，强自镇定，沙哑着声音问道：“你从哪儿来的消息?”“新华社的消息，证监会、财政部官方网站，各大网站都有。”王雨农打开电脑，在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网站上看到提高印花税的新闻。

“他妈的，让财政部给耍啦!”让王雨农愤怒的是前几天财政部的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上调印花税，可是话音未落，就偷袭了一把，而且在所有股民都睡觉的时候偷袭了市场。

“奶奶的，财政部把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当成敌人了，竟然半夜搞起了偷袭，这和日本偷袭珍珠港有什么区别?”王雨农一边骂，一边气呼呼地给肖福禄打电话，“明天一开盘，立刻以跌停板出货。”

“王总，你的意思是清仓?”

“对，全他妈清仓，一股也不留，全部!”打完电话，王雨农越想越气，将手中的电话摔得粉碎。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开盘，上证综指就从4335.96点，轰然下跌，收市时跌了260多点，下跌6%。王雨农望着电脑屏幕上一片惨绿，悔恨万分。

“王总，明天怎么办?”肖福禄小心翼翼地问。

王雨农瘫软在那儿，无力地说：“继续跌停板出货。”

“市场很惶恐，没有承接量，如果明天继续跌停的话，我们损失惨重。”

“让你出货你就出货，费什么话。”王雨农突然暴怒起来，指着肖福禄大骂。

肖福禄诚惶诚恐，不住地点头：“是，是，继续跌停出货。”

“过来，”肖福禄想要离开的时候，却又被王雨农叫住，吓了他一大跳，以为

又要挨骂了，“王总，您还有什么事儿？”

“昨天，我看到林蕴涵的男朋友了，你知道是谁？”王雨农叹了一口气说。

“谁？”肖福禄问道。

“林康。”

肖福禄心里一惊，怕自己给林康通风报信的事儿被王雨农知道了，就忙问：“林康是谁？”

“一个名叫鹏达公司的私募老总，我的仇敌！”

“他怎么能是你的仇敌？”肖福禄故意问道。

“唉，说来话长，七八年前，他在一个名叫金鼎投资公司的私募当总经理助理，公司总经理名叫赵云狄。我坐庄罗邦股份，想不到他们公司也坐庄了该股，当时只是隐约知道有强劲的对手潜伏其中，但谁也不知道是谁，于是，就相互砸盘逼对方退出，可惜谁也不退。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呵呵，在查他们的过程中，竟然发现了林康泡了我的马子和我妹妹。于是一怒之下，我们又开始相互砸盘了。”

“王总，你们相互砸盘，只能两败俱伤，到最后都得套死。”

“我何尝不知，只是结的梁子太深了，没办法退。最后，我假装调和，将一半股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然后使了‘瞒天过海，暗度陈仓’之计，借人盘疯狂下跌之势，迫使罗邦股份天天跌停。当时赵云狄很幼稚，竟然想借地下钱庄的钱来稳定罗邦的股份，想不到又惨被套死。这时，地下钱庄催债，赵云狄还不上钱就从金融大厦50层的楼上跳了下去。”

王雨农声音嘶哑，语气低沉，坐在那儿如讲别人的故事般侃侃而谈，而在肖福禄听来，却是心惊肉跳，惊险至极。他知道，当时的争斗的惨烈，决非王雨农讲故事般的平静，谈笑间上亿的资金都已灰飞烟灭。

“跳下去的是赵云狄，你怎么又和林康结下了梁子？”

“林康泡了我的马子，被我打个半死。没多久时间，那小子竟然又泡上了我妹妹，又被我打了个半死。后来，赵云狄借了地下钱庄的钱，恰好那个地下钱庄的老板‘柴火棒’是我极好的朋友，将赵云狄借钱的事儿告诉了我。我怎能放过这报仇的机会？于是就让‘柴火棒’催债，然后逼赵云狄和林康跳楼，谁知赵云狄跳下去了，而林康却意外地捡了条性命。于是梁子就结下了。现在他竟然也做私募了，很明显是为赵云狄报仇来的！不简单啊，不简单。”

肖福禄安慰王雨农道：“王总，现在我们有这么强的实力，还有华南电在后面做后盾，量他林康也不能怎么我们，你怕他做什么？”

“呵呵，我并不是怕他，而是在想一个最能打击他的办法来收拾他。”王雨农说完，望着窗外，悠悠出神，过了一会儿，竟然呵呵地微笑起来。

肖福禄见状，便小心翼翼地探问：“王总，有对付林康的主意了？”

“当年林康泡我的马子，现在我也要泡他的马子，不仅要泡，而且要很真诚地泡！”王雨农转过来，问肖福禄，“你说，做什么最能打击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肖福禄想了一下：“让他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王雨农点头道：“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呢？”

肖福禄摇头：“想不起来了。”

王雨农点燃了一支雪茄，吐出烟雾，慢慢地说：“把他心爱的女人从怀中夺过来。”

事业是男人的筋骨，爱情是男人的血肉。当一个男人只有事业而没有爱情的时候，就如同灵魂得不到阳光照耀，心田得不到雨水滋润，痛苦而无奈。

王雨农给林蕴涵打电话，问她：“你在哪儿？去你家，你妈说你出差了。”林蕴涵不解道：“你去我家做什么？”王雨农一笑，反问：“怎么不让我去你家呀？那怎么林康能去？”

林蕴涵见他提林康，触动心中的隐痛，便默不作声。王雨农又问，“你到底在哪儿呀，电话一直关机，即使开机，你也不接电话。”林蕴涵叹口气说：“我在北戴河，想一个人静一静。”

王雨农笑着问：“和林康一起去的？”

林蕴涵心情烦忧，没好气道：“我已说过，想一个人静一静，你没听清吗？告诉你王雨农，我已经同林康分手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王雨农大笑道：“高兴！当然高兴！”他顿了一下，疑惑地问：“你们真的分手了？”

“骗你干吗？！你爱信不信！”

“那谁陪着你在北戴河？”

林蕴涵轻叹一声：“我自己。”

“哦，”王雨农头脑飞快地转着，说道，“我恰好也要到北戴河度假去，能告诉我，你住哪里吗？”

林蕴涵犹豫了一阵，说道：“我自己一人，你来不方便吧。”

“哈哈，”王雨农笑道，“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又不和你住一个房间，也不会对你动半个指头，你何必这样怕我？”

林蕴涵想一想，王雨农说得也是，无论他如何风流，对其他女孩子如何，他对自己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于是淡淡说道：“那，你想来，就来吧。记住，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一般女孩子拒绝男人时，总是先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的纯洁，殊不知在这强调背后的潜意识里，已经暗暗种下欲交往的意愿。试想，如果真是普通朋

友，那还要再三强调做什么？

三个小时后，王雨农果然到了北戴河。虽然林蕴涵早知他要来，但他真的站在自己面前时，林蕴涵还是大吃了一惊：“你这么快就来了？”

“当然，陪你是我最荣幸的事情。”王雨农手捧着一大束玫瑰，含情脉脉地微笑道。

林蕴涵脸上一红，皱眉啐道：“你净胡说！”她在说话时，心里想，如果站在面前的不是王雨农，而是林康该多好！可惜林康现在陪着梁小婉了吧。她想着林康和梁小婉，心神凄然，站在那儿不知所措，不知该接下王雨农的玫瑰花，还是应该拒绝，于是呆在那儿，愣愣地望着王雨农。

“怎么，就这样让我站在这儿？不想让我进去？”王雨农这么一说，一下惊醒了还在想着林康的林蕴涵，她脸更红了，手足无措道：“快进来。”王雨农见她如此，已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心里微微一笑，自己找了个花瓶将玫瑰花插了进去。阳光一照，映在花上，室内，顿时绚烂一片。

两人聊了一会儿，王雨农见林蕴涵神情憔悴，神色凄楚，便笑道：“这几天你去海边玩了吗？”

林蕴涵摇头，说：“就在屋里待了，哪儿也没有走。”

“哦，这么好的景致，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

林蕴涵苦笑一声，并不回答，却对他说：“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哦，你休息吧，晚上凉爽些，我再陪你出去。”王雨农走到门口，又转身过来，“我就住在隔壁，有事儿的话，就直接喊我。”

“嗯。”林蕴涵点头答应。

林蕴涵一向喜欢北戴河，喜欢那儿清新的空气和悠闲的生活以及夜的浪漫，而时至今日，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起来，去海边看海，发现海水是黄的；去登山，发现山也平淡得没有韵味。所以，只好一人闷在房间，坐在窗边，托着腮，愣愣地想着心事，一会儿想林康，一会儿想梁小婉，然后又想到自己。于是，一阵长吁接着一阵叹息，闷闷地度过了好几天。

入夜，海边排档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里面的人把酒言欢，笙歌阵阵。王雨农见林蕴涵闷闷不乐，低着头想着心事，笑道：“我们去那边边喝酒边听歌，如何？”“嗯，行，我确实想喝酒。”王雨农开玩笑道：“那好，今天咱俩一人半箱啤酒，不醉不归，谁也不许耍赖。”林蕴涵道：“行，谁不喝完，谁不许走。”

到排档后，林蕴涵向老板娘要了一箱啤酒，吩咐服务生将箱里的酒全启开。服务生边启酒，边说，“全启开，你们能喝完吗，喝不完的话就退不了。”林蕴涵皱眉道，“废什么话？快启。”

不多一会儿，林蕴涵就醉意朦胧，伏在桌上直勾勾地望着旁边那几个弹着各

种乐器唱歌的歌手，呵呵地傻笑着。王雨农见她如此，轻声叫道：“蕴涵，蕴涵？林蕴涵！”

林蕴涵烦了，皱眉道：“叫什么？听歌呢。”她灌了一口酒，伏在桌子上又一边听歌，一边傻笑起来。

王雨农见状，唤过服务生，在他手里塞了一张钞票，指着那几个唱歌的歌手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那服务生点点头，笑吟吟地去了。不一会儿，服务生领着那几个唱歌的来到他们桌前：“老板，听歌吗？一首歌十元钱。”

王雨农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沓崭新钞票，放在桌子上，用手指刮得“哗哗”直响，对那些歌手说，“这位小姐要听歌，你们要唱到她不爱听为止。这些钱够吗？”

“够，够，绝对够，多谢老板。”他们收起钱，问林蕴涵，“您喜欢听什么歌？”

林蕴涵笑道，“唱什么都行，随便唱。”

王雨农在旁边不耐烦了，瞪眼道：“你们会唱什么就唱什么。”那几人相互看了一眼，弹动琴弦，叮叮咚咚弹唱了起来。

那个声线略有些沧桑的小伙子抱着手风琴，唱了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地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地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等待的青春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
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流泪的青春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
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的见面我们
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
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
有着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回忆的青春

那歌手的手风琴拉得极好，在手指弹动的键褶间，时光被反复地展开又折叠，在层层叠叠的挤压中再次流淌出来，光阴就有了流年的味道，在这样的如水的琴声中，连夜色也充满了旖旎的色彩。四周欢声雷动，旁边喝酒吃饭的人们也都随着歌声和节奏拍着手大声合了起来，每个人仿佛又都回到充满欢笑和泪水的青春。

林蕴涵喝了几口啤酒，揩净脸上的泪水，从一个歌手手里接过吉他，问他，“会唱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吗？”那人点头，说会唱。

天上一轮圆月慢慢升上了天空，林蕴涵一袭素白的真丝纱裙，海风一吹，衣带飘飘，犹如天上的仙子。她拨动琴弦，如珠的琴声优雅吐出，四周立刻鸦雀无声起来，人们暗想，这女人从哪儿来的，如此美丽？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林蕴涵想起这一段落寞的心情和爱一个人的痛苦，心里一阵疼痛，泪水慢慢流了下来。原本合唱的人们，见她肌肤如雪，眉目如画，只是梨花般的俏脸上泪痕纵横，都惊诧起来，心想，这般美丽的女孩子也有烦恼？

王雨农知道林蕴涵是为了林康落泪，心里冷笑起来：“林康啊，林康，无论林蕴涵怎么爱你，我也要把她从你手里抢过来！”

原本通明的灯光渐渐朦胧起来，王雨农扶着醉得不成样子的林蕴涵往酒店



走。海风一吹，林蕴涵一下子吐了起来，王雨农赶忙俯下身，帮她敲背。

“唉，”林蕴涵抬起头抹了一把眼泪，想起林康，长叹一声，一阵愁苦，“我没喝多，”她推开搀扶的王雨农，又摇摇晃晃往前走，朦胧中仿佛见林康向自己走来，心里一喜，正要说：“林康，你来找我了？”可话还没出口，又仿佛看到梁小婉跟在他身后。林蕴涵一阵伤心，心里叹息道：“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平，在林康与我之间偏偏又多出一个梁小婉来？”

“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林蕴涵心里愁苦，加之酒喝得太多，哪有不醉之理？在她亦愁亦苦之中，看到林康和梁小婉手拉着手微笑着慢慢走远，心里一阵刺痛，感觉一阵天晕地转，摔倒在地上。

第二天一觉醒来，林蕴涵感觉嘴唇干得难受，呻吟道：“水——水——”王雨农被惊醒了，慌忙倒了杯水，扶她喝下去。林蕴涵喝了些水，感觉头脑略微有些清醒，朦胧中见王雨农搂着自己坐在床上，心里一惊，“叭”地给了他一耳光。

王雨农见林蕴涵慢慢醒来，心里一阵欢喜，扶着她正要说她昨晚的醉态，没想到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耳光，惊愕道：“你打我干什么？”林蕴涵咬牙切齿道，“你说我打你干什么？昨晚你在这儿过夜了？”

王雨农点点头，说：“是。”

“那就打对了，再让你好色成性——”

王雨农恍然大悟，心里暗道：“我如果要欺负你，睡了你，那还不好办？只是这只是一时快活，并非我所愿。”他摇头笑道，“我确实在这儿睡了，只不过没占你便宜——是为了照顾你，你知道你昨天吐得有多厉害吗？地板上吐得全是，我已经清扫完毕了。”

林蕴涵见王雨农说得真切，又见他西装革履，完全是昨晚上的装束，想起昨晚确实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地照顾自己，好像就是王雨农，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么说，我错怪你了？”

王雨农瞪眼道：“那当然，我早就告诉你，我是一个君子，和你在一起，是真心切切地爱你！”

林蕴涵见王雨农说得无比真诚，想想这一段他对自己无微不至温暖的关怀，特别是昨晚自己喝醉后，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在自己身边，心里暖暖的，“我——”

王雨农将手放在她嘴边：“不要说，我不想让心爱的女人说感谢我——”

林蕴涵脸上一红，皱眉道：“王雨农，你想哪儿去了——”她下了床，走到窗边，叹息道：“对不起，雨农，我不爱你——”

王雨农见林蕴涵这么说，呆了一下，苦笑道：“蕴涵，爱一个人就是要她幸福，让她快乐。如果你认为和林康在一起会更幸福更快乐，那么我祝福你。”他

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林康爱的人不是你，而是梁小婉，他们在一起的孩子都已经五六岁了，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王雨农的这番话刺痛了林蕴涵心中最脆弱的地方，一阵心痛，泪水立刻簌簌地滚落下来。

王雨农见林蕴涵哭了，拿起纸巾走到她身边，叹息一声说道：“唉，算了，去找林康吧。但请记住，我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回到我身边来，因为我比他更爱你，更珍惜你。”

林蕴涵被他说中了心事，脸上一红，嘴上却硬道：“我找他做什么？我们已经分手了。”

王雨农愣愣地望着林蕴涵，不知道她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他刚想说：“那好啊，我可以追你了。”话没出口，包里的电话却响了。

“喂，谁？”王雨农皱眉问道。

“老板，是我，肖福禄。”

“什么事儿？快说。”

“老板，按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部清完仓了。”

王雨农目光飘忽，想捉着窗外深绿的树木和那上面刺眼的阳光，可是寒冷的心却一点点地往下沉，虽说将所有的股票清仓是他下的令，但真正清仓之后才发现卸下的那块石头，此刻又重重地砸在自己心里。他的眼里闪现出一丝泪光，但瞬间即逝，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在女人面前落泪，特别是在漂亮的女人面前，那样会折损他的男人形象。

王雨农摇摇头惨然一笑，转过身来，对林蕴涵说，“我们把什么都忘掉，你忘掉你的林康，我忘掉你，我们好好地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戴河玩几天。嗯，一会儿我们驾着游艇出海，怎么样？”

林蕴涵见王雨农接电话时，身影微微有些颤抖，转过身时，神情又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心生疑窦：“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王雨农大笑道，“有什么事儿呀，没事儿！走，我们出海打鱼去。”

第四十五章 纷落的爱情碎片

夜里，十点多钟，屋里没有开灯，一片黑暗。林康双手抱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儿，想着林蕴涵发呆。

上次林蕴涵哭着跑了，林康追到她家。林蕴涵大哭着将与林康合影的照片撕得粉碎，边撕边骂：“林康，你说，为什么要欺骗我？说！”林康呆立在那儿，羞愧万分，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林蕴涵见他一句话也不辩解，心里更气：“先前你如果告诉我一句，哪怕是暗示我一句，说你曾经结过婚，此时我也会原谅你，可是你说了吗？没有，从没有提及过。今天你的一句‘对不起’就想让我原谅你？妄想！”

林康望着暴怒的林蕴涵，一怔，不解地问：“曾经的感情，与现在的你我已经没有一丝瓜葛，你何必苦苦纠缠过去？”“纠缠？”林蕴涵冷笑起来：“那是纠缠吗，那是欺骗！我曾经反复问过你，以前和哪个女孩子恋爱过？你告诉我什么？没有！你从没有恋爱过，即使和女孩子拉拉手，你都会脸红。可是现在的你呢？不仅仅有很多恋爱史，而且结了婚，说不定哪天还会跑出来一个孩子，拉着你的腿叫你爸爸！你说，林康，让我如何相信你？”

“当初你问的时候，不是在开玩笑吗？”“开玩笑？嗨，你认为我是开玩笑吗？现在你是用事实与我的爱情开了一个玩笑！”林蕴涵将手中的照片撕得粉碎，劈头盖脸地掷过来：“林康，再告诉你一遍，我们不可能了，分——手！”

那些被林蕴涵撕得粉碎的照片从空中纷纷坠落下来，落在林康的头上，肩上，最后散落一地。林康仿佛看到自己的心和感情也随着那些照片一起，从林蕴涵手里飞扬起来，升到空中，散落一地，碎成一片。他哑声问道：“真的无可挽回？”“无可挽回！”“好，我走了，希望你不会后悔！”

女孩子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伤心落泪，是情有可原的事情，在宣泄完情绪哭闹之后，她们又大都会理性地思考问题。林蕴涵正是盛怒之时，见林康又如此说话，一怔，旋即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倏忽她停了下来，盯着林康冷笑不已：“后

悔?! 放心，我的词典里从没有后悔两个字!”

那天走出林蕴涵家门时，天又下雨了，很大，持续不断，毫不停歇。林康低着头，一个人在雨里，静静地站着，任大雨将他浇湿。一道闪电划过，林康看清了，这个地方正是那年冬天大雪纷飞之时，他们相拥热吻的地方，而今，人还在，情已非。

林康坐在黑夜里静静地想着林蕴涵，心痛不已，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巧笑嫣然、美目顾盼的温柔模样——在眼前划过，不时地刺痛着本已麻木的心。林康在黑暗里苦笑起来，他知道，他的又一段爱情又将被伤逝的感情包围起来，待时光慢慢地沉淀，又将会制作成一个爱情琥珀，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爱情琥珀里的那颗心是残破的，不完整的。那些残缺不全的心，去了哪里？在那个名叫林蕴涵的身上！

他静静坐着，想着那些美丽的往事，冷不防，身边的手机响了，吓了一跳，他慌忙拿起，看看电话号码，才知道不是林蕴涵，而是吴天佑。

“林总，梁小婉有消息了。”吴天佑的声音压抑不住兴奋，“我拍了她几张照片，你看是不是她。”“你在哪儿？”“三环，眼镜胡同。”“好，你立刻到我这儿来，我在楼下那间咖啡室等你。”

林康要了一间雅静的咖啡室，在那儿等吴天佑。吴天佑一进门就打开黑色的公文包，拿出几张照片，放在林康面前。

照片上那个推着手推车四处叫卖包子的女人，正是林康日思夜寻的梁小婉。由于林康找人心切，吴天佑找到梁小婉时，只是匆匆忙忙从远景拍了有限的几张照片，其他更深入的调查都没有做。但单从这不多的几张照片看，梁小婉生活得很不如意。破旧的衣衫，菜色的面容，憔悴的脸庞，无助的神情，还有旁人看不见的凄苦时时在眼睛里闪现。这些只是除了林康外，别人看不见罢了。

林康凝望着这不多的几张照片，心潮起伏，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故作冷静地问吴天佑：“她在哪儿卖包子？”“镜子胡同旁的农贸市场。”“什么时间在那儿？”“这不太清楚，今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刚看到她，拍了几张照片后，就过来了。”“她在哪儿住？”“镜子胡同里租赁的一间小平房。”“房租多少，和谁一起生活？”吴天佑张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最后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句：“林总，你有时间亲自看看就知道了。”“嗯，我今天下午就去。”林康点点头。

吴天佑走了，只留下坐在那儿发呆的林康。“刚才吴天佑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要说却不知如何说似的，是为什么？是不是她又组建家庭了？那样最好，多给她些钱，心中压了许多年，久久不能放下的巨石就可以搬开了。”林康心想道，“给她五百万，够吗？如果不够，再给她加一百万。嗯，或者给她买一个好一点儿、大一点儿的房子，再找一个体面一些的工作。这样就可以对得起她当年对自

己的一片痴情了。”

想到此，林康重重地吐了一口气，感觉一阵轻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苑小娟画的那幅名叫《思念》的画又应该如何解释？她画的就是梁小婉！那梁小婉思念的是谁？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吗？！刚刚有过片刻轻松的林康立刻又感到一阵无以复加的沉重猝然而来，猝不及防地撞击到心里，让他痛苦得几乎呻吟了出来。金钱可以偿还，而感情和爱情呢？尤其是那种只知道付出从不求回报的爱情，最为沉重。沉重到你要用一辈子的痛苦和不安来偿还，即使这样也未必能还得清，还得起。

整个夜里，林康就在这忽而轻松，忽而痛苦的折磨中，度过了一晚。

第四十六章 相见

夏天白天很长，夜却很短，夜短有夜短的好处，可以让那些时时刻刻沉浸在思念中的人少品尝些夜的寂寞和孤寂。可是对于梁小婉来说，并没有因夜的短，而减少对林康的想念，相反却更强烈了。

这天夜里梁小婉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她拉着念康正在路边卖包子，突然看到旁边小摊贩们儿乱跑了起来。梁小婉问怎么了，有人告诉她，城管的人来了。梁小婉慌忙收拾起小推车要走，谁知那几个戴大盖帽的城管已凶神恶煞般来到她旁边，抓住小推车不让她走。梁小婉哀求他们，他们理也不理，将她的小推车一下子掀翻在地，那些刚出锅的白白的包子全都倾倒在马路上。

梁小婉蹲在地上急忙捡拾包子，等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的念康不见了。念康！梁小婉慌了，六神无主地大叫，念康，你在哪儿？没有人回答她。那些卖咸菜、卖水果和其他摊贩慌不择路地四处乱逃，恶煞般的城管狰狞地呼喊追讨，没有人理会哭泣的梁小婉。

念康，念康，你在哪儿？梁小婉四处呼叫寻找着，却丝毫不见念康踪影。蓦地，她看见街道拐角处有个男人拉着念康正往外走。念康，快回来——梁小婉呼喊着奔跑过去，到近前，那男人渐渐幻化成林康。梁小婉惊呆了，站在那儿，问，林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是来看念康吗？他不回答，拉着念康，慢慢走远。

梁小婉哭着醒来，枕头已经湿了一片，见念康还在熟睡，才发现是一个梦。她叹息一声，擦干眼泪，心里一片怅然，想：“林康，你什么时候回来？就算不看我，来看看孩子也行啊。”梁小婉从床底拿出一个相册，那里夹着她和林康领结婚证时的照片，轻轻用手摩挲照片，想着和他在一起时的美好，嘴角绽开了一丝笑意，可眼泪又止不住地簌簌流下，打湿在相册上，模糊一片，再也看不清。

该起床做馒头蒸包子了，每到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她都要起床做一锅馒头，再蒸一锅包子。梁小婉做馒头和包子不用酵母，而是用水碱。水碱做的馒头好吃，只是下碱不好掌握，碱面多了，馒头容易发黄，碱面少了，馒头又不起，

很难看，所以很多人做馒头时都喜欢用酵母。用酵母做的馒头，虽说很大又好看，但吃着没面味，嚼着没有碱面的筋道。时间一长，人们又都喜欢吃碱面做的馒头了。

梁小婉每天早晨做一锅馒头一锅包子，到中午和下午时再做一锅。这样虽说很辛苦，但收入比卖菜高，所以她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床头的闹钟响了，梁小婉穿衣下床，看看放在床上面缸里的面发了没有。由于她住的是平房，比较冷，面放在地上不爱发，梁小婉就将面缸放在床上，下面插上电褥子，外面再围一床被子，这样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面就发了起来。她打开面缸外面的被子，见面发得很好，就拿出水碱放在碗里，用热水化开，然后一点点均匀地洒在面里。

揉面时，念康醒了，揉着眼睛问妈妈：“妈妈，你在做馒头吗？”“嗯，做馒头。”“妈妈，我和你一起做。”念康七岁了，已经懂很多事儿，手也很巧，天天帮妈妈干活。每天中午、下午做馒头和包子的时候，她都帮妈妈揉馒头和包子。由于她年龄小，手上没有劲儿，刚开始揉出的馒头不成形。后来，见妈妈揉馒头的轻巧和快捷，自己也渐渐掌握了其中的技巧，慢慢地揉出的馒头也像模像样了。

“天还黑着，你睡觉吧。”梁小婉一边扬起胳膊擦着汗，一边笑着对念康说，“不，我要帮妈妈干活儿，妈妈一个人多累啊。”念康飞快地穿上衣服，在脸盆里洗净了手，就过来帮妈妈干活儿。

天蒙蒙亮时，梁小婉已经做了一锅馒头，这锅的包子也要下屉了。她拿起两块抹布，打开了最上面的锅盖。霎时，小屋里布满了氤氲的蒸气。嗨！白白圆圆的大包子！梁小婉用手指轻轻摁了一下锅里的包子，见上面摁的印马上弹了回去，开心地笑了。

六点多钟，她将馒头和包子分盛在两个篮子里，装在小推车上，准备出去卖馒头和包子，就在推起车要走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一下摔在了地上。“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快起来啊。”念康推着妈妈，拖着长长的哭腔不停地呼唤。

梁小婉悠悠醒来，见自己躺在地上，很诧异，问念康：“我这是怎么了？”念康见妈妈醒来了，问自己话，忙说：“妈妈，你刚才摔倒了。”“哦。”梁小婉看看四周，又看看身上的泥土，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这一段时间，梁小婉的偏头疼时常发作，而且还伴随着强烈的眩晕，有时还看不清东西，可是这种失明只是短暂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自动恢复了视力。梁小婉想，可能是熬夜熬的，造成眼部疲劳。她想去医院看看，可想到花那么多钱，不值得，就硬挺着。挺不了时，就到药房买些治头痛的药，吃下去，也怪，吃些药就轻些，不吃药，头痛得就受不了。后来，买的消炎疼片不管用了，她又

买了些强痛定在身上揣着，头痛时就吃两片，还好，这种药能止住痛。

梁小婉挣扎着从袋里拿出了两片强痛定，放在嘴里，念康从暖瓶里倒了杯水给妈妈，看妈妈服下药：“妈妈，还痛吗？要不，你在家休息，我去街里卖包子去。”梁小婉摸摸孩子的脸，一阵心疼，像她这般年龄的孩子都躺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呢，而念康却天天跟着自己受苦。“孩子，你在家睡一会儿吧，妈妈将这些馒头和包子卖完，就回来。”“不，妈妈，你病了，在家里休息，让我去卖吧。”“念康，你还小，在家睡觉吧。看，眼睛都熬红了。”“妈妈，我不困，我想陪着你去。”“为什么呀？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念康看了一眼妈妈，小声说道：“妈妈，我怕你再摔倒。”她越说声音越小，眼睛慢慢红了。

梁小婉将孩子搂在怀里，用脸轻轻地摩挲着她的头，眼泛泪花，柔声说道：“孩子，妈妈没事儿，不会摔倒了。听妈妈话，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要。听到了吗？”念康望着妈妈，懂事地点点头。

六月，北京的清晨清凉而惬意。可林康却没有感觉到这清爽的凉意，他心情复杂地躲藏在街道的拐角处，紧张地注视着每一个推着小推车卖馒头的女人。

“包子，馒头——五毛钱一个——”梁小婉边推车，边自然地吆喝着，“碱面的馒头，皮薄大馅的三鲜的包子——五毛钱一个——”林康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不到一别七年，梁小婉消瘦憔悴成如此模样。她的生活境况肯定不好，不然，她的双眼不会那样暗淡，脸色那样苍白，还有她身上的衣服——林康还记得，依旧是梁小婉与自己刚认识时穿的那件白色的短袖衬衫。

他站在那儿，远远望着，心里盘算着应该如何与梁小婉见第一次面。见面时，应该如何说，说什么？是简单地问一句，你好，还是其他的话？说你好，显得太生分了，说其他的？那说什么呢？唉，林康叹息一声，看着那些围着梁小婉买馒头和包子的人一点点地散去，还没有想好与梁小婉见面时该如何说？假装偶然碰见？不行！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可又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办。

正在他抓耳挠腮，手足无措时，旁边一个小女孩儿站在那儿，定定瞅着他，好像认识他一样。林康正想着如何与梁小婉相见，哪里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儿？“叔叔，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那小女孩儿一说话，吓了林康一大跳。“啊，没干什么，我没干什么。”林康结结巴巴地说，等他看清问他的的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儿，心放下了。他蹲下身，微笑着问小女孩儿：“小姑娘，你认识我吗？”小女孩儿摇摇头，稚气地说：“不认识。”她说过后，又点点头，不那么肯定地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林康跟小女孩儿说着话，朝梁小婉那儿瞅了两眼，生怕她消失了。

“叔叔，你是不是想买包子啊？”小女孩儿好像窥视到林康的心里，稚声稚气

地问。“哦，对，对，叔叔想买包子。”“三鲜的，可好吃了。”“是吗，你帮叔叔买两个包子，好吗？”林康从袋里拿出一百块钱，递给小女孩儿。“用不了这么多，一块钱就够了。”小女孩儿笑着说。林康翻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块钱，他窘迫万分：“我没有呀。”

小女孩儿看他这样，笑笑跑了，到梁小婉身边不知说了些什么，梁小婉朝这边望了一眼，给了小女孩儿两个包子。小女孩儿蹦蹦跳跳跑到林康跟前，笑着说，“给你包子。”林康笑道，“我没钱啊。”“下次来了，你带一元钱就行了。”“哦，这孩子这么大方。”林康接过包子，咬了一口，心里一动。当年，他第一次吃梁小婉做的包子时，也是三鲜的，也是这个味道。

林康蹲在那儿慢慢吃着，眼前浮现出梁小婉当时给自己包子吃时的笑容。“好吃吗，叔叔？”那小女孩儿见林康吃着包子出神，以为包子不好吃。“好吃，好吃。”林康笑着说道。“念康，你怎么还在这儿？”不知何时，梁小婉突然站在面前。林康一下子呆住了，定定地望着她。

梁小婉在叫念康的时候，不经意地一扫林康，也呆在那儿，“你——你——”梁小婉呆立在那儿，指着林康，嘴唇一动一动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林康失声叫道：“小婉儿——”梁小婉呆愣愣地望着林康，见他真真切切地站在自己面前，叫自己的名字，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刷刷地掉了下来。

念康见妈妈泪流满面，就悄悄依偎在妈妈身边，望望妈妈，又望望林康，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林康见梁小婉刚才叫那小女孩儿名字，此时又见她躲在梁小婉身后，心里纳闷儿，就蹲下身，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念康稚声稚气地说，“我叫念康。”林康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疑团，不停地自问，他想证实心里的疑问，“念康，念——康——多好听的名字，谁给你起的？”“我妈妈——”“你妈妈给你起的名字？那——你爸爸呢？”“爸爸去国外了——”小女孩儿说得很慢，也很轻，好像说出来，怕触疼心里脆弱的心弦一样。

林康震在那儿，眼泪模糊了视线，紧紧地抱住小女孩儿，颤声问道：“你真的叫念康？哦，念——康——”

“叔叔，你怎么哭了？”念康很奇怪，“妈妈想爸爸的时候，也常常哭——”林康的心被击得粉碎，泪水顺着面颊无声地滚落下来。站在一旁的梁小婉早已泣不成声，她将念康抱过来，哭道，“孩子，你不是天天找爸爸吗，他就是你爸爸啊！”

林康伸出手，哽咽道：“念康，让爸爸抱抱——”念康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哇”的一声，扑到林康怀里大哭了起来，“爸爸——你怎么不要我们了？怎么不要妈妈了，也不要我了？我很乖的——你别不要我和妈妈了，好吗——”

念康哭声凄切，四周的人都静静地望着他们，有的老人撩起衣衫抹起了眼泪。

林康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哽咽道：“爸爸，再也不走了，再也不离开念康

了——”他闭上双眼，任眼泪源源不断地汹涌而出，脑海里不断闪现林蕴涵的身影，心里默念道：“再见了，爱情！”

这个世界上，爱情和责任哪个更伟大？爱情还是责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从有哲学以来，人们就苦苦探索两者的关系。这正如人生和生命的关系一样，是生活还是活着？生活是感觉，活着是本能。爱情和责任也一样啊。

梁小婉的家在镜子胡同里面一个小平房里。这间小平房有十五六平方米，很低矮，原是做仓库用的。后来经房东简略地修葺了一下，就租了出去。由于房租很低，梁小婉就将这个平房租了下来，既当做包子的铺面，也当自己与孩子的家。

房间很简陋，房顶是用灰色的石棉瓦铺的，墙壁四周抹着灰色的水泥，由于没有粉刷石灰的缘故，整个房间里显得昏暗而狭窄。门口处的墙边放着几块木头，上面堆放着十多袋面粉，旁边还放着十多棵白菜和几捆芹菜。房间最里面是几张木板铺的床，床腿由一张长凳和一摞红砖代替。紧靠着床放着一张很旧的桌子和一个露有黄色海绵的旧长沙发。

“你们住这儿？”林康问。“嗯，两年了。”“冬天不冷吗？”林康又问。“有点儿冷，不过，插着电褥子，半夜又要蒸馒头和包子，就感觉不那么冷了。”

林康打量着四周，在桌边上慢慢坐下，念康倒了一碗热水，双手端到他面前：“爸爸，喝水。”水很热，将她的小手烫得通红。林康慌忙接过来，将她拉到怀里，心疼地问她：“疼吗？”念康害羞了，低着头小声说道：“不疼。”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画，递给林康，问：“爸爸，你猜这人是谁？”

这张画画得很简陋却很认真，用铅笔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弯弯曲曲勾勒出一个男人身影，在他的胸部，画着一个大大的心字。林康极力辨认了好久，也没有认清这人是谁。“是谁呀，告诉爸爸。”林康将念康抱到腿上，微笑着问她。

“爸爸，是你啊，你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念康笑了起来，很灿烂。“哦，是我吗？真没看出来。”林康笑了，问她，“从哪儿能看出是爸爸呢？”“这不是一个心吗？只有爸爸才想妈妈和我呢？不是你，又是谁呢？”

林康暖暖地感动着，抱着念康，轻轻地亲吻着她的小脸：“念康说得对，爸爸也想你和妈妈。”梁小婉抹了把眼泪，轻轻地拍了拍念康的头说道，“念康，下来，妈妈抱，来，乖孩子。”念康乖乖地跑到妈妈怀里。

“伯母呢？”林康问。

“去世了，突发心梗。”梁小婉叹息一声，说道。

林康沉默了许久，轻声问道：“这些年你一直在北京吗？”

“嗯，一直在北京，没离开过。”

林康疑惑了，问：“我让人找过你那么多次，怎么没找到？”

梁小婉笑了：“北京这么大，流动人员就有几百万，你到哪儿找我？再说，前

几年我住在城郊交界处，做了环卫工之后，才搬到了三环，一直居无定所，你找不到也不稀奇。”

林康低头想想梁小婉说得也是，便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起初在菜市场卖菜，后来扫大街，现在你看到了，做早点。”

“我出国时，你借的债还完了吗？”

梁小婉笑笑，说道：“还了一半。”

林康从怀里拿出几个存折，放在桌上：“这是五百万的存款，密码是你的生日。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希望能将这些钱给你，弥补一下我的内疚——”梁小婉将存折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在桌子上，推给了他：“你内疚什么？离婚是我愿意的——也不是你逼我的。”微笑的梁小婉，说着说着眼圈红了起来。

“对不起，小婉儿，是我害了你，害得你这么多年一直颠沛流离，吃了那么多的苦——”

“所以你就想用这些钱来弥补？”梁小婉凝望着林康，凄怆一笑，“林康，你认为我这些年受的苦应该值多少钱？五百万？如果我在乎钱的话，当初就不会将房子卖掉，又四处借钱，为你凑出国保证金。况且当时你与我已经离婚了——我所做的这一切不是要你的回报，不是要你在几年后拿更多的钱来回馈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

林康震惊地望着梁小婉，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才能让一个女人为心爱的男人不求回报、心甘情愿，无条件地付出。

“你现在生活得这么苦，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做早点——还住这么简陋的房子——”林康声音嘶哑，不知该如何让梁小婉收下这笔钱。“念康慢慢大了，还要上学——”梁小婉抹了抹脸上的泪，将念康抱紧在怀里，努力地笑了一下，“那好，把给你的五十万拿回来，用作孩子的上学费吧。”

林康大大松了一口气，想：“先让她收下这第一笔钱，剩下的就好办了，慢慢地交给她，或者为她买个大房子，或者为她买个做生意的门市房，或者干脆为她和孩子买几份保险也行。”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林康要走了。他害怕梁小婉问他是否又结婚或者有女朋友之类的问题，可是她始终没有问。这让林康有些轻松，又有些不解。

“你的存折还没拿走？”临出门时，梁小婉将桌子上的存折拿起来，将其中一个五十万的留下来，其余的全又交给了林康。这让他有些尴尬。

念康见爸爸要走，咬着手指头，怯怯地问：“爸爸，你还会来看我们吗？”林康蹲下身，抚摸着她的小脸蛋，轻声说道：“当然来看你了，爸爸那么爱你，怎么能不来看你呢？”“那你来和我们一起住吧，妈妈也想你。”林康摸了摸她的头，笑笑，没吱声。

林康走了，梁小婉凝望着他的背影，那种幸福感就像怒放的花朵那样在心头尽情地盛开。日思夜念的那个他回来了！不管今后他会对自己娘俩儿如何，但孩子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长的什么样子。

一阵激动过后，梁小婉的头又一阵疼痛，眼前一黑，身子软软地倒下了。“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念康叫着，突然想起妈妈衣袋里有药，急忙拿出来，想给她喂下去。这时，梁小婉又悠悠地醒了过来，她睁开眼，见四周围满了人，努力地挤出了点笑容。有好心人拿来一瓶矿泉水，服侍她喝下了药。

有个医生模样的老人，见她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大颗大颗的汗珠，给她诊了一会儿脉，皱眉问道：“姑娘，你是不是经常有头痛？”梁小婉见他如此说，很是惊愕，心想：“他怎么知道？”“在你头痛的同时，有时还伴随着短暂性失明？”“嗯，”梁小婉点点头，说，“是。”“你去医院看了吗？”梁小婉摇摇头。

那人将梁小婉手里的药瓶拿来，见是强痛定止痛片，疑惑地问：“你就吃这个？”嗯，梁小婉点点头。那人见她如此消瘦，又穿得很破烂，长叹一声：“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有病了不去医院，硬挺着，这病就越来越大发了。”

第四十七章 报之涌泉

第二天，梁小婉没有去卖包子，早早吃完饭后，将孩子送到学校后，就一个人去了医院。医生仔细地询问了她的症状后，给她开了个单子说：“去做个X射线头颅平片。”梁小婉犹豫了一下，问道：“做这个干什么？”

医生望了望她：“你不是经常头痛吗？”梁小婉点点头，说，“是。”“那就对了，做去吧。”医生说完，又喊了下一个病人。

片子出来了，梁小婉拿给医生。医生仔细看了看，点点头，问她：“你家属来了吗？”梁小婉没听明白，“啊”了一声。“你家属来了没有？让他来，你先出去。”“没有，就我自己。”“那你先回去，筹措一下钱，准备做手术吧。”“我得的什么病，医生？”梁小婉心一点点往下沉。医生沉思了一下，说道：“你先回家把你爱人叫来，我跟他谈。”

梁小婉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亟亟地哀求：“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谈吧，我这人坚强得很，什么病也不怕，告诉我吧。”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让你爱人来，我跟他谈。”“我，离婚了——”

医生盯着梁小婉沉默了一下，说道：“疑似脑瘤，但还需要做切片确诊。”他的话犹如一声晴天霹雳，惊得梁小婉呆住了。她怔怔地站在那儿，不相信地摇头：“不可能，我只是头痛。”医生叹息一声：“目前只是疑似，不能确诊。只能做完切片才能确诊。”

梁小婉昏沉沉地走出医院，头脑里一片空白，路上的车流和街道上的行人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她拖着沉重的双腿漫无目标地往回走，想想自己的病，又想想孩子那么小，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嚓——”一声紧急的刹车声，从一辆小车里下来一个男人，指着梁小婉劈头盖脸地一通骂，“你他妈瞎眼了？看到车来了，还直勾勾地往上撞？！”梁小婉愣愣怔怔地望着那人，很疑惑，不知道他为什么骂自己。那人骂了一通，钻进车，开走了。旁边有一个好心人，拉住她，说道：“你这人走道怎么不看路，明明看到

车来了，怎么还往前走？”

梁小婉走得累了，路过一街心公园，就坐在路边的凳子上休息。公园里，青的草，绿的树，红的花，一派生机盎然，她望着里面草地上玩耍的孩子，嘴边现出一丝微笑，想：“有时间我也要带念康来这儿玩。”好多次念康都央求妈妈带她到公园玩，每次梁小婉都说，忙，等下次。“这次，终于有时间了，我一定要带孩子到公园里玩玩。”梁小婉心里想着，“林康也来吧，孩子喜欢和他在一起，嗯，不知他有没有时间。”她想到了林康，心里略略有些安稳，“好在林康找到我们了，我可以将孩子交付给他，念康毕竟是他亲生的。可是林康也会有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庭呀，那他的爱人会不会疼念康？”她一想到这些，心立刻又紧了起来。

梁小婉一路走，一路想，到家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她一拐进胡同口，就远远地看见林康站在门口。“哎，他来了。”刚才还神思恍惚的梁小婉一下精神起来，她将手里的病历及挂号单悄悄藏了起来。

“小婉儿，你干什么去了？”林康喊她。“我出去买菜去了。”“那菜呢？”“菜不好，就没买。”林康疑惑地看了看梁小婉，见她脸上有泪痕，问道：“你哭了？”梁小婉心一下紧了，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呀，我哪儿哭了？”

林康盯着她望了一会儿，见她没有什么异样，放下心来，又问道：“念康呢？”“去学校了，”梁小婉刚说完，就跺脚道，“哎呀，我忘接孩子了。”

“在哪个学校？我和你一起去接。”“在前边，不远。”梁小婉说着就风风火火地往外走。“上车，我们一起去。”梁小婉犹豫了一下，坐上了车。

念康坐在教室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外面，看到妈妈和爸爸来了，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从教室里跑出来，大叫：“爸爸！”林康蹲在那里，笑着对念康招手，“来，爸爸接你来了！”念康笑着跑过来，到爸爸身边，一跃而起，跳到了他的怀里。

梁小婉眼睛湿湿地望着两人疯了一阵，微笑着对念康说道：“快下来，妈妈回家给你们做饭去。”她转回头，对林康说道，“晚上在家里吃吧。”“今天我们都到外面吃，”林康抱起念康问道，“愿意去吗？”念康偷偷地瞅了妈妈一下，笑道，“只要妈妈愿意，我也愿意。”“哈哈，小滑头儿！”林康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然后把她放进车里，转头对梁小婉道：“快走吧，吃完饭，我把你们送回来。”

饭后，林康将她们送到家，又聊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对梁小婉道：“明天八点我来接你和念康，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梁小婉微笑着说：“好。”她将林康送出了门，看着车子慢慢走远，才拉着念康的手慢慢走回来。

晚上，念康睡着时，梁小婉坐在床上，呆呆地想着心事儿，突然间，头又痛了起来，接着眼睛也模糊了。她拿出药片，吃过两片，过了好一会儿，头又不痛

了，眼睛也自然好了。

第二天，她们还在吃饭，林康就到了。梁小婉问：“你带我们去哪儿呀？”林康开着车，回过头笑笑：“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建国门一个高档住宅区里，林康将车停住，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经理模样的人领着两个售楼小姐快步走了过来，“哎呀呀，林经理，你真准时呀，说8：30到，一刻也不差啊！今天还要不要再看几套其他房子？”那人隔着很远，就伸出手来，林康笑笑，同他握了握手，笑着说，“昨天看过的那几套房子，我们再看一遍。”

梁小婉不知道林康要买房子做什么，以为他有了女朋友，要结婚，心情立刻阴郁了起来。

先前开发商销售的房子全都是毛坯房，后来考虑到一部分特殊业主，开发商常常会拿来十几套房来做精装修，这样业主就不会花太多精力花在房子的装修上，看中某个房子就可以拎包入住住了。

青青家园是万科在北京推出的第三期高档住宅精装修房，整体环境良好，景观很是优美。特别是内部装修很是考究，大到整体居室的色彩搭配及功能布局，小到整体橱柜面板的烤漆亮度、房门的颜色及木质纹理都要求高档时尚，卧室整洁温馨、卫浴干净整洁、厨房整洁实用，所有的一切都尽善尽美。

看了几套房子，每次林康问梁小婉，这套怎么样？梁小婉都心思恍惚，在想着自己身上的病，医生要求动手术，她还拿不定主意；更主要的是林康兴高采烈地拉着她来看房，她弄不清林康买房是自己住，还是要结婚。因此，心情很是烦躁。

林康见她脸色有些苍白，很是憔悴，关切地问她：“怎么了？”梁小婉勉强笑笑，说：“没事儿，昨天没睡好。”“哦，今后你就不要去卖馒头和包子了，好好照顾一下小念康。”林康环视了一下四周，问梁小婉：“这套房子怎么样？”

梁小婉站在客厅外面宽大的阳台上，见那里放着两张精致的小椅和一个色彩鲜艳的茶桌，心想：“林康休憩的时候，可以坐在这儿边喝茶边晒太阳。”她正在想着，听林康问她，这房子怎么样，就随口赞叹道，“这房子确实好，不仅布局合理，而且装修很时尚考究。”“那就定这套了？”梁小婉见他如此说，忍不住说，“你不带你的那位来看看，就一个人定下了？”林康一愣，立刻明白她的意思，笑了，回头对销售经理道：“一会儿我去交房款，你呢，找她要身份证，办产权证吧。”

销售经理对梁小婉笑道：“您真是有眼光，挑选了这套房子。您带着身份证了吗，现在就可以为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梁小婉愣在那里，疑惑不解地望着林康：“什么，要我的身份证做什么？办什么产权过户手续？”林康笑笑，没有说

话。旁边的一位销售小姐，羡慕地对梁小婉说道：“这位先生要将这套房子送给您！”梁小婉张大了嘴，望着林康，连连摇头道：“我不要，我不要，太贵了，我不要。”

苏经理瞅瞅梁小婉，又瞅瞅林康，笑道：“也不用您花钱，有这位金融精英，您还心疼钱？”林康笑着对销售部苏经理说：“你们先下去，我们商量一下。”

销售经理和售楼小姐走后，林康将梁小婉拉到阳台，指着下面，说：“这儿的小区是北京高档住宅的样板小区，景观好，绿化率很高，小区里就有公园，而且还有健身房、游泳池、俱乐部——周围有大型超市、市场、菜市场。”他又指着远处说，小区门外就有地铁和车站，到西直门、德胜门、北苑等都几分钟的车程，很方便。”

梁小婉笑笑，疲倦地坐下，说：“林康，谢谢你给我们找这么一个好的地方，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这地方，也喜欢这房子。可是，对我来说——”她想到了自己的病，心中凄然，哽咽了起来。林康以为她激动过度，就摇摇手制止她，“小婉儿，别说了，只要你喜欢，无论多贵的房子，都值得去买。”

念康蹦蹦跳跳地从旁边房间跑了出来，林康将她抱起，笑着问道：“念康，你喜欢这里吗？”“嗯，喜欢！”“那好，小婉儿，这个地方今后就是你们的了！”

“林康，你真的要买这个房子？”“嗯，当然了。”“多贵呀，每平方米一万一呀，这个房子这么大，135平方米吧，那得多少钱？150万吧。”林康笑了，动情地说：“小婉儿，当年你为了我，卖了你唯一居住的房子——今天，我要还你一套房子。”梁小婉急道：“你给我的50万，你已经还清了——”林康打断她，“那只是钱，不是房子。好了，不说了，我们下去交房款。”他将钥匙放在梁小婉手里，笑道：“今后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第四十八章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5·30”事件发生后，沪深股市呈现崩盘迹象，短短几天时间下跌将近千点。在印花税上调之际，坊间已有流言，甚至这种流言还在某些网站的股吧里出现，可见泄露消息的范围之广。不过由于国内股市管理的不规范性，泄露消息此起彼伏，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消息流传后，有官方色彩的财经报纸为了搞清消息的真伪，派出记者就此事专门采访了财政部高官，那高官打了个太极，说“没听说过”。于是各大基金公司和主力机构都松了一口气，继续在涨势如虹的股市浓妆艳抹地装扮指数和购买股票。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财政部就在深夜发布了上调印花税的消息。对于那些未来得及撤退的基金公司和各主力机构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在印花税上调的第二天，市场一片恐慌，争相抛筹，那天沪深大盘深跌6%，有近千家股票跌停。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财政部的“半夜鸡叫”，丝毫不尊重投资者，把投资者当做敌人打压。在舆论的压力下，管理层坐不住了，在国内各大财经报纸上频频发表谈话说，此次调高印花税的目的，仅是纠正股市中的不良现象，打击风炒的垃圾股和题材股。可是市场仍然不买账，继续深跌不止。

看到事态的严重性，管理层干脆在各大财经报纸和网站上开辟了专栏，说此次大跌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另一方面是某些外国敌对势力的阴谋，肆意做空沪深股市。与此同时，管理层紧急召集各大基金公司、险资及社保、房屋基金等负责人开会，从讲政治的角度，要求维稳，以防股市崩坍。

在会上，有基金公司经理言辞激烈地质问：“为何在出台印花税之前，坊间就有流言？”“流言出来后，为什么财政部还要故意混淆视听，是不是有误导投资者之嫌？”最后大家要求有关部门解释，为何选在深夜公布上调印花税？这些问题弄得会议气氛很尴尬。在会上有关部门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后，也承认了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不过此次会议还是达成协议，即各大基金公司和各主力机构，要

出资购买股票，以维持股市稳定。

各基金公司虽有怨言，但管理层的话却不得不听，回来后就购票托市。可是市场还处于恐慌之中，那些散户和短线的投机资金都在跌停板上疯狂地割肉逃生，沪深股市还是继续大跌。

管理层既然能召集基金公司和各大主力机构要求维稳，作为更为凶悍的私募，他们没有理由忽视。只不过由于私募处于灰色地带，管理层不能像要求基金公司那样，只能单独找他们谈话。作为江湖第一私募的谭援朝更是第一个被找来谈话。

那天，谭援朝是带着林康、李荣和刘海军一起去的。他在向管理层负责人介绍林康时，只淡淡地说：“我的一个朋友。”管理层的负责人心里明白林康的身份，却不说破。

回来后，刘海军问谭援朝：“买不买股？”谭援朝点上一根烟，反问刘海军：“你看应该买不买？”刘海军是个很爽直的人，说道：“那肯定买啊。”“什么时候买？”谭援朝继续问。“现在就买，”刘海军指着绿绿的大盘说道，“现在已经跌7%，我们不买还等什么啊？”

谭援朝回来问李荣：“你说什么时候买？”李荣笑道：“你已经有主意了，还问我？是考验我？”他这么一说，谭援朝也笑了，吐出一口烟雾，说道：“风雨过后，还会有短暂的阴天，不会马上晴的。我们明天买，今天先准备资金。”

他问李荣：“我们账户上还有多少资金？”“还有20多亿。”“嗯，你认为我们这20多个亿，买哪些品种好呢？”李荣笑道：“既然这次的下跌是为了打压垃圾股和题材股，那我们就买蓝筹股。”“嗯，你看买多少为好呢？”谭援朝继续问李荣。“先半仓，等局势稳定后，再慢慢加仓。这一是防备局势不稳；二是做些后备资金。”谭援朝摇摇手，说：“不行，这20个亿全部打出去，不留一分钱！”

刘海军大惊失色，说道：“谭董，万一股市继续大跌怎么办？”此时的谭援朝已经将总经理的职位让给了李荣，自己任董事长。谭援朝笑道：“那就听天由命喽。”

谭援朝之所以被称为“江湖第一私募”，除了胜多负少极能赚钱之外，再者就是他这人选股坐庄极为恶悍，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20亿的资金，如果基金公司建仓，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缓慢地买入，可是谭援朝却令李荣一天之内必须用完。这除了他对时局有深刻的判断之外，还与他在股市里的“恶悍”有极大的关系。

林康回去后，立即把吴大伟、秦怡静找来商量对策。他问秦怡静：“你认为股市会崩盘吗？”“不会。这次股市的下跌是由突然上调印花税引起的，而并非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变更，所以在市场恐慌后，股市会稳定。而且管理层接连在各大

财经报纸上发表专栏，鼓舞市场和散户的信心。我认为，股市不会再下跌了。”吴大伟也是这样的意见。

“我们除去投到西风矿业 1 个亿和房地产的 5 个亿外，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林康问秦怡静。

“5 月 23 日到 29 日趁股市高涨之际，我们陆续减仓——目前账户还有可用资金共有 8 个亿。”

从 2005 年他们不动声色大力抄底到 2007 年 5 月份，除去每年股东和客户分红外，收益已经翻了两倍了。当然那些分红的客户除了追加投资外，又介绍新的客户加入。此时林康的鹏达私募已经是能动用 20 多个亿资金的中型私募了。

为什么说是中型规模的私募呢？在 2006 年 9 月份至 2007 年 9 月份是基金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有的基金几天就能募集 100 多个亿。而更为神秘的私募也在此时获得蓬勃发展，也从以前的几个亿发展到 20 多个亿，甚至 50 多个亿。譬如谭援朝手里就控制着 50 多个亿的资金。私募为什么就不能像基金那样广开门庭，开门揖客呢？

这是因为一是私募处于灰色地带，无明确的法律约束和限制，不能像基金那样去募集资金；二是加入私募的资金有“门槛”。譬如某人有 100 万元资金，就想加入谭援朝的私募，不可能。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里，有名的私募其门槛最少是 1000 万元以上，即使有 1000 万如果没有朋友介绍，也难以加入。不过相对于偏僻的小城市，100 万元甚至 50 万元就可加入。至于门槛的高低，是与私募的赚钱程度和市场环境决定的；三是即使很著名的私募一般都严格控制着自己的规模，不能像某些“大象”基金那样，庞大无比。因为私募要求“来如风、去无影”，今天可以满仓，明天也可以全部清仓，规模太大必然会使行动缓慢，贻误战机。这也是私募为什么比基金赚钱的原因之一。基金有法律限制，必须在几个月内建仓，建完仓后最低仓位和最高仓位都有法律限制，不可能满仓，也不可能全部清仓。可是私募则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所以说，一般比较赚钱的私募的规模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一般都控制在 20 亿左右。当然谭援朝的私募除外，他的资金有 50 多个亿。不过他是江湖第一私募，有几人能比得了？再说他手下还有一位军师和一位猛将，将他们三人单个拉出去，每个人都可以称霸一方。

林康得知账上还有 8 个亿的可用资金，精神一振，说道：“留 2 个亿的常备资金，其余的 6 个亿在 10 天之内全部投入到股市。明天你一口气不停歇地用去 3 个亿，全部买蓝筹股，重点配置银行和地产，其余的都打在资源、能源和化工上面。”

“林总，你就那么确定明天股市一定会好转？”秦怡静黑白分明的眼眸，定定

地瞪视着林康。

“管理层已经让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买股托市了，明天谭援朝也会大力抄底，由他出手股市就不会跌。”

“你就那么肯定？谭援朝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听说他以前在期货市场上还栽了大跟头，亏得一塌糊涂。”

“所有的基金公司、主力机构、其他私募，甚至短线的投机资金，都在看着谭援朝。江湖第一私募的名号不是空叫出来的，那是多少次战役打出来的。谭援朝就是这个股市的奇迹和旗帜，所有人都会看着他的脸色行事。不然的话，管理层也不会特意召见他。”

“是这样吗？我看谭援朝这个人也稀松平常得很。好了，你们继续谈，我要选股和准备资金了。”秦怡静还是一如既往的冷。眼眸黑白分明，黑的是寂寞，白的是冰魄。

秦怡静走后，林康问吴大伟：“她对谭援朝有意见？”吴大伟捂嘴笑道：“有什么意见，我看她喜欢他还来不及呢。上一次谭援朝来咱们公司，秦怡静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影。”

“那为什么还看不上谭援朝？”林康疑惑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东边日出西边雨，道似无晴却有晴。’”吴大伟说完，哈哈大笑。

第二天，6月5日，大盘一开盘继续下探。林康告诉秦怡静：“开始买吧，这一天你要把这三亿资金用完。”

吩咐完毕后，秦怡静问林康：“以前你总是那么谨慎，为什么今天用这么大资金购股，是响应管理层的要求？还是赌大盘指数？”

林康笑道：“你不也认为大盘再跌无可跌了吗？”

秦怡静说道：“我是认为大盘再也没有什么深跌，但并不代表我同意你在一天之内用这么多的资金来建仓。基金公司都是用一个月两个月建仓的。而你竟然只用一天时间。这不是赌徒，是什么？”

林康哈哈大笑，说道：“才三亿而已，就成赌徒了？况且我还留了两亿的常备资金。如果谭援朝，非得一天用完不可。”

秦怡静撇嘴道：“谭援朝那人太霸道，做事儿不顾一切，就像跟人拼命一样。”林康一言不发地望着她。秦怡静道：“你望着我干什么？难道我说错了？”“没说错，而且说得很对。他这人确实霸道，但在我看来，那是自信的表现。”秦怡静不理他，打了几个电话，对林康说：“我们已经用去了一个亿，在跌停板上收集了很多筹码，但现在股市好像还在下跌。”

林康大笑道：“那就再买！”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些什么，进到里间给肖福禄打电话，问：“王雨农的股票仓位如何？”“昨天刚清完仓。”“他现在在哪里？”“去了北戴河，走了两天了，还没有回来。他的股票，是由我给清仓的。”“他和谁去的？”“一个商业银行的女精算师，好像姓林。”林康倏忽一颤，全身发冷，心慢慢地沉了下去。

林康铁青着脸走到了屋外，对秦怡静说：“告诉那些红马甲，所有的这些资金，在一个小时内全给我用完。”说完，下楼去了。

秦怡静不解地看着林康慢慢地走了出去，拿起电话说道：“在跌停板继续买！将剩下的两个亿，上午全部用完。”

确定买哪些股票后，由刘海军领人操作，谭海军和李荣坐在那儿喝茶聊天了。李荣问：“今天必须把这10个亿用完？”谭援朝笑道：“对！今天必须将那些钱用完，不然，你就回浙江老家去！”

李荣笑道：“当初是谁死乞白赖地请我来的？”

谭援朝笑眯眯地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就是赶你走，你也不想走啊。”

“为什么？”

谭援朝笑道：“周公谨曾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忠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行计从，祸福共之。’我对你言听计从，休戚与共——你肯走吗？”

李荣哈哈大笑，说道：“知我者，援朝也。”

这时林康来电话了，说：“谭大哥，出来飙车啊，你不是想跟我飙车吗？”谭援朝哈哈大笑道：“太阳从哪儿出来了？以前找你飙车你不干，今天倒主动找我飙车来了。是因为什么啊？不是因为一下子用去那么多钱，你心里害怕了吧。”

“你到底来不来，我在去首都机场的高速路口处。”

“好，马上到。”

谭援朝接完电话对李荣说：“林康找我飙车，操，我看他是一下子买进这么多股票，心脏受不了了，要发泄。”

李荣奇怪道：“林康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他肯定遇到什么事儿了。”

“嗯，我猜他也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小子看起来很开朗，其实心里阴郁着呢——得，你在这儿盯着吧，我去看看。”谭援朝把事儿安排给李荣，下楼去了。

首都机场高速路上，谭援朝和林康的两辆车并排停好。隔着车窗，谭援朝问：“你的那些‘子弹’全用完了？”林康知道谭援朝所说的“子弹”是指账户上的资金，就说道，“没有，除去常备资金外，还留些做拉升和补仓用。”

“操，如果是我，我就会把你那点破子弹全都打光。还留些拉升？拉升是那些没抄底的基金公司的事情，还用得着你来拉升？告诉你，这一波大涨之后，基金公司就会变得疯狂了。他们会帮我们抬轿。”

“我知道，在十天之内我肯定会把这些子弹打完。不然，对不起抬轿的基金公司们。”林康说完，叹息一口气，对谭援朝说，“咱们别见面就聊股市，来，今天来点刺激的，飙车。”

“来，飙车！”谭援朝脚轰着油门，冲着林康竖起三个手指，等他最后一个手指一落，两辆车同时冲了出去。

林康好像已经进入了疯狂状态，双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双眼盯着前方，油门被他踩得几乎要喷火。谭援朝感觉出了他的疯狂，心里已然明白，林康肯定有烦心的事儿了。

快到出口时，林康把车停住，慢慢地下了车，笑笑地望着谭援朝。谭援朝摇下车窗，说道：“你小子疯啦？简直像开飞机！飞机也没有你这么开的，说，遇到什么事儿了，给大哥说说。”

“能有什么事儿？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那好，陪大哥喝酒去。”

“好，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两人开车去了设在郊区的一个私人会所。这个私人会所的会员基本上都是京城私募圈里的，也有部分的企业家和文体明星。会所的主人开这个会所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将处于灰色地带的私募业者聚集到一起，交流一下信息，互通一下情况。

服务生将谭援朝和林康带到谭援朝专设的房间，拿出他放在这儿的酒，上完菜，就退下来。两人都是能喝酒的人，不一会儿，一瓶自装的东北小烧就见底了。谭援朝又拿来一瓶。两人边喝边聊。

谭援朝见林康脸色忧郁，不停地闷头喝酒，就问道：“林康，你还在记恨着大哥？”林康醉眼朦胧，摇头道：“我记恨大哥什么？”

“当年，我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让你离开梁小婉去美国读书。这也造成你和她七年的分离。这七年间，梁小婉一个人带着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苦。一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就愧疚。”

“谭大哥，我知道当初你是为了我好，才让我去美国读书的。不然，我还会在北京的街道卖盒饭。哦，不，也可能被王雨农给打死了。”

提起王雨农，林康直勾勾地望着谭援朝，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谭大哥，你说，什么是爱情？”谭援朝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他不知林康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个——这个——爱情吗？”谭援朝支吾了半天，突然叹了一口气，“我妈还想问什么叫爱情呢？你说，什么叫爱情？！”林康一阵大笑，说道：“你比我大十多岁，都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怎么知道？”他反过来问谭援朝，“谭大哥，你都快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还不结婚？是没有女人吗？不对。你身边有那么多漂亮又有才学的女人。是你不喜欢她们吗？也不是。你很喜欢她们。既然你喜欢她们，为什么不找一个结婚呢？”

谭援朝一阵沉默，突然自嘲似的笑道：“我这样的人，还结什么婚？”

“你怎么了？你是江湖第一私募，哪个机构不看你眼色行事？哪个不听你号令？再说，你单身、帅气、多金，颇有古仁人大侠之风，有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地想嫁给你啊？！可是你呢，却看也不看！”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林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悲伤，让你这一生都不承想，却又不能遗忘。”谭援朝声音沉重，语调悲凉，好似有千般的苦痛蕴藏在心中，却又说不出来。

“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林康想到林蕴涵正和王雨农在一起，心里痛极。王雨农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流人物，而林蕴涵又是那样一个风姿绰约的绝色佳人——他实在不敢再想，举起酒杯和谭援朝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谭大哥，你说这世界上相爱的人，会永远在一起吗？”林康已经喝多了，醉眼朦胧地问谭援朝。而谭援朝年轻时的一腹心事也被他搅起，泛滥在心头，不可挥去，经他这一问，就苦笑道：“‘你依我依，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人爱的不可谓不深，但最后呢还是化为了蝴蝶！所以说，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真正相爱的人并不可能在一起。”

林康怔怔地望着谭援朝，不知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尤其他说：“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真正相爱的人并不可能在一起。”这样的话对于深陷爱的泥潭里的林康来说，不啻于一声惊雷。

“谭大哥，你告诉我，相爱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林康怔怔地望着谭援朝说道。

“爱情是有日期的，在一定时间内爱你，也可能在一定时间内爱他人。这就是人们发生初恋、热恋、苦恋、黄昏恋，甚至婚外恋的原因。”谭援朝指着盘子里的菜说道：“什么东西的存在都有一个日期，蔬菜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甚至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所以爱情的存在会有一个日期。”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存在大都有一个日期，从开始到结束都

像一个抛物线，从起点向上攀越，达到顶点，然后再下滑，回到原点，完成了一个周期。所有事物都会遵循这个定律，无法改变，也不会改变。这道理也适用于爱情。

林康举起酒杯又一饮而尽，在抬起头的一瞬间，眼里有泪光闪过，他仿佛看到，他与林蕴涵的爱情也像抛物线一样，下滑、下滑——到了终点。

在醉倒之前，林康又问了谭援朝一个问题：“你爱情存在的期限有多长？”他清晰地听谭援朝说道：“不长，只此一生。”

晚上，秦怡静打电话找到烂醉如泥的林康，冰冷的话语中隐隐透着说不出的激动：“林总，今天下午大盘强劲反弹，红盘报收，我们在跌停盘上购买的股票全都收红，更有的股票直接涨停！”林康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第四十九章 雨打芭蕉

6月5日，沪深大盘收市时，肖福禄给王雨农打电话，说：“今天大盘开盘下探，而中午时却被强劲拉起，红盘报收。王总，你看我们公司是否将清仓的股票再买回来？”

此时的王雨农正驾着游艇陪林蕴涵出海，听到这个消息后，呆若木鸡，良久才说道：“不会吧，昨天大盘还大跌8%，今天就收红了？”

“是啊，王总，有很多股票直接从跌停盘跃起，到最后收市时竟然涨停了。”

王雨农将手里的渔竿一抛，大叫道：“肯定是国家队入场了，不然的话，大盘不会如此！肖福禄，我们账上还有多少资金？”

“不算华南电借给我们的1个亿，我们还有2.2个亿。”

“怎么就这点钱？以前不是有4个亿吗？”

“是啊，5·30事件中我们损失了8000万。”

王雨农一阵沉默，哑声说道：“华南电借我们的1个亿，已经过来了2000万元，还剩下8000万。一会儿，我给他们老总打个电话，催促一下让他们的钱尽快到账。明天一开盘，你将我们账上的2.2个亿全买进。”

“王总，一天全买完，还是——”

“先买5000万元的，看看大盘是超跌反弹还是反转，等形势明朗后，再大举进入。”

当天晚上，王雨农就回到了北京。

夏天，白天很长。林蕴涵回到家时，天还未黑，爸爸和妈妈坐在院子里的天井下，正吃茶纳凉。林父林母见林蕴涵突然从北戴河回来，喜出望外，问她：“吃过饭了吗？”林蕴涵有些疲惫，说了句“吃过了”，就回到自己房里。林母见状，到厨房把做好的银耳冰汤端出来，给林蕴涵送了过去。

林蕴涵正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儿，见母亲进来了，坐起来，故作轻松地笑道：“妈，您怎么也进来了，不在外面乘凉了？”

“你这么累，我还哪有闲心坐在那儿乘凉呀。天热得很，喝碗银耳冰汤吧。”

晚饭刚做的，放在冰箱里冰着呢。”

林蕴涵接过来，喝了一小口，感觉一阵冰凉，全身上下浑身舒坦，忍不住大夸母亲的手艺：“妈，是您做的吗？这么好喝！”林母笑了，说道：“我亲手熬的，嗯，不过，是李妈教我的。没有她，我可做不出这么好喝的银耳汤。”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林母试探地问：“林康来找过你两次——”林蕴涵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同他分手了——”林母叹息一声，惋惜道：“你真的决定了？林康可是一个重情义的好小伙儿。”

“妈，他以前骗了我，他曾经结过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都六七岁了。”

林母惊讶地叫了一声，说道：“不可能吧。”

“他亲口承认的——”

林母叹息良久，又问道：“最近你是不是同一个叫王雨农的人在一起？”林蕴涵惊道：“妈，你怎么知道？”林母道：“他来过咱家了，听说你爸喜欢砚台，特意买了一副名贵的砚台送了过来。你爸请人看了，说这砚台是宋朝时期的，估计至少得二百多万，就给他退了回去。”

“哦，”林蕴涵重重地吐了一口气，说道，“对，咱们与人家没有深交，不该收这么贵重的礼物。”林母苦笑道：“唉，可惜他不收，只说是给你爸的见面礼，没办法，还是你送回去吧。”

林蕴涵知道王雨农这个人，喜欢送人家贵重的礼物，有坊间流传，以前他追某电影明星时，喜欢送房子和地产。现在听说父亲喜欢砚台，竟然出手买来如此贵重的砚台送给父亲。林母见蕴涵发愣，就说道：“他不是在追求你吧。”林蕴涵见母亲如此说自己，脸上一红，嗔怪道：“妈，你说什么呢？”话一出口，继又点了点头，轻声道，“他确实在追我。”

“你要把握好与两人的关系。据我看来，林康和王雨农这两人都长得风采俊雅，是个人物，最重要的都极有才华。林康呢，重感情，责任感强，而王雨农，嗯，很讨女孩子喜欢，听说也很风流，处过很多女朋友——”

林蕴涵打断母亲的话，气呼呼道：“妈，这两人我都不要，这一辈子不嫁了。”林母见蕴涵说气话，就笑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个女孩子大了不嫁人？我在给你选一个对你好的人呢。”

“对我好？什么才是对我好呢？天天陪我吃山珍海味，天天为我买绫罗绸缎，那才是对我好？不是，妈，这都不是男人对女人好的标准。男人对女人好的唯一标准，就是想着她，将她放在心的最里面！”

“得，得，这些我可不太懂，我老了，不懂你们年轻人的爱情。算了，你自己选择吧。选哪一个是你的自由，只要你自己选择的，我们都欢迎。”

母亲走了，林蕴涵一个人躺在床上，脑海里交织着林康和王雨农两人的身

影，挥之不去。由于太过疲惫，想着想着，她就沉沉睡去。

半夜里，林蕴涵醒来，听见外面有滴滴答答的下雨声，就推开窗子见外面果然下起了小雨。窗下种满了芭蕉，屋檐滴下的雨滴一点一滴，轻轻重重地敲打在宽大的芭蕉叶，越发彰显得夜的寂寥和冗长。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外面漆黑一团，听着窸窣窸窣的雨声，林蕴涵突然想，此刻林康应该是和梁小婉在一起的吧。她一想到林康，心里更加愁苦，忍不住打电话给他。

“喂，”电话通了，林蕴涵迟疑地轻声“喂”了一声。

“蕴涵？是你吗？”林康的声音里有些惊喜，又有些酸涩。

“是我——我睡不着——外面下雨了，我在听雨声——”

“你不是去北戴河了吗？北戴河下雨了吗？”林康想起肖福禄说王雨农和一个姓林的女孩子去了北戴河，心里便冷笑起来，收起刚才的惊喜，冷冷地问道。

林蕴涵一惊，心道：“我去北戴河只告诉了父母，谁也不知道，林康怎么能知道？难道父母喜欢林康，特意告诉他的？”想到此，林蕴涵说道：“我去了北戴河散了散心。”

“和谁一起去的？”林康又冷冷地问道。

林蕴涵知道林康与王雨农之间有很深的嫌隙，怕林康知道她和王雨农在一起，又起什么误会，就撒谎道：“我自己一人去的北戴河——没和谁在一起啊。”

林康早已知道了林蕴涵和王雨农在一起，此时见她撒谎，心里勃然大怒，冷笑道：“真的是这样吗？林蕴涵，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仍然不希望你对我撒谎——你和王雨农在北戴河，你以为我不知道？！”

“可是，我与他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只是说喜欢我，去那里陪着我——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

“真是这样吗？你以为我信吗？王雨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不知道？林蕴涵，我认为我比你更了解王雨农。”

林蕴涵见林康不相信她，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也冷笑道：“林康，我再告诉你一遍，我和王雨农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你说他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君子，对我发乎情，止于礼！”

林康没有想到林蕴涵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全身冰冷，冷笑道：“既然你认为王雨农比我强，是一个君子，对你发乎情，止于礼，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

林蕴涵见林康说的话越来越出格，心里也越来越气，想起王雨农在北戴河对她说的话：“如果你认为和林康在一起会更幸福更快乐，那么我祝福你。”于是她心里一气，就冲口说道：“告诉你林康，我认为王雨农就比你强——至少在心胸方面就比你强——七年前你不如他，我看七年后你还不如他！”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特别是女人，往往很情绪化，在高兴的时候，能与你黏成一团，生气时又会把你咒得半死。林蕴涵说与王雨农之间没有发生什么，而林康竟然不信，还出口讥讽，她心中一气，冲口说出王雨农比你强之类的话。殊不知，这话已经犯了大忌，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心爱的女人在自己面前夸奖别的男人而贬低自己，更何况林蕴涵夸奖的男人，还是林康的对手——王雨农。

林康气得浑身哆嗦，话也变了声调，冷笑着说道：“好，好，林蕴涵，既然你认为王雨农比我强，那你找他去好了——”说完，将电话挂断，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林蕴涵将电话打给林康，本来是想说说话，缓解一下以前紧张的关系，可现在紧张的关系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紧张，直至崩溃了。林蕴涵眼中含泪，将电话重重地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偷偷地哭泣起来。

电话响了，林蕴涵以为是林康来的电话，不接。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她看也不看，直接将电话挂断，心里怒道：“本来我和王雨农没有关系，你却冤枉我——现在却来道歉，没门儿！”

电话持续不断地响起，林蕴涵怒极，拿起电话，吼道：“你冤枉了我——还来电话干吗？！”电话那端笑嘻嘻地说道，“谁冤枉了你？”哦，王雨农。林蕴涵奇怪道：“还不睡？”王雨农轻叹一声，“外面下雨了，睡不着。”林蕴涵问道：“你有什么烦心事儿，这么晚了还不睡？”王雨农答道：“我爱的人不爱我，你说我烦不烦？”林蕴涵见他如此说，知道他在说自己，于是一阵沉默。

王雨农见林蕴涵沉默了，反问道：“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也不睡？”“睡一觉醒了，再也睡不着。”王雨农知道林蕴涵在想着也恼着林康，睡不着，却不说出来。

聊了一会儿，林蕴涵道：“不和你聊了，我有些饿了。”王雨农问：“你想吃什么？”林蕴涵随口答道：“小甜饼。”王雨农笑道：“我买给你吃？”“这么晚了，哪里还有卖的？”“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城，我就不信没有卖的。你等着，一会儿我给你送去。”

林蕴涵以为他开玩笑，于是笑道：“好的，我等着，你给我送来吧。”挂断电话，没多长时间，王雨农又给她打电话，兴奋地说道：“小甜饼，我给你买来了。”林蕴涵吃了一惊：“这么快，在哪儿买的？”王雨农故弄玄虚，神秘地说道：“不告诉你，快开门吧，我就在你家门外。”林蕴涵迟疑了一下，有些半信半疑：“你真的在我家门外？”“还能骗你？快开门吧，送完小甜饼，我就走。”

林蕴涵拿起雨伞，穿过天井，打开院门，见王雨农就站在路灯下笑笑地站着。

“你，傻呀你，这么晚了还来！”王雨农从林蕴涵斥责自己的语气里听到一丝怜爱，于是笑道：“怕你饿着，就给你买来了。”“怎么这么快？”“我一直就在你家胡同口停着，想邀你出来看雨，又怕惊吓着你，就只好在雨里给你打电话了。”

林蕴涵见他身上淋湿了，而藏在怀里用纸袋包的小甜饼却一点儿也没有打湿，心里不由得一阵暖暖的感动。

第五十章 刘海军醉酒买权证

谭援朝和李荣去了浙江，公司只留刘海军一人。由于6月5日这天，谭援朝用账上所有的资金共20个亿，在跌停板上买进了100多只股票，这也让他们账户上的剩余资金空空如也。一个私募或者一个基金公司账上没有常备资金，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最近又有朋友介绍浙江的一个老板进来，他准备投5个亿资金，给谭援朝的私募。所以谭援朝和李荣直接飞去了浙江宁波。李荣去宁波，一是他认识这位老板，二是回家看看老婆，他老婆病了。

由于天气的原因，周一早晨飞往北京的航班延误，谭援朝打电话给刘海军，问：“按照协议，浙江老板的5个亿资金应该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你查一下，看是否到账了。”

刘海军让财务的人查了一下，说：“到账了，刚到的。”“由于航班延误，我和李荣改签明天的航班，估计明天一早才能到北京。今天，你安排下面的人，进一些招商银行。”

“买多少？”刘海军问。

“2个亿吧。”

“好，我这就安排。”

由于刘海军这几天炒权证赚了1600万，心情高兴，加上谭援朝不在家没人管他，上午他安排完下面的人买进招商银行后，自己就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去了。刚开始时，刘海军还很矜持，说谭总李总都不在家，我不能喝酒，下午还得盯盘呢。朋友们都喝酒，见他一人不喝，就劝他道：“刘总，你喝一点不行吗？大家都喝，就你一人干坐着，多没意思，你就喝一点点行不行？”刘海军禁不住劝，就说道：“行，你给我少倒一点儿吧。”他话音一落，别人就给他满上了。

席间，有朋友诉苦，说：“5月29日那天，我刚满仓，他就出印花税了。前几天我刚清仓，他妈的下午他就大涨了。唉，人倒霉，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啊！”其他人也都纷纷诉苦。

有人说刘海军：“刘总，你是做私募的，这次赔了吗？”刘海军是什么样的人啊，心里藏不住事儿，见其他人都诉苦，就笑道：“5·30事件，你们都赔了，我却赚了。”

所有人都放下酒杯，抬起头问他：“你赚了多少？”

刘海军得意，伸出一只手翻了两番。别人不解，问：“200万？”刘海军不屑地说：“赚那点儿钱，你骂我呢？不要说谭总和李总他们两个，仅仅我自己就赚了2000万！”其实刘海军吹牛了，他只赚了1600万，不过在人多时候，多说一点儿，凑个整数，也好让他面子上有光。

众人惊讶得张大了嘴，久久不能合拢，问：“你买的什么股票啊，一下子赚那么多。”

“钾肥权证。”

席间有人立即响应，说道：“对对，这几天钾肥权证疯涨，可惜我买少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说，赚钱是这么容易啊，那今后我也买权证。

众人在议论之余，纷纷向刘海军敬酒，直唱颂歌，大拍马屁道：“刘总，你真厉害啊，简直就是股神啊。”以往这些谀辞和颂歌全在谭援朝那里，而今却转到了刘海军身上，刘海军最听不得软话，别人一夸，他立刻飘飘然起来，对于别人的敬酒，来者不拒，张口必干。

有人问他：“刘总，你看我现在赔的够钱，你说我买什么才能赚回来呢？像你那样，一天赚它个十倍二十倍的。”刘海军喝多了，眯着红红的眼睛，指着他眼前满满的一大杯白酒，说道：“你把这杯酒，一口干了，我就告诉你。”那人站起来，一下子干了进去，对刘海军说道：“刘总，我干完了，你说吧。”刘海军招招手，示意那人近身说道：“俯耳过来。”然后在那人耳边说道：“买招行权证。”那人听了，咬咬牙说道：“操，赌一把。”

众人都问那人：“刘总让你买什么？”那人说道：“刘总就在这儿，你们问他。”众人都纷纷过来，问刘海军：“刘总，你让他买什么啊？”刘海军笑道：“你们把自己的白酒都倒满。”众人把自己的酒杯都倒满了。刘海军说：“都干了，有一个人不干，我也不说。”众人相互监督着，都纷纷干了，然后对刘海军说：“刘总，这下该告诉我们了吧。”刘海军大笑着把自己满满的一杯酒也喝了进去，然后说道：“买招行权证！”

刘海军脚步踉踉跄跄地回到公司，下面的人来问：“刘总，下午出不出货？”刘海军瞪眼道：“出货做什么？谭总不是说了吗？现阶段基金公司疯狂做多，我们买股票还来不及呢，还出什么货？”货即股票，出货、进货即买股票和卖股票，炒股票的行话。

“那买什么？”

“招行权证!”

前几天,刘海军炒钾肥权证暴赚了1600万,兴奋得好几天夜里都没有睡觉。这一段,他一直琢磨着要用手里的私房钱,再做一把权证。今天上午谭援朝打电话来,让他买招商银行,于是他在喝酒的时候,就说买招行权证。现在那人一问,刘总,下午买什么?刘海军喝多了,随口就说:“买招行权证。”

“买多少?”

“两个亿。”

那人让刘海军签完字,然后打电话吩咐下面操作账户的人,买招行权证。无论私募或者基金公司,谁下命令买的股票,买多少,什么时候买的,都有记录和签字,以示负责。当然这是绝对的机密,只有公司内核心层不多的几个人能看到。

吩咐完这些,刘海军也不胜酒力,在办公室里沉沉睡去。下班时,刘海军兀自不醒,睡得正香,司机没有办法,找来两人将他搀扶到车里,送回了家。

第二天一上午,谭援朝和李荣飞回了北京,坐上车直接回了公司。到公司第一件事儿,谭援朝就让人把昨天买卖股票的记录本拿来,看完后,他皱眉问刘海军:“昨天买招商银行了没有?”刘海军说,“买了,按你说的,买了两个亿。”谭援朝将手中的文件“啪”地摔在刘海军面前,勃然大怒道:“你自己看!”

刘海军一看,吃了一惊,说道:“我真的让他们买的招商银行,现在怎么变成招行权证了?”他又将那人找来,那人说,你说让买的招行权证,这还有你的签字呢。刘海军一看,果然是他的亲笔签字。这时,他才模糊地想起,当时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儿。

因价格异动明显被停牌一个小时的招商权证复牌,开盘价是3.4元,5分钟之后,就拉到了当天最高的4.94元。在此期间,谭援朝命令各个账户将招行权证立即清仓,平均价为4元。刚清完仓,招行权证就急促下跌,不到5分钟,竟然下跌到了1.79元。刘海军看得心惊肉跳,连声直呼“真险!”

从昨天买入的平均价2.5元,到卖出时的平均价4元,刘海军用2亿元的资金,净赚了1个亿。刘海军得意地望着账户里新增的1个亿,笑着对谭援朝说,“谭总,这次你就不生气了吧。”

谁知他话音未落,谭援朝拍案而起,说道:“误动公司巨额资金,未造成严重后果者,罚款五十万,扣除本年度奖金。”

刘海军顿时站在那里,怔怔地望着谭援朝,说道:“你真罚啊?”谭援朝怒道:“你见过我说话不算数的时候吗?”刘海军一听,立刻有气无力地跌坐在椅子,再不说话了。

第五十一章 一掷千金为红颜

一个星期前，谭援朝接到了某国外品牌时装和全国慈善总会的联合请柬，邀请他27日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时装表演慈善晚宴。这个时装表演慈善晚宴每年6月末都在北京举行一次，主要邀请全国各地热衷慈善的企业家、社会名流、专业品牌经销商及新闻界人士参加，不对外开放，一律凭请柬入场。

这天上午，谭援朝开着车去取为晚上慈善晚宴专门定做的晚礼服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她问：“您是谭援朝先生吗？”谭援朝说：“我是，您是哪位？”“我叫陈青璇。请问，您的父亲是不是叫谭志？”谭援朝很惊讶，说道：“是，我父亲叫谭志。您怎么认识我父亲？”

陈青璇笑了，说道：“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开车走到建国门，看到一位身穿军装的老人坐在马路边上，周围围了好多人。我一问才知道，老人走丢了，不知道家在哪儿住了。后来老人拿出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他的名字和您的电话。于是我就给您电话问一下。”“哦，谢谢，谢谢，陈小姐，您在建国门是吧，我这就过去。”

谭援朝刚放下电话，妹妹谭雪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惊慌失措地说：“大哥，咱爸走丢了，我找不到他了。”谭援朝说，“刚才有一个姓陈的小姐来电话说，咱爸在建国门，我这就去接他。”

谭援朝的父亲叫谭志，是一位屡建奇功的老将军，建国后在东北军区和北京军区分别担任要职，退休后和谭援朝的妹妹谭雪生活在一起。这两年，谭援朝的父亲得了一种名叫阿尔茨海默的病，俗称老年性痴呆。这种病的早期，记忆时好时坏，总爱忘记刚发生过的事情，但对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却记得颇清楚。谭援朝父亲的病，正处于早期。

谭援朝开车赶到建国门内大街，看到父亲正坐在路边，和旁边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说着话。这个女孩子，身材很高，上身穿着白色长款褶皱蚕丝衬衣，下身穿米色的裙子，露出一双修长线条流畅的美腿，脚上是白色高跟鞋。略带栗色的长

发卷成波浪形的小卷，垂在两肩，化着淡淡的透明妆，一双如水的明眸好看地笑着，整个人显得优雅而知性。

“您是陈小姐？”谭援朝走上前去和她握了握手，感觉她的手温暖而酥软。

“我是陈青璇，您是谭援朝？”

“谢谢你帮助我父亲，而且守到现在。”

“我父亲和你父亲一样，出门时总忘记回家的路，时间一长，我们制了一个小小的卡片放在他袋里，找不到路时，就有好心人给我们打来电话——我看到老人家坐在这儿很无助的样子，所以就帮了一下忙。呵呵，这是应该的，不用感谢。”

陈青璇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很爱笑，一说话就笑，一笑就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她这样快乐的情绪也把谭援朝感染了，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于是就问她：“你是哪儿的人，听口音不是北京本地人。”

“哈，我是川妹子，四川成都的。”陈青璇笑道。

谭援朝笑道：“哦，成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很喜欢那儿悠闲的生活方式。”

“是吗，什么时候去成都，我请你吃四川的火锅。”

“好的，去成都的时候，一定找你。”谭援朝想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陈青璇，“陈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你在北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我。”

“恒利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哈，你是董事长？这么年轻？”陈青璇捂着嘴不停地笑，不相信地望着谭援朝。

“你看我年轻吗？快四十了。”

“哈哈，有那么老吗？我可没有看出来。”

两人说笑着，将老人搀扶到谭援朝的车上。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把老人送到家后，要多陪陪他说话，这样有助于他的病情。”

陈青璇招手喊了一个出租车走了，临走时，对谭援朝笑了一笑，谭援朝招招手，也笑了。

谭援朝将父亲送到了妹妹谭雪家时，妹妹正站在院门口紧张地张望，见哥哥搀扶着父亲下了车，她的心才落了地。她走上前去，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父亲，看完无恙，松了口气说道：“爸，你出门怎么不说一声。我刚出去买菜，你就出去了。”谭援朝笑道：“咱爸身体好好的，他应该出去活动活动，哪能天天在家里待着啊——”谭雪白了谭援朝一眼，嗔怪道：“还说呢，你这个当儿子的，没事儿的时候也不回家陪陪爸爸，这几天爸爸天天念叨你。”

“我忙啊，再说，我一回来，他就念叨——你说烦不烦啊。”

“哎，你别说爸爸念叨，连我也替你操心呢。哥，不是我说你，你都快四十岁的人了，也不成个家，还怪爸爸念叨——”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谭援朝有些不耐烦。

“别一说你，就不耐烦，你坐下。”谭雪把哥哥摁在沙发上，给他倒了一杯水，自己也坐在他对面，接着说道：“哥，我知道你还记着菲菲，可是她都死这么多年了——难道你真的这一辈子不娶了？哥，像你这样痴情的人——傻不傻啊？！”谭援朝闭上眼，倒在沙发上，痛苦地说了一句：“我忘不掉她啊！”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不承想却又不能遗忘。谭援朝当兵时，回北京探亲，陪父亲到杭州游玩时，遇到一位祖籍杭州的华侨姑娘菲菲，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在美丽的西湖岸边私订了终身。可是菲菲的父母嫌谭援朝是一个傻大兵，不会给菲菲带来幸福，就强迫菲菲离开谭援朝，为她物色了一个有钱的公子哥。菲菲见两人复合无望，在结婚前一天，在杭州的西湖岸边割腕自杀。谭援朝深受刺激，一怒之后，脱下军装，回到地方。由于机缘巧合，先跟着别人做期货炒股，后来成立了私募。由于谭援朝一直忘不掉菲菲，这些年一直单身。今天妹妹一提此事，又勾起了他一腹的心酸事。

北京的时装发布会和时装表演频繁得很，几乎每个星期都在不同的地点上演，可是时装表演和慈善捐助结合起来，此国际品牌服装还是第一家。正因为这家国际知名品牌的“慈爱”战略，也在中国获得空前的成功，深受国人的喜爱。

在北京饭店的展厅里，当女主持人面带微笑，在台上大声宣布时装表演暨慈善晚宴开始时，所有的人都静下来了，将目光锁定在那张高出地面一米、宽三米、长二十五米的“T”形台上。

灯光骤然暗起，轻快而富于动感的音乐戛然而起，从“T”形台上的深处款款走来几位身穿新颖衣裙、气质高雅的模特来。随着台上轻盈松快的猫步，模特们或单个，或两个，或三五一组，在不同节奏的音乐下，往返穿梭于“T”形台两端。走到中间和尽头，还要做几个旋转的动作，以方便观众从不同角度欣赏。

谭援朝坐在“T”形台下第一排中间，他惊讶地发现，在这群青春靓丽的模特中间，竟然有陈青璇。显然陈青璇也发现了谭援朝，她走到台中间做旋转时，目光与谭援朝对视了片刻，露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微笑。

最后出场的是此次时装表演的压轴作品——晚装。陈青璇身穿服帖又飘逸的纯黑真丝雪纺面料的晚装，款款走来，下摆是不对称设计，左侧露出修长线条流畅的大腿，右侧呈波浪状层层打开。当陈青璇轻轻掂起裙摆，面向观众旋转时，左脚高高的鞋跟竟然断裂开来，将她重重地摔下了T形台。

谭援朝正在台下微笑着欣赏她的表演，没有想到会突发这样的变故，在陈青璇倒下的那一刹那，他来不及细想，伸手接住，免使她摔伤。全场一片哗然，有

的观众站了起来，想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陈青璇脸色通红，从谭援朝怀里站起，来不及道谢，又跳到了台上。她的鞋跟已然断裂，走不了路，陈青璇索性将两只鞋子脱下，用一只手提着，光着洁白圆润的脚丫在台上轻轻旋转，微笑着摆了个 Pose。

此时所有人都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儿，都站起来，用鼓掌对这位姑娘的镇静和果敢给予支持和肯定。

时装表演后，是慈善晚宴。在晚宴进行中，主要是拍卖一些艺术家捐赠出的艺术品及此品牌时装的设计样本，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全国慈善总会。在拍卖会上，青年画家苑小娟捐出的画作《思念》，起价是一万元，后来陆续拍到十万元，再没有人拍了，在拍卖师举槌之前，谭援朝举起手，淡淡说道：“我出一百万。”所有的人都很惊奇，窃窃私语道：“这人怎么一下子出这么多钱？”那天谭援朝捐了五百万。

慈善晚宴结束后，谭援朝坐上车正要回去，突然接到陈青璇的电话，她咯咯地笑道：“谢谢你呀，我今天糗大啦。”谭援朝笑道：“你的鞋跟怎么能突然断裂了？没扭伤脚吧。”“没有。今天我摔下的时候，你不接着，我肯定摔坏的。”谭援朝大笑起来，说道：“如果你在台的另一侧摔下来，我可接不到，还好，你摔倒也会找地方。”陈青璇也咯咯笑了起来：“怎么样，有时间吗，我请你喝咖啡。”“好呀，在什么地方？”“后海。”

北京的酒吧一般分布在几个地方，一是三里屯，二是什刹海，三是后海。当然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但大部分有名气的酒吧大都在这些地方。

谭援朝找了一个很安静的酒吧，然后打电话给陈青璇。陈青璇和其他模特不一样，她这人性格很直，大大咧咧，还爱好笑，一说话就笑，遇到什么好笑的事儿，能笑得坐在地上起不来。谭援朝给她讲笑话，陈青璇笑得眼泪就出来了。这让谭援朝感觉到很轻松，至少不像其他人那样与他在一起时彬彬有礼客套得几乎陌生。

“你总是笑，怎么没有烦恼的时候？”谭援朝呷了一口咖啡，笑着问陈青璇。

“哎，谁说没有烦恼的时候，今天我烦死了，可是烦有什么用？每天还不是一样过，所以即使烦恼我也要笑。”

“你烦什么呀，说说，你有什么烦恼事？”谭援朝问道。

“你是炒股票的，你应该知道，权证和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儿。可是我不懂啊，想炒股票，却误把权证当成了股票来炒——别人说钾肥权证赚钱，我就买了钾肥权证喽。别人又说，炒股票呀不能总是频繁地买卖，所以我就放在那儿不管也不问。今天慈善晚宴时，一问别人才知道，明天是钾肥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要注销归零的。哈哈，你说我不烦吗？可是烦又有什么用，生活不是一样得继续。”

“你买了多少钱的钾肥权证。”

“五十万。”

“哦，不算多。”

陈青璇一听谭援朝说不算多，瞪着眼睛大叫起来：“喂，你知道我一年才挣多少钱？除去吃喝、机票、衣服，我一年还剩不了几万块。还说不多，赔的又不是你的钱。”然后她双手合十，神情肃穆虔诚地祷告，良久，才睁开眼睛。

谭援朝笑道：“你祈祷什么呢？”

“我祈祷明天钾肥权证不归零。”

谭援朝一阵大笑，道：“权证不归零，可能吗？天方夜谭！”

陈青璇望着谭援朝说道：“我知道是天方夜谭呀，可是我除了祈祷又能干些什么呢？”然后她自嘲般笑道：“说不定，我的诚心感动了老天，真让钾肥权证不归零呢。”

谭援朝望着陈青璇可爱样子，心里已然有了主意，于是说道：“俗话说，心诚则灵。你这个梦想有可能成真！”

“真的吗？唉，如果钾肥权证真的不归零，我就请你吃饭！怎么样？”

“呵呵，我也祈祷一下，让钾肥权证不归零，好让你请我吃饭。”说完，谭援朝也学陈青璇那般模样，双手合十，祈祷起来。随即，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一早，谭援朝给刘海军打电话，说：“海军，听说今天钾肥权证要归零，是吧。”

“是。”

“你今天用我的账户操作，从中拿出五百万，上午红盘支撑到收盘，下午不能让权证归零。”

刘海军惊讶地大叫起来，说道：“谭总，你疯了？有钱没有地方用是不是？你不用这钱，你给我，也犯不着将钱扔到水里。”

谭援朝笑着骂道：“废话少说，执行命令。”末了，他又补充了一句，“你在操作时，在网上发一个帖子，让广大散户们也跑，省得他们血本无归。”

刘海军实在是不理解谭援朝这样的决定，跑到李荣那里，跟李荣说了。李荣打电话给谭援朝，说，“你的钱用不完了？这么祸害钱？”谭援朝哈哈大笑道：“用五百万来换取一个女孩子的梦想，值不值得？”李荣愕然，放下了电话对刘海军说，“按谭总说的办吧。”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道，“一个伟大的情圣诞生了！”

6月22日，钾肥认沽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上午10点半，刘海军在股吧里发文说：“我是钾肥权证的庄家，我要拿出五百万的利润来支撑权证价格，掩护散户撤退。”

上午收盘时，他又发文道：“散户们，你们跑了没有？我终于把红盘支撑到

上午收盘了。”收盘前，刘海军又在股吧里发文，“我不会让权证归零，最后一单由我来埋。”那天，刘海军在收盘前最后一笔以0.107元成交了1166万股。

这天上午，陈青璇就将钾肥权证全部清仓了。下午收盘前偶然看了一眼，见钾肥权证竟然没有归零，而以0.107元报收。她一下子傻在那里，想，冥冥之中果真有神灵，不然钾肥权证怎么能不归零呢？

陈青璇打电话给谭援朝，高兴地说道：“谭大哥，真的有神灵相助我们，钾肥权证竟然没有归零！”谭援朝心里好笑，说道：“心诚则灵，我们把老天爷感动了。”陈青璇点头道：“对，我们把老天爷感动了。”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谭大哥，我要请你吃饭。”谭援朝呵呵笑道：“可以，你应该请我。”

第五十二章 生日快乐

自6月5日大盘惊天逆转后，一直涨势如虹，这让那些在5·30割肉逃跑的机构和散户后悔不迭，又连忙跳了进去。

这一段时间，王雨农向华南电公司借的1.8亿资金也先后到账，加之他原来的1.5亿资金，除留些常备资金外，他已购入了2.5亿，建仓了75%。股市的长阳，也让他在5·30时损失的资金，迅速收回，并有不错的收益。这让王雨农心情大好，围在林蕴涵身边的次数更加频繁。

暂且不说王雨农手狠手辣，风流成性，单单从身材、长相、风度、气质论，王雨农确实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如果一个男人很帅，多金，单身，而且还很温柔，很浪漫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极品男人，肯定会受众多女人，尤其是女孩子的喜欢。

这一天，王雨农从林夫人那里得知，明日是林蕴涵的生日，就想送她一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浪漫的男人深情地爱着这个女人！最后他打电话给晚报社广告部，说要买下明天报纸的一个版面。广告部经理是个女的，三十多岁，她以为对方要开业或者庆典之类，就说道：“整个版面的广告费十五万，你开业还是庆典？”

“庆典。”

“那说你们公司的名字、贺词等，最好，您写好，给我们送过来——”

“哦，不，不，我要为一个女孩子过生日。你们就在上面写：祝涵涵生日快乐！落款：你的狗狗。”

哈！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广告，还没有见过花十五万块钱为一个女孩子过生日的事情，今天真开眼了。广告经理居然比登报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子还要激动，问道：“您就这一句话，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我爱你或者求婚之类的。”

王雨农道：“什么也不用写，就写祝你生日快乐，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广告部经理放下电话，跑到外面的大厅用力地敲打了几下，激动地说：“真浪漫，太感人了！”广告部年轻的女孩子一下子围了过来，问道：“怎么浪漫了？”

“哇，有一个那么浪漫的男人，居然要用整整一个报纸版面，向女友祝贺生日快乐！”

“那得多少钱啊！”

“十五万！”

“哇，那么多！那个女孩子真是太幸福了！”广告部一片惊叹和啧啧的艳羡声！

王雨农又在花店订999朵玫瑰，告诉花店老板，明天一早就送给商业银行一位名叫林蕴涵的女孩儿。之后，他又打电话在北京饭店预订了一个餐厅和一个五星级的套房。

做完这一切，王雨农得意地想：“我的这套爱情攻势，没有几个女孩儿能拒绝得了。今天晚上趁热打铁——将林蕴涵拿下！上次在北戴河没有动手，那是想感动她，俘虏她的心，现在看来，林蕴涵已经消除了敌意，慢慢对我有好感了——”想到此，王雨农嘴角荡起一阵笑意。

为林蕴涵能安静地看演唱会的演出，王雨农把前后左右的座位全买下；为林蕴涵不经意的一句话，王雨农让人在饭店外面燃放烟花；林蕴涵喝醉了，王雨农竟然一动不动地看护到天亮；林蕴涵说想吃小甜饼，王雨农竟然在雨夜送到她家去；林蕴涵过生日，他竟然用了整整一幅报纸的版面来祝贺她的生日，下面竟然署名——你的狗狗——所有的这些温馨和浪漫，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拒绝。

王雨农在情场上奔驰多年，深谙女孩子的心理，知道女孩子需要什么，渴求什么。而他又能在适当的时候不露痕迹地满足女孩子这种浪漫的心理，难怪那么受女孩子欢迎。现在他为了能打败林康，选择了林蕴涵作为突破口，再加之林蕴涵与林康之间的误会，所以王雨农乘虚而入，博得了林蕴涵的好感。

“今天晚上，林蕴涵如果能顺从我，那一切都好办——如果她拒绝呢？”林蕴涵性格刚烈，家里又是大户人家，父母在北京很有影响，想到此，王雨农踌躇起来，最后咬咬牙，心道：“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她不顺从，哼，哼——我自有办法让她乖乖地上床——”他从办公桌下面拿出一个粉色的小瓶子，放在阳光下细细地看，然后淫荡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林蕴涵来到银行，刚刚坐下，黄雅丽就拿着报纸惊叹着跑来，对林蕴涵惊喜地叫道：“蕴涵，你看，有人居然用整整一个版面祝贺他女友生日！”

林蕴涵拿来一看，见果然有整整一个用红色玫瑰做底面的版面，上面写着：“祝：涵涵生日快乐！落款是：你的狗狗！”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太好笑了，落款居然是，你的狗狗。”

“哎呀，这是温柔的呢称呢。如果我有这么一个狗狗，哈哈，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黄雅丽坐在椅子上，双手托腮，幸福地畅想。突然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林蕴涵，“咦，林蕴涵，你看这女孩子名字叫‘涵涵’，是不是你啊？你的小名也叫‘涵涵’啊。”

林蕴涵心里咯噔一下，想：“莫非真的是我？”

黄雅丽又问起来：“你说，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

林蕴涵面目绯红，慌乱起来，摆着双手道：“不是，不是。”

黄雅丽眼波流转，笑道：“不是你生日？那好，把身份证拿来。”

“我没带。”

“你没带？”黄雅丽思索着，趁林蕴涵不防备，将身份证从她的包里迅疾地掏出，边看边大笑道：“还说不是你的生日，这身份证难道是假的？”

林蕴涵脸上羞得通红，将身份证抢回，嗔怪道：“别乱讲啊，外面的同事都在工作。”

黄雅丽盯着林蕴涵笑道：“说，你的狗狗是谁？”

“你弄错了，整个北京叫涵涵的多得是，怎能那么凑巧是我？”林蕴涵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热热的，想起上次她仅说了一句“烟花很好看”的话，王雨农就令人满载着两车的烟花在饭店外面燃放。

“我感觉这个报纸上的‘涵涵’就是你。哎，究竟是不是，得看一会儿有没有人来送花，或者下班时有没有人来接你吃烛光晚餐。”黄雅丽话音还没有落，就听有人在外面喊：“林蕴涵，有人找！”

门外站着一个女孩儿，见她出来，就问道：“你是林蕴涵，林小姐？”林蕴涵点点头，问：“您找我有事儿？”那女孩子笑道：“首先祝你生日快乐！有位先生让我给您送来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她用手一招，后面有四个年青人抬着一个大大的花篮走了过来。花篮上的玫瑰火红，耀眼，像一大团火在燃烧。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女同事们都跑过来，一个个地与林蕴涵拥抱，祝贺她生日快乐！林蕴涵眼里湿湿的，有一种暖暖的感动涌上心头。

北京饭店毗邻紫禁城，与王府井相邻，是北京最为著名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各国政、经、商界权贵要人来北京时首选的就是北京饭店。而北京饭店，其西餐厅也较为著名，位列在北京十大西餐厅前列。王雨农将与林蕴涵约会的地点选在此处，除了这儿的西餐厅很有名气，格调浪漫高雅之外，最重要的是楼上就是五星级的客房，方便饭后直接去房间。

说到此处，在下就多说几句，北京的十大特色中餐厅中，作者认为羊房胡同的厉家菜和北新桥头的翼栈值得一去，尤其是翼栈的“江湖一锅鱼”的香辣飘香至今让在下馋涎欲滴，想念万分。

下班后，王雨农开着他的跑车停在商业银行门前来接林蕴涵，然后直接去了北京饭店的西餐厅。

以往林蕴涵也和朋友来过这里，感觉和其他餐厅大致差不多，除了跪式服务外，没有其他特别之处。而今推门进去后，除了大吃一惊外，心头还弥漫着暖暖的感动。整个餐厅布置得犹如童话一般浪漫。枫栗树叶状的吊灯散发着柔和的暖色的光，墙壁上几何状桃花木贴板鎏金藤条的图案，还有似乎望不到头的水晶墙。餐桌四周由无数枝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百合围绕，桌上火一样的玫瑰和飘忽摇曳的烛光，宽大桌子的正中间摆放一个大大的白色生日蛋糕。

王雨农看着惊呆在那里的林蕴涵，心里得意万分，心想，纵观整个北京城也只有我王雨农才能想到这种别致而高雅的浪漫。

“蕴涵，把手给我。”林蕴涵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在王雨农的手里，任他牵着走了进去。待林蕴涵在桌旁坐下，王雨农深情款款地说道：“蕴涵，今天是你28岁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林蕴涵心里温暖，还没有说出话，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四周红色的烛光在摇曳，随着《生日快乐》的钢琴声起，十多个身穿白色衣衫的小姑娘，唱着“祝你生日快乐”手拿玫瑰缓缓走了进来，在她身边站定，一边唱歌一边笑望着她。

林蕴涵站了起来，搂住小天使们，眼里蒙上一层泪光。她一辈子都没有想到在她28岁生日这天，会有这么一个男人给她过这么一个浪漫而别致多情的生日。林蕴涵心里暖流四溢，眼睛湿湿的，问王雨农：“你在哪儿找的这帮小朋友，可爱极了！”王雨农见她眼里有泪光泛起，知道她已经感动，心里掩饰住得意，伸出双手轻轻拥抱住她，在她耳边深情地说道：“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你让我过了这么一个快乐的生日！”林蕴涵的眼泪终于滑落下来。

饭后，王雨农对林蕴涵笑道，“去楼上吧，我有礼物送你。”林蕴涵笑道：“你已经送了我人生之中最浪漫的礼物，还要送什么？”“去了就知道了。”林蕴涵咬住嘴唇，轻笑道：“好吧。”

客房里也像餐厅那样，摆放着无数枝百合，宽大洁白的大床上还洒着鲜艳欲滴的玫瑰花瓣。看到这些，林蕴涵隐隐有些不安，就笑着对王雨农说道：“你还有什么礼物，非要在这儿给我？”

王雨农打开一瓶红酒，倒了两杯，对林蕴涵说道：“喝完这杯红酒，我再告诉你！”林蕴涵坐在那里，注视着杯子里绛红色酒液，笑道：“行，先等我一会儿，我去趟卫生间。”王雨农见她进了卫生间，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粉色的小瓶子，冷笑着将里面粉色的粉末轻轻倒进去了一些。

林蕴涵从卫生间出来后，王雨农端起杯子，说道：“喝完这杯酒后，请闭上眼睛——”林蕴涵一笑，想，“王雨农永远有数不清的浪漫和神秘——”她将酒

杯放在唇边轻轻呷了一口，立刻有一种微妙玫瑰和山楂味的香气溢进心扉。红酒就是这样，馥郁的果香和华丽的口感永远让人迷醉，这也是无数红男绿女视红酒为浪漫约会经典的原因。

“蕴涵，嫁给我吧！”待林蕴涵缓缓睁开眼睛时，王雨农已然单腿跪地，手拿着一个钻戒，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她。

“哦，雨农——我，我——我还不能接受你这个礼物——”林蕴涵一阵慌乱，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蕴涵，你应该知道我有多爱你——你为什么不要受我的礼物？”王雨农仍然跪在那里凝望着她。

“对不起，雨农，我，我真的还没有想好。”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林康？”

“不，我们早分开了，我不希望听到他的名字。”

王雨农松了一口气，从地上站起，走到林蕴涵身边，凝望着她的眼睛，说道：“蕴涵，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人——请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爱你——”

“你，你有那么多的女人——”林蕴涵全身燥热，竟然不知说了什么。

“她们在我眼中都不及你的十分之一，你的美丽、纯洁、温柔、善良——都是她们所不及的，相信我，蕴涵，我对天发誓，今后我只爱你一人——”

“不要说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林蕴涵心里好像有一个虫子在爬，疯狂地吞噬着理智的神经，她想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拒绝他为好。

“不，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完美的女神——”王雨农的声音充满了诱惑。他低下头沿着林蕴涵的头发、耳朵、眼睛、脸颊——慢慢地吻住了她温暖而湿润的嘴唇。林蕴涵想挣扎，想抵抗，可是全身燥热，心里那一股如缕的欲望慢慢升起，不可抗拒。哦，他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还有一股醉人的男人的味道——这是男人的香水和体味的混合物？她在思索着这些问题时，王雨农的舌头已然霸道地撬开了她的牙齿，探了进来，捉住了她想躲也躲不开的舌头。

王雨农一边亲吻一边解开她的衣衫，然后将洁白犹如羔羊的林蕴涵放在洒有百合和玫瑰花瓣的床上——

第二天醒来，林蕴涵发现身边躺着熟睡的王雨农，吃了一惊，慌忙穿好衣服坐了起来。她晃晃脑袋拼命地想昨夜的事情，恍惚中好像记起，王雨农向自己求婚，然后亲吻了她，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就知道了——

“蕴涵，你醒了？”王雨农见林蕴涵坐起，也醒了。

“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儿？”林蕴涵流着泪问王雨农。

“对不起，蕴涵，请相信我，我是真心爱你的，请你嫁给我吧。”王雨农见林

蕴涵哭了，穿起睡衣，跪在她脚下。

“王雨农，我们在一起并不合适——我走了，你今后也不要再找我了。”林蕴涵甩开他的手，站了起来。

“蕴涵，你听我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王雨农，你与那么多女孩子上过床，每一次你都负责吗？你负得过来吗？忘记昨晚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林蕴涵冷若冰霜地往外走。

“蕴涵，听我说，以前所有的女人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见到你后，我才知道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人。相信我，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嫁给我吧，蕴涵。”王雨农见林蕴涵要往外走，拦在门口，又缓缓地跪下。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那一天，我再答应你——”林蕴涵拨开愣在那儿的王雨农，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五十三章 冲突

今天是林蕴涵生日，整整一天，林康思来想去，矛盾万千，叹息到晚上，还是给林蕴涵发了一个信息：“祝你生日快乐！”等了好久，也没见她回信息。在矛盾之余，林康又打了两个电话过去，也没有人接，他想：“林蕴涵还在生我气，才不接我的电话。”

正在林康愁绪万千之时，电话突然响了，他以为是林蕴涵，惊喜地将电话拿过来，说道：“哦，蕴涵？”谁知接电话的是一个发着洋腔洋调的外国人，说着不太流利的汉语：“哈，林，我是比菲尔——嗯，忘了我吗？我是比菲尔——”

“比菲尔？怎么是你？你，你在哪儿？”林康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来中国了，在北——京。”他特意将北京二字拉得很长。

“在北京？来旅游吗？”

“不，不，不，我是来工作，哦，我忘记告诉你了，我现在是美国投行香港分公司投资部石油期货的业务员。”

林康笑道：“哈，你做生意做到亚洲来了？”

“对，对，他们很认可我的能力，加之我汉语又好，于是就派我到中国来了。”比菲尔像所有外国人一样，一点儿也不谦虚。

“你现在在北京吗？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哦，那好，我去接你。”

“不，不，我自己打车，我在北京饭店住。”

林康知道比菲尔不愿意麻烦他，所以说自己打车去北京饭店，反正自己也睡不着，还不如去接他。

“比菲尔，按中国人的习惯，你是客人，所以你得听我的，懂吗，你得听我的。你先在机场的咖啡厅等我，我半个小时就到。”

“嗯，好的，我在机场咖啡厅等你。”

半个小时后，林康就到了机场，见到了比菲尔，他头发还像以前那样光亮可鉴，一丝不苟，只不过留起了浓密的胡须，看起来成熟了许多。

“嘿，亲爱的林，我的朋友，终于又可以见到你了。”比菲尔一见到林康，将原来的绅士风度甩在了一旁，像小孩子一样，大叫着扑过来，搂住他又抱又拍。

“我和你一样高兴，比菲尔。”林康搂着他，说道。

北京的晚上，在美国就是白天。比菲尔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一进北京，见街道两旁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不停地惊叹：“哦，上帝，北京这么美丽！”

林康微笑道：“当然，中国这几年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北京发展得更快——明年北京就举办奥运会了，那时的北京更美丽。”

“天，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北京。”下了车，比菲尔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看什么都感觉新奇。

陪比菲尔入住了北京饭店，林康见他还是那么精神，就笑道：“反正你那么精神，我们去看看北京的夜景，尝尝北京的美食，喝些二锅头——如何？”

“好，好，说实话，林，我早就想吃中国美食了，一想到那么多好吃的，我简直——”比菲尔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中国美食的好吃法，用手在嘴边比画着。

林康笑道：“哈喇子流一地！”

“对，对，哈喇子——哈喇子。”比菲尔的汉语虽然不太好，却知道“哈喇子”。

“哈哈哈，别流哈喇子了，今天晚上，就让你吃个够！”

北京的夏夜无疑是多彩而光鲜的，人们喜欢坐在露天的餐桌旁，喝着啤酒啖着美食再侃大山。如果想吃北京的小吃最好去大栅栏，只是那时为了迎接奥运会，大栅栏正重新装修改建，林康只得带比菲尔去了东华门夜市。

东华门夜市的小吃品种繁多，简直要什么有什么！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

比菲尔看傻了眼，指着炸得通红的蚂蚱，问林康：“这也能吃？”“能啊，而且很好吃！”说着将放有佐料的蚂蚱放到嘴里，香甜地嚼着。比菲尔看得心惊肉跳，瞪大眼睛说什么也不吃。“那你吃这个？”林康将炸蝎子递给他，比菲尔吓得连忙摇手，说道：“No, No, No.”很奇怪，外国人眼里看起来很恐怖的东西，经我们厨师一加工，竟然成了天下无比的美食。

林康见比菲尔对这些小吃实在是感觉太恐怖，就带他去吃四川的麻辣烫，这下比菲尔乐了，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好。”老板将热腾腾的锅仔端上来，上面撒上葱花、花椒，浮着一层金红色的油，吃时将一串串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菜和肉放进去涮着吃。麻辣烫越吃越辣，越辣越吃，直辣得比菲尔张着大嘴，不停地哈气。林康笑道：“快喝点儿水，喝点水就不辣了。”比菲尔举起啤酒，说道：

“喝水还不如喝这个。”

吃完饭，已近午夜，林康将比菲尔送回北京饭店，说：“比菲尔，睡觉吧，明天你还要忙。”

比菲尔犹豫了一下，说道：“林，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一下，你能帮我吗？”

林康笑道：“你做石油期货，也不炒股票，我能帮助你什么？”

“林，你在中国出生，在中国成长，还在中国做自己的事业，你了解中国的企业，我想你肯定能帮助我。”

林康见他说得真诚，就微笑道：“只要不让我卖国，我就能帮你。说说，怎么帮你？”

“林，你我都学过经济学，都明白期货套期保值的巨大作用——如果我同国内地的客户谈生意，让他们做石油期货合约，你看他们能做吗？”比菲尔问。

林康沉吟道：“比菲尔，做生意无非是一个利字。他们与你能不能做成生意，关键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有利可图。如果有利可图，他们肯定能与你做生意。目前问题是，你做的是石油期货合约，而有关部门对石油这种特殊的商品又极敏感，即使有企业感觉到有利可图，愿意与你们做生意，但上级部门能不能批，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外汇是管制的，与国际资本不能自由地流通，从这点上看，内地企业与你们国际投行直接签约的可能性不太大。”

“哦，真的这样吗？但是做这种石油期货套期保值的生意，对他们企业有利啊。中国是一个原油进口国，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向上涨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与我们签订的石油期货合约，减少采购原油的成本，从而增强他们企业的利润啊。”

“比菲尔，你说的是当国际原油价格向上涨的时候，他们可以减少采购成本。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国际原油价格向下跌落呢？他们应该如何办？”

“当原油价格向下回落时，由于原油价格的回落，他们在采购原油现货时同样可以少付货款，一样可以减少购油成本啊。”

林康哈哈大笑：“照你这样说来，中国的企业只要与你们投行签订了石油期货合约，无论国际原油价格涨跌，他们都可以赚钱了？”

比菲尔耸耸肩，摊开双手，说道：“并非都赚钱，只是能起到避险作用。当然，这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就应该有赚有赔。”

林康笑道：“比菲尔，至于你的石油期货合约，我不太懂，过几天我给你找一个懂期货的人来，他也许能帮你。天不早了，你先睡吧，明天早晨我过来，陪你吃早餐。”

比菲尔显得有些失望，摊开双手说道：“林，我还不困。”

林康笑道：“我知道你不困，北京的午夜正是你们美国的中午，你能困吗？”

好了，我要回去了，明天早晨我过来。”

第二天一早，林康就到了北京饭店。他在比菲尔门前站定，刚想敲门，就看见林蕴涵从隔壁房间跑了出来，后面还跟着穿着睡衣的王雨农。林康心里一沉，全身冰冷，呆呆地站在那儿。

林蕴涵没想到这么早走廊里竟然有人，而且还是林康！她心头一震，张张嘴想说什么，却终于忍住，眼泪一晃，低头从他身边匆匆而过。

“站住！”林康冷冷地说道。

林蕴涵听到他的声音，一下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怎么会从他房间出来？”

林蕴涵身子晃了晃，眼泪流了出来，亟亟向前走。

“我让你站住！”林康气极，猛然一拳重重击在走廊过道的玻璃上。整个偌大的玻璃窗“咣当”一声轰然倒下。他的手腕被锋利的玻璃割破，殷红的鲜血顿时流了下来，一滴滴地洒在走廊的地毯上。

“姓林的，你他妈喊什么？林蕴涵已经同你分手了，你有什么资格管她？”王雨农站在那里，冷冷地说道。

“王雨农，你这个风流成性、玩弄女性、道德败坏、卑鄙无耻的小人。”林康拳头捏得吧吧直响，怒骂着向王雨农走去。

“什么？风流成性？玩弄女性？道德败坏？卑鄙无耻？哈哈哈，林康，你太抬举我了吧。”王雨农双手抱肩，一副无所谓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串通地下钱庄‘柴火棒’逼迫赵云狄跳楼自杀，难道不卑鄙无耻？你想方设法，得到林蕴涵，难道不是道德败坏？”林康眼里几乎要喷出了火。

“哈哈哈，赵云狄跟我斗，有些自不量力——至于林蕴涵——”王雨农望了望电梯那边，见林蕴涵早已走了，就淫笑地对林康说道：“她的皮肤好白好嫩——臀部大大——好舒服啊——”林康怒不可遏，一个下勾拳重重地打在他的下巴上。王雨农正闭着眼睛，舔着嘴唇淫笑着回味昨晚的几度春风，想不到林康一拳狠狠打来，顿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林康打王雨农的这一拳，是积攒了几年的仇恨和全身的力气，才用力地打了出去，重量自然十分骇人。恰巧，王雨农淫笑着舔弄自己的嘴唇，想不到林康一拳打来，正中下巴，露在外面的舌头被牙猛地一硌，立刻掉了三分之一，无力地耷在外面。

“你，你敢打我？”王雨农躺在地上，手指着林康，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

“我打的就是你！”林康扑上去，一只手按住他，一只手朝着他面门重重地打下去。

“林，你快住手，这是怎么了？”比菲尔从后面拼命拉住林康，不让他再打。

饭店的保安也通过监控设备看到楼内的打斗，慌忙跑来将林康拉开。林康还不解恨，站起来后，又朝王雨农身上重重地跺了几脚。

王雨农眼眶青肿乌黑、鼻梁骨折，脸上已经开了花，全身上下全是血。饭店保安见王雨农伤势严重，赶紧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警察来了，简单地询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见林康的手腕被玻璃划破，伤口极深，血流不止，也赶紧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包扎救治。

第五十四章 医院偶遇

这一段时间，梁小婉自己一个人去了好几家医院，看了好多专家。专家们都说，判断脑部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要进行手术病理活组织检查，也就是打开头颅对肿瘤进行手术切片。

梁小婉很恐惧，想：“打开头颅做手术，多危险，万一下不了手术台，念康怎么办？”医生说，这样的手术我们医院经常做，放心吧，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后来梁小婉的头越来越痛，发作越来越频繁，医生警告她，你这种病现在治疗还为时不晚，如果真到了晚期，想治愈也难。梁小婉，心一横，对自己说道：做手术吧。

她好几次都想跟林康商量做手术的事儿，但每一次林康都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总是找不到时间跟他说这件事儿。后来苑小娟来看她，无意之间提及林康和林蕴涵分手的事情，梁小婉的心一紧，说他们俩怎么了，是因为我？苑小娟自知失言，就掩饰了过去。

梁小婉心凉了起来，想，我与林康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了，还拖累着他。唉，现在又因为我的缘故，林蕴涵与他分开了。嗯，做手术的事情，还是不告诉他为好。

这天，梁小婉告诉保姆：“我出趟门儿，回山东老家一趟，念康就托给你了。”在买了房子后，林康见梁小婉总头痛，身体不太好，就为她请了一个保姆。保姆问：“告诉不告诉林康？”梁小婉淡淡地说道：“他问时，你就说回山东老家了，过一段日子再回来。如果不问，你就别说。”保姆答应一声，说知道了。

念康自小就一个人惯了，见妈妈要出门儿，也不以为意，说道：“妈妈，你早去早回。”梁小婉笑笑，摸摸她的头，按时一个人就去了医院，告诉医生：“给我做手术吧，钱，我都存到你们住院部了。”医生惊讶道：“就你一个人，没有家属？”梁小婉笑道：“我离婚了，哪来家属？”

医生给梁小婉办理了住院手续，然后又让护士将她的头发剃光，准备第二天给她做手术。梁小婉看着自己长长的头发一丝一缕地掉在地上，又想到明天医生

就要将自己的头颅骨打开，心里一阵惊慌。她想，给林康打个电话，让他过来陪陪自己？可是他已经够忙的了，还麻烦他？算了，不给他打电话了。

梁小婉枯坐在病床上，望着镜子里光光的脑袋，心里一阵害怕，想，明天上了手术台，万一下不来，怎么办？于是她叫了护士，给了她几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明天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打这几个电话。”护士笑道：“像你这样的手术，我们医院做了都不知道多少例了，哪能出事儿？”不过说归说，她还是接了过来，说道：“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就打这几个电话。”

中大型手术前都要进行手术前检查，像梁小婉这样的开颅手术需要进行CT和MRI，以测定肿瘤的部位和大小，另外还要进行垂体功能的血清内分泌、视力、心脏等检查。

林康一拳将饭店走廊上的玻璃打碎，手腕被锋利的玻璃划破，伤口很深，血流如注，警察不敢怠慢，赶紧带着他去附近的医院诊治。真的很凑巧，林康来的这个医院，恰好就是梁小婉来做手术的这家医院。林康的伤口很深，里面还有玻璃碴，医生很小心地将这些玻璃碴处置完，然后将伤口缝合。从处置室出来，从CT室里迎面走来一个身穿蓝色条纹服的女病人和一个护士，那女病人见到他后，惊讶地“呀”了一起，低下了头，躲在护士身后，急忙走了。

林康一下子站住了，怔怔地望着那个女病人，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看她的身形，好像一个很熟悉的人，可是这个人又是剃了发的光头，这人是谁呢？他慢慢地往前走，脑海里慢慢地搜索这个人的记忆。

“梁小婉？”林康浑身激灵地打了个战，扭身就往回跑。跟在他身边的两个警察见他跑了，吓了一跳，连忙追了过去，边跑边喊：“哎，你别跑，先跟我们到所里把事情讲清楚。”林康追上了梁小婉，抓住她的胳膊，怔怔地望着她，疑惑地问道：“你怎么了，怎么把头发全剃光了？你不是说回山东老家了？”梁小婉无言以对，支吾着说不出话来。

“护士，她得的什么病？”林康问护士。

“脑部肿瘤——”

“脑部肿瘤？怪不得你这一段经常头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康对梁小婉急道。

“看你天天那么忙——就没有告诉你。”

“我再忙，你也要告诉我啊。医生说了吗，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林康生气道。

“不知道，得手术切片检查后才能确定。”梁小婉轻声说道。

“你自己来的？念康呢？”

“念康跟着保姆在家里，我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保姆。放心吧，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林康摇摇头，他知道，梁小婉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什么事情都想一个人扛，什么事情都不想麻烦别人。

“你谁也不告诉，手术后，谁陪你？”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院里有义工，有陪护，他们服务很好的，而且是二十四小时陪护。”

林康有些不放心，打电话给苑小娟，问道：“你现在忙不忙？”

“不忙，我刚采风回来，正在家里休息。你有事儿吗？”

“哦，是这样，你有时间过来陪陪小婉儿，她住院了，在市二院。”

“好，我就过去。”

苑小娟很惊讶，前一段日子，梁小婉搬到新房子的时候，她还和王大明一起去看她。那时梁小婉还有说有笑，好好的，怎么这么几天，就住院了？

林康还想再问梁小婉一些具体的情况，后面的那两个警察不耐烦了，催促道：“快点儿，我们还要回去做笔录。”梁小婉见林康后面站了两个警察，早就疑惑了，见那警察又如此说，便问林康：“你怎么了，警察要你回去做笔录？”林康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道：“一点小事儿，警察要求协助他们调查一下。嗯。苑小娟一会儿就来，至于哪个病房，一会儿你跟她联系吧。我该走了。”

梁小婉点点头，说道：“你去吧，有事儿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

“你什么时候做手术，那时我过来陪你。”

其实梁小婉正在做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过一会儿就要进手术室。梁小婉见林康后面站着两个警察，就说道：“手术时间还没有定，等确定后，我告诉你。”

“好吧，我去跟着他们去协助调查，调查完后，就过来陪你。”林康对梁小婉笑笑，就跟着警察走了。

令人奇怪的是，做笔录后，林康要走时，警察却不让他走，说道：“你把人家打成那样，就想走？在里面待着吧。”说完，将他关进了拘留室。

第五十五章 营救

王雨农伤得很重，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急诊室紧急救治。初步诊定是，眼眶爆裂，鼻骨骨折，舌尖磕掉了三分之一。

其实打架斗殴，在一般治安案件中算不得什么，双方当事人私下商定后，赔偿些医药费就可以了。可是王雨农通过关系，准备让派出所将此次殴打事件归结到刑事案件，从重从严处理。据派出所某位副所长说，这个案件属于故意伤人事件，应该判处3~5年。

秦怡静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惊，找到谭援朝，说道：“林康被拘留了，现在派出所里，听说要判刑。”

此时的谭援朝已满足陈青璇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正在得意之处，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皱眉道：“林康怎么进派出所了？前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呢。”

秦怡静冷冷说道：“谭援朝，你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还是不想管？”谭援朝急道：“林康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管过？这两天很忙，我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秦怡静见谭援朝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松了一口气，将林康殴打王雨农的事情给谭援朝说了。谭援朝气道：“我知道林康恨王雨农，我已经告诉他很多次了，解决问题不是靠拳头，而要靠智慧和实力。他就是不听——”秦怡静打断他的话，说道：“谭援朝，你是林康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大哥，今天他发生这样的事了，你到底管不管？”

谭援朝号称江湖第一私募，从没有人跟他这样冰冷地说过话，虽然他也知道秦怡静很冷，对谁都冷若冰霜，但今天见她这么一说，心里也禁不住有些气恼，说道：“秦怡静，你这么说，我还真不管了，你自己想办法吧。”秦怡静听后，将电话冷冷地挂断了。

吴大伟走了进来，见秦怡静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愕然道：“秦经理，你还会哭？在我印象里，你好像没有哭过呢。”秦怡静俏脸一

沉，冰冷如水，怒道：“吴大伟，你这个时候还开玩笑，林总被派出所拘留了。”

“我知道了，这不，我正要找你想想办法，把林总救出来。”吴大伟在秦怡静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叹了口气说道，“你见到林总了吗？”

“见到了，他还好，只是很忧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秦怡静说道。

“听说林总将王雨农打了——什么原因？”吴大伟问。

“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是为了林蕴涵，我现在就找林蕴涵，问问她是怎么回事儿。”

秦怡静立即打电话给林蕴涵，问道：“林蕴涵，你知道不知道，林康为了你和王雨农打了一架，现在被派出所拘留了。”

林蕴涵被王雨农接去过生日，晚上糊里糊涂地在那里过夜，今天早上从他房里出来又恰好与林康碰到，此时她正心乱如麻，见秦怡静说林康将王雨农打了，大吃了一惊，脱口问道：“王雨农伤得重吗？”

秦怡静见林蕴涵张口问王雨农伤得是否严重，丝毫没有问及林康，便冷笑道：“好呀，林蕴涵，想不到你移情别恋得这么快，就这么几天，就关心起那个阴险狡诈的王雨农了？”

“秦怡静，你这人怎么这样？现在是林康将王雨农打了，我不问一下他的伤情，我问谁？”

“你问他的伤情，应该去问王雨农本人，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你，林康因为你的缘故被派出所拘留了。”

秦怡静将电话挂断后，双手抱在胸前，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然后，对吴大伟说道：“吴经理，我们去派出所找找朋友，看事情是不是有所转机。”

“我们一起去。”

秦怡静和吴大伟跑了一上午，只探听到一些准备将林康从严从重处理的骇人消息，说到放人，朋友则表示，自己能量太少，无能为力。不过那人最后说：“打架这种事儿，可大可小，大的确实可以判刑。说小呢，也就是多赔些医药费，多给些赔偿金而已。”最后，他出主意，“你们到市分局找领导通融一下，或许能将林康放掉。”

他们找到市分局的一位副局长，想通融一下此事，怎奈对方苦笑道：“本来像这种两人之间打架斗殴，只属于一般简单的治安案件，双方协商后赔偿一些医药费完事儿。可是伤者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关系，竟然从总局打来电话，说要严肃处理。唉，我想为你们疏通这件事儿，也得找上面。”

秦怡静赶忙说：“请您帮忙到上面找找关系，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林康早日出来的好。”她说着将坤包里的信封偷偷放在副局长的办公桌下，然后握手告辞。想不到出门时，那副局长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又将信封放在她的

坤包里了。

出了大门，秦怡静一看装钱的信封还在，就傻了，对吴大伟说：“噢，这钱我明明放在他桌子底下了，现在怎么又回到我包里了？”

吴大伟苦笑道：“人家肯定不想帮忙，要不怎么将这钱退回来呢？”

秦怡静气极，将坤包甩在地上，然后一脚将坤包踢出很远。

回到公司，秘书对秦怡静说：“秦经理，刚才徐董事长来电话，找林总，没找到，打他手机也关机，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让他赶快给徐董事长回个电话。”

秦怡静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一会儿我给董事长打电话。”秘书走后，吴大伟突然说道：“秦经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徐董事长？他可是胡润财富榜上的人物，门路比我们广多了——”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秦怡静点点头说：“我真是气糊涂了，怎么把我舅舅给忘记了？”说完，她就给徐冠飞打电话，说：“舅舅，林康被派出所扣留了。”

徐冠飞问道：“好好的怎么进派出所了？”

秦怡静将情况简略地给徐冠飞说了一下，最后说道：“舅舅，你一定要救救林康，鹏达公司离不了他，现在股市这么向好，咱们公司购买的股票翻番地往上涨——林康如果真被判三年五年的，我看鹏达公司——”

“怡静，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吧，你不用管了。”

其实就在秦怡静和吴大伟找朋友想办法救林康时，谭援朝早已打电话，找到了公安部的一个副处长。那个副处长也是高干子弟，和谭援朝一个军区大院长大，先当兵，后转业到市公安局，现在是公安部的一个副处长。他听说此事儿哈哈大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原来只是打架斗殴，你就等着吧，下午哥们儿就让人把林康给放出来。”

谭援朝笑道：“你丫别吹，那挨打的可是王雨农，能量大着呢。”那哥们儿拍胸脯道：“我不知道谁叫王雨农，只知道谁是江湖第一私募！援朝，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两个小时后，那哥们儿来电话了，声音有些低沉，说：“援朝，王雨农确实有些能量——市局里的人说，王雨农也找了人，想把林康往死里整——这事儿有些棘手——”谭援朝急道：“你丫刚才还跟我吹牛B——说什么在公安系统里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这件事儿我谁也不找了，就找你。你平时不是天天跟我吹吗。”

那哥们儿被谭援朝激了一下，咬咬牙说道：“操，林康和你什么关系，让你这样逼我？得，我晚上去找朋友，想想办法。”

谭援朝说道：“你丫用钱就给我铺开了用，送礼你就给我敞开了送，我就不信把林康整不出来。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打架斗殴的一般治安案件吗，有那么复杂吗？这么点儿芝麻小事，你要办不了，今后可别再跟我吹了。”

那哥们儿急道：“援朝，王雨农确实找人了，而且找的我顶头上司——操，实在不行，我就找我家老爷子。放心吧，我肯定给你办成。”他家的老爷子是公安部退下来的老领导，现在各部门的头儿都是他家老爷子的部下，不然他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坐到副处长的位置。

谭援朝一听这话，放心了，缓了口气，说道：“我等你消息，咦，林康的手机怎么还打不通——”那哥们儿笑道：“你他妈的还号称江湖第一私募，这点事儿也不知道？告诉你吧，无论是谁，只要一进派出所的拘留室，就得把手机给交出来。他们肯定把林康关到了拘留室了。至于同家属和单位联系，就是派出所的事了。”

徐冠飞接到秦怡静的电话，听说林康将王雨农打伤了，林康也进了拘留所，心里就纳闷，道：“我一再嘱咐林康，对王雨农要冷静，不要计较一日一时之得失，要按当初制订的计划行事，他怎么不听？难道其中又有什么变故？”其实秦怡静告诉他，林康与王雨农之间的相殴，只是说他两人话不投机，挥拳相向，并没有提及林蕴涵。而远在广东的徐冠飞当然并不知道这其中的许多缘由。

他坐在椅子上，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给北京公安系统的老朋友打电话，将情况说了。那朋友隔了一会儿打电话过来，说道：“林康确实将对方打得很重，伤者王雨农眼眶爆裂，鼻骨骨折，舌头被硌掉三分之一。年轻人下手不知轻重，打人就往死里打，就往脸上打——下面的人准备将林康收审，要判刑。”

徐冠飞“啊”的一声，说道：“不就是一般案件吗，怎么能判刑？”

“老徐啊，你不懂，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伤得重，判你三五年也行；如果伤得轻，赔偿些医药费，私下解决也可以。现在对方伤得比较重，就想让林康进去。”

徐冠飞沉吟一下说道：“老哥儿，林康是我下面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对我来说，他很重要，我不想让他进去。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将他保出来？至于花费方面，老哥儿，你不要给我节省——”

“冠飞啊，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唉，我再想想办法吧。”那人显得很为难。过了几天，他突然给徐冠飞打电话说，“林康的事情有了转机，以扰乱社会治安，行政拘留十五天，其他事儿没了。”

徐冠飞问道：“王雨农肯放手？不再将林康投到监狱里去？”

那人笑道：“到公安局还由得王雨农？这本来就是一件小小的社会治安案件嘛，他非得往大里搞。嗯，我也通过内部人警告王雨农了，今后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兴风作浪，否则没有好下场。哈哈，王雨农也是个明白人，心里虽然很愤恨，但也无可奈何。”

徐冠飞笑道：“还是老哥儿的能量大啊，帮我这么一个大忙，过几天我将登

门拜访，好好地感谢一下老哥儿。”

那人也大笑道：“都是老朋友了，还那么客气。”

过了十多天后，林康果然被放了出来。

那天，谭援朝和秦怡静都来接林康。秦怡静看到谭援朝也来了，便走上前去冷笑道：“谭总，您怎么来了？您不是说不管林康的事儿吗？”谭援朝笑道：“我不管他的事儿，他怎么可能被放出来？”秦怡静抬起下巴，冷冷地说道：“他放出来，纯粹是徐董事长托人的结果，跟你有关系吗？”谭援朝“哦”了一声，说道：“不管是谁找的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康平安无事了，重获自由了。”

秦怡静突然露出一丝笑容，盯着谭援朝问：“谭总，听说您为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个女孩子为你献身了？”谭援朝绝对没有料到秦怡静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来，怔怔地望着她，问道：“你听谁说的？”

“还用听谁说？整个私募界都传遍了，说又一个情圣诞生了。”秦怡静冷笑了几声，又说道，“谭总您为了满足一个漂亮模特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掷千金将一千万的资金扔到钾肥权证的水里。钱真是多得用不完啊，可否借小女子一点点？”

谭援朝见她如此说，微微一笑，眯着眼睛，摇头说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秦怡静脸色阴沉如水，冷冷地横了他一眼，再不去理他。

秦怡静见林康被警察送到拘留所门外，便走上前去，说道：“林总，我来接你了，你是回公司，还是回家？”

林康点点头，说道：“谢谢你，我想去医院，梁小婉病了，在医院里，你送我去医院吧。”秦怡静说道：“好，我和你去医院，也去看看梁小婉。”

在秦怡静去提车的时候，林康走到谭援朝面前，说道：“谢谢你，援朝，这些天，你为我的事儿，找了不少人，我在里面都听看守说了。”

谭援朝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不要光谢我啊，徐董事长也找了不少人，要不，事情也不会办得这么快。”

“我知道，一会儿我会给徐董事长打电话。”

“林康，今后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对付王雨农，你要有耐心，要寻找到机会，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战胜敌人的方法，除了拳头，还有智慧。”谭援朝说道。

“我知道了，今后我一定会冷静。”

“好吧，你坐秦怡静的车走吧，她在那边等着急了。”谭援朝用下巴一点那边的秦怡静说道，“她这个人，除了冰冷一些，其他各个方面还不错。”

林康望了一眼秦怡静，笑道：“对，她这人就是有些冷，但心地善良，很有同情心。”

在车里，秦怡静对林康说：“比菲尔还没有走，还在北京饭店住着。”

“哦，你见到比菲尔了？他怎么还没有走？他的生意做成了？”

秦怡静摇摇头，说道：“没有，西航和华南电的态度都比较暧昧，不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是说研究研究。明天他们还要谈判，比菲尔不太满意上一次的翻译，想让我给他做翻译。”

“也好，你是学经济的，各种专业术语都明白，给他做翻译正合适。”

第五十六章 石油期货合约

由于梁小婉脑内的肿瘤是早期，体积较小又位于适当部位，医院里的专家运用了显微手术，使手术的精细度大大提高，一次性地将肿瘤全部切除了。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林康去看她时，手术的刀口已经拆线了，正处于术后观察期。

梁小婉正躺在病房里和苑小娟说话，见林康突然走了进来，连忙坐起，问道：“你回来了，没事儿了？”林康笑道：“没事儿了，就是协助警察调查一下，能有什么事儿？”说完他问梁小婉，“手术怎么样？”

“很好，并没有出现像他们说的眼睛失明、癫疯、肢体麻木等症状。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就可以出院了。”

这时，秦怡静提着一个大大的花篮走了进来，苑小娟笑着接过来，放在床头的床柜上。林康向梁小婉介绍道：“我们公司证券部经理，秦怡静，秦经理。”

“哦，秦经理，快请坐，快请坐，想不到您这么忙还来看我，太谢谢了。”

秦怡静一笑，说道：“今天才从林总那里知道您病了——怎么样，手术顺利吧。”

“手术很顺利，很顺利。”

梁小婉和秦怡静说话的空当儿，林康对苑小娟说道：“这几天，你一直在这儿？”苑小娟笑道：“做手术那两天，我在这儿了。这几天，医院的义工和陪护在这儿。嗯，刚才小婉儿让那小保姆带着念康也过来了。”

“她们知道小婉儿住院了？”林康问。

“嗯，我告诉她们的。”苑小娟说道，“小婉儿做手术，谁也不告诉，于情于理本身就说不过去，现在手术做完了，我就告诉保姆和念康了。”

“应该这样，你要不告诉她俩，我也要告诉她们的。”

梁小婉听到他们俩的对话，笑道：“我不是怕麻烦你们嘛——”苑小娟反驳她道：“什么怕麻烦——万一你在手术台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医院找谁去？”梁小婉笑道：“我把你们的电话都告诉医院的护士了，呵呵，到时，医院会通知你

们的。”

苑小娟见她如此，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梁小婉呀，梁小婉，你呀——”梁小婉笑笑，又回过头和秦怡静说话。

从医院出来后，秦怡静对林康道：“我以前听说过梁小婉和你的故事，只知道她是一个很痴情的人，为了爱，可以抛弃一切。今天一见她，才知道，她不仅是个痴情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坚强的人。”

林康叹息一口气，说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如果没有当年的远走美国，她不会受到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好了，你又回到她身边了，可以给她一切，让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秦怡静望着林康，笑道。秦怡静的这一句话，让林康突地想起了林蕴涵，他将车门重重关上，闭上眼睛无力地说道：“我们回公司吧，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第二天9点钟，比菲尔和秦怡静准时来到华南电公司驻京办事处。华南电公司与比菲尔的谈判升级了一点点，除了原来谈判的毕副总外，又新加入了一位姓赵的常务副总。这位副总身材胖胖，脑门雪亮，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带微笑，像一尊弥勒佛。

“好兆头，对方将谈判升格了，看来有希望了。”秦怡静用英语小声对比菲尔说。“嗯，我看出来了，他们对这桩生意很动心。”比菲尔也用英语小声地说。

“比菲尔先生，我们集团公司对贵公司这桩石油期货合约很感兴趣，现在特意委派常务副总经理，赵经理作为谈判代表，同您继续商谈。我是他的助手。”毕副总给比菲尔介绍道。

“哦，尊敬的赵先生，见到您很高兴，希望我们的谈判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比菲尔握住他的手，微笑着说道。

“当然，当然，只是贵公司将石油期货的合约的价格定得太高，我们不能接受。”这位赵副总看来是位谈判高手，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哦，赵先生，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原油期货的合约价格很高，相反，我认为我们的报价很低。现在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总部的要求，本次石油期货合约价格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5美元，即65美元/桶。”比菲尔耸着肩，无比遗憾地说道。

秦怡静大惊失色，心想，原来60美元/桶华南电都不想签约，现在比菲尔又涨了5美元，华南电如何再签？她偷眼观看比菲尔，见他一脸自信的样子，也就照他的话直译了过去。

华南电两位老总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不相信地望着比菲尔，问道：“什么？再涨5美元？”

“是的，赵先生。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已经突破2006年8月8日72.67美元/桶的历史高位，创下了72.83美元的历史新纪录。我们公司的研究部门对21种大

大宗商品研究后认为，国际上所有的大宗商品完全步入了牛市，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将大幅提升，特别是国际原油，它的价格将持续飙升，也许就在今年年底，国际原油价格将突破 100 美元/桶。2008 年年底，也许将是 150~200 美元/桶。”比菲尔拿出他们投资银行的一大堆研究报告，对华南电的两位谈判代表侃侃而谈。

“比菲尔先生，我对您刚才提出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现在的国际原油价格确实突破了历史高位，但并不能说明原油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它肯定会回落。”华南电的赵总涨红了脸。

“回落？不可能！在商品牛市里，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到 60 美元以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资源时代！原油作为工业中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源，是工业的血液，哪个国家不争先抢原油？所以说，原油价格只会涨，而不会下落。”比菲尔竟然从国际资源上寻找理论。

“不过，比菲尔先生，您今天提出的价格太高了，如果还是维持在原来的 60 美元/桶，我们很有诚意与贵行签订石油期货合约，可是您又涨了 5 美元，将使我们承受很大的风险。”

原来谈判的毕副总，不顾新谈判代表赵副总的眼色，一股脑儿地说出了心里话。这使比菲尔的心里更加有底了，华南电想签约，但想压低一些价格，愈是这样愈不能让步。于是他更加自信，继续侃侃而谈。

“赵先生、毕先生，两位老总都是华南电集团公司位高权重的领导，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原油价格的高涨，给贵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如果与我们投行签订了原油期货合约，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高于 65 美元/桶，贵公司每月可得 50 美元的收益。想一想吧，现在的价格是 75 美元/桶。今后还会涨到 100 美元/桶，甚至会涨到 150~200 美元/桶。一年下来，这份期货合约会为贵公司节省多少运营成本？”

赵副总经理咽了一下唾沫，望着比菲尔说道：“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高于 65 美元/桶，我们确实节省不少运营成本。如果低于 65 美元/桶，那我们岂不是亏了？”

“赵先生，如果低于 65 美元，你们公司每月只需支付给我们（65 美元/桶—浮动价）×合约的桶数的等额美元，况且国际原油价格绝对不会低于 65 美元，相反肯定会涨到 200 美元/桶。”

坐在一旁的毕副总经理，问比菲尔：“你们只是一家国际投资银行，而并非国际原油供货商，如果按您所说的国际原油价格高涨到 200 美元/桶，贵行每月付给我们公司 50 万美元，这么明显赔本儿的生意，你们又如何肯做？”

比菲尔一怔，继而哈哈大笑，说道：“在与你们谈这桩期货合约前，我们投行的其他同事也与西方的石油供货商，商谈了和你们相反的石油期货合约。我们投行好像一个银行，西方石油供货商的石油合约存到我们银行，我们再将这些合

约贷出去，我们只赚取一些中间的手续费而已。”

比菲尔用手比画着，向他们解释，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道：“亲爱的毕先生，我是一名加拿大人，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也经常来中国，我对中国怀有着深厚的感情。基于这种最朴素的友谊和最纯真的感情，面对这种无风险套利的期货合约，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和中国企业，当然我还可以到印度、越南、俄罗斯等许多新兴的市场去做生意，但是我与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来到这里，与你们商谈这桩生意。”

原以为是谈判高手的赵副总经理在比菲尔面前竟然毫无还嘴之力，除了表示遗憾和失望之外，再无有力的佐证来反驳比菲尔。最后，他握住比菲尔的手说道：“比菲尔先生，我们再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贵行是否签约。”

比菲尔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说道：“很好，我期待您的消息。在分手之前，我还得郑重地提醒一下赵先生，国际原油的价格还会高涨，如果不及时签订合约，恐怕受损失的将是贵公司。”

赵副总点头道：“谢谢提醒，但我仍然认为国际原油价格将会回落。”

比菲尔笑道：“哦，那让我们拭目以待？”

赵副总肯定地说：“好的，拭目以待！”

离开华南电驻京办事处后，秦怡静问比菲尔：“比菲尔，在来之前，你还担心他们不签你的合约，谈判时为什么突然又涨了5美元？他们更不能签你的合约了。”

比菲尔哈哈笑道：“不，秦小姐，我一涨价，他们更想与我签约了。”

“为什么？”

“国际原油价格的高涨，让他们华南电公司的成本压力不断地上升，他们肯定迫切地想签约这份合约，以套期保值，降低运营成本。现在我又给他们涨了5美元，他们身上的压力会更大，更迫切地想与我们投行签订石油期货合约。”

“比菲尔，你真的这么肯定？”

“真的，如果华南电公司两天之内不与我签订这份合约石油期货合约。我保证，再过几个月，他们肯定会飞到香港主动与我们投行签合约。”比菲尔信誓旦旦地说。

第五十七章 意外怀孕

最近一段时间，林蕴涵过得却不是很舒服。她总是头晕、身子软软的，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回到家趴在床上就昏昏欲睡，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呕吐。

一天，吃晚饭时，林母喊她到厨房端盘子，她一进厨房，闻到呛鼻的油烟味，“嘔”的一声，跑到卫生间里，吐了出来。林母走了过来，给她端了一杯白开水，关切地问：“你怎么了？怎么这一段总是呕吐？”林蕴涵漱了一下口，说道：“可能是胃肠性感冒。”林母摇着头，疑虑地说道，“都半个多月了，如果是胃肠性感冒，早该好了。你明天还是到医院看看吧。”“嗯。”林蕴涵点点头答应。

第二天一早，林蕴涵就去了医院。医生问她：“经常呕吐吗？”

林蕴涵点头说：“不经常，闻到油烟味或者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呕吐。”

“结婚了吗？”

“没有。”

“有对象吗？过性生活了吗？”

林蕴涵满脸通红，先摇摇头，后又点点头，小声地说：“有过。”

医生递给她一张小小的试纸和一个小小的塑料桶，告诉她：“到卫生间自己测一下。”过了一会儿，林蕴涵拿着那张试纸让医生看了，医生笑着说道：“恭喜你，你怀孕了。”林蕴涵瞪大眼睛，不相信地望着医生，问道：“什么？你说什么？”医生笑道：“你怀孕了。”

林蕴涵感觉天旋地转，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目光呆呆地望着地面，心里一片茫然，心想道：“我只和王雨农那一次，就怀孕了？不可能，肯定是测错了。”

过了一会儿，林蕴涵小声地问医生：“医生，您是不是检测错了？”医生是个上年纪的女医生，见林蕴涵如此，又拿出一张试纸，对她说：“你自己再去验一遍。”再次检验的结果，自然和上次一样。

林蕴涵不知道怎样和医生道别的，也不知道是怎样走出门诊室的，脚上踩了棉花，轻飘飘地发软，心里半是悔恨半是害怕，不停地责问自己：“怎么怀孕了

呢？就一次，仅仅和王雨农的那一次，就怀孕了？天呀，怎么这么巧？”她眼里噙满了泪水，低着头昏昏沉沉地慢慢走着。

“哎呀，你这人走路怎么不看路？”在医院走廊拐角处，心乱如麻的林蕴涵一下子撞在别人身上。林蕴涵吓了一跳，连忙向对方赔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噢，蕴涵，怎么是你？你怎么了？”撞的那人突然问道。

“王雨农？怎么是王雨农？！”林蕴涵怔怔地望着王雨农，嗫嚅道，“怎么是你，你来医院做什么？”

王雨农鼻子上戴着一个面具，眼眶周围依稀还能看出些乌紫来，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两天走路不小心，鼻子又被碰了一下，到医院来检查检查。”然后又问林蕴涵，“你来医院干什么？”

林蕴涵被他一问，立刻支吾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有事儿，先走了。”王雨农见她要走，上前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说道：“蕴涵，你这一段日子为什么不见我，是因为我和林康打了一架？你怕他做什么？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

“不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一段我工作很忙，一直在忙。”林蕴涵从王雨农紧抓的手中挣脱了出来，说道。

“不对，我问裴行长了，你这一段一直请假，你根本就没有上班。”王雨农走前一步，柔声说道，“蕴涵，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的想你，多么的爱你。可是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不见我呢？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发一个信息，你看了吗？”

林蕴涵突然之间有种想呕吐的感觉，就急忙挣脱王雨农，亟亟地冲进了洗手间。王雨农疑惑地望着林蕴涵的背影，不解地摇摇头。地上有一个门诊病志，好像是林蕴涵刚才掉下的，王雨农弯腰捡起，翻开起来。这个病志正是林蕴涵的，上面还写的是她的名字。

“头晕、厌食、嗜睡、呕吐，怀孕症状明显，经试纸测定——怀孕。”王雨农看完，心里推算着时间，猛然一阵惊喜道：“她怀孕了？我的孩子？！”

林蕴涵身子软软的，扶着墙无力地从卫生间走了出来，王雨农惊喜万分，走上前去，将林蕴涵搀扶到走廊的椅子上坐下，问道：“蕴涵，你怀孕了？”

“没，没有，你是怎么知道的？”林蕴涵被他一问，立刻惊慌失措起来，语无伦次地说道。这更证明了王雨农的判断。他将林蕴涵的病志缓缓拿出，放在她面前，说道：“我看了你的病志。”

林蕴涵一脸的惊愕，问道：“你在哪儿拿的病志？它，它不是我的——”

“不，蕴涵，不要骗我了。这病志上写着你的名字。”

王雨农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只精美的红色小盒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硕

大的钻戒，然后单腿跪地，凝望着林蕴涵说道：“蕴涵，嫁给我吧。为了向你求婚，这个钻戒，我天天带在身上。”

“不，不，雨农，我还没有想好——我，我还有事儿，我要先走了。”林蕴涵见四周的病人和护士都注视着她，心里一片慌乱，惊慌地站了起来，丝毫不理跪在那儿的王雨农，飞也似的跑了。

做化疗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好在梁小婉很坚强，能乐观豁达地坚持。林康见她蹲在卫生间里一阵又一阵地呕吐，便问她：“还能坚持吗，如果坚持不了，过几天再去做化疗也行。”

“不，还是今天去吧。我都和医生说好了。”梁小婉站起来，闭上眼睛喘息了片刻，说道。

“今天苑小娟还有个画展，我陪你去吧。”这一段日子，都是苑小娟过来陪着梁小婉去医院做化疗。

“你那么忙，有时间吗？让保姆陪我吧。”

“再忙，也要陪你去医院。自你做手术以来，都是苑小娟陪你了，今天我陪你去吧。”

“嗯，好吧。”

到医院时，已是上午9点，林康搀扶着梁小婉走出电梯，冷不防林蕴涵从那边亟亟走了过来，脸上还有泪痕。

“蕴涵？”林康的心一颤，失声叫道。

林蕴涵正心乱如麻，满脸泪痕地向外疾奔，想不到又在电梯门口遇到了林康。这世界真小，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接连遇到了两个她最不愿意见到的男人。她见林康喊她，禁不住一呆，愣愣地望着林康，心里万语千言竟然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看到他身边还站着憔悴的梁小婉，林蕴涵心里一紧，眼泪没有控制住，顺着脸庞滚落下来，慌忙低下头，匆匆走进了电梯。

“蕴涵，蕴涵，你听我说。”林蕴涵刚走进电梯，王雨农就亟亟地追了过来。电梯门徐徐关闭，林蕴涵流着眼泪站在电梯里，看着这两个彼此水火不容的男人慢慢地被关在电梯之外。

王雨农对着电梯的按钮一阵乱摁乱拍，电梯门却没有再开启。他闭上眼睛，叹息了一口气，回头一看，见林康扶着梁小婉竟然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嘿嘿，”王雨农冷笑一声，走了过去，在林康面前站定，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你把我打成这样，现在还能在这儿站着，真不简单啊。”林康冷冷地望着他，说道：“我陪你医药费了，五十万。”

“操，我把你的鼻子打骨折，给你五十万，如何？”

林康冷视着他，说道：“那好，你过来打呀。”



王雨农低头一笑，猛然挥拳向林康脸上打去。林康早有防备，在半空中将王雨农的手腕牢牢抓住，盯着他说道：“王雨农，当初你坐庄罗邦股票的时候，仅仅为了出胸中的一口恶气就将赵云狄害死，是不是太狠毒了？！后来我决意退出股市，不再和你争斗，想平平淡淡地了此一生，你为何又苦苦相逼？现在，你又将魔爪伸向无辜的林蕴涵——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你就不怕遭天谴报应？”

王雨农将手挣开，冷笑对林康说道：“林康，告诉你实话吧，当初我整赵云狄的时候，并没想害死他，谁知他不识抬举欺人太甚，竟然让我的账户置于第三方营业部监管之下，而他的账户自己掌握。自从我踏进股市那一天起，从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他这样对我，我还能让他活吗？”

“那你对我苦苦相逼又如何说？”林康怒视着王雨农，说道。

“你？哈，林康，你还好意思对我说苦苦相逼？当初你和莫娴娴在一起的时候，想没想过我的感受？”

“我与莫娴娴相识在梅园，彼此真心相爱，又有何不可？”

“林康，你不要把话说得那样煽情好不好？莫娴娴与你真心相爱？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她当初与我签订包养合同的时候，也说过爱我！可是我信吗？既然你说，你俩真心相爱，我就相信你一回，相信你俩真心相爱，可是她还与我签订着合同呢，你这样做，是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

王雨农说完，上前一步，在林康耳边说道：“实话告诉你吧，林康，当年‘柴火棒’没有让你跳楼，真是一个错误。如果再给我这么样一个机会，林康，我仍然会让你跳楼。现在你把我的鼻子打成了骨折，舌头几乎掉了一半儿，竟然还没有去坐牢。啧啧，你以为我拿了五十万的医药费，这件事儿就结束了？没有，不会结束。我也会让你的鼻子骨折，当然还有你的胳膊，你的腿——哈哈——”

说完，王雨农哈哈大笑向外走去，可是他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拿着林蕴涵的病志在林康面前晃道：“林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林蕴涵怀孕了，要给我生儿子了——”

“王雨农，你可以无耻，但不要侮辱林蕴涵——”林康说这话的时候，身上软软的，感觉没有一点力气，他想到了那天早晨林蕴涵从王雨农房间走出的情景，那时王雨农还穿着睡衣。

“哈哈，林康，这是林蕴涵的病志，你自己看——”说着，王雨农将林蕴涵的病志，一页页地翻过，林康感觉身上一阵冰冷，脚下几乎站立不住。

“我不信，这是你捏造的。”林康从王雨农手里拿过病志，自己翻看了过来。

“嘿嘿，信不信由你，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林蕴涵怀孕了，要给我生儿子——”王雨农说完，劈手从林康手里将病志夺回来，大笑扬长而去。

“林康，我们走吧。”站在旁边的梁小婉见林康呆站在那儿，拽着他的衣服小

声说道。林康点点头，陪着梁小婉做化疗去了。

林蕴涵眼睛红红地回到家里，一到房间，就把房门紧闭，再不出来。林母正在院子的树荫下看书，见林蕴涵一句话不说，进了房间，便跟着走了进来，说道：“蕴涵，发生什么事儿了？快开门，跟妈说说。”林蕴涵紧紧咬着被角，不停地抽咽。

“蕴涵，发生什么事儿了，跟妈说说，也许妈能帮你。”

林蕴涵抱住母亲，大放悲声，哭道：“妈妈，我怀孕了。”

“啊，”林母吃了一惊，抱着林蕴涵，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谁的孩子？”

“王雨农。”

“他知道吗？”

“他刚知道，我在医院遇到他了。”

“你想怎么办？”林母问。

“妈，我不知道。”林蕴涵搂着母亲痛哭不止。

“唉，”林母叹息一声说道，“蕴涵，你大了，都二十八岁了，你应该自己拿主意。妈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爱王雨农吗？”

林蕴涵止住了哭声，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他对我很好。”

林母又继续问道：“你爱林康吗？”

林蕴涵怔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也摇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以前很爱他，可是知道他有梁小婉，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后，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有些恨他。”

林母叹息一声，说道：“那么这两个人谁更爱你？”

林蕴涵摇摇头，说道：“不知道，反正他俩对我都很好。”

两人正说着，王雨农来了。“哦，雨农来了，我出去还有事儿，你们俩先聊着。”林母应了一声，掩上门悄悄地出去了。

“蕴涵——”王雨农坐在床沿上，见林蕴涵脸上泪痕未干，双眼哭得通红，便握住她的手。林蕴涵用力挣开，哭道：“你来干什么？”

“蕴涵，我来这儿，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深爱着你。”他从西装袋里拿出那个钻戒，又单腿跪在地上，恳求道，“蕴涵，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深深爱上了你。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现在你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我想是应该让你穿上婚纱，和你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了——蕴涵，嫁给我吧。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王雨农将林蕴涵的手轻轻拿过来，要为她戴上那枚戒指。

林蕴涵用力一甩，站到旁边，捂着脸继续呜呜地低声哭泣。王雨农又过来拉她的手，林蕴涵用力将他推出门外，哭道：“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王

雨农站在门外，用力地敲着门，大声说道：“蕴涵，我会为这一切负责，我爱你，我要娶你。”

林母走了过来，对王雨农轻声说道：“雨农，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你。”“嗯。”王雨农跟着林母走到旁边的客厅里，在林母的对面坐下。林母给他沏了一杯茶后，叹息一声，问道：“雨农，我问你，你是不是真心爱蕴涵？”王雨农一怔，立刻站了起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大声说道：“伯母，我对天发誓，我是真心爱蕴涵的。”林母点点头，招手示意他坐下：“雨农，我听说你以前的女朋友很多，是这样吗？”

王雨农点点头，说道：“伯母，您也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次很短暂的婚姻。那时年轻，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在双方父母的要求下就结婚了，后来由于感情不和，我们分开了。离婚后，我确实有很多女朋友，但她们都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爱人。直至蕴涵的出现，我才发现了生活的重点，才明白了爱情。伯母，请您相信我对蕴涵的爱，也请你相信我会爱她一生一世。伯母，我请求您答应，将蕴涵嫁给我，我会爱她一生一世。”

“我明白你对蕴涵的感情，但爱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行不行，你要问蕴涵。”

“这么说，您同意了？”王雨农兴奋地问道。

林母摆摆手，说道：“蕴涵现在还拿不定主意，这样，你先回去，等她情绪平稳后，你再同她说。”

“谢谢伯母。”王雨农见林母这样说，言外之意自然就是默许了。

王雨农走后，林母走到林蕴涵房间里，对林蕴涵说道：“我同王雨农谈了，我看出来了，他是真的想娶你。你呢？什么想法？”

“我还没有想好，不想这么早就把自己给嫁出去。”

“女大不中留，你早晚有嫁出去那一天。虽然王雨农以前有很多女朋友，但结婚后就会改的。我看王雨农不错。”

林蕴涵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才答非所问般自言自语道：“明天我想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林母愣了一下，叹息一声，说道：“你自己拿主意。”

第五十八章 求婚

刚进九月，书画院就组织一批获奖作品到市内各大广场进行展览，同时也组织一些青年画家到广场上与群众互动，并现场作画。苑小娟作为书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像这种与广大书画爱好者交流的机会，当然要参加。

苑小娟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她见国贸广场有那么多书画爱好者，就打电话给林蕴涵，让她也过来感受一下这儿热烈的气氛。

此时的林蕴涵正在医院门前徘徊，犹豫不决，她不知道该不该去做流产手术。昨天母亲已经和她说了很多，意思就是要林蕴涵嫁给王雨农。在这点上，林蕴涵也在犹豫着，拿不定主意。林蕴涵自小就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母给安排好的，就连去美国上学，都是父母的主意，况且那儿还有表哥廖逸铭的照顾。所以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林蕴涵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心神俱乱起来。她真的不知道应该去医院将孩子做掉，还是听母亲的话嫁给王雨农。

恰在此时，苑小娟来电话，让她到国贸广场去看画院举办的书画展。林蕴涵好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心道：“先去国贸广场去看苑小娟的书画展，再回来做手术也不迟。”做这种手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没有多少人希望别人知道，林蕴涵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去了离家远远的一家医院，而那医院恰在国贸广场附近。

9月的北京真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云淡风轻。人们都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走出家门，到户外游玩，而领着孩子，跟着家人到广场上去观看一场免费的书画展，培养一下情趣，陶冶一下情操，确实是一件不错的选择。

国贸广场上人流如织，人们对着一幅幅精美的书法和图画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苑小娟坐在凳子上，正在为一位小女孩子画素描。她看那女孩子几眼，然后快速在洁白的画纸上勾几笔，不一会儿，一个女孩子的画像便惟妙惟肖地展现在画纸上。当苑小娟将最后一笔勾勒出来之后，那女孩子跑到她身前，盯着自己的



素描肖像画，细细地看了又看，嘴角浮现出微笑，赞叹道：“您画得太好了，太像了。”围在苑小娟身后的人也都惊叹不已，“真像，真像！”有的人连忙跑到苑小娟面前，高喊道：“给我也画个，给我也画个。”

苑小娟微笑道：“我画了十多个了，手都酸了，你怎么也得让我喘口气儿吧。”那人不好意思起来，笑道：“你先歇会儿，我等着。”苑小娟喝了口水，一抬头，看到林蕴涵站在人群后面，连忙站起来，走到人群外面，拉住林蕴涵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看你给那个女孩子画素描，就没有叫你。”

“哦，来，我给你画张素描吧。”苑小娟笑道。

“还是给别人画吧，我们是好朋友，什么时候画都行。”

两人正说着话，见王雨农远远地走了过来。林蕴涵皱眉道：“小娟，王雨农怎么来了？”苑小娟将林蕴涵拉到广场角落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说道：“蕴涵，王雨农知道我和你是好朋友，就找到我，让我帮帮他。这件事情，我事先没有给你说，对不起。”

“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林蕴涵瞪着苑小娟说道。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知道。王雨农只想让我将你约出来，和你好好谈一谈。”

“蕴涵，你来了？”王雨农走了过来。苑小娟道：“你们好好谈谈，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说完，苑小娟又去作画了，在广场的角落里只留下林蕴涵和王雨农两人。

“蕴涵，我真的想和你单独谈谈，每次去你家，你都不开门。没有办法，我只有请苑小娟帮我约你出来了。”

“你想和我谈什么？说吧。”林蕴涵见旁边一个木头椅子，就坐了下来，冰冷地说。

“蕴涵，我听伯母说，你准备去医院做手术？是吗？”

“是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

“蕴涵，那是我们两人的孩子，怎么不关我的事？”王雨农痛心疾首地说道，“我家几代单传，每一代人都只有一个男丁。自我离婚后，父亲母亲每次都催促我早日找一个女孩子结婚，为他们生一个孙子，可是在真正找到让我痴心爱恋的女人之前，我不会结婚的。而你却是我梦境中魂牵梦萦日思夜念的女人。蕴涵，听我的话，不要去做手术了，嫁给我，把孩子生出来。”

林蕴涵冷笑道：“你把我当成你家的生育工具了，你娶我，就是想为你父亲母亲生一个孙子？”

王雨农连忙摆手，说道：“不，不，我是真心爱你，才与你结婚的。”

两人正在说话间，林蕴涵看到林康走了过，连忙对王雨农说：“林康怎么来了？咱们走吧，我不愿意见他。”王雨农拉住她，说道：“怕他做什么，你不是同他已经分手了吗？为什么怕他？”

林康能来国贸广场也是偶然，他本来是去谭援朝公司，路过建国门时给梁小婉打了个电话，问她化疗效果如何，反应是否强烈。梁小婉做完化疗的反应期刚过，见外面天气很好，便想去国贸广场看苑小娟的画展。林康说道：“我送你吧，我恰好路过那里。”下车时，林康看见王雨农和林蕴涵在那里说话，于是将梁小婉送到苑小娟那里，便走了过去。

“林康，你来干什么？”王雨农横在林康与林蕴涵中间，瞪视着林康。

“我找林蕴涵，你让开。”

“林蕴涵已经同你分手了，你还找她做什么？她不愿意见你。”

林康不理王雨农，侧身走了过去，在林蕴涵面前站定，心里五味杂陈，静静地凝望着她。林蕴涵见林康如此，心绪立刻混乱起来，她吸了一口气，勉强稳了一下心神，冷冷说道：“找我有什么事，说吧。”

“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要向我说实话，你能向我说实话吗？”

林蕴涵看了他一眼，目光飘忽出去，不置可否。

“你爱王雨农吗？”

林蕴涵愣愣地瞪着林康，好像没有听清他说的话。

“告诉我，你爱王雨农吗？”林康又问道。

“我爱不爱他，和你有关系吗？”

“你回答我，爱不爱他？！”林康逼视着林蕴涵说道。

“爱又怎样，不爱又如何？”林蕴涵感觉到自己从没有过的虚弱，目光飘然地望着远处。

“如果不爱他，就去把孩子打掉，离开他，他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一个穿着温柔外衣的魔鬼！”

林蕴涵浑身一颤，她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怀孕这样私密的事情，林康会知道，而且由他来问自己。她神情激愤，嘴唇哆嗦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定定地望着林康，突然冷笑道：“我打不打掉孩子，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认为王雨农是一个魔鬼！可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我爱不爱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和你有什么关系？！”

林蕴涵突然疯狂起来，泪流满面，对着林康大吼起来。广场上的人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都转过身，定定地望着他们。

“王雨农，你不是说爱我吗，不是要向我求婚吗？好吧，把你的求婚钻戒拿出来，我现在就答应你。”王雨农和林康都怔住了，呆呆地望着泪流满面的林蕴



涵，都被她突然的疯狂所震慑。

“王雨农，把你的求婚钻戒拿出来——你还想让我说第二遍吗？”林蕴涵突然对王雨农大声喊道。

王雨农从怀中的小盒子里拿出钻戒，走到林蕴涵面前，单腿跪地，缓缓地将那颗硕大的白金钻戒戴在她嫩白的手指上。林蕴涵流着眼泪，冷笑着望着呆傻的林康，一任王雨农将那颗象征爱情和婚姻的白金钻戒戴在自己手指上。

北京的秋天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很少在阳光明媚的晴日下雨，而就在那天，突然飘过一片乌云，响过一阵惊雷，晴好的天空竟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广场上的人们霎时都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呆傻的林康和远远观望的梁小婉。

雨越下越大，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转眼间变成了大雨倾盆。林康抬起头，闭上眼睛，任雨水冲洗了一阵，然后将脸上的雨水揩净。他转过身，见偌大的广场除了瘦弱的梁小婉外，再空无一人。他慢慢走过去，走到梁小婉身边，极力挤出一丝笑容，涩涩地问道：“你怎么还不走？这么大的雨，感冒了怎么办？”

“我不在乎，我要等着你。”梁小婉望着林康，静静地说道。

林康的眼里蒙出一阵云雾，他咬紧嘴唇，望了望四周，生硬地笑道：“这雨说下就下了，真怪。”说完，他搂住梁小婉的肩膀，轻声说道，“走吧，回去吧。”

雨更大了，如注的雨水打在地上，飞溅起一片雨雾，广场再无一人，地上那些还涂抹着油彩的画纸，早已被雨水打湿，模糊一片了。

第五十九章 暴力机场路

没有和西航和华南电签订石油期货合约的比菲尔乘坐深夜 11 点的航班回香港了，林康和秦怡静两人去送的。临上飞机时，比菲尔踌躇满志对林康和秦怡静说道：“用不了多久，西航和华南电公司肯定会飞到香港，主动与我们签这份石油期货合约的。”林康笑道：“但愿如此，但难度极大。”比菲尔笑道：“不信，你就等着瞧。”

送走比菲尔，在回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上，林康通过后视镜看到两辆黑色轿车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后面。林康不动声色地对秦怡静说道：“怡静，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走出车门一步，听到了吗？”

秦怡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她通过后视镜一看，吸了口凉气，紧张地说道：“你是说，我们被人跟踪了？”

林康点点头，说道：“我们被人跟踪了。你把安全带系好，我要摆脱他们。”说着，他就换到最高挡位，踩下油门，准备提速。

谁知这时，跟在前面的那辆黑色轿车，猛然提速，瞬间就与林康的车并驾齐驱，那车猛打右轮，两车相撞在一起，发出一阵刺耳的撞击声。林康一用力，猛打方向，又将那车硬硬地别了回去，两车边走边撞，纠缠在一起。林康好不容易摆脱那车的纠缠，即将加速时，后面另一辆黑色轿车，猛地撞在后面，将林康的车斜斜地撞在高速公路边上的钢型护栏上。

林康的头撞在了车前面的玻璃上，然后又反弹回到座位上，他感觉头上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出，用手摸了摸，一看，手上全是血。

“林康，你没有事儿吧？”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秦怡静惊慌失措地问道。

“没事儿，不要紧。等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车门一步。”林康正嘱咐着秦怡静，从那两辆黑色轿车上跳下了五六个手拿匕首、木棒和火枪的彪形大汉。

“出来！”其中一人手拿木棒用力将车窗击碎，对林康喝道。



林康打开车间，慢慢地走了出去。那几位彪形大汉立刻用匕首和火枪架在他的脖子和脑袋上。“这是干什么啊？”林康反而镇静了，用手拨开对着他脑袋的火枪和架在脖子上的匕首，悠悠说道。

“嗨，姓林的，真他妈有种，这个时候还跟老子充大头蒜。”其中一人恶狠狠地骂道。

林康一笑，说道：“要命，拿去。不要跟我玩这种打打杀杀的游戏，我不吃这一套。”

“哟，敢给爷叫嚣是吧，”那人抓住林康的领带，猛地将匕首逼在他的脖子上，骂道，“老子剁了你！”

“哧，”林康冷笑起来，不屑地骂道，“孙子，有种现在就给我来一刀！来呀，你他妈来呀！”

“你以为我不敢？操！”那人说着，就举起手中的匕首要刺林康。

“黑子，慢着。”后面的人一声断喝，制止了那个叫黑子的人，将他拉到一旁，小声说道，“老板说了，只打断他的鼻子和一条胳膊，你怎么能要他的命？况且这个姓林的小子和谭援朝和刘海军关系极好，如果整死他，谭援朝和刘海军不活剥了你？兄弟，咱们收人多少钱，就替人家办多大事儿，其余的恩怨咱们不插手。”那个叫黑子的人听了他说的话，愤愤地退了下去。

那人手一挥，旁边的两个彪形大汉立刻将林康架了起来，摁在路边的钢型护栏上。秦怡静见林康被他们架起，推开车门跑了下去，旁边两个彪形大汉立刻又将她架起。那人冷冷地看了一眼秦怡静，对那两人说道：“不要动她，将她送到车里去。”秦怡静又被那两人架回到车里，然后堵在门口。秦怡静只是哭骂，再没办法出来。

那人来到林康面前，冷冷地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道：“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兄弟，多担待了！”说完，手一挥，从后面上来一人，一拳打在林康的鼻子上。林康感到鼻子一阵钻心的疼痛，血一下涌了出来。接着，又捡起地上的木棒，对准了林康的左臂，用力地砸了下去。

“啊——”林康一声惨叫，整个小臂齐齐地骨折了。那些人将林康放在地上，看了看四周，然后钻进车里，迅疾地离去。

秦怡静哭着跑来，问林康：“林康，你怎么样了？啊？”

“怡静，我，我的胳膊骨断了。”

“啊，我送你去医院。”

“车子坏了，走不了，你打电话给120吧。”

秦怡静哭着给120打完电话，对他说，“我要打110报警，让警察把那群坏蛋抓起来。”

“不要打110报警。我知道，这些人是王雨农指使的。”林康顿了一下，对秦怡静说道，我车里有烟，你拿过来，我想抽根烟。秦怡静哭着跑回到了车里，拿了一盒烟出来，给林康点了一根。

林康吸了一口，抹了一把鼻子上的血，叹息一声说道：“这是我和王雨农之间的恩怨，我不想惊动警察。否则，这游戏没办法玩下去了。唉，现在这游戏越来越精彩——这正是我所企盼的。”

秦怡静哭着说：“我们搞资本，目的是赚钱，怎么天天打打杀杀的？这还是法制社会吗？”

林康见她这么说，苦笑道：“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的真理性和正确性。唉，起初我和赵云狄也只想赚钱，也不想和王雨农弄成这样。可是王雨农将我和赵云狄打败后，为了出胸中的恶气，竟然逼赵云狄跳楼。当时，如果没有梁小婉和谭援朝的施救和保护，我早死了。后来，我和梁小婉结婚，幻想不再涉足股市，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可是王雨农遇到我之后，又一顿毒打和羞辱——现在他为了报复我，竟然又对林蕴涵下了魔手。他是一步一步地将我逼到了绝境——我再不出手，他就会杀了我。”

“林蕴涵怎么会跟王雨农在一起？”秦怡静不解道。

“缘于我和林蕴涵之间的误会，而王雨农又太能蛊惑女孩子，再加上林蕴涵很纯真，善良，就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林康叹息一声，哑声说道，“林蕴涵，已经接受了王雨农的求婚。”

秦怡静惊叫道：“这怎么可能？”

“真的。昨天，在国贸广场。当时我在场。”

秦怡静目瞪口呆地望着林康，说道：“那你怎么办？和林蕴涵彻底没有希望了？”

林康摇摇头，叹息一声说道：“这就是命运，没办法改变。”

秦怡静看到林康额头上全是豆大的冷汗，问他：“你疼吗？”

林康闭上眼睛，非答所问地说道：“我心疼。”

120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将林康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做完接骨手术的林康手缠着绷带，正在病房里打点滴，王雨农带着两人进来了，故作惊讶道：“哎呀，林总，你的胳膊怎么啦？”

林康笑道：“昨夜开车不小心，撞的，骨折了。”

“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王雨农绷起脸故作悲痛状，说道，“哎，你看我的鼻子也骨折了，唉，我也是不小心撞墙撞的。”他转了一圈，从怀中拿出一张卡，摇晃道，“林总，我来得匆忙，也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唉，这里面是五十

万，你自己买些营养品，补一补吧。”

林康笑道：“王总，无论什么时候，您总是对我关怀备至，非常感谢。有机会，我一定回报您的恩德。”

王雨农哈哈大笑道：“好呀，咱们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嘛。”接着，他又从包里掏出一张请柬，放在林康的病床上，说道，“这是我和林蕴涵的结婚请柬，送给您一张。还望林总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宝贵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婚礼地点，崇文门基督教堂。你知道林蕴涵是基督徒，信耶稣，所以就选在了崇文门基督教堂。”

林康淡淡说道：“有时间我肯定到场祝贺。”

“好，我等着您，希望你不要失约哦。不然，我会感到很苦恼——”王雨农得意扬扬地大笑着离去。

病房里没有一个人，林康呆呆地望着窗外，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直到查房的护士进来，惊叫着说道：“你药瓶里的药早没了。”他这才醒悟过来，转身看上面的点滴时，药瓶里已经有小半瓶回抽的血。

半夜里，林康睡不着，呆坐了半宿，打开火机，将那张请柬烧了，房间里顿时飞扬起一片片黑色好似蝴蝶一样的灰烬。

第六十章 婚礼

崇文门基督教堂，始建于1870年，是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其院内绿树成荫，建筑风格别具特色，灰色的墙面，凝重却又不失典雅，整体的巴洛克风格显得简洁而又精致。教堂内部呈圆形，整体为木制双层伞形结构，木制的圆顶中央开着天窗，光线从圆穹照射下来，给肃穆、幽暗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教堂更增添了一种神秘，那圆穹仿佛是通向天堂的大门。

林蕴涵从西藏回来就依林母的话，皈依了基督教，结婚时自然也在基督教教堂内进行。这天，林蕴涵就穿上洁白的婚纱，由父亲牵着手走进了教堂，交给站在那儿志得意满的王雨农，然后在婚礼进行曲中，林蕴涵被王雨农牵着手，缓缓地踏上了红地毯。

此时的林康，正坐在病房里用一只手拿着飞镖无聊地投掷。谭援朝打来电话，问：“林蕴涵要和王雨农结婚了，你知道吗？”林康面无表情地哑声说道：“我知道。王雨农还给我送来一份请柬。”

“哦，他给你送请柬？你准备去吗？”

“我把请柬给烧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谭援朝又问林康：“你的胳膊好些了吗？”

“好多了，但医生不让出院，每天都要打针。”

“林康，你给我说实话，你的胳膊是不是王雨农打断的？”谭援朝突然问道。

“不是，我送比菲尔从机场回来，开车在高速公路护栏上撞的。”林康说。

“你刚将王雨农痛打一顿，自己就出车祸骨折了？王雨农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以我对他性格的判断，他决不会咽下这口气，肯定会报复你。我隐隐觉得这事儿和王雨农有关——”

林康笑道：“谭大哥，你多虑了，这件事儿是我开车不小心撞的。”

“哦，那就好，你要防备着王雨农，他决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肯定会找你麻烦。”谭援朝提醒他说。

“谢谢谭大哥，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林康又拿起手中的飞镖朝着墙上的靶心掷去，这一次却正中靶心。外面钟楼上的大钟敲打了九下，他下意识地望了望墙上的挂钟，哦9点了，林蕴涵和王雨农的婚礼开始了。

林康痛苦地闭上眼睛，无力地躺在床上，然后猛然坐了起来，迅疾向外跑去。走进病房正欲给林康打针的女护士惊愕万分，在后面急喊道：“你要去哪儿，不打针了？”

跑到医院门口，林康跳进一个出租车，对司机说道：“快，崇文门基督教堂！”司机见林康穿着医院里的病号服，满头大汗地跑来，知他是急事儿，加大油门向崇文门疾驰而去。

崇文门基督教堂位于一个小胡同内，等林康下了车，跑到那里时，牧师正在按基督教的婚礼规则对他们进行询问。

“我要分别问你们两人同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请你们在听完回答。”牧师安静地说道。

“王雨农，你是否愿意娶林蕴涵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她同住，在神面前和她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离开世界？”

“我愿意。”王雨农望着林蕴涵微笑道。

牧师转过来，又问林蕴涵道：“林蕴涵，你是否愿意嫁给王雨农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离开世界？”

林蕴涵呆呆地望着牧师，仿佛没有听清。牧师又问一遍：“林蕴涵，你是否愿意嫁给王雨农为妻？”她仍然没有回答。

王雨农尽管仍然微笑着，但脸上的笑容已有些僵硬，下面亲友也窃窃私语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林蕴涵身上。林康站在门口，紧张地望着林蕴涵，希望她不要说出那三个字。

林蕴涵回转身，缓缓扫视了一下教堂内的亲友，当看到站在门口吊着绷带的林康时，目光有些凄婉，她转回了头，对牧师轻声说道：“我愿意。”

她的声音很轻，却在偌大的教堂不断地回响，林康轻颤了一下，扶住墙壁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泪光中，他仿佛看到那个肤色如雪、声似银铃的林蕴涵欢快地向自己跑来，高声叫着：“林康，林康——”那些沉香迷醉的爱情，如今都随着她的一声“我愿意——”这三个字，而飘逝在风里。

林康转过身，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向门外挪去，他已经听到了最残酷的语

言，再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把象征着爱情的信物戒指戴在对方无名指上。他无力地坐在教堂门外的台阶上，手指哆嗦着从袋里想掏出一支烟，可这是病号服哪里能装烟？旁边有一位年轻人见他神色悲苦，一只手在全身上下摸索着找烟，就掏出一支烟给他，并给他点上了火。林康贪婪地吸了一口，却呛得咳嗽不止。这一咳嗽又引起了鼻子和胳膊骨折处的疼痛，不由得轻声呻吟了起来。

王雨农搀着林蕴涵走出了教堂见林康穿着病号服正坐在台阶下抽烟，就拉着林蕴涵走了过来，望着林康笑道：“林康，谢谢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林康吸了一口烟，对他说：“王雨农，你又胜利了。”

王雨农哈哈大笑，说道：“林康，八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八年后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说完，他仰头大笑不止。

“王雨农，告诉你，今后对林蕴涵好一点儿，你如果敢欺侮林蕴涵，我不放过你。”林康盯着王雨农说道。

王雨农冷笑道：“林蕴涵是我的妻子，你他妈少管。”

他们正在说话时，从后面走来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人，走到王雨农身边，将他拉过来，一顿暴打。所有的人都傻了，愣愣地站在那里，谁也不会想到在婚礼后，新郎会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摁在地上暴打。

站在一旁的林蕴涵最先醒悟过来，她大叫一声，扑了过去，俯在王雨农身上，任那两人的拳脚雨点般地落下。林康一怔，看到林蕴涵不顾一切地护着王雨农，心里一疼，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扑了过去，狠狠地砸在那两人的脑袋上。

那两人“哎呀”一声，跳了起来捂着头就往外跑，待王雨农的司机追到胡同外面时，那两人已经钻进车里，迅疾地离去。

王雨农浑身是血地站起来，来到林康面前，冷笑着说道：“林康，真可以啊，马上就来感谢我了？”

“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做的？傻子才信！好，我记住了，放心，你的这份大礼，我一定加倍返还回去。”

林蕴涵也冷笑道：“林康，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看到我和王雨农结婚了，你竟然用这种卑鄙手段来报复我们。”

“蕴涵，我发誓，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

“你还在骗我?!”看到林蕴涵冷笑着和王雨农慢慢走远，林康痛苦地闭上眼睛，跌坐在那里。

是夜，在一家很僻静的咖啡馆，林康约见肖福禄，问他：“你知道今天打王雨农的事儿谁干的吗？”

肖福禄反问他：“不是你干的吗？”

林康皱眉道：“你也认为是我干的？”

“当然，你和他有那么大的仇恨——况且他刚刚找人将你的胳膊打断。”

林康摇摇头说道：“不是我干的——除了我和他有仇恨外，谁还和他有仇？”

肖福禄深思一下，说道：“王雨农的仇家太多了——噢，难道是‘柴火棒’？”

林康很奇怪，问道：“‘柴火棒’？他们不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吗？”

“早闹翻了，因为一个叫李淑贞的女人，还有一些纠缠不清的账目。‘柴火棒’的地下钱庄以放高利贷为生，他曾经通过李淑贞向一家电影公司放过一笔数额巨大的债务，后来这家电影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关门倒闭，其中有一笔大约五百万元的欠款没有还清。因为李淑贞是双方借贷时的中间人，‘柴火棒’就向李淑贞索要，李淑贞哪里肯替别人还债？‘柴火棒’一气之下将李淑贞绑架到他的别墅里，声称拿钱赎人，不拿钱撕票。在这过程中，不仅给李淑贞拍了裸照，还强奸了她。要知道李淑贞是王雨农的女人。王雨农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恶气？于是，他通过线人向警方告发‘柴火棒’的地下钱庄放高利贷逼人致死的事情，警方凭借这个线索端了‘柴火棒’的老巢，让‘柴火棒’元气大伤。双方因为这事儿，相互拆台，视若仇敌。”

“哦，原来如此。”林康思索着，点点头，接着问道，“王雨农现在仓位多少？”

“全仓。”

“他一共多少资金？”

“客户资金四个亿，他本身有五千万，贷款裴天路所在商行的两千万，暂借华南电公司的一个亿，再加上这一段在股市赚的一个亿，共七个亿吧。”

“王雨农这一段赚了一个亿？怎么这么多？”

“他全仓购买了房地产、有色金属，而这段时间，这两类股票天天暴涨。”

林康点点头，说道：“王雨农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机构了吗？”

“他对外宣称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其实聘请来的那五个研究员，除了两个财经学院毕业的学生，其他人都是基金公司不要的。王雨农买股全凭自己的喜好。买对了，就大赚特赚，买赔了就放在那儿，过几天那股票自然就涨了起来。”

林康知道一个研究机构在投资活动中占据的巨大作用。这也是他成立私募之时就投重资挖掘各个领域顶尖研究员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他的研究机构里还有很多各个部门消息灵通人士。而王雨农竟然将研究员作为陈列门面的摆设。这让林康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看来王雨农坐庄做惯了，将原来做大户时的那一套也搬到了这里。

“这些研究员同你关系怎么样？”林康问肖福禄。

“很好。他们也知道我是王雨农身边的第一红人，他们不围绕着我转，基本上就废了。”

林康笑道：“肖总也学狠了。”

肖福禄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忧虑地说道：“只不过有一个人不怎么听我话。”

“谁？”

“王雨农的司机兼保镖，杨鸣。王雨农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让杨鸣对他死心塌地，唯命是从。”

“嗯，那你今后要小心这个人，不能让他抓住你任何把柄。”

说完，林康拿出一张卡来，交给肖福禄，说道：“这是用你的身份证开的卡，里面有两百万现金，其中一百万是你的报酬，另一百万是你的活动经费。”

肖福禄喜出望外，接过那张银行卡，不停地道谢，说道：“谢谢林总，我一定替你好好看着王雨农。”

第六十一章 私募界最温柔浪漫的男人

十一期间，北京有几场大型车展，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豪车都来参展。陈青璇也来北京客串把车模，她的家在成都，每次来京参加时装表演时，都住在酒店里。这次陈青璇来北京做车模，没有像上几次那样住酒店，而是借住在谭援朝的别墅里。

谭援朝微笑着问她：“我可是一条色狼，哪天晚上，保不准会将你吃掉。”陈青璇微笑道：“你这人确实是只色狼，但是一只守规矩的色狼。唉，你永远都遵循着色狼界的规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要求、不负责。唉，可爱的色狼，只要我不主动，你永远都会在那里等待。”说完，她窈窕地上楼了，留下摇头微笑的谭援朝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国庆节过后，股市涨势如虹，每天都在创着纪录，接连翻出新高，向六千点发起冲击。陈青璇坐在沙发里，摆弄着笔记本电脑，寂寥地翻看着。秋日的阳光暖暖地从宽大的窗子上泻进来，洒在她栗红色的头发上，柔和地散发着葡萄酒一样的光泽。

谭援朝下了楼，端着两杯刚从法国空运回来的波尔多酿造的葡萄酒，看到陈青璇静静地坐在和煦的阳光下，周身披着温暖的光衣，沉静如同油画里安详的贵妇一样，忍不住微笑起来。

陈青璇看到谭援朝站在楼梯拐角处望着她笑，抱怨道：“喂，你傻笑什么？我都快愁死了，你还笑。”谭援朝走过去，将手中的葡萄酒递给陈青璇一杯，顺势坐在她身旁，微笑道：“你愁什么？说出来听听。”

“我买了一只超级烂股，大盘每天涨一百点，它却在那儿每天只涨几分钱。你说我能不愁吗？喂，谭援朝，你买什么股票，告诉我一下，我跟着你买。”

谭援朝微笑着反问陈青璇：“你买那只超级烂股叫什么名字？”

“ST 磁铜。”

“哦，在未来的十天之内，它有可能天天涨停。”谭援朝呷了一口葡萄酒，望

着陈青璇笑道。

“不能吧。能天天涨停吗?”

“心诚则灵，看你向佛的心诚不诚了?”

陈青璇听谭援朝这么说，立刻放下酒杯，盘坐在沙发上双手合十祈祷起来了。

谭援朝哈哈一笑，端着酒杯上楼去了。到卧室里，他给刘海军打电话，说道：“把ST磁铜拉涨停，需要多少钱?”

刘海军细细地算了一下，说道：“ST磁铜是个小盘股，拉涨停只需五千万。”

“如果连拉十个涨停呢?”

“哈哈，谭总，我们以前连续拉十多个涨停的股票多得是，用多少钱，你应该比我清楚。前几天拉几个涨停后，剩下的那几天，哈哈，那些跟风抬轿的资金就会蜂拥而至，替我们拉涨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收拾一下赚取的利润，从容下山了。”

“海军，大盘已经疯狂了，咱们也陪大盘疯狂一把。下午开盘，你就用一笔资金将ST磁铜封住涨停。然后和报社记者、网站编辑、股评家们联系，制造一些概念和卖点。”

“好，我明白谭总的意思，只是——”刘海军犹豫了一下，说道，“李总那边知道了，如何说?”谭援朝笑道：“你就说，伟大情圣要陪大盘疯狂一把。”

刘海军哈哈笑道：“好吧，让我们陪你一起疯狂吧。”

下午，暖阳斜斜地铺满了整个卧室，洒在红檀木的地板上，映出一片温暖。陈青璇午睡起来，慵懒地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歪着脑袋若有所思地享受着秋日柔软悠闲的时光，任凭轻柔的光晕盈满全身。好久，她才从午睡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将刚调好的香浓四溢的咖啡端过，轻轻呷了一口，那种略带苦涩的甜蜜立刻浸遍肺腑。

整个别墅都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陈青璇心想：“谭援朝呢？去公司里还是在房间里？”她起身转了一圈，没有看到谭援朝的身影，不由得一阵怅然。就在陈青璇即将上楼时，在大厅的桌子上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青璇，我去超市给你买小甜饼了——陈青璇抿着嘴微笑起来，心里甜甜地慨叹，唉，这个具有贵族气质，散发着迷人魅力的男人！

陈青璇回到房间里，捧着笔记本电脑坐在沙发上，边翻开她买的那个烂股，边等谭援朝回来。当她打开ST磁铜时，立刻呆在了那里，接着爆发出一阵惊喜，手握拳头，轻唤一声：“yeah!”楼下门响，谭援朝回来了，陈青璇立刻将笔记本推在一边，光着白白的脚丫跑了出去，对着谭援朝大笑道：“谭援朝，我的诚心又一次感动了老天!”

谭援朝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一一分放在冰箱里，然后打开一袋小甜饼，递

给陈青璇一个，笑着问道：“什么事儿啊，让你高兴成这样。”

“我的超级烂股竟然涨停了！你说是不是我的祈祷感动了老天?!”

谭援朝微笑起来，点点头说道：“肯定是，心诚则灵，此话不假。”

陈青璇伸出圆润的手臂圈住谭援朝的脖子，凝视着他，温柔地笑道：“今后，你也和我一样祈祷呀，好让你的股票也涨停!”

谭援朝点了一下她的鼻子，笑道：“好呀，现在我就祈祷，让老天保佑我的股票也涨停。”

此事明明是谭援朝为了满足陈青璇的心意所为，却始终不肯说破。世界上最温柔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倾心满足所爱的人一个漫不经心的心愿，不告诉她原因，也不告诉她真相，而是看着她快乐幸福的样子，和她一起开心微笑。

纵观国内整个私募界，最温柔最浪漫的男人能温柔浪漫几许，也不过谭援朝这样罢了。

第六十二章 高位清仓

王雨农的伤好之后，按照原来的计划，和林蕴涵去马其他岛度蜜月去了。他走之后，将所有的账户交给了他最信任的肖福禄，不过买卖什么股票，都要打越洋电话向王雨农请示，并最终由他决定，肖福禄在中间只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但这样就足够了，林康通过肖福禄得到了王雨农所有账户中最机密的资料，包括他的资金数额、来源、股票名称、持仓量等。

在2007年国庆节后，林康从约翰·列农那得到消息：全球首只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获利的ETF，定于下月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这只ETF名为“超短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是一只将双倍反向于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的日回报率的股票，由Proshare基金公司发行。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包括了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以及工商银行等在H股和A股市场上市的二十五家大规模企业。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已经推出该指数的股指期货产品。

林康当然知道Proshare隶属于全球最大的做空和放大头寸指数基金公司ProFunds Group，当然也明白这只以做空中国股票的ETF的威力。他惊讶地问约翰·列农：“Proshare为什么要做空中国股票？”

约翰·列农耸耸肩，说道：“全世界都看到了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过高的市场泡沫，可为什么你们自己看不到？要知道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在过去的五年上涨了近600%，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股市可能存在泡沫。所以投资者对这一简单而容易做空中国股票市场的方式，产生强烈的兴趣。”

当夜，林康就打电话给谭援朝，说道：“谭大哥，你有时间吗，一起喝茶？”

“好呀，我正要找你。”谭援朝说道。

“谭大哥，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想今天晚上就见你。”林康急切地说。

“哦，这么急，那你来我家吧。”

林康坐上车到谭援朝所在的别墅里时，他果然沏好了茶等着他。

两人坐定后，谭援朝问：“什么事情这么着急，让你连夜过来？”

“谭大哥，你看到股市里的危险了吗？”林康看起来忧心忡忡。

“哦，此话怎讲？你说说看。”

“从6月份开始，很多基民排队购买基金，而那些发行几百亿的基金公司，还要配额发行。这情况正常吗？现在所有的人见面的时候都在谈论股票，甚至连一向不问尘世的和尚也要开户买股。这一切你不感到很疯狂吗？”林康喝了一口茶，又说道，“刚才我接到约翰·列农的电话，他说，全球首只以做空中国股票的基金，下月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哦，真的吗？”谭援朝皱眉头。

“千真万确！华尔街那帮金融大鳄，比猎狗灵敏，比猎豹迅捷，比恶狼凶残，比鳄鱼贪婪，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资本集团能打败他们，唯一能打败他们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既然选择了做空中国，那么下跌的风暴肯定要来了。”

谭援朝点头道，“确实要来了，最近几个基金公司老总对我说，证监会让基金公司每日上报买卖股票的资金数量并以电话的形式指导，基金买基金。这说明现在的股市涨得已经让管理层害怕了，不敢再让股市涨了。所以他们要以电话指导的软命令，控制基金擅自抬高股价。”

林康说道，“从技术上看，A股动辄九十多倍的市盈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多倍甚至更低的市盈率相比，已经高得吓人。再说，你相信工商银行的市值竟然比花旗银行还贵么？”

谭援朝问他：“林康，你还记得股市从哪一天开始上涨的吗？”

“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出台之后，国内A股掀起了一番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牛市，已经两年多了。目前，大盘只涨指数却不涨股价，已初显露疲态。股市历来都是涨跌有序，有涨有跌，不可能无限制地上涨，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下跌。现在，证监会竟然通过电话指导窗口，对基金买卖具体的数额进行指导了，这说明管理层已经对无限上涨的股市深感忧虑。既然管理层对股市上涨很担心，那股市下跌的日期就不远了。A股市场历来都是政策市，用政策调控市场。”

谭援朝说道，“从哲学上讲，有始必有终，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任何事物运行的轨迹就是一个抛物线。股权分置改革促进股市的上涨就似抛物线一般，由股权分置改革之日开始起涨，肯定会以大非小非的抛售之日结束。所以我想现在已经到了收拾利润，快乐下山的时候了。”

“谭大哥，我明天让秦怡静立刻清仓，将资金和利润落袋为安。”

“好，就这样吧，我们恒达信托也开始行动。”

第二天一上班，林康将秦怡静叫进来，对她说道：“立刻大幅度减仓，所有的股票都要卖出。”秦怡静也不问为什么，只问道，“保留多少仓位？”

“清仓，全部清仓。”林康说道。

秦怡静点点头，回到办公室，给下面各个账户打电话，说道：“全部清仓。”

林康的鹏达公司自“5.30”以来始终是满仓，其股票大部分都是有色金属、房地产之类，在这期间，这些股票涨得又最狠，投资收益已经超过投入资金量的两倍以上，如果加之年初阶段的上涨，其年收益率为295%。

对西风矿业10%股权，占有5210万股，进行风险投资时每股仅为0.58元，如果按开盘价36元计算，其投资回报达到62倍，账面收益率为6200%。加之对房地产进行风投的收益的一个亿，其账面收益率高得让人咋舌。

徐冠飞已经从广东飞到北京，望着这些高得吓人的投资收益，微笑着对林康说：“林康，我确实没有看错人，对你的投资，我已经得到了回报。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股市这么向好，你为什么急流勇退？为什么不赚取更多的资本？”

林康笑道：“徐董事长，自今年7月份以来，所有的国人都看到股市的高涨，都将家里的储蓄、养老钱、看病钱投入到股市，从而形成资金推动型股市，造成了股价奇高。如果有一天，因某一因素使资金链发生断裂，那么惊恐的股民又会将自己的血汗钱从股市抽回，股市必然造成雪崩，形成像台湾那样的股灾。再者，从价值角度来讲，我已经找不到具有安全边际的股票。所以我要在股市高涨的期间，对所有的股票进行清仓。”

徐冠飞点头笑道：“在资本方面，你比我厉害。我听你的。但是你想过没有，账上这么多资金，你想用来做什么？不能将这些钱放在账上睡觉吧。”

“这正是我准备向董事长请示的，一是将净值转为现金由各位投资者赎回；一是将这些现金放在账上，打新股，进行无风险套利。至于哪套方案，还请董事长定夺。”

徐冠飞笑道：“所有的投资者都不希望自己的资金在账上睡觉，你就用这些资金进行无风险套利吧。当然在这期间有好的股票，你也要参与进去——”

林康笑道：“好的，董事长，我明白。”

两人聊完之后，徐冠飞又忧虑地问道：“听怡静说，林蕴涵和王雨农结婚了——王雨农还雇人将你的胳膊打断了？”

林康黯然道：“是。”

徐冠飞在桌上猛击一掌，怒道：“这个王雨农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畜生。”他转过头问林康道，“听说华南电是他的后台？”

林康愕然，说道：“董事长，您怎么知道？”

徐冠飞冷笑道：“华南电虽然是国有企业，但我也参股其中，是这家公司里的一个股东。公司里一位副总私下里跟我透露，华南电借给了王雨农两个亿，至今未还。当然这只是那位副总的私下消息，我还没有证据，不能直接插手这件事儿，但我要联合其他民营股东，要求董事会上查华南电的账。”

林康通过肖福禄已然知道，华南电确实借给王雨农两个亿的资金，但他不能直接向徐冠飞说明原因，就含糊说道：“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查华南电的账，也许能查出来。”

徐冠飞点头道：“年底开董事会的时候，我要联合其他民营股东，查华南电的账。”

第六十三章 抢进中石油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达到历史高位6124.4点。刘海军望着不断上涨大盘，忧虑地对坐在一旁的谭援朝和李荣，咕嘟道：“现在股市涨这么好，你们却让清仓，唉，到手的钱不赚。”

谭援朝和李荣相视一笑，对刘海军骂道：“你丫这么贪，赚多少是多？”刘海军指着红红的大盘争辩道，“你看大盘还涨着呢。”谭援朝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海军，只有大盘还涨着，我们才能从容下山，不然谁接我们的盘？”然后回转身问李荣，“我们清多少仓了？”李荣笑道：“已经清了60%，嗯，你献媚的那个ST磁铜，现在还没有清，什么时候清，得你发话。”谭援朝大笑，问李荣：“现在几个涨停了？”

“7个涨停。”

“哈哈，还有3个涨停。”谭援朝对刘海军笑道：“你是怎么鼓动那帮记者帮你描绘ST磁铜灿烂前景的？”

刘海军不屑一顾地说：“还用鼓动？那帮记者，哈，请他们来聚聚餐，拿些纪念品，然后再发放些红包，他就按你的意思写。嗯，你看快到A股市场上市的中石油吧，申购还没开始，那帮记者就已经在报纸上吹嘘了，说什么‘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哈哈——”

李荣点头说道：“现在打开财经报纸，上面全是中石油即将到A股上市的消息，连电视上那些股评家也是鼓吹中石油。可是在前几个月美国投资界大佬巴菲特已经清仓了中石油——要知道巴菲特可是股神，投资大鳄。”

“嗯，李荣，股市里有句话叫‘众人贪婪时，你要恐惧；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中石油，这正是我们的恐惧之处。”谭援朝神色凝重地说道，“我们用清仓的钱打新股，首要目标就是中石油。依现在报纸、电视股评家对中石油的吹捧，中石油上市第一天的开盘价肯定很高，无论我们能中多少中石油新股，开盘那一天，都要抛掉。”

李荣点头道：“好，那天，我肯定全部将中石油卖掉。”

11月初王雨农携林蕴涵从马尔他群岛回来了。按原来的计划，他们还要在马尔他多待几天，但11月5日中石油就在A股上市，他已经在马尔他待不住了，他要赶在中石油上市这天，开盘抢进中石油。因为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给他打电话说，“很多机构手握重金，准备开盘之后就抢进中石油，中石油会像中国神华和中国远洋那样强势，很有可能连续涨停。”

肖福禄说：“王总，我们已经满仓，哪里有钱再买中石油？我看别买了吧。”王雨农瞪眼道：“不买中石油？你脑袋有病吧。当初中国神华上市时，你说满仓了，没有钱买中国神华。好，我听你的，不买中国神华。结果怎么样？他妈的，中国神华连续涨停！”肖福禄面红耳赤争辩道：“我们不是全仓了吗，手里不是没有资金吗？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全仓，手里没资金，用什么买中国石油？”

王雨农抽了一口雪茄，点着他的脑袋说道：“你傻啊，没有资金，我们不会将其他股票卖掉，准备好资金么？”

“卖多少？”肖福禄问王雨农。

“清仓50%，然后开盘后全部抢进中石油。”

当夜，肖福禄给林康打电话，说：“王雨农已经腾出3.5个亿，准备在开盘抢进中石油。”林康沉吟道，“他真的这么大胆？”肖福禄点头道：“嗯，现在的报纸杂志、电视评论都在鼓吹中石油，甚至有好多基金经理、经济学家都对王雨农说，中石油是最赚钱的股票，买进后肯定暴涨。况且从分散风险科学实验室即将出台的股指期货来看，基金公司必须配置中石油。这也是王雨农开盘抢进中石油的原因。”

林康冷笑道：“天作孽，尤可恕；人作孽，不可活。我找机会收拾王雨农，还找不到，如今他却自己跑了进来！好，让他买，而且让他多买。买完后，最好不让他卖，牢牢地拿着。”

11月5日，中石油以48.6元开盘，肖福禄问王雨农：“王总，中石油开盘这么高，我们还买吗？”

王雨农说道，“这么高，说明机构争抢中石油，不然不会在集合竞价时这么高。”肖福禄正担心王雨农不买呢，见他这么说，就命令各个账户，全部买进。

收市时，中石油收盘43.96元。肖福禄对王雨农说：“王总，中石油高开低走——”还没等肖福禄将话说完，王雨农就不以为然道：“这是想抢中石油的机构故意打压中石油，以利于自己建仓。放心吧，过不了半个月，最多十天，中石油肯定到60元。你看当日中国神华的走势就应该知道中石油今后的表现了。”

当林康听到肖福禄的电话后，笑道：“王雨农是怎么了？怎么说也是十多年的操盘手了，怎么一点儿也感觉不出中石油的危险性呢？”肖福禄说道：“不要说

王雨农铁了心地要买中石油，看到那些铺天盖地对中石油的溢美之词，甚至连我都想买中石油了。”林康笑道：“好呀，你不怕死就买些中石油看看。”肖福禄摇头道：“林总已卖的股票，我敢买？找死吗？”

自11月5日中石油上市以来，一路走跌，让王雨农恼火不已，在他犹豫再三，准备割肉逃生时，香港一位在外资银行做基金经理的朋友告诉他说：“UBS AG控股的机构们大举增持中国石油H股，与此同时包括瑞银在内的诸多国外投行也将中国石油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买入。”

王雨农吐了一口气对肖福禄说道：“我说，前几日中石油的下跌是机构们打压的结果吧，你还不信，现在相信了吧。唉，这几天中石油肯定要横盘吸筹，然后拉升，福禄，明天把这几天卖出其他股票准备的一个亿，也投到中石油里去吧。”

肖福禄问：“我们再补多少？”

王雨农琢磨了一下，说道：“再补5000万吧。剩下的那5000万元，看一下情况再说。”

果然不出所料，王雨农补完仓，第二天中石油就上涨了5%，从37元跃到了39元。这让王雨农后悔不迭，拍着脑门连连说道：“哎呀，要知道全进去好了。”第二天，果然他又将剩下的5000万元全部倾尽在了中石油上面。

可是在王雨农补仓后，中石油并没有按他预料的那样，横盘上涨，反而又加速下跌。到11月30时，中石油竟然收在了32元。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王雨农在中石油上面竟然亏损了1.3个亿，他大惊失色，想到：“这一年赚的钱竟然都他妈亏损在了中石油上面。”于是，忙不迭地让肖福禄将中石油清仓。

肖福禄问道：“王总，全部清仓了中石油，那今后再涨时，我们可就没有筹码了。”王雨农揉着隐隐发疼的太阳穴，苦笑着对肖福禄说道：“你说怎么办？”肖福禄说道：“要不，我们先清一半仓，剩下那一半在中石油里面留守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了。”

王雨农想了想，点头道：“只能这样了。说实话，我从没在一只股票上这么亏过，中石油第一个让我亏得如此惨重。唉，如果真的就这么清了仓，我还心有不甘。现在只能半仓了，留下一半资金做机动，如果中石油拉升了，我们的股票自然上涨，如果下跌了，我们还可以补仓。”

不仅王雨农没有想到中石油连续不断地下跌，相信除了一些机构和一些私募外，大部分都不相信亚洲最赚钱的中石油自上市那一天起，就承担起了拉动股市下跌的重任，一路阴跌，绵绵无期。妄想待中石油企稳后再补仓的王雨农绝对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望着账面出现的巨额亏损，眉头紧锁，叹息不已。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错误地投资中石油，未及时清仓，再加之股市的暴跌，

他账上的金额迅速地缩水，从原来的七亿多资金，短短几个月时间竟然剩了不到四亿。客户们见股市暴跌，王雨农的私募净值亏损得厉害，纷纷前来赎回，一时之间，他的账面资金竟然又迅速缩为 1 个亿。而在这 1 个亿中还包含华南电公司 1 亿的暂借款和裴天路所在商业银行的 2000 万元及王雨农自己的 5000 万资金。如果将这两笔欠款除去，王雨农已经赔得一干二净，分文皆无，另外还有 2000 万元的欠款了。

第六十四章 窃听

王雨农望着账上迅速萎缩的数字，愁眉不展。肖福禄悄悄走了进来，小声说道：“王总，外面又有客户要求赎回资金了。”王雨农摆摆手，示意肖福禄出去办理。过了一会儿，肖福禄走了进来，说道：“王总，办理完了。”王雨农有气无力地问道：“那人赎回了多少？”

“2000 万元，”肖福禄欲言又止，王雨农点头示意他说下去，“那个客户还骂了您，说股市涨，我们的净值增不上去；股市跌，我们的净值跌得最狠。”

王雨农叹息一声：“唉，都怨我啊，听信了那帮傻 B 经济学家和股评家的话，竟然买了中石油。唉，有句话是怎么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哈，和那些满仓的比起来，我还算幸运喽。半仓！我是半仓！”他摇着头苦笑起来。

肖福禄拿来一张财经报纸说道：“王总，今天报上说，一位私募经理因巨额亏损，于昨天晚上跳楼自杀了。”王雨农哦了一声，接过报纸，细细地看了又看，叹息一声：“这年头，唉，炒股困难啊。”

正说着杨鸣走了进来，在王雨农耳边低语了一阵，王雨农脸上呈现惊慌的神色，对杨鸣说道：“你就告诉他，我没在公司。”

“我告诉他了，可是他不走，就在门口等着，说您不还钱，他就不走了。”

“他们几个人来的？”

“就他自己一人开车来的，司机也没带。”

“哦，就说我出差了——让他等着，时间一长，他自己就走了。”

杨鸣走后，王雨农叹息一声，将报纸盖住脸顺势躺在椅子上，说道：“华南电的老总，朱强来催促我还他的欠款来了。”肖福禄惊讶道：“王总，不是说 2007 年年末就还他吗，怎么拖到现在？”

“唉，那时我确实想还他，可是股市又从 4800 点大幅反弹，我以为经过这一段的强势整理，肯定能跃达前期高点——所以就借故将他的借款拖了下来。后来

他又来催要了几次，我也没有给，现在赔得这么多，给了他，我手上没有资金了，用什么翻本？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王总，那么多钱，您总不能不给他吧。”

王雨农冷笑起来，说道：“那钱是他私自挪用小金库和截流国外客户货款的钱，想晚入账，打个时间差，到股市里赚点外快，就过来找我了，哼哼，其他客户的钱可以给，但他的钱吗，等一等。”

“可是王总，您给他签订借款协议，打了借条的，如果您真不还，他们公司知道后，肯定会起诉。”

“放心，那个借款协议，只是他自己的签名，并没有他们公司的公章，是他私人的借款，他们公司干涉不到的。”

“可是他挪用了华南电的公款和小金库，而且数额巨大，他们公司肯定能知道，今后发现后，难免不牵涉到王总您啊。”

“唉，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王雨农叹息一声，说道，“可是我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王雨农叹息着将盖在脸上的报纸拿起来，无聊地翻看着，突然他坐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道：“我他妈怎么没有想到他?!”

肖福禄忙问道：“谁?”

“裴天路！他有钱啊！”说着，王雨农将手中的报纸递过来，指着上面那一大排印的红色照片，对肖福禄说道，“现在的裴天路竟然成了全国支持企业发展的优秀人物了。”

肖福禄拿过报纸，果然见最后一版用整个版面介绍支持企业发展的优秀人物，上面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经济学家、银行人员等十多位，其中之一就是裴天路。

“哈哈哈，想不到裴天路这小子这么能钻营，竟然上了报纸，上面还介绍他怎么支持企业发展，哈哈哈，既然他能支持企业发展，为什么就不能支持支持我们?”王雨农一扫刚才的颓唐，大笑起来。

肖福禄疑惑了，问王雨农：“王总，这裴天路支持企业，可是我们只是一个私募，连阳光私募都算不上，他们能支持我们吗?”

王雨农胸有成竹地说：“能，肯定能。”说着，他笑道，“我自有办法，让他给我再贷一笔款。”

是夜，肖福禄就打电话给林康，说：“王雨农现在资金很紧张，几乎全部亏损。上午华南电公司老总来催要欠款，他拖着不给，现在已经拖了近两个月。如果此事被华南电公司得知，不仅华南电的老总朱强要进局子，恐怕王雨农也要进去。”

林康说道：“朱强私设小金库、挪用公司货款，以私人的名义借给王雨农，是看股市向好，想赚些钱，然后将这些钱再还给华南电。可是他绝对没想到王雨农竟然不还这些欠款。唉，此事若被揭发，先死的肯定是朱强，但对于王雨农恐怕会毫无损伤，因为那是朱强以私人名义同王雨农签订的合同。王雨农最多将这些钱还上，但绝不会进去。”

“嗯，林总，王雨农看了今天的报纸突然大笑起来，说要让那个商业银行的行长裴天路给他贷款。当时我问他，裴天路能给你贷款吗？他肯定地说，能，裴天路肯定能给他贷款。”

“他王雨农一无资产抵押、二无实业经营，这个裴天路怎么能给他贷款？不可能。”

肖福禄肯定地说道：“真的，林总，王雨农那时的神情非常肯定，说裴天路肯定能给他贷款。”

“哦，如果这么说，那么裴天路肯定有什么把柄在王雨农手里。嗯，这样，裴天路这边交给我处理好了，肖总，你继续看紧王雨农，他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就立即告诉我。知道吗？”

“我明白，林总。”

放下肖福禄的电话，林康坐在那儿，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先给徐冠飞打了个电话，问道：“徐董事长，您来北京了吗？”

徐冠飞诧异道：“我正在广州谈生意，没去北京啊。”

“不对呀，刚才吴大伟说看到了你们华南电老总朱强了，还以为您和他一起来北京了呢。”

“我只是华南电的一个民营股东，并不具体管理华南电的业务，怎么能和朱强在一起？嗯，我昨天还看到朱强了，他说他明天要和公司的常务赵副总去香港洽谈石油期货合约，怎么他没去，在北京吗？”徐冠飞疑惑道。

“吴大伟说看到华南电公司的朱总了，我还以为您来了呢。哦，董事长，您如果来北京，我得和怡静、大伟去机场接您去。”

“没有，没有，好了，我打电话问问这个朱强怎么跑到北京了？”

果然，没多长时间，徐冠飞给朱强打电话问道：“朱总，你去香港了吗？”

朱强心慌道：“对，对，我在香港。”

徐冠飞纳闷道：“刚才林康还说，吴大伟在北京看到了朱强，怎么这一会儿，他竟然跑到了香港？”于是他就问道：“你和赵总在一起吗？我找他有事儿，你让他接电话。”

朱强慌了，撒谎道：“赵总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让他给你回电话。”放下电话他慌忙给赵副总打了个电话，说道：“刚才徐冠飞来电话了，要找你，你给

他回个电话。你就说你刚才去洗手间了。嗯，对，我现在在北京，马上就飞去香港。嗯，到机场后，我给你去电话。”

最近一段时间朱强本来是要和赵副总去香港签订石油期货合约的，可是以徐冠飞为首的几个民营小股东闹着董事会要彻查华南电的财务账目，让他心烦不已。这徐冠飞好像发现了什么疑点，天天追着董事会要查账，如果在查账之前，不将这笔钱要回，将货款归还给公司，肯定会出大娄子的。而借给王雨农的一亿元借款，已经到期近两个月了，朱强到北京催促好几次了，王雨农也不还。这次他趁去香港出差的机会，撒谎去了趟北京，再次找王雨农讨要这笔借款，可惜王雨农不见他，让朱强恨得咬牙切齿。

晚上，林康给吴天佑打电话，说道：“天佑，我要见你。”吴天佑原是一个特殊部门的安全人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转行后，利用自身的优势，开了一家私家侦探。他们这一行业无所谓白天深夜，客户什么时候找你，你就得什么时候到，更何况林康是吴天佑的老客户。

他们在一家都熟悉很安静的咖啡馆见了面，待吴天佑坐定后，林康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和一张财经报纸，对吴天佑说：“这张照片上面的人名叫王雨农，这张报纸上这个人名叫裴天路，最近他们俩要见面，我要了解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见面，谈话的内容。”

吴天佑有些为难，说道：“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见面，这个好办，我都能定下来，至于谈话的内容，我——”他摇摇头，说，“很难办。”

林康拿出一个包，放在他面前，说道：“难办不难办，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要结果，不想听过程。这是二十万的活动经费，你先拿着，用完我再给你。事情成功之后，我再给你二十万酬谢。”吴天佑知道林康向来出手大方，刚才做出为难的表情，只是想让他多增加一些活动经费，而今看到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立刻痛快地说道：“没问题，我这就着手布置。”

之后，林康详细告诉了他王雨农及裴天路的住址、电话、家庭成员、办公地点、车牌号码、个人爱好等，然后又说道：“听说，裴天路这个人非常好色，而且变态。”吴天佑点点头说道：“有这爱好，有利于我的工作，如果他没有什么爱好，我就不好办了。”

当天晚上，吴天佑回去后，就把手下所有的得力干将全都召集起来，说道：“各位都先把你们手头上那些婚外情、二奶之类的活儿放一放，今天来大买卖了，有位大老板要我们盯梢两个人，一个是王雨农，另一个是裴天路。”他把王雨农和裴天路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说道，“我们的任务是，盯住这两个人，摸清楚他们在哪儿见面，见面后的谈话内容。”

旁边有一个外号叫“小丁”的人，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有何难，对他们的电

话号码进行窃听，在皮鞋或者西装纽扣里安上微型窃听器，他们的谈话内容自然就知道了。”

吴天佑瞪眼道：“你可千万要小心，这王雨农可是一个交往极广的心狠手辣之辈。万一被他抓到了把柄，我们几个可都得坐牢。”大家都点头答应说，知道了。吴天佑这才对他们的任务进行分工，之后准备跟踪和监听的器材。

当天晚上，“小丁”就利用特殊窃听软件对王雨农和裴天路的手机进行了窃听并录音。第二天一早上班之时，他们就被吴天佑手下的人跟踪上了。吴天佑在特殊安全部门做过，对跟踪、窃听这一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对于王雨农和裴天路，他利用几组不同的人分别轮流跟踪，这样才能避免被发现。

“小丁”向吴天佑汇报：“今天晚上，王雨农要宴请裴天路。”

吴天佑思索道：“电话好办，可以窃听，可是时间这么紧，怎么才能在他们身上安装上窃听设备？”

旁边的娟子说道：“吴总，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能在裴天路身上完成任务。”娟子身材高挑，相貌秀丽，从小练习过武术，当过兵，退伍后被吴天佑挖来，当私人侦探。

“好，只要在他们两人中间安装上一个窃听器，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

“头儿，我准备在裴天路身上下手。”娟子微笑着说。

“行，这老小子很好色，可别被他吃了豆腐。我给你派老杜做你的搭档，去见裴天路，然后你相机行事。”吴天佑说道。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上午，就有一位气宇轩昂的“企业家”和他的秘书出现在裴天路办公室里。这位“企业家”自称姓杜，是经谭援朝介绍而来，要与裴行长谈一笔贷款的事情。现在裴天路贵为商业银行的行长，连续被评为先进人物，荣获各种荣誉称号，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看别人眼色行事的裴天路了。如果想见他，得提前约定，不然见不到。即使王雨农，也是昨天约见，今天晚上才给他排出时间的。今天姓杜的“企业家”和娟子找裴天路贷款一事，是经谭援朝引见的，否则裴天路连见都不会见，有事儿，去找副行长或信贷主任去。

裴天路的办公室很大，足足有一百多平方米，装修很豪华，外间是一个小型的会客室，里间是办公之地。他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和杜总简单地握握手寒暄了一下，杜总把后面美艳的秘书介绍给了裴天路：“这位是我的秘书兼任财务助理，娟子小姐，金融学院毕业。”

裴天路看到性感的娟子小姐，眼前一亮，在与她握手时忍不住轻轻捏了捏，感觉到肌肤滑嫩无比。而娟子小姐非但不恼，反而对他妩媚一笑，更加被勾引得心猿意马、坐立不安。在与杜总谈贷款的事情时，总是用眼偷瞄他身后的娟子，

而娟子小姐也颇解风情，对他不断地飞抛媚眼。裴天路是谁？是一个在万花丛中摸爬滚打的情场老手，见此情景，早已判定，这个娟子小姐肯定是个尤物，况且她还是有所求于己。

临近中午，杜总邀请裴行长吃个便饭。裴天路推辞道，行里有规定，中午不能饮酒。杜总说道：“不让裴行长喝酒，我们只吃个便饭。”裴天路还是一味地推辞，一再表示，要在银行里吃盒饭。

后面的娟子小姐看不下去了，娇滴滴地说：“裴行长，我们可是第一次请邀请您呀，您可别不给面子。”

“嗯，既然杜总和娟子小姐这样盛情，唉，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裴天路假装为难道。刚才裴天路的推辞，一是假意的客套，二是单等后面的娟子说话。如果杜总不说要请裴天路，裴天路说不定还要主动地请他共进午餐呢。为什么？因为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之上床的女人，更不要说主动送上门来，有求于他的娟子小姐了。

杜总找到一家颇为豪华的大酒店，和娟子一左一右地陪着裴天路。娟子要了一瓶茅台，要给裴天路倒酒，裴天路推辞道：“下午我要办公，不喝酒。”娟子妩媚地笑着，俯身过来，慢慢地给裴天路面前的杯子斟满。裴天路居高临下偷眼望去，只见娟子胸部乳沟深陷，硕大的乳房白皙浑圆，早已欲火中烧，控制不住地往娟子身上凑。

娟子早已知悉他的心意，于是不断地向他敬酒，喝到高兴处还和裴天路喝起了交杯酒。喝完交杯酒，娟子夹起一块锅包肉，娇滴滴地对裴天路说道：“裴行长，我喂你啊。”裴天路笑着推辞道：“我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糖的。”

“哟，裴行长，说您有糖尿病谁信啊，您都能喝白酒，还不能吃锅包肉？来，妹妹喂你！”说着，她的纤纤玉手已经搂住裴行长浑圆的脖子，将脸儿贴了过来，要喂他。裴天路大笑道：“好，好，我吃，我吃。”可是在他张开嘴要吃的时候，娟子的手一松，那块肉竟然掉在他的西装上面，沾了一大块红红的油渍。

“对不起，对不起，裴行长，我不是故意的。”娟子忙不迭地给裴天路擦衣服。

“娟子，你是怎么搞的？一点儿也不小心。”杜总训斥娟子道。

裴天路一边脱下身上的西装，一边摆手示意杜总不要批评娟子：“哎，都是我不好，不小心碰到了娟子的手，才掉了下来。”

“裴行长下午还要上班，还要会见很多重要的客户，穿着这样带有油渍的衣服怎么办？你赶快到楼下给裴行长干洗一下。”

“是，是，我立刻去办。”说着，娟子拿过西服问裴天路，“裴行长，您这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哦，没有，没有。”

娟子见状，娇笑着拿着裴天路的西装下去干洗了，而杜总则借这个机会与裴行长对贷款一事再次进行商谈。不过半小时，娟子笑吟吟地拿着裴天路的西装进来了，另外手里还拿着一个精美的盒子：“裴行长，您的西服我洗好了。嗯，另外呢，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还买了一个腰带给您。不知，您喜欢不喜欢。”

“喜欢，喜欢。”裴天路欣喜道。他是一个在女人堆里泡的人，知道女人送男人领带或腰带意味着什么。

饭后，将裴行长送走后，杜总问娟子道：“安装完了？”娟子打了个胜利的手势，说道：“不仅在他西装纽扣上安装了窃听器，而且送给他的腰带也装上了。”

杜总表扬她道：“动作真快啊。”

娟子笑道：“玩这个是专业，能不快吗?!”

第六十五章 空手贷款

晚上，王雨农在一家极其豪华的酒店里宴请裴天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裴天路笑道：“王老弟，这里就咱们两人，也不用拐弯抹角，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哈哈，裴大哥，真是痛快。我找你，还是老事情，想找你贷一笔款。”

“哎，王总，上次贷的 2000 万元，你还没有还上，怎么又要贷？”裴天路见王雨农又要贷款，就放了下酒杯，沉吟起来。

“裴行长，现在这股市，唉，那 2000 万都在里面套着呢，放心吧，你再贷我一笔款子，我一起还。”

“你准备贷多少？”裴天路小心翼翼地问。

“不多，一个亿吧。”

王雨农的声音很轻，可是却把裴天路吓得激灵打了个冷战，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皱眉问道：“你要贷多少？”

“一个亿。”王雨农坐在那儿笑嘻嘻地望着裴天路，说道。

“不行，坚决不行。你知道一个亿是多少吗？是 10 个 1000 万元啊，我的雨农老弟！再说了，你一没有实业，二没有专利，你凭什么一开口就要贷一个亿？要知道，你上次的 2000 万还没有还清呢。这次不行，肯定不行，坚决不行，你先把那 2000 万还上再说吧。”裴天路坐在那里斩钉截铁地说。

“什么实业，什么专利，那不是您裴行长一句话吗？你只要在那贷款发放书上写上‘裴天路’三个字，一切都万事大吉，就这么简单。”

“可是，我在这贷款发放书上签上了字，你怎么还？”裴天路皱眉问道。

“哈哈，放心吧，我用这一个亿然后再加上其他钱，同上市公司的高管商量好，坐庄，从股市套钱，我保证半年不到，就能还上这一个亿。”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拿银行的钱和我这后半生和你做赌！”

“裴行长，我保证只要您贷给了我这一个亿，我保证五个月之内还你。”

“不行，今天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能给你贷这个款。”

“真的不贷？”王雨农笑着问。

“真的不贷。”裴天路斩钉截铁地说。

“哦，呵呵，裴行长，你还记得八年前罗邦股票的事情吧，当初赵云狄是怎么死的？”王雨农突然冷笑起来，吓了裴天路一大跳，愣愣地望着王雨农。

“赵云狄就是让我很生气，所以呢，他就跳楼了。现在呢，裴行长，您的态度也让我很生气。”

“你，你想怎么样？”裴天路颤声问道。

“我不想怎么样。嗯，您和您以前的情人张娇倩小姐的性爱光盘，可在我的电脑里。如果我把这性爱光盘和当年您指使手下人诬告陷害前行长老杜的材料寄给纪检委和银监局——您想结果会怎样？哦，哈哈——”王雨农放声大笑，拿出一张光盘放在桌子上，对裴天路说道，“裴行长，你今天晚上回去再欣赏一下当年您和张小姐在床上的风姿。明天我等你电话。”

王雨农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裴天路说道：“哎，我真的不愿意和裴行长您走到这一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要生存！”

吴天佑将整盘录音交给林康时，林康拿出了二十万给了吴天佑：“天佑，这件事儿非同小可，你要忘记这件事情。”

“林总，我包括我的手下人，已经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忘记了。”

“很好。”林康点头示意吴天佑离去。

林康把这盘录音带放在录音机里又听了一遍，然后给肖福禄打电话，说道：“王雨农有一盘关于裴天路的性爱光盘，存在他的电脑里，你想办法拷贝一份出来。”

“好，我想办法。”肖福禄答应道。

过了几天，肖福禄真的将那张光盘拷贝了出来。林康问他怎么弄到的？肖福禄得意道：“王雨农不在公司的时候，我潜入他的办公室，然后妙手空空——”

王雨农让裴天路第二天给他回电话，其实当天晚上，裴天路就给王雨农打电话了，他说：“我答应你，但光盘的母带，你要全部给我。”

“没问题，我说话算话。”王雨农干脆地说。

裴天路沉默半晌，说道：“贷款材料，你会做吧。”王雨农笑道：“那是我的老本行，上次的2000万元，不就是这样贷的吗。”

“好吧，你做吧，做完后先交给信贷部的于主任。他签字后，再拿给我。”

“没问题，我明天就着手去做，估计一个星期后，所有完备的材料肯定全放在裴行长您的办公桌上。”放下电话后，王雨农得意地笑了，盘算着这一亿贷款弄到手之后的坐庄计划。

第二天一早，王雨农就让肖福禄去做贷款的材料。所谓贷款的材料就是，让肖福禄往银行里存入五千万元资金，然后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到工商部门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再将这五千万元资金转走到另一个银行，然后再验资，再注册另外一个公司。王雨农就用这两个新注册的公司资产做抵押，从裴天路所在的商业银行里进行贷款。

其实在注册公司和贷款过程中，需要很多烦琐的手续和严格的审核。单单注册公司，就需要事务所验资、公司章程、股东构成、经营范围等界定，此外还需要工商人员到公司现场去勘探，看注册的公司是否为皮包公司或者空壳公司。贷款，尤其是巨额贷款，手续更为复杂烦琐，首先要由专业部门对其抵押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其次由银行的信贷部门对所贷款的企业信贷信用进行评估，然后再由负责贷款的信贷委员会审批。此外，贷款发放后还要由专业部门对此贷款进行跟踪。但所有的这一切的规定在王雨农那里都变成了一张废纸，甚至连废纸都不如。

一周之后，肖福禄就将厚厚的一大摞贷款所需的材料交给了王雨农。王雨农吃惊地问：“这么多？”

“啊，这都是必备的材料。”

王雨农笑了，说道：“明天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裴天路，剩下的就由他完成得了。”然后他问肖福禄，“跑这些手续费了不少劲儿吧。”

肖福禄笑道：“也没有费多少劲儿，无论去哪里，一提到王总您，他们都一路绿灯，连问也没问，就给盖章了。”

王雨农点着头说：“还行，我的钱没白花。”然后问肖福禄，“你知道这套贷款的材料花了多少钱？”

肖福禄摇摇头，说：“不知道。”

王雨农伸出一巴掌，比画了一下，说道：“五十万，单那个会计师事务所就花了十万。”随即，他又叹息一声，“还得花呢，批贷款时，那些贷款审批委员会的人，都得花钱啊，每个人最少也得五十万，妈的，两个副行长，每人得一百万。”

肖福禄笑道：“您要贷一个亿呢，花这点儿钱，值！”

果真，没有多长时间，王雨农贷款的一个亿，真的下来了。王雨农望着账上新增的一个亿，问肖福禄：“如果你有一个亿，你想干什么？”

肖福禄摇头笑道：“我还没想好，再说我也不可能有一个亿。”

王雨农笑道：“假设，假设你有一个亿。”

“嗯，先买一个别墅，再买一个轿车，然后再在繁华地段买些商铺，剩下的钱存到银行里，这一辈子就不愁了。”

王雨农哈哈大笑道：“看你那个乡巴佬样儿，没有一点雄心壮志。我有了这一个亿，我要想办法让它变成两个亿、三个亿，甚至更多的钱。可是怎么样让这些钱在短时间内像变戏法儿似的，变更多的钱呢？那就是坐庄！”

肖福禄问道：“王总，您以前加上客户的资金都七个亿了，那时为什么不坐庄？怎么现在没钱了，却想到坐庄了？”

“唉，以前股市蒸蒸日上，一片红火，只要把钱放在股市里，自然就会赚大钱了，何必去坐庄？九年前坐庄罗邦股票时，与赵云狄一战，虽说我胜了，但想起来真后怕，那时赵云狄如果狠一些，坚决不同我合作，或者第三方营业部站在赵云狄一方，不私放我先出罗邦，我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前几个月重仓中石油，惨被套牢，客户资金又贻走那么多，此时如果我再不坐庄，将赔的钱赚回来，我肯定死得很惨！”

“王总，您有目标了吗？”肖福禄问道。

“有了，ST 化工！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孟子民是我的朋友，刚从国资部门调过去任董事长。我已经同他进行了电话沟通，他对我这个计划很感兴趣，让我去他们那儿详谈。”

“王总，您什么时候去找孟子民？”

“明天，我明天就去。”

ST 化工是一家以生产磷酸盐等化工产品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前身只是地方国营的化工厂，当年争取到一个国家投资的大项目后，改名为磷酸化工集团，然后通过关系搞到了上市指标，成功上市，其大股东仍然是政府。由于体制不顺，管理混乱，连续亏损，于是被戴上了 ST 的帽子。前任董事长因为贪污、假账问题被捕法办后，领导就把孟子民派到了磷酸化工集团，任董事长。

孟子民原来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某些经济问题被免职后，仅仅在国资委挂了一个虚职，一直赋闲在家。现在要来 ST 化工任董事长，自然欣喜若狂。

尽管磷酸化工被戴上了 ST 的帽子，但希望与孟子民合作的还是很多，他们都想利用 ST 这样的身份炒作一把，捞上一笔。孟子民都没有答应，首先是因为不熟悉不信任，怕在与他们合作过程中被坑害利用，其次就是他刚上任还没有摸清这家企业的情况，不敢轻举妄动。现在一切都理顺了头绪，他也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改变企业现状，恰在此时王雨农打电话来，表达了要合作的愿望。他们本是朋友，曾经在其他股票上合作过，知道王雨农是一个资本高手，再加之以以前合作得不错，所以就很痛快地邀请他前来详谈。

由于王雨农和孟子民是老朋友，又曾经在其他股票上合作过，前期的虚套和试探自然免了，两人见面坐定后，就直奔主题。

“孟总，我们以前合作过，就不用说那么多虚的了。目前股市大幅暴跌，ST化工的股价也从前期的30元跌到现在的15元，我准备用2.5亿元的资金，来拉升ST化工的股价至前期的高点30元。还是老规矩，给你的报酬是利润的5%。”

孟子民眼睛放着光，望着王雨农兴奋地说道：“王总，以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这次合作肯定也很愉快。我还像上一次那样，配合着你发消息，编财务报表吗？”

王雨农点头笑道：“对。我要在10~13元之间吸筹，这个时候你要发布亏损、被追债、被法院查封之类等对ST化工不利的消息。在我吸足筹码之后，你要配合我的拉升，发布业绩改善、重组、注资，甚至收购兼并之类的消息。”

“这些事情，以前我们做过，现在不妨再复习一遍。”孟子民笑道。

“对，同样的故事在ST化工同样重复一遍，我们就会赚大钱。”说完，王雨农哈哈大笑起来。

在王雨农和孟子民商议如何坐庄ST化工时，肖福禄也将此事告诉了林康，同时还将王雨农注册假公司从裴天路的商业银行贷款的材料也复印了一份给了林康。

“既然王雨农要坐庄ST化工，他必然要先吸筹码，然后才能拉升。肖总，这可是一个机会，你难道不想趁此机会赚钱吗？”

肖福禄眼里发出光来，搓着手说道：“当然想，我要把所有的积蓄都事先埋伏在ST化工里面，等王雨农拉升到一定股价，我就抛掉。呵呵，之后，我就远走高飞到美国了！”

林康微笑道：“我也要先埋伏到里面去，只是我与你不同，你是想赚钱，我只是想筹措到一定的筹码，在王雨农将股价拉到高位时疯狂砸盘。”

第六十六章 美人计

王雨农从孟子民的磷酸化工集团回来，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前来讨债的华南电公司老总朱强。朱强在香港同国际投行签订石油期货合约时，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徐冠飞联合几个民营股东绕开董事会，开始向纪检委揭发他的问题了。这下，他慌了手脚，匆忙签订完石油期货合约协议，直飞北京，向王雨农讨债来了。

朱强声泪俱下，苦苦哀求王雨农：“雨农，当初借款时，你是怎么说的？说这一个亿赚取的利润给我一半儿，现在这利润我一分钱都不要了，你把本金给我吧。董事会上那几个民营参股的股东要查公司账目，被我硬拖了下来。现在已经拖了两个月了，现在他们已经向纪检委告我了。”

王雨农躺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望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朱强，叹息一声说道：“唉，朱总，我们是商业合作伙伴，挣钱时给你一半利润。现在赔了，你总不能让我一人承担这损失吧，你是不是也得承担这一半儿的损失？”

朱强大惊失色，愣愣地望着王雨农说道：“你当初说的只是借款呀，没有说是合作啊。你看，你亲笔写的欠条还在这里。”说着，他从怀里拿出王雨农借款时打的借条。

“是吗，拿来我看。”

王雨农说着伸手去拿那个借条，可是朱强比他反应更快，迅捷地把借条揣了起来，说道：“你把这欠条撕碎怎么办？那时候欠条也没了，你又不承认，我怎么办？”

“怎么可能？我与你们华南电签订的借款协议，难道在你们公司财务账目上不体现？”

朱强跺脚道：“如果是华南电与你签订的借款协议，我着急上火做什么？你还不上，那是全体领导班子的责任，与我何干？最多给我个处分或者免职，其他事情肯定不会追究。可是现在这情况不一样啊。你知道吗，你这一亿的借款，是

国外客户回笼的贷款和公司的小金库，当时我见股市这么红火，就想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赚点外快。唉，雨农，说真的，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信任你，才把这笔钱借给你用。如果你不还给我，我要坐牢的！”

王雨农站了起来，给他倒了杯水，安慰他道：“别着急，再过两三天，我肯定给你！你再给我两天时间筹借一下，好吗？”

朱强不信任地望着他，疑惑地问道：“真的？你，你不能跑吧。”

王雨农笑道：“唉，你说我再跑，能跑哪儿去。嗯，如果你不相信我，这样，你派你们公司里的一位人员过来，天天看着我，这样可以了吧。”

“唉，雨农，不瞒你说，这笔钱只经我一人的手，其他人不知道。所以我才敢偷偷把这笔钱借给你。如果别人都知道，我敢将这么多钱借给你吗？唉，老弟，我求求你，你把这钱还我吧。嗯，等我把这笔钱交到公司，董事会、纪检委查完这笔账后，我再拿出来借给你也可以啊。”

王雨农心里冷笑道：“嘿嘿，我把钱还给你，你还会借给我吗？”他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说道：“没问题，没问题，再宽限我两天，就两天时间，如何？”

朱强无法，只能怏怏不乐地走了。王雨农望着他的背影，冷笑着打电话把杨鸣叫来，在他耳边嘱咐一番，说道：“一定给我取回来，知道吗？”

是夜，华南电的老总朱强一个人待在酒店里，买了几个小菜和一瓶白酒借酒浇愁，喝到伤心处，忍不住切齿痛骂王雨农。

电话响了，有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问：“先生，需要服务吗？”朱强喝多了，对着电话大骂道：“操，我不需要服务，我他妈需要钱！”说完，愤愤然地挂断了电话。

可是不一会儿，外面有敲门声，一个身材绝佳、性感妩媚的年轻女郎站在门外。“你，你找谁？”半个月没有回家的朱强，已经看得血脉贲张，不可自持。那女郎见他如此，不由分说挤了进来，对他微笑道：“你不是说需要服务吗？我来了。”朱强明白过来，结结巴巴道，“我没要啊。”

娇艳的女子比他高一头，前胸又开得极阔，将两个雪白硕大乳房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露出很深的乳沟来，诱惑得朱强口水直流，忍不住将头埋在上面，亲了一下。俗话说：酒是色媒人，即使没有喝酒的男人，见此香艳情景都吃不消，更何况朱强已经喝了那么多酒，在一片雪白朦胧之中，朱强已经同那女人赤裸着在床上翻滚了。

朱强因为王雨农欠款不还的事情，已经数夜没有合眼了，今天遇到这个娇艳女人，翻滚一阵后，就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后，他想起昨晚的疯狂，摇摇头苦笑一下，塞给那女人几张钞票，就打发她走了。

这时，王雨农打电话来，说道：“朱总，我的钱筹措好了，你过来一趟吧。”

朱强大喜过望，连忙穿上衣服就跑到王雨农的公司。

王雨农正在办公室里等他，见他来了笑眯眯地说道：“朱总，我已经把那一亿给你筹备好了，一会儿就打到你的账上。你把借条给我吧。”

“好，好，我现在就给你。”朱强从怀里拿那借条时却遇到了困难，怎么也找不到。

王雨农给他倒了杯水，说道：“不急，慢慢找，好好找找。”

朱强翻遍了所有的衣兜、钱夹、皮包，然后跑回到酒店房间把地毯都揭开了，也没有找到那张借条。他急得汗水淋漓，结结巴巴地对王雨农说道：“我找不到了——”

王雨农惊讶道：“不能吧，那么重要的借条怎么能没有呢？嗯，那借款协议呢？”

“也没了，昨天从你公司回来后，我明明将借款协议和借条都放在公文包里的呀，怎么能没有了呢？”

王雨农冷笑道：“朱总，我已经把钱给你准备好了，你的借条却找不到了。你说，我怎么还你钱？”

朱强目瞪口呆，愣愣地望着王雨农，说道：“你的意思是，我如果找不到这张借条，你就不准备还我了？”

王雨农笑了，走到他面前，双手扶着他的肩膀，说道：“哪能呢，你回去找找，将那张借条找到后，我就给你钱。”然后稍一用力，朱强便像个陀螺一般转了过来，脸冲门口。

“走吧，回去找那借条去！”王雨农在后面说道。

找了两天，朱强也没有找到，最后他醒悟过来，肯定是那个娇艳的女人将那张借条偷走了。如果那女人是贼的话，应该偷钱啊，偷那张借条和借款协议做什么？而知道他有这张借条和借款协议的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有王雨农一人，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朱强如此一思量便想自己肯定中了王雨农的美人计，让那个娇艳的女人把借条偷走了。他冷笑起来，拿出手机，试了一下录音效果，然后去了王雨农的公司。

“雨农，你把那一亿的借款还我吧。”朱强恳求道。

王雨农听到他催要欠款，一脸的茫然，问道：“什么？谁欠你的钱？一个亿？朱总，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

朱强继续恳求道：“雨农，你忘了吗，去年5月份我借给了你2000万，七月份又借给你8000万。”

“有这回事儿吗？朱总，你记错了吧。我怎么能借你的钱？话又说回来，即使我想借，依你的工资，最多也只能借给我几百万，你怎么可能借给我一个亿？你

有那么多钱吗?”

朱强目瞪口呆，愣愣地站在那儿，心想：“果然是王雨农用的美人计，现在他将借条拿到手后，居然不承认了。”

王雨农见朱强呆站在那儿，就笑道：“朱总，您还有事儿吗？如果没有事儿的话，我还要出去，你看——”

朱强沉声说道：“还有点事儿，你过来，我告诉你。”

王雨农在他身边站定，笑道：“快说吧。”

朱强对他招手道：“俯耳过来。”

王雨农心里疑惑，不知他要说什么，就将耳朵伸到他嘴边。朱强刚刚说两句，就死死咬住了王雨农的耳朵，再也不松口。王雨农疼得嗷嗷直叫，大呼救命。待门外的杨鸣和肖福禄冲进来，将朱强拉开后，王雨农的左耳朵已经被咬掉大半。

“妈的，你他妈找死。”王雨农看到自己耳朵没了，发疯似的踢打倒在地上的朱强。

朱强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将王雨农的耳朵吐出来，骂道：“王雨农，你找一个婊子将借条偷走，回头又向我要借条。好，既然你害人在先，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被人害的滋味。”他还没有说完，早已被王雨农一脚踹在胸口，昏了过去。

王雨农捂着耳朵，疼得乱跳，对肖福禄喊道：“我的那只耳朵呢，快找到。”肖福禄慌忙拿起一张纸，将那血肉模糊的东西包起，对王雨农说道，“在这儿。”

“杨鸣，开车，快去医院。”王雨农对在一旁不停踢打朱强的杨鸣喊道。

杨鸣问：“这小子怎么办？”

“报警，让警察来管这件事。”

第六十七章 烟雨江南

临近清明，又勾起了谭援朝的一腹心事。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去西湖的断桥边，在菲菲割腕之处祭奠，今年依旧如此。只是今年来到杭州，并非他一人，身边有陈青璇和李荣两人相随。陈青璇是来游玩，而李荣则是访友，于是三人结伴儿而来。

4月的杭州，多雨，雨不大，如雾似烟，尤其是瘦瘦的西湖，在青烟般的烟雨蒙蒙中，一片迷离。自到杭州西湖后，谭援朝就像这飘飞的烟雨一般，眼睛里雾蒙蒙忧郁一片，整个人也变得沉默起来。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站在断桥边上，陈青璇望着神色悲凄、若有所思的谭援朝，心里疑惑道：“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到西湖后为何这般凄怆忧郁？”

谭援朝站在那儿望着烟雨蒙蒙的西湖，已经很久了，空濛的烟雨已经将他的衣服打湿，陈青璇拿起雨伞，悄悄起到他身旁，轻声说道：“援朝，很久了，我们走吧。”“嗯，”谭援朝轻叹一声，说道，“走吧。”

白堤上的桃花虽然盛开，但隔株的柳树却未曾绿透，不过那一层绿色已经在空濛的烟雨中，静静地晕染在枝头，装扮着如梦的西湖。站在白堤上，谭援朝回望断桥，问陈青璇道：“青璇，还记得白娘子的故事吗？”陈青璇微笑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十年修得同船渡。当年的书生许仙为白淑贞撑起一把避雨的油纸伞，也撑开了一段缠绵悱恻、断人肠的爱情故事。”

谭援朝凄怆一笑道：“每一段爱情，都会有一段缠绵，都会让人心肠寸断。既然如此，世上的男女为何还要相爱？”

陈青璇见一向英雄气概的谭援朝，今日突地儿女情长起来，早已揣测到了他的心事，轻声说道：“问天何时老？问情何时绝？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援朝，我想知道，你的心结在何处？”

谭援朝正望着空濛一片的西湖发呆，听到此话，心里一酸，凄然说道：“情到深深处，中有千千结。千结万结解不开，风风雨雨满园来。”西湖湖面上清风

笼烟，幽静如梦，在朦胧与清晰的交替中，那个美得无以复加的女子，从那断桥边上飘飘踏水而来，到白堤上时，倏忽不见。谭援朝四处寻找时，却看到陈青璇正偷眼凝望着自己。

第二天一早，天依然下着细雨，整个西湖也空濛一片，谭援朝早早起床，到花店订了一大束菊花，一人来到断桥边上，见天地一片茫茫，叹息一声，轻轻吟诵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他神色悲凄，缓缓地将那些菊花撒在西湖的水里。

陈青璇起床后，来到谭援朝房间，见他不在，便敲门问李荣：“你看到援朝了吗？”李荣笑道：“这得问你，你不把他天天拴在身边吗？”陈青璇白了他一眼，说道：“我什么时候天天把他拴在身边了？”李荣笑道：“你不把他拴在身边，为什么天天住在他的别墅里？”陈青璇气道：“哎，我们俩可是清白的，我是借住在他那里的。谭援朝从来没有主动过。”

李荣摇着头，笑道：“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两人在同一个别墅里，不在一起？谁信啊？”陈青璇气道：“信不信归你，反正谭援朝从没有主动过。”她说完后，问李荣，“喂，你知道谭援朝去哪里了吗？”李荣问道：“今天是清明节，他来西湖是为了什么？”陈青璇摇头道：“不知道。”

“来祭奠他的女友，菲菲。她与谭援朝在西湖的断桥边上相识，可是她父母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婚事，逼迫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公子哥。于是性情刚烈的菲菲便在与那位公子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在断桥边上割腕自杀了。”

“啊？真的吗？”陈青璇吃了一惊。

“我也是听刘海军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见谭援朝每年在清明时节来到西湖，估计少不了。”

“现在谭援朝肯定在断桥。”说完，陈青璇就跑了出去。

远远地，陈青璇就看到了谭援朝的身影，她没有喊他，悄悄地走了过去。临到身边时，才轻唤道：“援朝？”谭援朝正独对着湖面发呆，见有人唤他，转身一看，见是陈青璇，问道：“你怎么来了？”

陈青璇慢慢走到谭援朝的身边，凝望着他的眼睛，轻声问道：“你哭了？”谭援朝怕她再看到自己红肿的眼睛，便转回身，问道：“没有，我是男人，能哭吗？”

“你哭了，我能感觉到。”陈青璇伸出双手从后面慢慢地抱住了他，将头埋在他的背上，轻声说道，“援朝，让我替菲菲将你的心结打开吧。”谭援朝听后，周身一颤，慢慢转过身，将陈青璇拥入怀中。

当西湖卸下环钗佩，洗去胭脂粉黛之时，那些层次分明的淡妆浓抹也被夜色

渐渐掩藏起来，于是西湖又进入一个朦胧的幻梦中。谭援朝和李荣、陈青璇三人租了一条精雅古装画船，在缥缈的夜色里，将桨儿轻轻一拨，画船便滑入了西湖之中。

船至湖心，谭援朝突然将手中的清茶放了下来，对李荣说道：“李荣，我同你说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李荣吃了一惊，问道：“你是说，彻底离开‘恒利信托’？”

“我早就有了这种想法，但一直没有接替我的合适人选，就一直等到现在。现在有了你，我就可以放心地把整个公司交给你了。李荣，听我的话，将‘恒利信托’担起来，你能行。”

“‘恒利信托’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投资人都是奔着你来的，你想退休，去专心致志地做你的慈善基金会。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真的退了，我们客户就会少很多。”

“李荣，我的意思是你继续出任你的总经理职务，但要将公司的所有事情都担起来。我呢，出任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但不插手公司的任何事务。这样就不会造成客户的流失了。”

李荣沉默了好久，又问：“你同海军谈了吗，他的意见如何？”

“刚开始，海军也不同意，但见我很坚决，也就同意了。海军是一个直性了的人，肚子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决不会藏着掖着，我说将公司委托给你，他很同意。他知道，你比他更适合领导公司。”

李荣点点头说道：“那好，我就先替你干着，如果有一天我做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回来。”

谭援朝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你能行。纵观整个国内私募界，除去与上市公司联合坐庄的庄家外，单单论炒股及实战能力，除了我外，你能排第一，然后是林康。林康对大的时势判断很好，善于做大的波段。而你除了对局势有良好的判断外，还具有良好的心态，而且胆大，心细，综合能力稍胜林康一筹。我看今后私募的江湖就是你们两人的天下了。”

李荣问道：“林康这一段怎么那么忙，找他喝酒，他也没有时间。”

谭援朝笑道：“林康现在比任何一个时候都忙，正在和王雨农斗呢。”

李荣吃了一惊，问道：“王雨农是这么一个阴险的人，林康是他的对手吗？”

“论财力、论智慧，王雨农早已不是林康的对手了，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林康的心够不够狠了。对敌人一次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一生的伤害。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

两人一阵沉默。这时，有两只船儿轻划过来，打破了宁静的碎影。李荣叹息一声，岔开话题，问谭援朝道：“你的慈善基金会设在哪儿，重点做哪方面的

慈善?”

“这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挂在宋庆龄基金会名下，财务账面均受宋庆龄基金会的审计和监督。嗯，你知道，青璇是四川成都人，我想去四川帮助那儿的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

“好啊，你的慈善基金会成立那天，我第一个去捐款，嗯，先捐 200 万吧。今后我每赚 100 万，我都会捐 10 万给你的基金会。”

“我代表那些失学的儿童先谢谢李总了。”

谭援朝说完，两人都齐声哈哈大笑起来。

坐在里间船舱里的陈青璇正望着远处西湖的灯光沉醉，见他两人哈哈大笑，忍不住问道：“你两人笑什么?”

李荣大笑道：“我笑谭援朝今天晚上要做新郎啦。”

陈青璇见李荣这么说，心里大羞，用手捂住脸，再不说话，偷笑不已。

第六十八章 艳色艾滋阴谋

在王雨农与孟子民商谈坐庄后计划不久，ST 化工发出不利消息，称作为第三方担保企业，下属分厂账户被法院查封——市场一片惊慌，股价下跌。过了没多久，ST 化工又发出消息说，由于通货膨胀，原材料上涨等因素，企业业绩发生预亏。恰在这时市场疯传某些不良企业欲在市场进行巨额融资，市场惊慌失措，一片暴跌，当然 ST 化工也在暴跌之中。不过令人惊奇的是，ST 化工在跌到 10~12 元处，拒绝下跌，一直在横盘。

林康知道这是王雨农利用资金在暗地里吸筹，于是他也不动声色地尾随其后，跟着吸筹。由于 ST 化工是小盘股，股票流通量很少，为避免王雨农发现，他只能动用数百个账户一手两手几十手地吸。

庄家在坐庄时，一般不愿意坐庄诸如工商银行之类的大庄股，因为它的盘子太过巨大，要拉升它的股价，必须有几十亿的资金配合才可以。而坐庄诸如 ST 化工这样的小盘股时，虽说拉升股价容易，但吸筹与出货却非常艰难。吸筹时，怕被市场看出；出货时，如果没有资金承接的话，等待的只是暴跌。所以庄家在坐庄小盘股时，无论吸筹还是出货手法都非常隐蔽，尽量不让市场看出。

ST 化工在横盘了一段后，借证监会下调印花税之际，突然出现了异动，连续上涨，每天都拉出了 3% 的阳线。市场小道消息疯传，ST 化工即将被国内某大型化工企业收购兼并的传闻，引得市场一片异动，一些技术派的资金开始追涨。这时 ST 化工的董秘出来辟谣说：“企业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消息。”于是 ST 化工开始暴跌，可是跌了没两天，又在 12 元处出现了横盘。林康知道这是王雨农欲擒故纵的手法。果然在横盘了几天之后，ST 化工又开始上涨。

这时孟子民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正式向记者披露说：“ST 化工正与国内某大型化工企业谈判兼并重组一事。”市场欢欣鼓舞，ST 化工接连上涨。这时众多散户才明白过来，前几天 ST 化工的暴跌只是庄家的一次洗盘而已，于是连忙进入追涨。



此时王雨农在吸足了筹码后，一边让 ST 化工发布消息，一边用自有资金拉升着股价，以吸引不明散户的追涨。而此时的林康却躲在暗处冷笑着观看王雨农精心策划的表演。

吴天佑打电话来，告诉林康：“你让我找的‘柴火棒’现在天上人间夜总会里。”

“哦，你先盯着，我马上过去。”

天上人间夜总会，是全北京最奢华、最昂贵、服务最周全、小姐最漂亮的夜总会，位于喜来登长城饭店旁边，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就是让男人最销魂最流连忘返的地方。夜总会内分两个地点，进门往左拐，卡拉 OK，直走，Disco 酒吧。

Disco 酒吧装潢设计豪华高雅，里面的灯光音响，现代感十足，全部是国外进口。特制的玻璃舞池内，时不时从地下透射出闪烁的灯光，配合着从各个不同角落里射出来或红或绿或黄的各色灯光，营造出热烈、令人陶醉的氛围。

林康在 Disco 酒吧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吴天佑。吴天佑俯在他耳边说道：“对面角落里正搂着那个美女的就是‘柴火棒’。”林康扭头看时，“柴火棒”正搂着那个女人，拼命地亲吻她裸露出来的雪白大胸，枯手也探进了双腿之间的隐秘之地。

“他来多长时间了？”林康问。

“半小时了，我一直跟踪着他，他一到这儿，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吴天佑说。

林康对吴天佑招招手，说道：“这儿太吵，我们去卫生间。”到卫生间后，林康问吴天佑，“你知道‘柴火棒’来这儿是做什么的？”

“他来这儿的目的是，就是想泡一个新来的女人。这个女人，我调查了，名叫莺莺，今年二十六岁，以前曾是一个歌星，唱过几首半红不红的歌曲，早早结了婚，然后又早早地离了，出国回来后，不知怎么就沦落到夜总会卖唱的地步了。”吴天佑叹息一声，说道：“还好，这个女人，只陪客人唱歌、跳舞，从不出台。可是‘柴火棒’还有一个禀性，就是他认为好的女人，越上不了手，他越想上，不论是利诱还是威逼，最后肯定能得逞。所以这几天，他几乎天天晚上来这儿。”

林康问：“‘柴火棒’既然想要台上那个莺莺，为什么还在夜总会里找其他小姐？”

“‘柴火棒’喝多了，他一喝多，见个漂亮女孩儿就想上，操，你看刚才他的那个丑样儿——”吴天佑看了看表，说道，“到时间了，‘柴火棒’又要去骚扰莺莺了。”

林康说道：“我们去看看‘柴火棒’如何骚扰莺莺。”

莺莺唱完一首歌，全场欢声雷动，“柴火棒”放开怀中的美女，和众人一起，

鼓噪起来，大声叫好。那美女整理了一下被他撕开的衣衫，捡起桌子上的钞票，走了。

有人手捧着一大束鲜花，走到台上向莺莺献花，那人待她接过鲜花，顺势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全场又爆发出一阵喝彩叫好和尖厉的口哨声。

“柴火棒”见状，有些气愤，心想：“这女人是我的，那个傻 B 居然敢亲她？操，看我怎么收拾他。”他醉醺醺端着酒杯，脚步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来。

那人亲吻完莺莺，正兴高采烈地往回走，冷不防被端着酒杯的“柴火棒”抓住，吓了一跳，忙问：“你要干什么？”

“柴火棒”手指着台上的莺莺，冷笑道：“你是不是刚才亲她了？”

“啊，亲了，怎么地？”那人一见是个干瘪老头，腰杆顿时硬了起来，用手指着“柴火棒”的鼻子骂道，“你把手给我松开，松开！听见没有？给我松开！”

众人一看有架可打，都奋力鼓噪起来，一时之间口哨声、喝彩声、鼓掌声等都纷涌而起。莺莺想过来劝劝架，让两位就此停手。那人一见美女走到身边劝架，心底顿时生起一股豪气来，对着“柴火棒”骂道：“操，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一脚将“柴火棒”踹倒在地上。

“柴火棒”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从地上爬起来，操起地上的空啤酒瓶子往桌子上一砸，指着那人骂道：“你敢打我？老子花了你！”

那人一见“柴火棒”拿着砸碎的啤酒瓶子恶狠狠扑了上来，急转身早已跑到人群中溜之大吉。“柴火棒”收脚不住，握着手中的瓶子就向莺莺扎了过来，莺莺抬起胳膊下意识一挡，“柴火棒”手中锋利的玻璃顿时就扎在了她的胳膊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夜总会的保安都围了上来，将“柴火棒”摁倒在地，拖走了。有人过来帮莺莺包扎伤口，谁知她好像很害怕别人碰到她流出的血一样，尖叫着让人退后，自己拿起简易的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跟着保安去了医院。

林康见莺莺不让碰她流出的血，心里一惊，对吴天佑说：“这个女人去了医院，你想办法让你手下人装扮成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抽取她身上的一管血，交给我。我有用。注意，千万别让她身上的血沾染到你们自己身上。”

吴天佑点点头，给守候在夜总会外面的娟子和老杜打电话，说道：“老杜、娟子，你俩马上跟踪前面那辆车，车上有一个女人的胳膊受了伤，他们要去医院。到医院里，老杜、娟子，你们两人要伺机装扮成医护人员，抽取一管那个女人的血。”

娟子很惊讶，问吴天佑：“要那女人血，做什么？”

吴天佑厉声说道：“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规矩！你不知道吗？告诉你，大老板要！”最后他叮嘱娟子道，“不要沾染上那个女人的血。”

娟子放下电话，对开车的老杜抱怨道：“咱们服务的这个老板也不知要干什么，竟然让我们偷着抽那女人身上的血。”

老杜笑道：“看在他给钱多的分上，我们还是干吧。”接着他问娟子，“医护人员，你带了吗？”

娟子说：“带了，但只带了服装，没带那些乱七八糟的器械。”一般说来，像做他们这一行的，一般都将一些特殊职业的服装，比如说警察、交警、医护、甚至军装等，在车里存放着，甚至连各种车牌都会事先备好，以备需要时使用。

老杜轻松地笑道：“那就好，抽血的针管和器械，医院里有，我们到时借一副不就行了？到时我装扮成医生，你装扮成护士，将针管扎进她胳膊上，抽取一点儿血，就OK了。”

由于是外伤，医生让护士将莺莺带到处置室，用过氧化氢和脱脂药棉，对伤口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消毒清创处理后，为防备伤口感染发炎，又为她开了一些抗菌素类的药进行静脉输液。

老杜先尾随着莺莺上了急诊处置室，见她挂着药吊瓶，就打电话给已装扮成护士的娟子，告诉她，让她来二楼病房处置室。

娟子戴着口罩，穿着护士服，来到处置室门前，看见莺莺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正在进行静脉输液，就走了过去，小声问老杜：“是这个女人吗？”

老杜点点头说道：“没错，我一直跟着她。”

“送她的那个保安和夜总会服务员呢？”

“莺莺让他们两人走了。”老杜用嘴一努护士室，对娟子说道，“那里面只有一个实习的护士，你进去不要说话，推起治疗车就去为莺莺抽血，然后我们就撤。”

那时正值午夜，护士在查过房之后，都跑到休息室里休息去了，处置室里只留下一个来实习的小护士。娟子戴着口罩走了进去，扫了一眼趴在那儿偷懒的小护士，那护士慌忙站起来，等着挨训。但是娟子推起治疗车，并没有训她，只是对她点点头，竟然出去了，只留下一脸疑惑的小护士。由于医院很大，她又是新来的实习小护士，同科的医生、护士还没有熟习，所以就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娟子推着治疗车走了出去。

医院的走廊十分安静，娟子推着治疗车缓缓地进来。莺莺以为护士查房，连忙坐起，对她笑笑。娟子对她点点头，将她胳膊上的衣服卷起，用压脉带缚住胳膊，然后用棉签蘸了些碘酒，拿起注射器就要抽莺莺的血。

莺莺急忙将胳膊抽回，惊慌失措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采血。”娟子嘴上说着，手却没有停下，对准静脉将针头刺了进去。

莺莺急道：“我不抽血，我不抽血。”

“别动，马上就好。”娟子抽完血，冷冷地看了莺莺一眼，推起治疗车，走出病房，然后将治疗车放在护士处置室门外，拿起那个刚才抽血的试管，和老杜迅速地离去。

第二天，林康找到一位在传染病医院做医生的朋友，将那个装着血液的试管给了他，让他帮助检查一下。由于在传染病医院检测血液一般都是匿名的，所以那朋友也没有问，过了两个多小时，他打电话给林康，说道：“HIV 呈阳性。”

“哦，我知道了。”

林康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冷笑起来，给吴天佑打电话道：“天佑，莺莺的病好后，你安排时间，我要见她一次。在此期间，你要再详细地调查一下她的情况，嗯，看这个女人是否吸毒，性行为是否混乱等。”

“好，我马上安排人进行调查。”

半小月后，林康在一家咖啡馆，约见了莺莺。在约见她之前，吴天佑告诉林康一个消息，说“柴火棒”在利诱不成后，竟然想采取威逼的手段，迫使莺莺就范。

林康笑道：“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柴火棒’自寻死路，就由他去吧。不过我仍然愿意帮助‘柴火棒’得到莺莺。”

吴天佑惊奇道：“你难道想助纣为虐？”“不是，我只是想替天行道。”吴天佑摇头说道：“不懂。”林康笑道：“你不懂就不懂吧，今后会懂。”

莺莺来了。林康见她脸上有一处淤伤，就问道：“你的脸怎么了？”莺莺拿出一根细长的烟点上，吸了一口，郁郁地说道：“走路不小心碰的。”

“哦，不是碰的吧，好像是柴老板对你动粗，打的吧。”

莺莺一下顿住了，问林康：“那天晚上在我家楼下，‘柴火棒’要对我进行强暴时，是你救的我？”

林康摇摇头，笑道：“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接着他反问莺莺道，“你为什么不顺从他？要知道只要柴老板看中的女人，没有几个人能逃脱出的。”

莺莺淡淡一笑，说道：“我不顺从他，主要是我不想害他。”

林康望着她，说道：“以柴老板对女人的饥渴，他肯定还会找你，而且还会使用暴力迫使你就范。”

莺莺冷笑着说道：“那我就满足他！”

林康笑道：“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做一笔生意。”

莺莺不解地望着林康，说道：“我们做生意？”

“对，我们做一笔生意。”林康从皮箱里拿出一个纸袋，对莺莺说道，“这里面有十万块钱，你拿去。”

莺莺推辞道：“金钱对于我来说，已经不能吸引我了。”

林康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去夜总会唱歌？”

“我喜欢唱歌，唱歌就是我的生命。我喜欢。”

林康一笑，对莺莺说道：“尽管你不喜欢钱，但我仍然准备将这些钱送给你。因为这是我们生意筹码中等价支付的一种方式。”莺莺不说话，抽着烟，望着林康。

“莺莺小姐，生意是这样的。我不希望柴老板对你使用暴力，迫使你就范——既然你肯定要顺从他，不如主动一些，这样大家都好。嗯，比如由我支付你一笔钱，你就陪他一夜。”

莺莺扬眉冷笑道：“‘柴火棒’让你来的？”

林康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道：“我与柴老板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满足他的愿望。”

莺莺冷笑道：“既然是这样，我就满足他。嘿嘿，告诉你的柴老板，他千万不要后悔啊。”

林康大笑道：“他不会后悔。”

“那好，这笔生意我们成交。柴老板什么时候想我，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到场相陪。”说完，莺莺拿起装钱的纸袋，对林康笑道，“这钱我拿走了。”

林康点头笑道：“这是你应得的。”

当天晚上午夜12点多钟，从洗浴城出来的“柴火棒”，拖着软绵绵的身体去地下车库里提车，一边走一边想与那名丰腴白皙美女的销魂时刻，想到得意处，忍不住咧嘴淫笑起来。他坐进车里，准备发动车子时，蓦然发现一个黑影冷冷地站在他车前。

那人缓缓地转过身，微笑着对车里的“柴火棒”说道：“柴老板，还认得我吗？我是林康。”“柴火棒”坐在车里呆愣愣地望着林康，皱眉想道：“他找我干什么？要为赵云狄报仇？”他正在乱想时，林康拉开车门，径直坐在了他旁边副驾驶的位置。

柴火棒结结巴巴地说道：“林康，你找我干什么？当年赵云狄的死可不是我主使的，是王雨农。你可别找我算账。”

“我知道，我不是为那件事儿来的，”林康抽了一口烟，悠悠说道，“柴老板，今天我找你，是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柴火棒”松了一口气，问道，“什么生意？”

“共同对付王雨农。”

“哦，”“柴火棒”听到此话，小心翼翼地说道，“怎么对付他？”

“王雨农正在坐庄一家股票，他自有的资金除了购股、拉升外，已然告罄。现在他正四处借款，我听说，王雨农向你的朋友钱老板借钱时，钱老板拒绝

了他?”

“我打电话告诉钱老板，拒绝他的。”

林康问道：“为什么，要知道王雨农开出的条件很诱人，不仅拿他在京郊价值 1500 万的别墅做抵押，还给钱老板出三分利息。”

“柴火棒”说道：“条件确实很诱人，可惜他没有向我借钱，而是向钱老板借，而钱老板以前做过我的兄弟，所以我就打电话告诉钱老板不要把钱借给他。”

林康哈哈大笑道：“你这是公报私仇。”

“呸，那个王八蛋，竟然让人向警察告发我，害得我进去了不少弟兄。”“柴火棒”恨恨地骂后，又得意扬扬地笑道，“不过，他结婚的时候，我让人找他麻烦了。”

林康微笑道：“这个我知道，当时我在场。不过今后你想对王雨农动手的话，一定要放过林蕴涵。”

“柴火棒”撇嘴道：“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好吧，这个我答应。”

林康笑道：“好的，那我先谢谢柴老板。”

“柴火棒”摇摇手说道：“现在谈我们的生意吧，说，你想让我怎样干掉王雨农?”

“要想干掉王雨农，你必须先借钱给王雨农，然后利用规定还钱的期限，一步一步逼迫他。”

“如果到时他赔得干干净净，一分钱也还不上我呢？我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吗？”“柴火棒”双手一摊，说道。

“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还有王雨农价值 1500 万元的别墅做抵押，你也不吃亏。”

“柴火棒”点头笑道：“道理确实是这样的道理，可是自从我与他闹翻之后，他就不理睬我了，也不向我借钱了，我怎么能让他向我借钱呢？”

林康指点他道：“王雨农不是曾向钱老板借钱吗？你只要拿一半借款，经钱老板的手放出去，今后要账的时候，你拿着欠条去，那不就是你说了算吗？”

“柴火棒”点头微笑道：“妙、妙，那时我说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嗯，哈哈哈。”说完，他一阵大笑。

林康也笑道：“既然如此，柴老板你现在就给钱老板打电话吧，你俩联合借钱给王雨农。”

“柴火棒”点点头，示意林康不要出声，然后笑着给钱老板打电话，说道：“钱老弟，上次我劝你不要借钱给王雨农，嗯听人说，他在郊外的那个别墅，就值 1500 万元。如果他将那别墅做抵押的话，可以考虑借给他。”

钱老板本来就想借钱给王雨农，由于以前他跟“柴火棒”干过，做过他兄弟，就听了“柴火棒”的话，没把钱借给王雨农。这两天他就将这笔钱借给了一家缺乏流动资金的民营企业，现在突然接到“柴火棒”的电话，让他给王雨农放贷，就沉吟道：“柴大哥，我已经放出去一半了，一时之间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王雨农。”

“柴火棒”一听，心花怒放，就顺水推舟道：“实在不行，我给你拿五百万，咱俩家凑一千万给他。”

钱老板惊奇道：“前几天，柴大哥还不想借钱给王雨农，今天为何又主动借钱给他呢？”

“柴火棒”哈哈大笑道：“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我看中了他在郊外的那个别墅；第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为我进去的兄弟报仇。”钱老板一听恍然大悟：“哦，原来柴大哥另有所图啊。嗯，好的，我明天就给王雨农打电话。”

挂上电话，“柴火棒”笑道：“好了，明天，钱老板就可以借钱给王雨农。”

林康见状微笑道：“既然柴老板是我的合作伙伴了，我来时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但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心意略微表示一下。”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张房卡，和一个电话号码，笑道：“柴老板，莺莺小姐正在宾馆里等你呢，春宵良夜，一刻价值千金，快去吧。”

“柴火棒”惊喜道：“林老弟，你怎么知道哥哥的心意？”林康微笑道：“柴老板的心意，整个天上人间夜总会的人知道了，我哪有不知之礼？那天你为莺莺小姐拼命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喝酒呢。”“柴火棒”见他如此说，连忙拱手笑道：“惭愧、惭愧，当时还把莺莺给伤了。”林康笑道：“今天晚上，正是赔礼道歉的好时机，柴老板，向莺莺小姐赔礼道歉的时候一定要温柔才是，千万不能粗暴啊。”“柴火棒”脸上堆满了笑，连声说道：“那是，那是。”

林康走后，“柴火棒”打通了莺莺的电话，问道：“请问是莺莺小姐吗？”正在宾馆里洗澡的莺莺早知是“柴火棒”的电话，冷笑了一下，说道：“是我，你是柴老板？”

“柴火棒”喜不自胜，忙不迭地说道：“是我，是我，你在北京饭店？”

“是，我在1105房间，正在洗澡，柴老板，你不是很想我吗？为什么还不来？”

“柴火棒”大喜，连声说道：“好，好，我马上过去，我马上过去。”他关上电话，闭上眼睛淫笑着遐想了片刻，从车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从中拿出一个绿色的小药丸，摇摇头，笑笑，拿出一瓶矿泉水，将那药丸吃了下去，然后开车向北京饭店方向驶去。

第六十九章 国殇日

王雨农坐在房间里对肖福禄说道：“地下钱庄的钱老板又给我打电话说，准备借给我 1000 万。你说，他前几天不借给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借给我呢？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猫腻？”

肖福禄说道：“是不是这几天他调查了你，感觉你有能力还他的钱，所以就主动打电话要借给你？”

“有可能。你说我这钱还借不借？”王雨农问肖福禄。

“当然是借啊，钱越多越好。”

王雨农见肖福禄这么说，忧虑地说道：“并不是钱越多越好，要知道地下钱庄的钱老板和华南电的朱强、商行的裴天路不一样，他可是黑道白道通吃的人物，手下的兄弟多，下手狠，到时如果还不上钱，他们能把我给剁了。”

“现在形势这么好，我们的计划又这么周密，出货后赚的钱可不是一千万、两千万的事儿，而是一亿、两亿元的事儿，能还不上他的钱吗？”

“话是这么说，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岔子，出不了货，那时老钱再逼我，我怎么办？”听王雨农这么说，肖福禄皱眉道：“ST 化工已经到了股价拉升关键阶段，如果没有钱拉升，散户能跟涨吗？他们不跟涨，我们怎么出货？我看这钱应该借，俗话说，有备无患。”

王雨农点点头，说道：“对，我们确实需要钱来拉升 ST 化工的股价，但我已经将那个别墅押给另一家地下钱庄了。一女嫁二夫，我怕今后会引来麻烦。”

“那怕什么，我们将货出完后，能净赚两个多亿，还他们 1000 万元的资金，不是小菜一碟？”

王雨农点头道：“对，只是别墅的产权证该怎么办？那张真的，已经抵押给另一家地下钱庄了。”

肖福禄笑道：“银行贷款那么多的假材料都能做出来，何况是一张假的产权证？王总，我来做吧。”

王雨农笑道：“这事儿也只能交给你，别人也做不出来。”随后他嘱咐肖福禄，“要快一些，我下午就想把钱老板那笔钱拿过来。”

“没问题，我给办假证的打个电话，十分钟之后，他们就能做出来。”

下午，王雨农将他名下的别墅产权证交给钱老板后，钱老板二话没说，就把一千万元高息贷款打在了他的账上。

在王雨农将借来的钱配合着ST化工连续拉升股价，吸引跟风资金的时候，5月12日那天，四川突然发生了大地震，沪深股市一片惊慌，ST化工接连下跌。尽管在之后的两天，由于管理层及部门机构的托市，勉强稳住了阵势，但ST化工却在不断的下跌之中，这让王雨农痛苦不已，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金来稳住即将崩溃的股价。

在肖福禄看来，打击王雨农和ST化工股价时刻应该从5月13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第二天开始，但林康却暂停了对ST化工股价的攻击。肖福禄不解，打电话问林康：“今天是打击王雨农最好的天时，你为什么不利用？”

林康摇头道：“现在所有国人的心思都在四川受灾的灾民那里，我怎么能置国难于不顾而报自己的私仇？况且援朝正在四川灾区音信全无——我没有心情去报复王雨农。”

肖福禄急道：“如果此时不抓住机会，王雨农出货怎么办？”

林康摇头道：“王雨农已经是瓮中之鳖，即使他现在出货，在ST化工上逃脱，也跑不出我的手心，他所有犯罪的证据都在我手里，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就可以将这些证据公布于众。”

挂断电话后，林康随即去了恒利信托公司。刘海军和李荣正木然地坐在椅子上互望着发呆，林康进去后问他俩：“联系到谭大哥了吗？”

李荣摇摇头，说道：“没有，他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陈青璇的手机也是。我给陈青璇的母亲打电话，她说，援朝和青璇两个人跟着基金会，去北川一所学校给贫困学生发放助学款和学习用品去了。”

“慈善基金会那边有他俩的消息吗？”林康焦急道。

李荣叹息一声，说道：“没有，慈善基金会也一直在联系援朝，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打电话给成都的朋友，他们有人开车去了北川。”

“从昨天晚上，我不停地拨打援朝的手机，就是无法接通。听电视里说，汶川受灾最严重——援朝他——”刘海军说着，眼泪潸然落了下来。

林康拍拍刘海军的肩膀，安慰他道：“谭大哥是一个命大福大造化大的人，肯定没有事儿。现在联系不上他，是因为通信信号中断——并不能说明他就出事儿了。”然后他对李荣说道，“李总，谭大哥一向热心慈善事业，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会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声势为基金会多多募捐。现在他下落不明，我们三

个人为他做点事情吧。”

李荣点头道：“我和海军已经同援朝的基金会联系了，以个人的名义，分别捐了两百万元。恒利信托捐了五百万。”

林康点点头，给徐冠飞打电话，说道：“董事长，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向您请示一下，公司向灾区捐款捐多少？”

徐冠飞叹息一声，说道：“今年这是怎么了？南方的冰灾刚过，四川又来了地震。唉，捐一千万吧，毕竟我们去年赢利那么多。”

“谢谢董事长，我一会儿让怡静和会计将这笔款拨付到谭援朝慈善基金会去，您看行吗？”

“好的，另外，你再以我个人名义，向灾区捐款五百万，这钱我马上让人汇到公司账上，你让怡静连同公司的捐款一并送去。”

“是，董事长。”林康向徐冠飞表示了感谢后，给秦怡静打电话，说道，“怡静，你同援朝的慈善基金会联系一下，将公司捐款的一千万，徐董事长捐款的五百万，我个人名义捐款的二百万，打到他们基金会的账户上。”

“是，林总，我也捐款二百万。”秦怡静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林康，我认为我们三人应该立即赶往成都，然后再去北川，寻找援朝和青璇。”

“好，我马上订去成都的机票，我们赶最近的一趟航班。”

由于航班紧张，最近的一班航班还是14日上午的航班。林康、李荣、刘海军三人到达成都后，已是下午。到成都后，他们一面让朋友大量采购食品、矿泉水和生活必需品，一面商量去北川的方案。

15日上午，他们跟着一支部队，去了北川。在路上，李荣接到朋友的电话，说道：“已经找到了谭董，他安然无恙。”李荣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随即问道：“陈青璇和其他人呢？”“陈青璇被压在废墟下，还活着。其他人下落不明。”

5月12日地震前，谭援朝和陈青璇在地震前跟着慈善基金会，去汶川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发放助学金和学习用品。发放完毕后，谭援朝去学校操场的厕所去小解，走到操场上时，感觉到地动山摇，眼前的教学楼像在波涛中一样，瞬间就成了废墟。他大吃一惊，急忙跑到废墟大声喊叫陈青璇和他认识人的名字。

操场上还有一些上体育课的学生和几个老师，地震来时，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教学楼轰然倒塌。废墟里有微弱的呻吟和呼救声，还有哭泣声。地震之后还有连绵不断的余震，那些已经倾斜还未倒的墙壁，在几次余震中，又轰然倒下了。那些来寻孩子的家长，望着一片废墟的教学楼，哭倒在地上。谭援朝含着眼泪，给陈青璇打电话，给慈善会打电话，给林康、李荣、刘海军打电话，可是通信已经中断，再也联系不上。

夜深了，老师们领着幸免于难的孩子转移后，谭援朝组织那些未走的家长们，在废墟前呼唤学生们，听到有求救声和呻吟声就在旁边标一个记号，然后再用木棍、千斤顶等简陋的工具将那些笨重的断垣、墙壁、石柱撬开，去营救生还者。由于没有大型工具，抢救工作很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呼救和呻吟声渐渐低微，直至没有。

部队进来后，谭援朝将抢救工作交给了部队，自己在冲着废墟不停地喊陈青璇的名字，到第二天凌晨，废墟下才传来她微弱的求救声。

原来，地震发生后，陈青璇被压在废墟下，昏死了过去，到震后的第三天，才醒了过来。这时她听到谭援朝的呼喊声，连忙大声呼救，谭援朝听出了是陈青璇的声音，大喊道：“她还活着，还活着，快来啊。”救援队正在其他废墟里搜寻活的生命，见谭援朝大喊说，“这儿还有一个人活着”，都跑了过来，调动设备开始营救。

由于墙体太巨大，救援队只能将外围的水泥、钢柱移走，由上自下打通空隙，才能将陈青璇救出，所以救助过程很缓慢。谭援朝一直卧在那儿陪着她聊天，跟她讲他当兵时的趣事，给她讲当年在郑州期货市场上的折戟，还问她，得救后，你想去哪儿？陈青璇说不出话，只是望着他笑。

突然谭援朝将头伸进洞口，对陈青璇说道：“青璇，我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陈青璇本来闭着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呆呆地望着他。谭援朝又说道：“青璇，你喜欢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嗯，你说你喜欢教堂庄严肃穆和婚誓时的神圣，那好，我们就举行西式婚礼。”

陈青璇流下了一行泪滴，心想道：“出去后也许我会截去双臂，会残疾一辈子，你还喜欢我吗？”可是她没有一丝力气，只能默默地流泪，却说不出话来。谭援朝见她流了眼泪，就说道：“青璇，不要睡觉，坚持住。只要你活着出来，不管你是不是残疾，哪怕四肢全部截掉，我也会爱你、照顾你一辈子。”

二十个小时后，在林康、李荣和刘海军到达北川后，陈青璇刚刚被解救出来，送到临时救护所进行救治。地震时，陈青璇坐墙边的沙发上，教学楼一倒塌，旁边的铁皮文件柜倒下来，恰好支在沙发扶手上，而陈青璇也恰好就处在文件柜和沙发狭小的空间里，所以受的伤比较轻，小腿受到挤压，只是粉碎性骨折而已。

林康、李荣、刘海军将带来的食品、矿泉水和一些帐篷发完后，陈青璇也要转到成都医院去救治，谭援朝就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成都，多组织一些食品和救灾物资送过来。”

刘海军说：“目前北川的帐篷和食品、矿泉水比较缺，我已经托成都的朋友购买了，现在他们正开车往这儿送，我在这儿等他们，你们先回去。”

谭援朝想了一下，说道：“我们四个分一下工，林康，你和我先回成都，然后乘坐最近的航班飞回北京，组织私募界的同行筹集一些善款。海军，你在这儿和慈善基金会的人发放食品和救灾物资。李荣，你回成都，组织购买救灾的物资。”四人点头同意，然后分头行动，谭援朝、林康和李荣三人先回了成都。

夜里，谭援朝和林康、李荣将购买的食物、矿泉水及其他一些救灾物资组织车队运往北川后，经过天府广场时，见那里烛光点点，聚集了很多，就将车停在路边，走了进去。

广场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用蜡烛摆成心形围圈的“5·12”图案，几千名市民以烛光的心形图案为中心向外辐射，一圈又一圈，每个人都手持蜡烛守护在那里，眼含泪水，静默伫立，为地震灾区的人民祈福。有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捂嘴，暗暗抽泣。

祈福完毕后，有人举起双手，高呼：“四川雄起！同胞走好！”接着周围的人也眼含热泪，跟着高呼：“四川雄起！同胞走好！”声音很快放大，口号渐渐统一为，“中国加油！四川雄起！”继而整个广场几千人都在高呼：“中国加油！四川雄起！”声声呐喊，久久不能停息。在人群中，林康看到一个眉发皆白的老人，一边高呼口号，一边热泪纵横。在他的身边，一个小孩子，手拿着蜡烛，泪流满面地和老人一起高呼。

林康感觉脸上湿湿的，有一种热热的液体从眼里流出，不可抑制。这些年沉浸在股市里，除了冰冷的数字就是红绿的不规则曲线，另外还有一种叫复仇的东西时常在心里蠕动，他的感情已经冷漠，甚至忘记了什么叫感动，而今，这些发自肺腑的呐喊，除了震撼着早已麻木的神经之外，还唤醒了内心深处一种名叫爱和责任的东西。

从天府广场出来，他们三人谁也不说话，都在沉默着，最后，谭援朝抹了一把脸，说道：“去看看青璇吧，我一天都没见她了。”

陈青璇做完了手术，左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外面缠着厚厚的绷带，面色忧郁地望着天花板发呆，见谭援朝他们来了，坐起来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青璇，明天我回北京，去募集善款，你一人在这儿吧。”谭援朝说道。

“我想出院。现在医院的病床很紧张，医生说，我只是小腿骨折，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想先出院，回家养着。打针时，到社区卫生所就行。”陈青璇说道。

这几天大量受伤的群众，被救援队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整个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不得不在外面搭建简易的病房和手术室。谭援朝想了一下，说道：“那好，你回家养伤吧。我给你去办出院手续。”然后和林康就去找值班的护士，为陈青璇办理出院的手续了。在地震时期，医院里的病人虽然很多，但不乱，每个来住院的病人都会有人管理，住院进来要登记，出院也要办简易的手续。

谭援朝和林康来到办公室，有个年轻的护士在抱着哇哇乱哭的孩子，找人喂奶。林康从她手中接过来，拿过旁边的一个奶瓶，说道：“有奶粉吗，我来喂他。”“没有奶粉了，全喝完了——唉。”那个小家伙拼命地蹬着小腿，不停地哭叫。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医生，说道：“拿来，我的娃儿已经吃完睡了，我喂吧。”很显然她刚生育过，还没有过断奶期。

林康问那个喂奶的女医生：“这孩子的妈妈呢？”他话刚出口，就后悔了，在医院里，已经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孤儿，这个只不过年龄较小一点儿。

“唉，孩子的妈妈，在地震时死了。”女医生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叹息，“听现场救援的同事说，这孩子得救的时候，她母亲已经死了。同事解开包裹给她做检查，发现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同事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女医生哽咽着说完，落泪不已。

林康强忍着不让自己掉眼泪，可是随谭援朝走到门外，却已然泪流满面。他想起了那首不知道哪位网友作的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孩子

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

回到北京后，谭援朝利用自己的威望，在私募界又为慈善基金会募集了两个亿，并指挥基金会的人将这笔钱购买成食品、矿泉水、药品、帐篷等救灾必需

品，发放到成都，再由成都转运到北川、汶川等受灾地区。

慈善基金会的人既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又组织采购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人手非常紧张，林康就对谭援朝说：“我来你慈善基金会做志愿者吧。”

谭援朝问：“不管你的股票了？”林康笑道：“让怡静在公司值班就行了。我和吴大伟、程天成都来给你当义工。”谭援朝点点头，说道，“也好”，然后问林康：“我要到外地去募捐，你是跟我去外地呢，还是留在北京跟着慈善基金会在街头发标语，做义工呢？”

林康笑道：“天下所有的私募都知道谭援朝，而不知道我林康，我跟你去干吗？算了，我到街头给你做募捐的义工去。”

谭援朝笑了，问他：“你也是掌管几十亿的私募老总，怎么能放下身份去街头向过路群众募捐？”

林康笑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能为灾区群众出一点力就行，哪管那么多？更何况当年我还在街头推着小车卖过盒饭呢。”听林康这么一说，谭援朝突然想起梁小婉来，对林康说道：“昨天梁小婉打电话给我说，她往慈善基金会抗震救灾账户里汇了一百万，你知道吗？”林康摇摇头，说：“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谭援朝一阵沉默，问林康：“小婉儿的病怎么样了？”

“基本好了，但还需要定期化疗。”

“唉，和那些每顿饭动辄花费上万而捐款只有十多万的大老板相比，梁小婉真是——更何况她还得了病——唉，林康，当年我真是后悔，后悔让你离开梁小婉。”林康见谭援朝如此自责，就劝慰他道：“谭大哥，当年如果不和梁小婉分开，我现在还推着小车卖盒饭呢，哪能有今日这般成就？”

“话虽如此说，但此事我一直心存愧疚，不敢见梁小婉，怕她对我心存芥蒂。”说完，谭援朝又问道，“林蕴涵已经嫁给王雨农了——今后你和梁小婉能不能走到一起？”

林康叹息一声，说道：“今后再说吧。”

谭援朝点点头，说道：“也好。但你要记住，梁小婉可以没有你，但念康不能没有爸爸。”

林康心情沉重地点点头，说道：“我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除了值班人员、采购药品、食品等救灾物资的人员外，其余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两人一组手捧着捐款箱到街头募捐。

5月19日这天，林康和吴大伟、程天成还有三个慈善基金会的人到西单去募捐。西单的人很多，不断有人往募捐箱里投钱，不一会儿，透明的募捐箱就小半箱了。林康斜披着慈善基金会红色的绶带，面带微笑，向每一位捐款者报以深度。

的鞠躬以表谢意。他身边还有一位叫小丁的慈善基金会人员，小丁是负责为捐款的路人身上贴一种带有慈善字样小花贴的。

下午默哀三分钟过后，一个用手走路的乞丐，来到林康身边说：“我要捐款”。林康没听清，弯下腰问：“你要做什么？”那个乞丐年纪很大，衣服残破不堪，屁股下有一个胶皮护垫，鞋穿在手上，头发很长，脸很脏，眼睛很浑浊，他望着林康，说：“我要捐款”。

林康惊讶了，望着他手里的碗，那里只有不多的硬币，又问了一遍：“你要捐款？”“嗯，我要捐款。”说完，他抓起碗中不多的几个硬币，放在募款箱里。

“你，别捐了，捐完后，你吃饭怎么办？”林康问他。

“我还有钱。”随后，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元钱，一一放在募捐箱里，然后转过身，用手支着地，挪动着就要走。周围的人很多，见到这个衣衫破旧不堪的乞丐往募捐箱里捐了款，都鼓起掌，有的人眼里眨着泪花，边抹泪，边鼓掌。

“先别走，”林康眼睛湿润了，叫住那个乞丐，走到他面前说道，“谢谢你！我替所有受灾的人，谢谢你！”然后恭恭敬敬地向那个乞丐鞠了一躬。小丁也眼含着泪花在他衣服显眼处贴了一个带着慈善字样的小贴花。那个乞丐笑了笑，转过身，用手支着地，挪动着走了。周围围观的人们，都纷纷从身上掏出钱，塞在募捐箱里。

“哎哟，怎么你当起义工了？”不知什么时候，王雨农竟然出现在林康面前，皮笑肉不笑地望着林康说道。

“为灾区做点事儿，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怎么，你也要捐款？”林康望着他淡淡地笑道。

“当然，不捐款来干什么来了？为了看你？哧——”王雨农从钱夹里拿出两张钞票，在投入募捐箱时停住了，问林康道，“捐完款后，你给我鞠躬吗？”

“我会为每一位向灾区捐款的人鞠躬，不论是谁。”

“哦，哈哈，”王雨农瞪大眼睛说，“捐一次款，你就鞠一次躬？不累么？”

“受灾的人都等着吃饭，看病，这点累算什么。”林康淡淡地说道。

王雨农点点头，伸出大拇指对林康比画了比画，说道：“行，高尚！来，我要捐款了，你准备鞠躬吧。”说完，他将手里的一张钞票投进了募捐箱。林康笑着给他鞠了一躬。王雨农又将手里的一张钞票，放进了募捐箱，林康又鞠了一躬。

“哦，哈哈，有点意思，我问你，是不是我捐多少次，你就要鞠多少躬啊？”王雨农望着林康问道。

“是。”林康答道。

“那好，我现在要一张一张地捐。”说完，王雨农将手里的钱包拿了出来，掏出厚厚一沓钞票，然后拿出一张，放进了募捐箱里。林康见他如此，也就微笑着

向他鞠了一躬。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情景，王雨农每捐一次钱，林康就鞠一躬。

“雨农，你要干什么啊？”挺着大肚子的林蕴涵从人群外走了进来，拉住王雨农拼命往外拉。

“你不待在车里休息，出来干什么？哎，你别拉我啊，我这不是在为灾区人民捐款吗？”王雨农争辩道。

“有你这样捐款的吗？”林蕴涵从他手中抢过钱包，掏出里面所有的钱一下子全塞进了林康手里的募捐箱里。

“谢谢你。”林康面无表情，望着林蕴涵说道。

林蕴涵愣了一下，凝望了他半刻，欲言又止，叹息一声，转过身拉起王雨农的胳膊说道：“我们走吧。”

王雨农被她拉着向外走了两步，又折了回来，走到林康身边，说道：“小子，我和林蕴涵的孩子快出生了，我儿子摆满月酒时，你一定要到场啊，我们同喜同贺。”

林康面无表情，淡淡一笑道：“只要你邀请，我一定参加。”

王雨农见林康如此，伸出手在他脸上轻轻敲打了两下，嘲笑似的说道：“你小子现在这么温顺，是不是打你两次，打服了？哈哈，你小子就是贱，不打你，你狗似的天天狂吠，一打，你就温顺。哈哈，看来今后要多打你几次喽。”

“王雨农，因为今天是哀悼日，我不想跟人打架。”

“哦，看来你并不是怕我，而是另有原因。那好，过了这几天，我再收拾你一次。”王雨农还想说什么，被后面的林蕴涵拉走了。

林康将募捐箱交给小丁，自己坐在不远处一个木制的椅子上，点上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他望着广场边上王雨农和林蕴涵慢慢走远的背影，心潮起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王雨农是自己的夙敌，林蕴涵是他的妻子，她怀孕了，怀的还是王雨农的孩子！如果自己痛下杀手，那么林蕴涵必将失去自己的丈夫，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必将失去未曾谋面的爸爸。这又让他想起，那天在医院里那个失去父母亲的孤儿。林康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一阵辛辣的烟雾钻进了他的肺部，呛得他涕泪横流。

下午募捐即将完毕，林康抱着箱子和小丁即将离开广场时，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儿拿着二百元钱跑了过来，拦住林康道：“叔叔，我要捐款。”“哦，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林康蹲下身，圈住要挣扎着往外跑的小男孩儿。

“在那里。”林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见一个身材高挑，相貌秀丽的女人站在那儿，正望着自己。林康与她眼神对视的刹那，周身一颤，脑里一片空白，天，莫娴娴！

那个小男孩儿挣脱林康怀抱，高叫着“妈妈”欢快地跑到莫娴娴身边。莫娴娴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了过来，林康慢慢从地上站起，呆愣愣地望着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嘿，你还好吗？”莫娴娴在他身边站定，微笑着说道。她面色红润，身材稍稍有些发胖，穿着一件米色的短袖衫和一条白色的长裤，看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漂亮，只不过原来的长发已经绺了起来，用一根长发卡别在脑后。

“还好，你呢？”林康恢复了神态，微笑着问莫娴娴。

“和你一样，很好。”莫娴娴微笑道。那个小男孩儿拉着莫娴娴的手，藏在她身后，偷望着林康。

“你的孩子？”林康逗了那小男孩儿一下，问莫娴娴。

“嗯，四岁了，很淘。”莫娴娴微笑着将小男孩儿拉到身前，对他说，“叫叔叔。”

“叔叔，”小男孩儿怕林康抱他，怯怯地叫完一声“叔叔”就迅速地躲在莫娴娴的身后了。

“你在北京吗？”林康问。

“嗯，我老公是沈阳人，三年前，来北京做生意了。他和你一样，只不过是一家基金公司的经理。”

“哦，”林康心里五味杂陈，望着莫娴娴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同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这么多年，竟然第一次相见。

“好了，我要回家做饭了，今天晚上我老公要回家吃饭。”莫娴娴微笑着挥手同林康告别，领着那个小男孩儿回家为老公做饭去了。走之前没有告诉林康她的地址，也没有告诉她的电话，很显然，她已经将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放了下来，安心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唉，做不成恋人的男人和女人，永远无法升华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偶然相遇就已经足够了，还想再需求什么？分手后，不再相见，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解脱，在淡忘中开始，在开始后遗忘，于是一段爱情就此结束，再也不会孤寂流浪。

第七十章 车祸

国悼日之后，那些托市维稳的资金，渐渐抽离，股市也慢慢呈现单边下跌的趋势。而 ST 化工却仍然表现强势，不断上涨，不过其上涨的势头渐渐缓慢了下来。

傍晚时分，肖福禄给林康打电话说，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要见他。以前两人见面都是在深夜，而肖福禄突然提出这个时候见面，让林康有些意想不到，就问：“什么事情，这么紧急？”肖福禄不好意思地笑道：“林总，最近我手头紧些，等着钱用。”“哦，”林康明白了，说道，“也好，我把许诺你的钱全部给你。嗯，我们老地方见面吧。”他们说的老地方是五环路外一家僻静的咖啡馆。

“林总，王雨农现在开始秘密出货了。”肖福禄一坐下后，就对林康说道。

“哦，现在还没有到他预定目标，王雨农怎么能出货？”林康疑惑道。

“现在股市呈现单边下跌；尽管王雨农配合磷酸化工集团发布的利好消息，拼命拉升 ST 化工的股价，但他的资金已然用完，再没有多余的资金用来拉升，所以他想趁股价还在上涨时，秘密出货。”

“王雨农不是向地下钱庄借了两千万吗，怎么这些钱也用完了？”

“快用完了。况且昨天华南电公司向王雨农发来律师函，准备起诉他。王雨农怕夜长梦多，所以就想尽快从 ST 化工上出货。林总，这个时候，如果您一边利用舆论发布 ST 化工的不利消息，一边砸盘，那么王雨农必死无疑。”

林康苦笑一声，说道：“我不想和王雨农再争斗下去了。”

肖福禄吃惊地问道：“这几年你花钱无数，就是想把王雨农做掉，现在大网撒下，已经到了收口时期，你竟然不想和他争斗了。林总，你要知道王雨农作恶多端，人神共怒啊。我们不说别的，就是他诈骗银行和华南电那两亿元，就该死。”

林康闭上眼睛，缓缓地点头，说道：“我知道，王雨农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是我却不忍收拾他了，把他留给别人吧。”

肖福禄摇着头，不解地问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林康苦笑道：“我就是让王雨农破产，让他跳楼，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无非多了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孤儿。福禄，这次我去四川救灾，看到那儿的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特别是那天晚上，抱着那个失去母亲的孤儿，心里特别难受。就在那天晚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渺小，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让林蕴涵失去丈夫，让她的孩子失去父亲。这也是我不想再与王雨农争斗下去的原因。”

肖福禄叹息一声，说道：“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再勉强。算了，林总，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准备这几天和老婆去美国，喏，你看，护照已经办好了。”说了很多之后，他终于提到了报酬。

“好的，我说话算数，”林康从包里拿出支票来，写了一张五百万的支票，交给肖福禄道，“这是五百万，你拿好了。”

肖福禄接过支票，仔细看了看，笑道：“林总，真是一诺千金的人。刚开始时，你说先给我五百万，事成之后再给我五百万，还不包括活动经费。当时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哈，现在你果然全兑现了。”说完，他站起来，和林康握手道，“林总，我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再见吧。”林康握住他的手，微笑道：“再见。”肖福禄将支票小心翼翼地夹在皮包里，对林康笑笑，挥挥手，走了。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林康突然接到梁小婉保姆的电话，说道：“林大哥，小婉儿姐突然呕吐得厉害。”

林康皱眉问道：“今天是不是化疗了？”

“嗯，上午做的化疗。”

“哦，没事儿，这是化疗后正常的反应。”

“不是啊，以前做过那么多次化疗，也没有见她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你的司机小唐了，他快到了。哎，你快来看一眼吧。”

“好，我马上就到。”

林康开着车，到梁小婉的楼下时，小唐已经到了，正和保姆搀扶着梁小婉往车里坐。

“怎么了，小婉儿？”林康看到她的脸色灰白，就轻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就是呕吐得厉害。”梁小婉虚弱地说。

“化疗后，你吃什么东西了？”林康问梁小婉。

“没吃什么，就是傍晚的时候，喝了一点小林做的海鲜汤。”旁边的保姆也赶紧说道，“我见小婉儿姐一天没吃东西了，就去市场买了些海鲜，煲了一些汤给她喝。”林康点点头，说道：“是了，肯定是吃海鲜过敏。快去医院看看吧。”

就在梁小婉急着要去医院的时候，车子却无论如何也打不着火了，小唐气

极，一遍又一遍地打火、加油，可车子除了“嗯、嗯”两声之外，再无动静。小唐下了车对林康说道：“我的车坏了，打不着火。”

林康说道：“把小婉儿搀下来，坐我的车去医院吧。”他刚坐上车，还没有发动车子，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那人阴森森地问道：“你是林康吧。”林康心里一沉，说道：“是，我是林康。”那人嘿嘿怪笑两声，说道：“肖福禄在我们手中，嘿嘿，我们老板要和你说话。”林康一惊，从车里下来，冲小唐摆摆手，示意他开车快送梁小婉去医院，然后沉声对那人说道：“你们老板是谁？”小唐点点头，从林康手中接过车钥匙，发动起车子，疾驰而去。林康则慢慢上了小唐熄火的那辆车。

“哈，林康，才几天，你就把我忘记了？”王雨农在电话里冷笑着说道。林康心里一沉，问道：“王雨农，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林康，你真他妈厉害，竟然把我最忠心的人给挖了过去，为你卖命。哈，好啊。说，你给肖福禄多少钱？！”

“肖福禄？我不认识谁叫肖福禄。”林康一惊，心想，肖福禄肯定暴露了。

“哎，林康，别装了。今天晚上我出来办事，偶然发现你们两人的车停在了一起，于是，我就让人跟踪你们，哈，没想到你们两人竟坐在一起很亲热地喝咖啡。你不要对我说，你不认识他，或者偶然遇见喝了一杯咖啡，告诉你，肖福禄已经招了，而且我还在他身上搜出了你签名的支票。说一说，你给了他多少钱，让我也见识见识你的手笔。”

“王雨农，至于我给肖福禄多少钱，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今天刚刚决定，不再和你争斗了。真的，我不想和你争斗了。”

“哈哈，难道你塞给肖福禄五百万后，却不想和我争斗了？嘿嘿，你哄三岁小孩子吧，我不相信。说说，你就给了肖福禄五百万吗？”

“你真的想知道？”林康见他如此，不由得冷笑起来。

“真的想知道。”

“那好，我问你，你给肖福禄的年薪是多少？”

“一百万。”

“哦，一百万。王雨农，我给他的钱是你的十倍。”

王雨农狠狠地踹了一下晕倒在地上的肖福禄，咬牙切齿地骂道：“好，算你狠林康。但你等着为肖福禄收尸吧。”

“王雨农，你——”

“我，我怎么了，林康？”王雨农嘿嘿冷笑。

“王雨农，我们做资本的，玩的是钱，要用钱和智慧来进行决斗，你怎么总喜欢用刀和鲜血来解决问题？”

“哦，钱和智慧？那包括不包括阴谋？你收买肖福禄算不算阴谋？”王雨农在电话里大喊。

“王雨农，如果我收买肖福禄算阴谋的话，那么你十年前串通第三方营业部私自出货罗邦算不算阴谋？你串通地下钱庄‘柴火棒’逼死赵云狄算不算阴谋？当年赵云狄已经赔光了所有的金钱，已经认输了，可是你还是逼死他？现在你又要对肖福禄下手了，为什么你总喜欢用鲜血和暴力？”

“当年赵云狄跳楼，是因为他侮辱了我，我让他跳了楼。现在肖福禄去死，是因为他背叛了我，等一会儿我让他下河。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去死，那肯定是你惹怒了我，我让你出车祸。”说完，王雨农冷笑着挂了电话。

林康无力地伏在方向盘上，疲惫地闭上眼睛，这么多天发生的是是非非，一幕幕就像黑白电影一样从眼前一一闪过。

“你惹怒了我，我让你出车祸。”突然林康想起王雨农说的话，不由得“哎哟”一声睁开眼睛，心道，“坏了，小唐开着我的车送小婉去了医院，说不定他们已经下手了。”

林康用力握着车钥匙，拼命打火，踩油门，车子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唉，林康气极，重重地擂了方向盘一拳，连忙下车往小区外面跑。他跑到小区门外，一面给小唐打电话，一面拦出租车：“喂，小唐，你在哪儿？”

“林总，我在去协和医院的路上，嗯，不过，快到了。”

“现在停车，让梁小婉坐出租车去医院。”

“为什么要坐出租车，我们马上到医院了。”小唐不解地问道。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现在给我停车。”林康怒不可遏地喊到。

“嗯，好吧。”小唐和林康正打着电话，忽然从内侧道直冲来一辆大卡车，重重地撞在他的车上，“哎呀——”电话里小唐惨叫一声，再无动静。林康心一沉，闭上眼睛，想：“坏了，王雨农已经动手了。”他吩咐出租车司机道，“快点，去协和医院。”

到协和医院门口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大堆人，肇事的司机已经逃逸，小唐、梁小婉和保姆小林已经被路人送往医院，交警也到了，正在现场拍照和查看。

由于梁小婉和保姆坐在后面，伤得不是很重，只有些轻微擦伤和骨折，只是司机小唐内脏出血，生命垂危。林康接到医院里的电话，去了急救室，看到正在手术室里抢救的小唐，心里的仇恨又一次被点燃起来，冷笑道：“王雨农，本来我已经收手了，可是你总是逼我。”

林康走到楼下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一个财经报的记者打电话，说道：“明天你把ST化工涉嫌虚假兼并重组及编造虚假赢利的消息发出去。”

那记者为难地说：“后天可以吗，明天的报纸已经排完版了。”

林康冷笑道：“不行，必须明天发消息。”

那记者说道：“我只是一个记者，只管发布稿子，没有权利改动排完版的报纸。”

“那你去找你们报社的社长，他能改动。”

“他是社长，我——我怎么能叫得动他？”

“你尽管去找他，我现在就给你们社长打电话。”

挂上电话后，林康给报社的社长打了一个电话，那个社长思索了一下，说道：“揭黑打假，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财经报纸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坚决支持。嗯，林总，你放心吧，揭露 ST 化工黑幕的消息明天一定见报，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重新排版。”林康已经吸取了十年前折戟罗邦股票的教训，早早就和各大财经报社的社长、主编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之后，他又给秦怡静打电话道：“怡静，明天开盘抛售 ST 化工，直接砸跌停。”秦怡静答应道：“可以，我要它的 ST 化工，五个跌停。”林康咬牙道：“对于 ST 化工那样的小盘股，五个跌停太少，我要十个跌停。”秦怡静说道：“拉升股价很费劲儿，但领着散户砸跌停却非常容易，只要多散布一些利空，配合崩溃的股价，制造些恐慌的气氛，十个跌停差不多能做到。”林康冷冷地说道：“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把我王雨农给我摁在 ST 化工里面就算完成任务。”秦怡静说道：“没问题，肯定能。”

第二天，果然一家大型财经报纸揭露 ST 化工编造虚假赢利、散布虚假兼并重组，勾结庄家共同拉升股价等消息，与此消息相对应的则是 ST 股价的直接跌停。

早晨王雨农打开电脑，就发现集合竞价区有万手大单压盘，有人将股价直接打到跌停位置。他大怒，叫道：“肖福禄，你他妈的快去查一查这是谁在抛盘。”谁知肖福禄没进来，杨鸣却进来了，说道：“王总，肖福禄不是被您——”说着，他伸出右手掌比画了一下手势。王雨农愣了一下，对杨鸣挥挥手，示意他下去。先前，如果是此时，坐在王雨农办公桌对面与他一起研究大盘的应该是肖福禄才对，唉，只可惜，昨天一怒之后，在他身上绑了几个巨石，沉尸到了水库。

“妈的，肯定是林康搞的鬼。操，你想让我的资金全部套在里面？没门儿，我现在即使割肉也要斩仓。”王雨农骂着，将 ST 化工的股价也挂在了跌停位置。

庄家坐庄时，有两种股票最不受宠，一是大盘股，虽说出货好出，但盘子太大，不易拉升股价；二是小盘股，股价极易拉升，但因为承接的资金特别少，所以出货则非常艰难。而 ST 化工就是属于小盘股里面的小盘股。王雨农在坐庄这只股票时，一是因为他的资金很少，只能坐庄小盘股；二是因为他与孟子民合作过，彼此信任，能相互配合，所以当初就选择了 ST 化工。

本来林康已让秦怡静将 ST 化工直接打到了跌停，如今王雨农也挂上了万手大单，想一想，在大盘单边下跌，而且 ST 化工又有利空消息袭击的情况下，那些藏在里面的小散们想跑还来不及，谁还敢接手？于是，ST 化工盘面惨绿，毫无资金承接。

第三天，在集合竞价时，又有万手大单，又直接挂上了跌停，王雨农无法，只能跟着挂单。可是无论怎么样挂单，整个盘面承接资金寥寥无几，没有一点儿波澜。如果此时，王雨农能有一笔资金，托住股价，引诱一些散户或者游资进来，他或许能跑，但在 2008 年 6 月时，市场从最高点一跌崩塌，各路资金均受伤惨重，谁还敢去承接？于是 ST 化工跌停复跌停，将王雨农套得紧紧牢牢，丝毫不能动弹。

转眼间，ST 化工已经十个跌停，王雨农早已亏损严重，他暗想道：“林康与我在 ST 化工的血拼，肯定是本着拼命去的，我先割肉逃跑吧。”第十一天，ST 化工终于有了些起色，从跌停板上显露了些抬头的痕迹，不过又很快被人强按了下去。王雨农也无计可施，只能将股价挂着跌停位置，等待别人来捡肉。

这天，王雨农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地下钱庄的钱老板和“柴火棒”去了，公司的保安前来拦截被他们手下的彪形大汉一把推在墙上，凶狠地骂道：“小子，再他妈的叫，我废了你。”保安早已被这几位拿刀拿棍的大汉吓得浑身筛糠，哪儿还敢有半点争辩？于是就任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钱老板和“柴火棒”走进后，也不说话，一个用眼怒视着他，一个笑咪咪地望着他。王雨农被他们弄蒙了，结结巴巴地说：“二位大哥，二位大哥，咱们好说话，好说话。”

“王雨农，谁他妈跟你好说话，我们好心好意地借给你钱，你他妈的竟然用假产权证来糊弄我们。”钱老板说着话，将那张别墅的产权证照着王雨农的脸上摔了过去。这张假产权证是王雨农让肖福禄在街头找办假证的做的，此时见钱老板气冲冲地找了过来，便争辩道：“这哪是假证？这哪是假证，这分明是真证嘛。”他还在争辩，被钱老板一把摁在办公桌上，骂道：“你以为你说是真证就是真证了？老子让人去产权交易所问了，别人说是假证。”听见钱老板如此说，王雨农这才木然地坐下，不再吭声。

“钱老板，我说的怎么样？王雨农这个人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坐在旁边的“柴火棒”拿眼斜睨着王雨农对钱老板说道。

王雨农对“柴火棒”甚是反感，见他说着不凉不热的风凉话，心里来气，就说道：“‘柴火棒’这是我与钱老板的事儿，你来做什么？”谁知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钱老板一巴掌打在了头上，骂道：“‘柴火棒’是你叫的？我还不叫他‘柴火棒’，你就敢叫了？”他刚说完，就看到“柴火棒”的眼神望着自己硬了起

来，但连忙改口道“柴老板”。

“柴火棒”站了起来，望着王雨农呵呵笑道：“王雨农，刚才你问我，来做什么来了？好，我现在告诉你，我来讨债来了。”

王雨农疑惑道：“我也没有借你的债啊。”

“哈哈，谁说没借我债，这字条不是吗？”“柴火棒”从怀里掏出一张王雨农写的借款欠据。

“这，这是我写给钱老板的。”王雨农结结巴巴地说道。

“哈哈，你借的一千万之中，有我的五百万。”“柴火棒”虽然笑着，但眼睛很冷，盯着王雨农问道，“怎么样，王总，把钱还给我们吧。”

“不是没有到日子吗？”王雨农说道。

“我操，还管你到不到日子，你他妈当初就给我们一个假的产权证做抵押，你现在又给我谈什么日期。”“柴火棒”一边说着，一边揉着鼻子，说道。

王雨农不吱声了，木然地坐在那儿，说道：“我的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呢，现在没有钱。”“哈，你一句话，没有钱，就把我们打发了？”“柴火棒”跳了起来，指着王雨农骂道。但他终于没有一直骂下去，因为他红红的鼻子上有两行清滴滴的液体蹿了出来，挂着上面，左右摇曳着。

“柴火棒”用力地擤了一下鼻子，将那对鼻涕给摔在了地板上，然后对钱老板说道：“钱老弟，我感冒了，你来。”钱老板上前一步，对王雨农呵斥道：“快还我们钱吧。”王雨农嗫嚅道：“我账上才有七八百万，不够你们的钱。”钱老板眼睛一转，说道：“你先把这些钱汇到我们账上吧，剩下的钱我们宽限你两天，你再借一借。”王雨农心想，“也只能如此了。”于是他问清他们的账号，打开电脑，将账上的八百万转进了账户里。

“好了吧，我已经把钱转到你们账户上了。”王雨农木然地坐在椅子对他们说道。钱老板见他如此说，便打电话让人查了一下账户，见果然有一笔八百万的款子刚转了进来，于是他笑道：“好了，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你剩下的二百万什么时候给了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再放你回来。”

王雨农急道：“那怎么行，我走了，谁给你们借钱？”“柴火棒”出言讥笑道：“你就是不走，谁又能借钱给你？”

“我还有 ST 化工股票啊，它至少能值两百万吧。”

“哈，你那个破 ST 化工已经十多个跌停了，谁还敢买，你卖不出去就相当于一堆废纸。我们才不要呢，我们要的是硬通货。”

王雨农见“柴火棒”如此说，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道：“反正我不跟你们走，不就两百万吗，今后我借了钱再还你们。”

“哈哈，跟我们玩硬的了，操，兄弟们，按咱们地下钱庄的规矩，还不上钱怎

么办?”“柴火棒”尖声叫道。“剁了!”一个彪形大汉拨出一把尖刀走了过来。“柴火棒”冷笑道:“王雨农,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先选择一个。”

“好吧,我跟你们走,但走之前,我要给我老婆打个电话。她,她还有十多天,就要生产了。”王雨农颤声说道。

“柴火棒”和钱老板两人对望了一眼,点点头,王雨农这才拿起电话,给林蕴涵打了电话:“蕴涵,我是雨农。嗯,你今天说去医院检查,去了吗?”

电话那端,林蕴涵的心情很好,笑道:“去了。医生说,宝宝很好,一切都很正常。嗯,你呢,还在公司吗?”

“嗯,我在公司。”

“呵呵,你猜猜我在哪儿?雨农。”林蕴涵笑着说。

“在医院?”

“不对。”

“在家?”

“不对。”

“在街上遛弯儿?”

“也不对。”

王雨农苦笑起来,说道:“我猜不出来了。”

“哈哈,我就在你公司门外面,正往里走呢。咦,今天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多人?”显然林蕴涵已经走到了走廊里。

王雨农吓了一大跳,放下电话,愣愣地看着林蕴涵走了进来,问道:“你怎么来了?”林蕴涵看了一下四周,见都是陌生的拿刀拿棍的彪形大汉,就问王雨农:“他们是谁,在这儿做什么?”

“柴火棒”没等王雨农回答就阴阳怪气地说道:“王雨农欠我们钱,我们讨债来了。”

“笑话,他怎么能欠你们钱?”林蕴涵不信。

“柴火棒”拿起王雨农签字的欠据在她面前晃了晃,说道:“你看这是欠据。”

“真的吗,雨农,你欠他们钱?”林蕴涵瞪大了双眼,望着王雨农问道。王雨农低下头,沉重地点了点头,说道:“真的。”

“柴火棒”走了过来,得意地对林蕴涵说道:“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得,王雨农,你给你老婆打也打电话了,见也见到了,了却了心愿,该跟我们走了吧。”

王雨农站了起来,望了望林蕴涵,笑了笑,说道:“蕴涵,我跟着他们出去一下,过几天回来,你好好在医院待着,别乱跑了,啊。”林蕴涵望着他,点点头。王雨农低下头想了一下,又说道:“你如果生个男孩儿,就按我们以前商量好的

名字，叫王雨。如果生个女孩儿，就叫王涵。”

林蕴涵呆愣愣地望着王雨农，又点点头。王雨农笑笑，点点头，说道：“我走了，你要多保重。”说完，摸了摸林蕴涵的脸，就往外走。

“慢着，”林蕴涵一声断喝，走到王雨农与“柴火棒”中间，对他说道：“王雨农欠你们多少钱，你们就想把他领走？”

“不多，200万。”

“不就200万吗，我帮他还。”林蕴涵抬起头，望着他们说道。

“蕴涵，我不要你的钱，我能还上就还上，还不上，大不了将这条命给他们。”王雨农从后面一下子拥抱住了林蕴涵，轻声说道。

林蕴涵微笑着说：“你的命给他们？我不答应。我们未出生的儿子也不答应。我不能让自己失去丈夫，让孩子失去父亲。”

王雨农转过身，用额头抵住她的额头微笑道：“谢谢你，蕴涵，你终于爱我了。”林蕴涵也微笑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不爱你，还去爱谁？”

两人正说着话，“柴火棒”悄悄走了出去，给林康打电话道：“林总，王雨农他老婆林蕴涵来了，说要替他还钱，我们带不回来他。”

林康心沉了下去，问道：“林蕴涵要替王雨农还钱？她还说什么？”

“她说，她不能让自己失去丈夫，让孩子失去父亲。还说，他们是一家人——”

林康闭上眼睛，心里剧痛起来，咬紧牙关，沉声说道：“我真的不想让王雨农在我手上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不想让林蕴涵恨我一辈子，也不想让她的孩子恨我一辈子。你们回来吧。”

“林总，你真的不收拾王雨农那小子了？”“柴火棒”亟亟地问道。

“不想，不过，有人会收拾他。我已经将王雨农的骗贷材料、裴天路的性爱录像、他与裴天路谈话的录音，连同他谋害肖福禄的证据都寄给了纪检委和公安局。也许公安局正在去逮捕他的路上。”林康说完，又奇怪地问“柴火棒”，“哎，柴老板，你的声音不太对，是不是感冒了？”

“嗯，感冒好长时间了，也不好——”“柴火棒”揉着鼻子说道。

“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我听人说，艾滋病起初的症状也像感冒一样。”林康说道。

“柴火棒”吓了一跳，说道：“不能吧。”林康劝他道：“是不是无所谓，你最好到传染病医院去检查一下，不是最好。是的话，及早治疗，还是很有好处的。”“哦，谢谢啊。”“柴火棒”在思想迷茫之间竟然对林康说了句谢谢。

“柴火棒”听了林康的话，突然之间好像被人抽去了脊梁一样，软塌塌无力地垂下脑袋，回来之后，有气无力地对那些人说：“既然林蕴涵答应还钱，大家

都撤了吧。”钱老板见刚才还气昂昂的“柴火棒”突然之间没有了精气神，心里诧异，于是大手一挥，说道：“大家撤。”

蓦然之间，那帮拿刀拿枪的人，走得干干净净，屋里只剩下王雨农和林蕴涵。林蕴涵微笑着对王雨农说道：“好了，没事儿了，我们回家吧。”王雨农也微笑道：“我们走吧。”

“你们往哪里走？”正在他们说着话，往外走的时候，又有一伙拿刀拿枪的人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刀疤脸的男子，说道：“王雨农，借我们的钱，也该还了吧。”王雨农见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心里烦闷不已，倒退了几步，坐在椅子上说道：“我真的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实在不行，我的别墅在你们那儿抵押着，归你们就是了。”

“操，我们要的是钱，要你的别墅做什么？快拿钱。”“刀疤脸”怒斥道。

王雨农捧住头哀叹道：“我他妈真的没钱了。”

“来横的是吧。送他去见阎王。”“刀疤脸”一挥手，后面走来四个大汉，架起王雨农放在了窗台上。王雨农吓得面容失色，哇哇直叫。

林蕴涵皱眉道：“他欠你们多少钱？”

“一千万。”

林蕴涵转过身，问王雨农：“雨农，你怎么借那么多钱？”

“我，我，我坐庄 ST 化工，被林康那个王八蛋硬硬地打了下来，才亏损成这样。”

林蕴涵立刻变了颜色，问王雨农道：“他又想怎么陷害你？”

“林康勾结肖福禄在我坐庄 ST 化工之前，偷偷潜伏下来，等我将股价拉到高位，他们便不计成本地往下砸盘，让 ST 化工连续十多个跌停。到现在，还在阴跌不止。”

林蕴涵冷笑起来，转过身对“刀疤脸”说道：“你再宽限他一段时间，我保证，他能将这钱还上你们，再说，你们还有别墅做抵押，吃不了亏的。”

“刀疤脸”冷笑道：“我们地下钱庄，说一不二，到时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借期已到，必须马上还钱，还不上，哼哼，按规矩办。”说完，他一挥手，说道：“兄弟们，送王雨农上路。”

下面的人一声大喝，打开窗外，抬起王雨农就要往外扔。林蕴涵大急，猛地扑上去，大叫道：“不能这样，我们还你们钱就是。”那里面有一莽撞大汉，见林蕴涵扑了过来，也没有回头看，回首一脚，正好踢在她的肚子上，林蕴涵一声惨叫就昏死在那儿。

众人一看傻了眼，都面面相觑起来，其中一人俯在“刀疤脸”的耳边说道：“大哥让我们来，只是吓唬这小子一下，并不是真想要他的命。现在他老婆又出

事儿了，我们还是撤吧。”“刀疤脸”走过来，拿出一把刀对准王雨农的脸比画道：“记着还钱，我们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还钱，我们还来。要知道，我们知道你的家在哪儿。”说完，他一挥手，这些人也撤了。

王雨农从窗台上跳下来，扶住林蕴涵急切地叫道：“蕴涵，蕴涵，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他正在叫着，从外面又走进来几个警察，亮出了逮捕证，说道：“王雨农，我们正在调查两个案件，一个是肖福禄失踪案，一个是银行骗贷案，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此时的王雨农早已从地上蹿到了窗台，当听到要让他去公安局协助调查时，大喊道：“你们再过来，我就要跳下去了。”

几个警察一下子愣在那里，劝他道：“你不要激动，你只是嫌疑人，我们只是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协助调查一下。”

王雨农哭道：“你们他妈的，谁也不要说话了，快抢救我老婆。把我老婆抢救过来，我才跟你们回去。”警察们早注意到了躺在地上的林蕴涵，见她身底下一摊血，就连忙给 120 打电话。

其中一个年老的警察对王雨农说：“120 马上就来了，你先下来吧，窗子上风大，别有什么闪失。”

“什么他妈的快来了，你们不会先抬着她下去啊，到楼下等 120 啊，这样可以节省抢救的时间，你们不知道啊？”王雨农边哭边骂。他的一席话提醒了众人，于是大家连忙七手八脚地将林蕴涵抬到楼下。

那个警察又说道：“你老婆被抬到楼下去了，你现在可以下来了。”王雨农脚跨在窗户中间，向外张望道：“我要亲自看着她被抬到 120 急救车上，我才下来。不然的话，你们就别指望我下来。喂，你别靠近我。你他妈的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他这么一喊，那个警察立刻站在那里，再也不敢移动了。

王雨农站在那里，往下望，感觉一阵眩晕，地上的行人车辆小得像蚂蚁一样，他隐约听到 120 救护车疾驶了过来，然后又隐约看到林蕴涵被抬到了车上。他放下心来，转过身对那两个警察说道：“你们救了我老婆一命，我也要帮你们一次。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事实。那个肖福禄是我让人杀死，沉到水底的。那个骗贷一亿资金案，是我指示肖福禄干的。现在肖福禄死了，我一人承担。哈，如果我死了呢，就没有人承担了。我知道，像我这样杀人、骗贷，死两个来回儿都够了。好了，不麻烦你们了，我自行了结。”说完，原来哭泣的王雨农竟然微笑起来，缓缓地望了周围一眼，松开双臂，向后仰去。

结尾 道之道，非常道

2008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姗姗来迟，但下得极大。有一家三口，手牵着手说笑着，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从潭柘山上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下。走到半山腰梅园处，那个走在中间的小女孩儿用力闻了闻，说道：“好香，肯定是梅花开了。”然后抬起头，笑着对父亲说道：“爸爸，梅花开了，我们去看梅花吧。”

那男的踌躇一下，笑道：“也好，这潭柘山的梅园，爸爸有十年没有来了，不知变了没有。”那女的也笑道：“我们进去看看，你也故地重游一次。”

说笑间，三人已然走了进去。这梅园较之十年前，已有不少的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却是那梅花依旧冲寒怒放，烂漫地盛开。望着这红颜淡妆、胭脂滴滴的梅花，那小女孩子欢呼雀跃，拉着妈妈的手跑到了梅园深处，看梅花去了。

那男人站在围廊边上，望着这盛开的梅花，想象着十年前在此喝酒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十年之前他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稚嫩的学生，十年之后已是手握几十亿资金的顶尖私募。而在这十年之间，他又是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和爱恨情仇的故事？

正在沉思间，有一位头戴貂皮帽，身穿黑色皮衣的男人和一位身材高挑、姿容秀丽的女子，推开园门走了进去。那男人一怔，连忙走过来，惊喜地叫道：“谭大哥？”来的两人，正是谭援朝和陈青璇。

“哦，林康？你怎么会在这里？”谭援朝笑道。

“梁小婉去潭柘寺上香，我陪她去了。下山时，见这梅花盛开，就过来看看。噢，你和青璇不是去欧洲旅行结婚了吗，怎么回来了？”

“慈善基金会给我打电话说，为四川灾区捐建的希望学校已经竣工，让我回来剪彩。喏，从四川回来，青璇就拉着我来潭柘寺来上香。呵呵，我们刚从山上下来。”

这时，那小姑娘拉着妈妈的手，正从梅园里面出来，见是谭援朝和陈青璇，立刻欢呼着跑过来，叫道：“谭伯伯，我还要吃喜糖。”

谭援朝将她抱起，望着满园的梅花，笑道：“你给我背一首梅花的诗词，我就给你一块糖。”

“好啊，谭伯伯，听好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谭援朝夸奖她道：“念康真聪明，这首诗你也会呀，谁教的？”

念康用手一指，说道：“我爸爸教的。”

谭援朝笑着对林康说道：“最近，你没有研究股市，倒研究起诗词来了。”

林康将孩子从谭援朝怀里接过来，笑道：“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连累着股市也愈加低迷，前几天甚至一度跌到了一千七百多点，呵呵，所以我趁市场低迷之际，就跟徐董事长请假，休息了一段时间。”

谭援朝笑道：“休息休息也好。只不过股市从六千多点一直暴跌到现在，已经属于严重超跌，现在已经遍地是黄金了，你不去抢一把？”

林康笑道：“秦怡静已经全仓抢了，我呢，自然就休息了。”

两人说完，哈哈大笑，这时，梅园的老板走了进来，走到谭援朝身边，恭恭敬敬地问道：“谭老板。”谭援朝一怔，笑道：“你认识我？”那老板笑道：“十年前，您在这儿喝酒，送给一位无尘道长十万块钱，无尘道长又送给了我。所以我一直记着您。”

“十年了，还能认出我来？”谭援朝疑惑道。

“谭老板倾力于慈善事业，报纸杂志颂扬无数，到处都是您的照片。你看，这不是你吗？”说完，那梅园老板将手中的报纸拿了出来，交给谭援朝看。

谭援朝接过来一看，正是他在四川灾区希望学校剪彩时的大幅彩照，他无奈地摇摇头，笑道：“做一点儿善事，那帮记者就把我捧到天上。”

梅园老板笑道：“我们需要记住那些做善事的人。”他顿了一下，说道，“谭老板，我备了一些薄酒素菜，请各位赏个儿脸，在这梅园里吃个便饭，然后再下山，好吗？”

谭援朝看了看四周盛开的梅花，笑道：“梅花盛开，正是喝酒赏梅的时候。你多烫些酒，我要与林老弟在这儿一醉方休。”他话还未说完，后面的陈青璇就拉他衣服，嗔怪道：“少喝点儿吧，什么一醉方休，你忘了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了？”谭援朝怔了一下，立刻仰头大笑，说道：“哦，哈哈，好，好，我记着自己的任务了，我少喝点儿。”

林康疑惑道：“谭大哥，我们每次喝酒都是一醉方休，今天你怎么能例外？对了，你有什么任务？”后面的梁小婉拉了林康一下，笑道：“青璇等着要孩子呢。”她的话一出，羞得陈青璇粉脸通红，扑在梁小婉身上，轻轻扑打她道：“小婉儿，你——”众人见她这样，又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梅园老板虽说备的是薄酒素菜，可端到桌子上却是异常的丰盛。谭援朝望着

这一大桌子山珍，笑着对林康道：“这哪儿是薄酒素菜？”

林康笑道：“人家诚心诚意地请你，你就别挑了。”

谭援朝大手一挥，笑道：“那，我们来喝酒。”说完，举起手中的杯子一碰，仰头干了。林康将杯中的酒喝完，对谭援朝笑道：“谭大哥你多长时间没喝酒了？”

谭援朝望着陈青璇笑道：“自从结了婚，青璇就很少让我喝酒。哈哈，给我憋死了。”说完，自己又倒满一杯，和林康又干了。

陈青璇和梁小婉恋着窗外盛开的梅花，吃了一會兒，便拿着相机和念康出去照相了。谭援朝和林康见她们走了，便放开了喝，不一会儿，两人脸就潮红了起来，话儿也多了起来。

“林康，我听海军说，‘柴火棒’死了。”

“我知道，是死于艾滋病。嗯，应该说是听到自己患有艾滋病之后，自杀了。”

“你说，‘柴火棒’在黑道上混了那么多年，怎么脆弱到自杀呢？”谭援朝又问。

“他们那些人，天天打打杀杀的，表面上看来强硬无比，其实内心无比脆弱，稍微有一些不顺，有一些不如意，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就精神崩溃。‘柴火棒’就属于精神崩溃那一种。”

谭援朝骂道：“‘柴火棒’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没被警察枪毙了，算是侥幸。”

两人骂了一阵“柴火棒”，喝了一阵酒之后，谭援朝突然问林康道：“林康，我和青璇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在首都机场，你猜我遇到谁了？”

“谁？”

“林蕴涵。”谭援朝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林康一阵黯然，低声问道：“她去哪儿了？”

“我跟她走个碰面，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她说，她要带着孩子去美国定居——你不知道？”

林康摇摇头，黯然道：“不知道，她怎么可能告诉我？”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不可能了？”谭援朝问道。

林康叹息一声，说道：“不可能了。即使林蕴涵愿意，我又怎么能抛下念康和小婉儿？我不能让孩子失去父爱，也不能让小婉儿再一次伤心。我记得《廊桥遗梦》里有一句话，爱情是美好纯洁的，但放弃了责任的爱是可耻的。我不想做可耻的那个人，我要把责任担在身上。”

谭援朝点点头，说道：“这样也好，梁小婉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们不应该让她再一次伤心，当年错了一次，现在不能再错第二次。”他顿了一下，又问林康，“在王雨农死后，你见过林蕴涵吗？”

“只见过一次，林蕴涵骂了我一顿，骂我逼迫死了王雨农。”

“你没有向她解释吗？”

“解释了，可是她固执地认为，如果我不先期潜入 ST 化工，不故意砸盘，王雨农就不会套进去，不套进去，他也不会死。所以——”

谭援朝叹息一声，说道：“我们是做资本的，而资本是带血的，无论上市公司高管，还是基金经理、私募组织，哪个人手上没有散户的鲜血？没有办法，这就是资本界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

林康也长叹一声，闷闷地说道：“我不反对资本的丛林法则，只不过，在制定这种法则时，应该公平些，对参与整个市场的每个上市公司、每个散户、每个人都应该公平，不要肆意更改、践踏制定好的法则。不然等到所有的散户都不参与后，市场就会崩塌，到那时，不要说我们私募，就连那些上市公司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谭援朝点点头说道：“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是上市公司，而水正是散户。如果有一天散户伤心了，绝望了，永远地退出这个市场，那么上市公司必然会像舟一样倾覆在沙滩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恶庄和卑劣无耻的上市公司，也必然会被钉在资本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来人所唾骂。”

两人正说着，从外面慢慢传来一阵歌声：“走天涯，看世界，遇酒吃几杯，遇肉啖几块，——朝游五湖边，暮宿青山内——从今打破是非门，翻身跳出红尘外。拍手打掌笑呵呵，自在自在真自在。”歌声自远而近，慢慢传来，到梅园前时竟然停了下来，只听梅园老板高声笑道：“道长，这么长时间不见，您怎么来了？”

那人笑道：“出家人，云游四方，四海为家——哈哈，我又回来啦。”

谭援朝和林康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无尘道长。”然后一起来到梅园门外，对道长施礼：“道长，还记得我们吗？”无尘道长望了望他们两人，对着谭援朝呵呵笑道：“铭记在心，岂能相忘？你是慈善基金会的谭援朝！”谭援朝哈哈大笑道：“道长还记得我。”然后无尘道长又指着林康笑道：“你是十年前那个与我喝酒论道的有缘人——林康。”林康微笑道：“对，正是在下。”

二人将道长迎到屋内，让梅园老板重新加了几个热菜，烫了一壶热酒，端到房间，边喝边聊各自的一些往事。

一壶酒堪堪将尽，三人也喝得脸红耳酣，这时无尘道长拉着谭援朝的手，笑道：“你现在可是声名在外，成为远近有名的大慈善家了。好，好，我没有看错人。”

谭援朝笑道：“慈善家？我可不敢当。我做的这点点慈善和余彭年、陈光标、李春平等几乎不能相比，道长万不要再提什么慈善家了。”

无尘道长见谭援朝如此，笑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

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你现在已经真正地到了接近于‘道’的地方。”

谭援朝笑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离‘道’差得远呢。”

无尘道长，笑道：“衡量‘道’的距离，是远还是近，重要的是你心中的‘道’位于何方？大爱无边，大德无形。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需要在生活中省悟，自然就离道很近了。”说完，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对两人拱拱手说道：“我们就此别过。”

谭援朝和林康拉住无尘道长央他再喝几杯酒，无尘道长笑道：“有缘还会相见。”说罢，走出梅园门口，与两人一揖，然后飘然而去。

此时陈青璇、梁小婉带着念康拍照回来，见两人站在外面目送一位风雪中远去的道士，便问道：“他是谁？”谭援朝转过身来，对她说道：“一位得道的人。”

大雪渐渐停了，几人看天色尚早，便一边游玩着雪景，一边慢慢走下山来。走到山下，谭援朝问林康道：“你不是请了长假要休息吗，你准备在这休息期间做点儿什么？”林康笑道：“想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回忆一下，整理整理写成一个故事。”

谭援朝笑道：“写故事是闲人的事情，你哪有那心思？算了，你利用休假这段时间跟我去趟四川，为那里受灾的群众做点实事吧。”

林康想了想，笑道：“也好，那我托别人将这一段故事写出来吧。”

后来，有个叫杰杰丹的人听说这件事，就以演义的手法将他的炒股及爱情故事，写成了一本小说，名叫《私募》。

（终）

2009年4月30日，晨。

私募关键词:

精准: 针对性, 灵活性, 激励性。

由于私募基金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 因此, 其投资目标更具有针对性。私募基金的操作非常灵活自由, 投资组合随机应变, 获得高收益回报的机会更大。基金经理人自身承担较大风险保证了投资者与管理者利益高度一致, 实现了二者之间的激励相融, 较好地解决了公募基金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严重弱化的弊端。

神秘: 隐蔽性, 风险控制力。

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 受到的限制也较少, 私募基金的操作非常灵活自由, 投资更具有隐蔽性。自律性和内压式的自我管理模式, 也有利于回避风险, 减少外界监管的成本。

暴利: 逐利性, 创造力。

私募基金操作的高度灵活性和持仓品种的多样化, 往往能抢得市场先机, 赢得主动, 使创造高额收益成为可能。私募基金灵活的操作风格, 极易调动市场的投资热情, 更易产生赚钱效应。

ISBN 978-7-80755-692-3



9 787807 556923 >

定价: 32.00元